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李劫人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长篇小说

死水微澜

第一部分序幕

—

至今快四十年了，这幅画景，犹然清清楚楚的摆在脑际：

天色甫明，隔墙灵官庙刚打了晓钟，这不是正好早眠的时节？偏偏非赶快起来不可，不然的话，一家人便要向你做戏了；等不及洗脸，又非开着小跑赶到学堂——当年叫作学堂，现在叫作私塾。——去抢头学不可，不然的话，心里不舒服，也得不到老师的夸奖。睡眠如此不够的一个小学生，既噪山雀儿般放开喉咙喊了一早晨生书，还包得定十早晨，必有八早晨，为了生书上得太多，背不得，脑壳上挨几界方，眼皮着纠得生疼，到放早学回家，吃了早饭再上学时，胃上已待休息，更被春天的暖气一烘，对着叠了尺把厚的熟书，安得不眉沉眼重，万分支持不住，硬想伏在书案上，睡一个饱？可是那顶讨厌，顶讨厌，专门打人的老师，他却一点不感疲倦，撑起一副极难看的黄铜边近视眼镜，半蹲半坐在一张绝大绝笨重的旧书案前，拿着一条尺把长的木界方，不住的在案头上敲；敲出一片比野猫叫还骇人的响声，吓得你们硬不敢睡。

还每天如此，这时必有一般载油、载米、载猪到杀房去的二把手独轮小车，——我们至今称之为鸡公车，或者应该写作机工车，又不免太文雅了点——从四乡推进城来，沉重的车轮碾在红砂石板上，车的轴承被压得放出一派很和谐，很悦耳的“咿咿呀呀！咿呀！咿呀！”

咿呀？只管是单调的嘶喊，但在这时候简直变成了富有强烈性的催眠曲！老师的可憎面孔，似乎离开了眼睛，渐远渐远，远到仿佛黄昏时候的人影；界尺声也似乎离开了耳朵，渐细渐细，细到仿佛初夏的蚊子声音，还一直要推演到看不见听不见的境界。假使不是被同桌坐的年纪较大的同学悄悄推醒，那必得要等老师御驾亲征，拿界方来敲醒的了。

虽只是一顷时的打盹，毕竟算过了瘾。夫然后眼睛才能大大睁开，喊熟书的声音才能又高又快，虽是口里高喊着“天地元黄”，“粗陈四字”，说老实话，眼里所看的，并不是千字文、龙文鞭影，而清清楚楚的是一片黄金色的油菜花，碧油油的麦苗，以及一湾流水，环绕着乔木森森，院墙之内，有好些瓦屋的坟园。

至今还难以解释，那片距城约莫二十来里的坟园，对于我这个生长都市的小孩子，何以会有那么大的诱惑！回忆当年，真个无时无刻不在想它，好象恋人的相思，尤其当春天来时。

在私塾读书，照规矩，从清早一直到打二更，是不许休息的，除了早午两餐，不得不放两次学，以及没法禁止的大小便外；一年到头，也无所谓假期，除了端阳、中秋，各放学三天，过年放半个月，家里有什么婚丧祝寿大事，不得不耽搁相当时日外。倘要休息，只好害病。害病岂非苦事？不，至少在书不溜熟而非背通本不可之时。但是病也是不容易的，你只管祷告它来惠顾你，而它却不见得肯来。这只好装病了，装头痛，装肚子痛，暂时诚可以免读书之苦，不过却要装着苦相，躺在床上，有时还须吃点不好吃的苦水，还是不好！算来，惟有清明节最好了，每年此际，不但有三天不读书，而且

还要跑到乡下坟园去过两夜。这日子真好！真比过年过节，光是穿新衣服，吃好东西，放泼的玩，放泼的闹，还快活！快活到何种程度！仍旧说不出。

只记得同妈妈坐在一乘二人抬的，专为下乡，从轿铺里雇来的鸭篷轿里，刚一走出那道又厚又高的城门洞，虽然还要走几条和城里差不多同样的街，才能逐渐看见两畔的铺面越来越低、越小、越陋，也才能看见铺面渐稀，露出一块一块的田土，露出尘埃甚厚的大路，露出田野中间一丛丛农庄上的林木，然而鼻端接触到那种迥然不同的气息，已令我这个一年只有几度出城，而又富有乡野趣味的孩子，恍惚起来。

啊！天那么大！地那么宽，平！油菜花那么黄，香！小麦那么青！清澈见底的沟水，那么流！流得漶漶的响，并且那么多的竹树！辽远的天边，横抹着一片山影，真有趣！

二

这一年，坟园里发现了奇事。

自从记得清楚那年起，每同爹爹、妈妈、大姐、二姐到坟园来时，在门口迎接我们的，老是住在旁边院子里的一对老夫妇。看起来，他两个似乎比外公、外婆还老些，却是很和蔼，对人总是笑嘻嘻的一点不讨厌，并且不象别的乡下人脏。老头子顶爱抱着我去看牛看羊，一路逗着我玩，教我认树木认野花的名字，我觉得他除了叶子烟的臭气外，并没有不干净的地方。老太婆也干净利爽，凡她拿来的东西，大姐从没有嫌厌过，还肯到她院子里去坐谈，比起对待大舅母还好些。

这一年偏怪！我们的轿子到大门口时，迎着我们走到门口的，不是往年的那对老人，而是一个野娃娃——当时，凡不是常同着我们一块玩耍的孩子，照例给他个特殊名称：野娃娃。——同着一个高高的瘦瘦的打扮得整齐的年轻女人。那女人，两颊上的脂粉搽得很浓，笑眯了眼睛，露出一口细白牙齿，高朗的笑道：“太太少爷先到了！我老远就看清楚了是你们。妈还说不是哩。”

妈妈好象乍来时还不甚认得她，到此，才大声说道：“啊呀，才是你啦，邓玄姐，我争点儿认不得你了。”

妈妈一下轿子，也如回外婆家一样，顾不得打发轿夫，顾不得轿里东西，回身就向那女人走去。她原本跟着轿子走进了院坝，脚小，抢不赢轿夫。

妈妈拉袖子在胸前拂着回了她的安道：“听说你还好喽，取玄姐！……果然变了样儿，比以前越好了！……”

“太太，不要挖苦我了，好啥子，不过饭还够吃。太太倒是更发福了。少爷长高了这一头。还认得我不？”

我倒仿佛看见过她，记不起了，我也不必去追忆；此刻使我顶感趣味的，就是那个野娃娃。

这是一个比我似乎还大一点的男孩子。眼眶子很小，上下眼皮又象浮肿，又象肥胖。眼珠哩，只看得见一点儿，又不象别些孩子们的眼珠。别些人的都很活动，就不说话，也常常在转。大家常说钱家表姐生成一对呆眼睛，其实这野娃娃的眼睛才真呆哩！他每看一件甚么东西，老是死呆呆的，半天半天，不见他眼珠转一转。他的眉毛也很粗。脸上是黄焦焦的，乍看去好象没有洗干净的样子。一张大嘴，倒挂起两片嘴角，随时都象在哭。

那天，有点太阳影子，晒得热烘烘的。我在轿子里，连一顶青缎潮金边的瓜皮小帽，尚且戴不住，而那个野娃娃却戴了顶青料子做的和尚帽，脑后拖一根发辫，有大指粗细。身上没有我穿得好，可是一件黄绿色的厚洋布棉

袄，并未打过补丁，只是倒长不短的齐到膝头，露出半截青布夹裤，再下面，光脚穿了双缸青布朝元鞋。

三

两个房间都打开了，仍是那样的干净。这点，我就不大懂得，何以关锁着的房间，我们每年来时，一打开，里面总是干干净净的，四壁角落里没一点儿灰尘蛛网，地板也和家里的一样，洗得黄澄澄的，可以坐，可以打滚？万字格窗子用白纸糊得光光生生。桌、椅、架子床都抹得发光。我们带来的东西，只须放好铺好，就合适其宜了。不过每年来时，爹爹妈妈一进房门，总要向那跟脚走进的老头子笑道：“难为你了，邓大爷！又把你们累了几天了！”

堂屋不大，除了供祖先的神龛外，只摆得下两张大方桌。我们每年在此地祭祖供饭，以及自己一家人一日两餐，从来都只一桌。大姐说，有一年，大舅、大舅母、二舅、三姨妈、幺姨妈、钱表姐、罗表哥，还有几个甚么人，一同来这里过清明，曾经摆过三桌，很热闹。她常同妈妈谈起，二姐还记得一些，我一点都记不得了。

堂屋背后，是倒坐厅。对着是一道厚土墙。靠墙一个又宽又高的花台，栽有一些花草。花台两畔，两株紫荆，很大；还有一株木瓜，他们又唤之为铁脚海棠，唤之为杜鹃。墙外便是坟墓，是我们全家的坟墓。有一座是石条砌的边缘，垒的土极为高大，说是我们的老坟，有百多年了。其余八座，都要小些；但坟前全有石碑石拜台。角落边还有一座顶小的，没有碑，也没有拜台，说是老王二爷的坟。老王二爷就是王安的祖父，是我们曾祖父手下一名得力的老家人，曾经跟着我们曾祖父打过蓝大顺、李短襟襟，所以死后得葬在我们坟园里。

坟园很大，有二三亩地。中间全是大柏树，顶大的比文庙，比武侯祠里的柏树还大。合抱大枌树也有二十几株。浓荫四合，你在下面立着，好象立在一个碧绿大幄之中似的。爹爹常说，这些大树，听说在我们买为坟地之前，就很大的了。此外便是祖父手植的银杏与梅花，都很大了。沿着活水沟的那畔，全是桤木同楝树，枝叶扶疏，极其好看。沟这畔，是一条又密又厚又绿的铁蒺藜生垣。据说这比甚么墙栅还结实。不但贼爬不进来，就连狗也钻不进来。

狗，邓大爷家倒养有两只又瘦又老的黑狗。但是它们都很害怕人，我们一来，都躲了；等到吃饭时，才夹着尾巴溜到桌子底下来守骨头。王安一看见，总是拿窗棍子打出去。

坟园就是我们的福地，在学堂读书时，顶令人想念的就是这地方。二姐大我三岁，一到，总是我们两个把脸一洗了，便奔到园里来。在那又青又嫩的草地上，跳跃、跑、打滚。二姐爱说草是清香的，“你不信，你爬下去闻！”不错，果真是清香的。跳累了，就仰睡在草地上，从苍翠的枝叶隙中，去看那彩云映满的天；觉得四周的空旷之感，好象从肌肤中直透入脏腑，由不得你不要快活，由不得你不想打滚。衣裳滚皱了，发辫滚毛了，通不管。素来把我们管得比妈妈还严的大姐，走来给我们整理衣裳发辫时，也不象在家里那样气狠狠的，只是说：“太烦了！”有时，她也在草地上坐下子，她不敢跳，不敢跑，她是小脚，并且是穿的高底鞋。

这一年到来，却与往年有点不同，因为平空添了一个邓么姐，同一个野娃娃——她的儿子。

四

野娃娃被我看得不好意思，一根指头塞在嘴里，转到他妈的背后，挽着她的围裙。我偏要去看他，他偏把一张脸死死埋在他妈的围裙上。他妈只顾同我们的妈妈说话，一面向堂屋里走，他也紧紧的跟着。

爹爹的轿子到了，大姐二姐同坐的轿子也到了，王安押着挑子也到了。人是那么多，又在搬东西，又在开发轿夫挑夫，安顿轿子。邓大爷、邓大娘、同他们的媳妇邓大嫂又赶着在问好，帮忙拿东西，挂蚊帐，理床铺。王安顶忙了，房间里一趟，灶房里一趟。一个零工长年也喊了来，帮着打洗脸水，扫地。邓么姐只赶着大家说话。大姐也和妈妈一样，一下轿就同她十分亲热起来。

野娃娃一眨眼就不见了。

我告诉二姐：“今天这儿有个野娃娃，邓么姐的儿子，土头土脑的多有趣。”

二姐把眼睛几眨道：“邓么姐的儿子？我象记得。……在那里？我们找他要去。”

我们到处找。找到灶房，邓大嫂已坐在灶门前烧火，把一些为城里人所难得看见的大柴，连枝带叶的只管往灶肚里塞。问我们来做甚么。我们回说找邓么姐的儿子。

她说：“怕在沟边上罢？那娃儿光爱跑那些地方的。”

沟边也没有。邓大爷在那里杀鸡，零工长年在刮洗我们带来的腊肉。

我们一直找到邓大爷住的那偏院，他正憨痴痴的站在厢房檐下一架黄澄澄的风簸箕的旁边。

我们跳到他身边。二姐笑嘻嘻的说道：“我都不大认得你了。你叫啥名字呢？”

没有回答。

“你也不大认得我了吗？”

没有回答。

“你几岁？”

还是没有回答。并且把头越朝下埋，埋到只看得见一片狭窄的额头，和一片圆的而当中有个小孔的青料子和尚帽的帽顶。

我说：“该不是哑巴啦？管他的，拖他出去！”

我们一边一个，捉住他的手腕，使劲拖。他气力偏大，往里挣着，我们硬拖他不动。

邓大娘不知为找甚么东西，走进来碰见了。我们告诉她：邓么姐的儿不肯同我们一块去耍。

她遂向他吆喝道：“死不开眼的强东西！这样没出息！还不走吗？……看我跟你几耳光！”

二姐挡住她道：“不要打他，邓大娘！他叫啥名字呀？”

“叫金娃子。……大概跟少爷一样大罢？……还在念书哩！你们考他一下，看他认得几个字。……”

到第二天，金娃子才同我们玩熟了。虽然有点傻，却不象昨天那样又怯又呆的了。

我们带来了几匣淡香斋的点心。爹爹过了鸦片烟瘾后，总要吃点甜东西的。每次要给我们一些，我们每次也要分一些给金娃子，他与我们就更熟了。

就是第二天的下午罢？他领我们到沟里去捉小螃蟹。他说，沟里很多，一伸手就捉得到的。我不敢下水，他却毫不在意的把朝元鞋一脱，就走了下去。沟边的水还不深，仅打齐他的膝盖。他一手挽着棉袄，一手去水里掏摸，并不如其所言：一伸手就捉得到。他又朝前移两步，还是没有。他说，沟的那畔石缝里多。便直向那畔踩去，刚到沟心，水已把他的夹裤脚打湿了。二姐很耽心的叫他转来。他一声不响，仍旧朝前走去，才几步，一个前扑，几乎整个跌到水里，棉袄已着打湿不少。二姐叫唤起来，他回头说道：“绞干就是啦！”接着走上沟来，把棉袄夹裤通脱了，里面只穿了一件又小又短的布汗衣，下面是光屁股。

二姐道：“你不冷吗？”

“怕啥子！”

“着了凉，要害病，要吃药的。”

“怕啥子！”

二姐终究耽心，飞跑去找他的妈。他妈走来，另自拿了件衣裳，一条布裤，也不说甚么，只骂了几句：“横刀的！短命的！”照屁股就是一顿巴掌。我帮着二姐把他的妈拉开，他穿衣裳时，眼泪还挂在脸上，已向着我们笑了，真憨得有趣。

五

两天半里头，邓么姐很少做甚么事。只有第二天，我们在坟跟前磕头礼拜时，她来帮着烧了几叠钱纸；预备供饭时，她帮着妈妈在灶房里做了两样菜。——我们家的老规矩：平常吃饭的菜，是伙房老杨做；爹爹要格外吃点好的，或是有客来，便该大姐去帮做；凡是祭祖宗的供饭，便该妈妈带着大姐做，大半是大姐动刀，妈妈下锅。——妈妈本不肯的，她说：“太太，我还不是喜欢吃好东西的一个人。你们尝尝我的手艺看，若还要得，以后家务不好时，也好来帮太太在灶房里找件事情做做。”

大姐已洗了手，也怂恿妈妈道：“不要等爹爹晓得就得了。让邓么姐把鱼和蹄筋做出来试试。我们也好换换口味，你也免得油烟把袖子薰得怪难闻的。”

妈妈还在犹豫道：“供祖人的事情呀！……”

她已把锅铲抢了过去，笑道：“太太也太认真了，我身上是干净的呀！”

除此两件事外，她老是陪着妈妈大姐在说话。也亏她的话多，说这样，说那样，一天到晚，只听见她们的声气。

她是小脚，比妈妈与大姐的脚虽略大点，可是很瘦很尖，走起来很有劲。妈妈曾经夸奖过她的脚实在缠得好，再不象一般乡下女人的黄瓜脚。邓大娘接口述说，她小时就爱好，在七岁上跟她缠脚，从没有淘过大神；又会做针线，现她脚上的花鞋，就是她自己做的。

她不但脚好，头也好，漆黑的头发，又丰富，又是油光水滑的。梳了个分分头，脑后挽了个圆纂，不戴丝线网子，没一根乱发纷披；纂心扎的是粉红洋头绳，别了根白银簪子。别一些乡下女人都喜欢包一条白布头巾，一则遮尘土，二则保护太阳筋，乡下女人顶害怕的是太阳筋痛；而她却只用一块印花布手巾顶在头上，一条带子从额际勒到纂后，再一根大银针将手巾后幅斜别在纂上，如此一来，既可以遮尘土，而又出众的俏丽。大姐问她，这样

打扮是从那里学来的。她摇着头笑道：“大小姐，告诉了你，你要笑的。……是去年冬月，同金娃子的这个爹爹，到教堂里做外国冬至节时，看见一个洋婆子是这样打扮的。……你说还好看吗？”

她的衣裳，也有风致，藕褐色的大脚裤子，滚了一道青洋缎宽边，又镶了道淡青博古辫子。夹袄是甚么料子，甚么颜色，不知道，因为上面罩了件干净的葱白洋布衫，袖口驼肩都是青色宽边，又系了一条宝蓝布围裙。里外衣裳的领口上，都时兴的有道浅领，露出长长的一段项脖，虽然不很白，看起来却是很柔滑的。

她似乎很喜欢笑，从头一面和妈妈说话时，她是那么的笑，一直到最后，没有看见她不是一开口便笑的。大概她那令人一见就会兴起“这女人还有趣”的一种念头的原由，定然是除了有力的小脚，长挑的身材，俏丽的打扮，以及一对弯豆角眼睛外，这笑必也是要素之一。她自己不能说是毫不感觉她有这长处，我们安能不相信她之随时笑，随地笑，不是她有意施展她的长处？

她的脸蛋子本来就瘦，瘦到两个颧骨耸了出来。可是笑的时候，那搽有脂粉的脸颊上，仍有两个浅浅的酒涡儿。顶奇怪的就是她那金娃子的一双死鱼眼睛，半天半天才能转一转，偏她笑起来时的弯豆角眼眶中，却安了两枚又清亮又呼灵的眼珠。儿子不象妈，一定象老子了。

她的眉毛不好，短短的，虽然扯得细，却不弯。鼻梁倒是轮轮的，鼻翅也不大。嘴不算好，口略大，上唇有点翘，就不笑时，也看得见她那白而发亮的齿尖，并且两边嘴角都有点挂。金娃子的嘴，活象她。不过他妈的嘴，算能尽其说话之能事，他的哩，恐怕用来吃东西的时候居多了。

她的额窄窄的，下额又尖，再加上两个高颧骨，就成了两头尖中间大的一个脸蛋子。后来听妈妈她们说来，这叫做青果脸蛋。

她不但模样不讨厌，人又活动，性情也好。说起话来，那声音又清亮又秀气，尤其在笑的时节，响得真好听。妈妈喜欢她，大姐喜欢她，就连王安——顶古怪的东西，连狗都合不来的，对于我们，更常是一副老气横秋讨人厌的样子。——也和她好。我亲眼看见在第二天的早饭后，她从沟边洗了衣裳回来，走到竹林边时，王安忽从竹林中跑出，凑着她耳朵，不知说些甚么，她笑了起来，呸了一口，要走；王安涎着脸，伸手抓住她的胳膊，她便站住了，只是看着王安笑，我故意从灶房里跑出去找金娃子，王安才红着脸丢开手走了，她哩，只是笑。

只有爹爹一个人，似乎不大高兴她。她在跟前时，虽也拿眼睛在看她，却不大同她说话。那天供了饭，我们吃酒之际，爹爹吃了两箸鱼，连连称赞鱼做得好，又嫩又有味。他举着酒杯道：“到底乡下活水鱼不同些，单是味道，就好多了！”妈妈不做声，大姐只瞅着妈妈笑，二姐口快，先着我就喊道：“爹爹，这鱼是邓么姐做的。”

爹爹张着大眼把妈妈看着，妈妈微微笑道：“是她做的。我要赶着出来穿褂子磕头，才叫她代一手。我看她还干净。”

爹爹放下酒杯，顿了顿，也笑道：“看不出，这女人还有这样好本事。……凡百都好。……只可惜品行太差！”

爹爹所说的“品行太差”，在当时，我自然不明白指的甚么而言。也不好问。妈妈大姐自然知道，却不肯说。直到回家，还是懵懵懂懂的仅晓得是一句不好的批评。一直到后来若干年，集合各方传闻，才恍然爹爹批评的那句话，乃是有这么一段平庸而极普遍的故事。

故事虽然明白，而金娃子业已飞黄腾达，并且与我们有姻娅之谊，当日喊的邓么姐，这时要尊称为姻伯母了。爹爹见着她时，也备极恭敬，并且很周旋她。“品行太差”一句话，他老人家大约久已忘怀了。

第二部分在天回镇

由四川省省会成都，出北门到成都府属的新都县，一般人都说有四十里，其实只有三十多里。路是弯弯曲曲画在极平坦的田畴当中，虽然是一条不到五尺宽的泥路，仅在路的右方铺了两行石板；虽然大雨之后，泥泞有几寸深，不穿新草鞋几乎半步难行，而晴明几日，泥泞又变为一层浮动的尘土，人一走过，很少有不随着鞋的后跟而扬起几尺的；然而到底算是川北大道。它一直向北伸去，直达四川边县广元，再过去是陕西省的宁羌州、汉中府，以前走北京首都的驿道，就是这条路线。并且由广元分道向西，是川甘大镇碧口，再过去是甘肃省的阶州、文县，凡西北各省进出货物，这条路是必由之道。

路是如此平坦，但是不知从甚么时代起，用四匹马拉的高车，竟自在四川全境绝了踪，到现在只遗留下一种二把手推着行走的独轮小车；而运货只有骡马与挑担，运人只有八人抬的、四人抬的、三人抬的、二人抬的各种轿子。

以前官员士子来往北京与四川的，多半走这条路。尤其是学政总督的上任下任。沿路州县官吏除供张之外，便须修治道路。以此，大川北路不但与川东路一样，按站都有很宽绰很大样的官寓，并且常被农人侵蚀为田的道路：毕竟不似其他大路，只管是通道，而只能剩一块二尺来宽的石板给人轿驼马等行走，而这路还居然保持到五尺来宽的路面。

路是如此重要，所以每日每刻，无论晴雨，你都可以看见有成群的驼畜，载着各种货物，参杂在四人官轿、三人丁拐轿、二人对班轿、以及载运行李的扛担挑子之间，一连串的来，一连串的去。在这人流当中，间或一匹瘦马，在项下摇着一串很响的铃铛，载着一个背包袱挎雨伞的急装少年，飞驰而过，你就知道这便是驿站上送文书的了。不过近年因为有了电报，文书马已逐渐逐渐的少了。

就在成都与新都之间，刚好二十里处，在锦田绣错的广野中，位置了一个不算大也不算小的镇市。你从大路的尘幕中，远远的便可望见在一些黑魆魆的大树荫下，象岩石一样，伏着一堆灰黑色的瓦屋；从头一家起，直到末一家止，全是紧紧接着，没些儿空隙。在灰黑瓦屋丛中，也象大海里涛峰似的，高高突出几处雄壮的建筑物，虽然只看得见一些黄琉璃碧琉璃的瓦面，可是你一定猜得准这必是关帝庙火神庙，或是甚么宫甚么观的大殿与戏台了。

镇上的街，自然是石板铺的，自然是着鸡公车的独轮碾出很多的深槽，以显示交通频繁的成绩，更无论乎驼畜的粪，与行人所弃的甘蔗渣子。镇的两头，不能例外没有极脏极陋的穷人草房，没有将土地与石板盖满的秽草猪粪，狗矢人便。而臭气必然扑鼻，而褴褛的孩子们必然在这里嬉戏，而穷人妇女必然设出一些摊子，售卖水果与便宜的糕饼，自家便安坐在摊后，共邻居们谈天做活。

不过镇街上也有一些较为可观的铺子，与镇外情形便全然不同了。即如火神庙侧那家云集栈，虽非官寓，而气派竟不亚于官寓，门口是一片连三开间的饭铺，进去是一片空坝，全铺的大石板，两边是很大的马房。再进去，一片广大的轿厅，可以架上十几乘大轿。穿过轿厅，东厢六大间客房，西厢

六大间客房，上面是五开间的上官房。上官房后面，一个小院坝，一道短墙与更后面的别院隔断；而短墙的白石灰面上，是彩画的福禄寿三星图，虽然与全部房舍同样的陈旧黯淡，表白出它的年事已高，但是青春余痕，终未泯灭干净。

这镇市是成都北门外有名的天回镇。志书上，说它得名的由来，远在中唐。因为唐玄宗避安禄山之乱，由长安来南京，——成都在唐时号称南京，以其在长安之南也。——刚到这里，便“天旋地转回龙驭”了。皇帝在昔自以为是天之子，天子由此回銮，所以得了这个带点历史臭味的名字。

镇街上还有一家比较可观的铺子，在火神庙之南，也是一个双开间的铺面。在前是黑漆漆过的，还一定漆得很好；至今被风日剥蚀，黑漆只剩了点痕迹，但门枋、门槛、铺板、连里面一条长柜台，还是好好的并未朽坏。招牌是三个大字：兴顺号，新的时候，那贴金的字，一定很辉煌；如今招牌的字虽不辉煌，但它的声名，知道的却多。

兴顺号是镇上数一数二，有好几十年历史的一家杂货铺。货色诚不能与城内一般大杂货店相比，但在乡间，总算齐备。尤其是卖的各种白酒，比镇上任何酒店任何杂货铺所卖的都好。其实酒都是贩来的，都是各地烧房里烧的，而兴顺号的酒之所以被人称扬者，只在掺的水比别家少许多而已。

兴顺号还有被人称扬之处，在前是由于掌柜——在别处称老板，成都城内以及近乡都称掌柜——蔡兴顺之老实。蔡兴顺小名叫狗儿，曾经读过两年书，杂字书满认得过，写得起。所以当他父亲在时，就在自家铺子里管理帐目，并从父亲学了一手算盘。二十岁上，曾到新都县城里一家商店当过几年先生。一点恶嗜好没有，人又极其胆小可靠，只是喜欢喝一杯，不过也有酒德，微醺时只是眯着眼睛笑，及了量，便酣然一觉，连炸雷都打不醒。老板与同事们都喜欢他，也因为他太老实一点，对于别人的玩弄，除了受之勿违外，实在不晓得天地间还有报复的一件事。于是，大家遂给他敬上了一个徽号，叫傻子。

他父亲要死时，他居然积存了十二两银子回来。他父亲虽是病得发昏，也知道这儿子是个克绍箕裘的佳儿，不由不放心大胆，一言不发，含笑而逝。老蔡兴顺既死，狗儿便承继了这个生理，并承继了兴顺名号。做起生意，比他父亲还老实，这自然受人称扬；但不象他父亲通达人情，不管你是至亲好友，要想向他赊欠一点东西，那却是从来没有的事。可是也有例外，这例外只限于他一个表哥歪嘴罗五爷。

兴顺号在近年来被人称扬的，自然由于他的老婆了。

方蔡傻子三年，满孝生意鼎盛之际，他新都的一个旧同事，因为一件甚么事，路过天回镇，来看他；也不知他因了甚么缘由，忽然留这旧同事吃了杯大曲酒，一个盐蛋，两块豆腐干。这位被优礼的客人，大概为答报他盛情起见，便给他做起媒来。说他有个远方亲戚，姓邓的，是个务农人家，有个姑娘，已二十二岁了，有人材，有脚爪，说来配他，恰是再好没有了。

蔡傻子虽然根本未想到娶妻这件事，也不明白娶妻的好处，但既经人当面提说，也不免红起脸来。自己没有主意，特意将罗歪嘴找来商量。

罗歪嘴道：“你是有身家的生意人，不比我这个跑滩匠，你应该讨个老婆，把姑夫的香烟承继起来。我早就跟你留心了的，既有人做媒，那便好了；你只管答应下，我一切跟你帮忙好了。”

务农人家的女儿配一个杂货铺的掌柜，谁不说是门户相当，天作之合？

何况蔡掌柜又无父母、伯叔、兄弟、姊妹，人又本分，这婚姻又安得不一说便成，一成便就呢？

但是谁也料不到猪能产象。务农人家的姑娘，竟不象一个村姑，而象一个城里人。首先把全镇轰动的，就是陪奩丰富，有半堂红漆木器；其次是新娘子有一双伶俐小脚；再次是新娘子人材出众。

新婚之后，新娘子只要一到柜台边，一般少年必一拥而来，称着蔡大嫂，要同她攀谈。她虽是怯生，却居然能够对答几句，或应酬一杯便茶，一筒水烟；与一般乡下新娘子只要见了生人，便把头埋着，一万个不开口的，比并起来，自然她就苏气多了。

镇上男子们不见得都是圣人。可惜邓家么姑嫁给蔡傻子，背地议论为“一朵鲜花插在牛矢上”的，何尝没有人？羡慕蔡傻子，羡慕到眼红，不惜犯法背理，要想把乾坤扭转来的，又何尝没有人？

蔡傻子之所以能够毫无所损的安然过将下去者，正亏他的表哥罗歪嘴的护法力量。

罗歪嘴——其实他的嘴并不歪。因为他每每与女人调情时，却免不要把嘴歪几歪，于是便博得了这个绰号。——名字叫罗德生，也是本地人。据说，他父亲本是个小粮户，他也曾读过书，因为性情不近，读到十五岁，还未把《四书》读完；一旦不爱读了，便溜出去，打流跑滩。从此就加入哥老会，十几年只回来过几次。

他父母死了。一个姐姐嫁在老棉州，小小家当，早就弄光。到他回来之时，总是住在他姑夫老蔡兴顺的铺子内。老蔡兴顺念着内亲情谊，待他很好。他对姑夫，也极其恳挚，常向他说：“你老人家待我太厚道，我若有出头日子，总不会忘记你老人家的。”

老蔡兴顺回答的是：“我们都是至亲，不要说这些生分话。只是你表弟狗儿太老实，你随时照顾他一下就好了。”

蔡傻子承继之后，也居然能贴体父志，与他常通有无，差不多竟象是亲兄弟一样。

最近三四年，他当了本码头舵把子朱大爷的大管事。以他的经历，以他的本领，朱大爷声光越大，而他的地位却也越高。纵横四五十里，只要以罗五爷一张名片，尽可吃通，至于本码头的天回镇，更勿庸说了。

罗歪嘴更令一般人佩服的，就是至今还是一个光杆。年纪已是三十五岁，在手上经过的银钱，总以千数，而到现在，除了放利的几百两银子外，随身只有红漆皮衣箱一口，被盖卷一个，以及少许必用的东西。

他的钱那里去了？这是报得出帐目来的：弟兄伙的通挪不说了，其次是吃了，再次是嫖了。

嫖，在袍哥界中，以前规矩严时，本是不许的，但到后来，也就没有人疵议了。况乎罗歪嘴嫖得很有分寸，不是卖货，他绝不下手，他常说：“老子们出钱买淫，天公地道。”又常自负：婊子、兔子、小旦，嫖过不少，好看的，娇媚的，到手总有几十，但玩过就是，顶多四个月，一脚踢开。说不要，就不要，自己从未沉迷过，也从未与人争过风，吃过醋。

苏气：成都方言，称人大方漂亮曰苏气，穿着齐整而入时者，曰苏气。——作者注

打流跑滩：四川哥老会术语，却也普遍化了，打流者，流荡也，跑滩者飘流各处以谋生。——作者注

吃通：成都市语，吃通者，到处行得通也。——作者注

有人劝他不如正正经经讨个老婆，比起嫖来，既省钱，又方便。再则，三十五岁的人，也应该有个家才好呀。他的回答，则是：“家有啥子味道？家就是枷！枷一套上颈项，你就休想摆脱。女人本等就是拿来玩的，只要新鲜风趣，出了钱也值得。老是守着一个老婆，已经寡味了，况且讨老婆，总是讨的好人家女儿，无非是作古正经死板板的人，那有甚么意思？”

他的见解如此，而与蔡兴顺的交谊又如彼。所以当蔡大嫂新嫁过来，许多人正要发狂之际，罗歪嘴便挺身而出，先向自己手下三个调皮的弟兄张占魁、田长子、杜老四，郑重吩咐道：“蔡傻子，谁不晓得是老子的表弟，他的老婆，自是老子的表弟妇。不过长得伸抖一点，这也是各人的福气。……其实，也不算甚么，为啥子大家就不安本分起来？……你们去跟我招呼一声罢！”

罗歪嘴发了话，蔡傻子夫妇才算得了清静，一直到两年半之后，金娃子已一岁零四个月，才发生了一件新的事故。

四

蔡大嫂是邓大娘前夫的女儿。她的亲生父亲，是在一个大户人家当小管事的。她出世半岁，就丧了父亲，一岁半时，就随母来到邓家。母亲自然是爱的，后父也爱如己出，大家都喊她做么女，么姑，虽然在她三岁上，她母亲还给她生了一个妹妹，直到四岁才害天花死了。

邓么姑既为父母所钟爱，自然，凡乡下姑娘所应该做的事：爬柴草，喂猪，纺棉纱，织布，她就有时要做，她母亲也会说：“么姑丢下好了，去做你的细活路！”但是，她毕竟如她母亲所言，自幼爱好，粗活路不做，细活路却是很行的。因此，在十二岁上，她已缠了一双好小脚。她母亲常于她洗脚之后，听见她在半夜里痛得不能睡，抱着一双脚，啾啾的呻吟着哭，心里不忍得很，叫她把裹脚布松一松，“么姑，我们乡下人的脚，又不比城里太太小姐们的，要缠那么小做啥子？”

她总是一个字的回答：“不！”劝狠了，她便生气说：“妈也是呀！你管得我的！为啥子乡下人的脚，就不该缠小？我偏要缠，偏要缠，偏要缠！痛死了是我嘛！”

她又会做针线，这是她十五岁上，跟邻近韩家院子里的二奶奶学的。韩二奶奶是成都省里一个大户人家的姑娘，嫁到韩家不过四年，已经生了一儿一女，但一直过不惯乡下生活，终日都是愁眉苦眼的想念成都。虽有妯娌姊妹，总不甚说得来，有时一说到成都，还要被她们带笑的讥讽说：“成都有啥子好？连乡坝里一根草，都是值钱的！烧柴哩，好象烧檀香！我们也走过一些公馆，看得见簸箕大个天，没要把人闷死！成都人啥子都不会，只会做假。”于是，例证就来了。二奶奶一张口如何辩得赢多少口，只好不辩。一直在邓么姑跟前，二奶奶才算舒了气。

邓么姑顶喜欢听二奶奶讲成都。讲成都的街，讲成都的房屋，讲成都的庙宇花园，讲成都的小饮食，讲成都一年四季都有新尝的小菜：“这也怪了！我是顶喜欢吃新鲜小菜的。当初听说嫁到乡坝里来，我多高兴，以为一年到头，都有好小菜吃了。那里晓得乡坝里才是鬼地方！小菜倒都有，吃萝卜就尽吃萝卜，吃白菜就尽吃白菜！总之：一样菜出来，就吃个死！并且菜都出得迟，打个比方，象这一晌，在成都已吃新鲜茄子了，你看，这里的茄子才

在开花！……”

尤其令邓么姑神往的，就是讲到成都一般大户人家的生活，以及妇女们争奇斗艳的打扮。二奶奶每每讲到动情处，不由把眼睛揉着道：“我这一辈子是算了，在乡坝里拖死完事！还想再过从前日子，只好望来生去了！么姑，你有这样一个好胎子，又精灵，说不定将来嫁跟城里人家，你才晓得在成都过日子的味道！”

并且逢年过节，又有逢年过节的成都。二奶奶因为思乡病的原因，愈把成都美化起来。于是，两年之间，成都的幻影，在邓么姑的脑中，竟与所学的针线功夫一样，一天一天的进步，一天一天的扩大，一天一天的真确。从二奶奶口中，零零碎碎将整个成都接受过来，虽未见过成都一面，但一说起来，似乎比常去成都的大哥哥还熟悉些。她知道成都有东南西北四道城门，城墙有好高，有好厚；城门洞中间，来往的人如何拥挤。她知道由北门至南门有九里三分之七长，西门这面别有一个满城，里面住的全是满吧儿，与我们汉人很不对的。她知道北门方面有个很大的庙宇，叫文殊院；吃饭的和尚日常是三四百人，煮饭的锅，大得可以煮一只牛，锅巴有两个铜钱厚。她知道有很多的大会馆，每个会馆里：单是戏台，就有六七处，都是金碧辉煌的；江南馆顶阔绰了，一年要唱五六百本整本大戏，一天总是两三个戏台的唱。她知道许多热闹大街的名字：东大街，总府街，湖广馆；湖广馆是顶好买菜的地方，凡是新出的菜蔬野味，这里全有；并且有一个卓家大酱园，是做过宰相的卓秉恬家开的，豆腐乳要算第一。她知道点心做得顶好的是淡香斋，桃园粉香肥皂做得顶好的是桂林轩，卖肉包子的是都益处，过了中午就买不着了，卖水饺子的是亢饺子，此外还有便宜坊，三钱银子可以配一个消夜攒盒，一两二钱银子可以吃一只烧填鸭，就中顶著名的，是青石桥的温鸭子。她知道制台、将军、藩台、臬台，出来多大威风，全街没一点人声，只要听见导锣一响，铺子里铺子外，凡坐着的人，都该站起来，头上包有白帕子，戴有草帽子的，都该立刻揭下；成都华阳称为两首县，出来就不同了，拱竿四轿拱得有房檐高，八九个轿夫抬起飞跑，有句俗话说：“要吃饭，抬两县，要睡觉，抬司道。”她知道大户人家是多么讲究，房子是如何的高大，家具是如何的齐整，差不多家家都有一个花园。她更知道当太太的、奶奶的、少奶奶的、小姐的、姑娘的、姨太太的，是多么舒服安适，日常睡得晏晏的起来，梳头打扮，空闲哩，做做针线，打打牌，到各会馆女看台去看看戏，吃得好，穿得好，又有老婆子丫头等服伺；灶房里有伙房有厨子，打扫跑街的有跟班有打杂，自己从没有动手做过饭扫过地；一句话说完，大户人家，不但太太小姐们，不做这些粗事，就是上等丫头，又何尝摸过锅铲，提过扫把？那个的手，不是又白又嫩，长长的指甲，不是凤仙花染红的？

邓么姑之认识成都，以及成都妇女生活，是这样的，固无怪其对于成都，简直认为是她将来归宿的地方。

有时，因为阴雨或是甚么事，不能到韩家大院去，便在堂屋织布机旁边，或在灶房烧火板凳上，同她母亲讲成都，她母亲虽是生在成都，嫁在成都，但她所讲的，几乎与韩二奶奶所讲的是两样。成都并不象天堂似的好，也不象万花筒那样五色缤纷，没钱人家苦得比在乡坝里还厉害：“乡坝里说苦，并不算得。只要你勤快，到处都可找得着吃，找得着烧。任凭你穿得再褴褛，再坏，到人家家里，总不会受人家的嘴脸。还有哩，乡坝里的人，也不象成都人那样动辄笑人，鄙薄人，一句话说得不好，人家就看不起你。我是在成

都过伤了心的。记得你前头爹爹，以前还不是做小生意的，我还不是当过掌柜娘来？强强勉强过了一年多不操心的日子，生你头半年，你前头爹爹运气不好，一场大病，把啥子本钱都害光了。想着那时，我怀身大肚的走不动，你前头爹爹扶着病，一步一拖的去找亲戚，找朋友，想借几个钱来吃饭医病。你看，这就是成都人的好处，谁睬他？后来，连啥子都当尽卖光，只光光的剩一张床。你前头爹爹好容易找到赵公馆去当个小管事，一个月有八钱银子，那时已生了你了。……”

五

旧事创痕，最好是不要去剥它，要是剥着，依然会流血的。所以邓大娘谈到旧时，虽然事隔十余年，犹然记得很清楚：是如何生下么姑之时，连甚么都没有吃的，得亏隔壁张姆姆盛了一大碗新鲜饭来，才把腔子填了填。是如何丈夫旧病复发死了，给赵老爷赵太太磕了多少头，告了多少哀，才得棺殓安埋。是如何告贷无门，处处受别人的嘴脸，房主催着搬家，连磕头都不答应，弄到在人贩子处找雇主，都说带着一个小娃娃不方便，有劝她把娃娃卖了的，有劝她丢了了的，她舍不得，后来，实在没法，才听凭张姆姆说媒，改嫁给邓家。算来，从改嫁以后，才未焦心穿吃了。

邓大娘每每长篇大论的总要讲到两眼红红的，不住的擤鼻涕。有时还要等到邓大爷劝得不耐烦，生了气，两口子吵一架，才完事。

但是，邓么姑总疑心她母亲说的话，不见得比韩二奶奶说的更为可信。间或问到韩二奶奶：“成都省的穷人，怕也很苦的罢？”而回答的却是：“连讨口子都是快活的！你想，七个钱两个锅魁，一个钱一个大片卤牛肉，一天那里讨不上二十个钱，就可以吃荤了！四城门卖的十二象，五个钱吃两大碗，乡坝里能够吗？”

少年人大抵都相信好的，而不相信不好的，所以邓么姑对于成都的想象，始终被韩二奶奶支配着在。总想将来得到成都去住，并在大户人家去住，尝尝韩二奶奶所描画的滋味，也算不枉生一世。

要不是韩二奶奶在邓么姑的十八岁上死了，她或许有到成都去住的机会。因为韩二奶奶有一次请她做一只挑花裹肚，说是送给她娘家三兄弟的。据她说来，她三兄弟已下过场，虽没有考上秀才，但是书却读通了。人也文秀雅致，模样比她长得好，十指纤纤，比女子的手还嫩。今年二十一岁，大家正在给他说亲哩。不知韩二奶奶是否有意，说到她三兄弟的婚事时，忽拿眼睛上上下下把邓么姑仔细审视了一番。她也莫名其妙的，忽觉心头微微有点跳，脸上便发起烧来。

隔了两个月，韩二奶奶已经病倒了，不过还撑得起来，只是咳。邓么姑去看她时，她一把抓住她的手，低低说道：“么姑，我们再不能同堆做活路，……摆龙门阵了！……我本想把你说跟我三兄弟的，……他们已看过你的活路，……就只嫌门户不对。……听说陆亲翁要讨一个姨娘，……他虽是五十几岁的人，……两个儿子都捐了官，……家务却好，……又是住开的。……我已带口信去了，……但我恐怕等不得回信，……么姑，你自家的事，……你自家拿主意罢！……”

她很着急，很想问个明白，但是房里那么多人，怎好出口？打算下一次再来问，老无机会，也老不好意思，而韩二奶奶也不待说清楚就奄然而逝。于是，一块沉重的石头便搁在邓么姑的心上。

韩二奶奶之死，本是太寻常一件事，不过邓么姑却甚为伤心，逢七必去

哭一次，足足哭了七次。大家只晓得韩二奶奶平日待邓么姑好，必是她感激情深；又谁晓得邓么姑之哭，乃大半是自哭身世。因她深知，假使她能平步登天的一下置身到成都的大户人家，这必须借重韩二奶奶的大力，如今哩，万事全空了！

其实，她应该怨恨韩二奶奶才对的。如其不遇见韩二奶奶，她心上何至于有成都这个幻影，又何至于知道成都大户人家的妇女生活之可欣羨，又何至于使她有生活的比较，更何至于使她渐渐看不起当前的环境，而心心念念想跳到较好的环境中去，既无机会实现，而又不甘恬淡，便渐渐生出了种种不安来？

自从韩二奶奶死后，她的确变成了一个样子。平常做惯的事，忽然不喜欢做了。半个月才洗一回脚，丈许长的裹脚布丢了一地，能够两三天的让她塞在那里，也不去洗，一件汗衣，有本事半个月不换。并且懒得不得开交，几乎连针掉在地上，也不想去拈起来。早晨可以睡到太阳晒着屁股还不想起床，起来了，也是大半天的不梳头，不洗脸；夜里又不肯早点睡，不是在月光地上，就是守着瓦灯盏，呆呆的不知想些甚么。脾气也变得很坏，比如你看见她端着一碗干饭，吃得哽哽咽咽的，你劝她泡点米汤，她有本事立刻把碗重重的向桌上一搁，转身就走，或是鼓着眼说道：“你管我的！”平日对大哥很好，给大哥做袜子补袜底，不等妈妈开口；如今大哥的袜子破到底子不能洗了，还照旧的扔在竹篮里。并且对大哥说话，也总是秋风黑脸的，两个月内，只有一次，她大哥从成都给她买了一条印花洋葛巾来，她算喜欢了两顿饭工夫。

她这种变态，引起第一个不安的，是邓大爷。有一天，她不在跟前，他送一卷叶子烟，一面向邓大娘说道：“妈妈，你可觉得么姑近来很有点不对不？……我看这女娃子怕是有了心了？”

邓大娘好象吃了惊似的，瞪着他道：“你说她懂了人事，在闹嫁吗？”

“怕不是吗？……算来再隔三个月就满十九岁了。……不是已成了人吗？”

“未必罢？我们十八九岁时，还甚么都不懂哩。……说老实话，我二十一岁嫁跟你前头那个时候，一直上了床，还是浑的，不懂得。”

“那噻 能比呢；光绪年间生的人？……”

两个人彼此瞪着，然后把他们女儿近月来的行动，细细一谈论，越觉得女儿确是有了心。邓大娘首先就伤心起来，抹着眼泪道：“我真没有想到，么姑一转眼就是别人家的人了，这十几年的苦心，我真枉费了！看来，女儿到底不及男娃子。你看，老大只管是你前头生的，到底能够送我们的终，到底是我们的儿子！……”

六

邓么姑的亲事既被父母留心之后，来做媒的自然不少。庄稼人户以及一般小粮户，能为邓大爷欣喜的，又未必是邓大娘合意的；邓大娘看得上的，邓大爷又不以为然。

邓大爷自以为是一家之主，嫁女大事，他认为不对的，便不可商量。邓大娘则以为女儿是我的，你虽是后老子，顶多只能让你作半个主，要把女儿嫁给甚么人，其权到底在我的手上。两口子为女儿的事，吵过多少回，然而

所争执的，无非是你作主我作主的问题，至于所说的人家，是不是女儿喜欢的，所配的人须不须女儿看一看，问问她中不中意？照规矩，这只有在嫁娶二婚嫂时，才可以这样办，黄花闺女，自古以来，便只有静听父母作主的了。设如你就干犯世俗约章，亲自去问女儿：某家某人你要见不见一面？还合不合意？你打不打算嫁给他？或者是某家怎样？某人怎样？那我可以告诉你，你就问到舌焦唇烂，未必能得到肯定的答复。或者竟给你一哭了事，弄得你简直摸不着火门。

乡间诚然不比城市拘泥，务农人家诚然不比仕宦人家讲礼，但是在说亲之际，要姑娘本身出来有所主张，这似乎也是开天辟地以来所没有的。所以，邓么姑听见父母在给她代打主意，自己只管暗暗着急，要晓得所待嫁与的，到底是什么人；然而也只好暗暗着急，爹爹妈妈不来向自己说，自己也不好去明白的问。只是风闻得媒人所提说的，大抵都在乡间，而并非成都，这是令她既着急而又丧气的事。

直到她十九岁的春天，韩二奶奶的新坟上已长了青草。一晚，快要黄昏了，一阵阵乌鸦乱叫着直向许多丛树间飞去。田里的青蛙到处在喧闹，田间已不见一个人，她正站在拢门口，看邻近一般小孩子牵着水牛出沟里困水之际，忽见向韩家大院的小路上，走来两个女人；一个是老实而寡言的韩大奶奶，一个却认不得，穿得还整齐干净。两个人笔端走来，韩大奶奶把自己指了指，悄悄在那女人耳边，嘁喳了几句，那女人便毫不拘执的，来到跟前，淡淡打了个招呼，从头至脚，下死眼的把自家看了一遍；又把一双手要去，握在掌里，捏了又看，看了又摸，并且牵着她走了两步，这才同她说了几句话，问了她年龄，又问她平日做些甚么。态度口吻，很是亲切。韩大奶奶只静静的站在旁边。

末后，那女人才向韩大奶奶说道：“在我看，倒是没有谈驳；想来我们老太爷也一定喜欢。我们就进去同她爹妈讲罢，早点了，早点好！今天这几十里的路程，真把我赶够了！”

从这女人的言谈装束，以及那满不在乎的态度上看来，不必等她自表，已知她是从成都来的。从成都赶来的一个女人，把自己如此的看，如此的问；再加以说出那一番话；即令邓么姑不是精灵人，也未尝猜想不到是为的甚么事。因此当那女人与韩大奶奶进去之后，她便觉得心跳得很，身上也微微有点打抖。女人本就有喜欢探求秘密的天性，何况更是本身的事情，于是她就赶快从祠堂大院这畔绕过去，绕到灶房，已经听见堂屋里说话的声音。

是邓大爷有点生气的声音：“高大娘，承你的情来说这番话！不过，我们虽是耕田作地的庄稼佬，却也是清白人家，也还有碗饭吃，还弄不到把女儿卖给人家作小老婆哩！……”

跟着是邓大娘的声音：“岁数差得也太远啦！莫说做小老婆，卖断根，连父母都见不着面，就是明媒正娶，要讨我们么姑去做后太太，我也嫌他老了。不说别的，单叫他同我们么姑站在一块，就够难看了！”

那女人象又劝了几句，听不很清楚，只急得她绞着一双手，心想：“该可答应了罢！”

然而事实相反，妈妈更大声的喊了起来：“好道！两个儿子都做了官，老姨太太还有啥势力？只管说有钱，家当却在少爷少娘手上，老头子在哩，自然穿得好，吃得好，呼奴使婢，老头子死了呢？……”

爹爹又接过嘴去：“妈妈，同她说这些做啥，我们不是卖女儿的人！我

们也不希罕别人家做官发财，这是各人的命！我们女儿也配不上，我们也不敢高攀！我们乡下人的姑娘，还是对给乡下人的好，只要不饿死！”

又是妈妈的声音：“这话倒对！城里人家讨小的事，我也看得多，有几个是有好下场的？倒不如乡坝里，一鞍一马，过得多舒服！……”

邓么姑不等听完，已经浸在冰里一样，抱着头，也不管高低，一直跑到沟边，伤伤心心的哭了好一会。但是，她父母一直不晓得有这样一回事。

后来，似乎也说过城里人家，也未说成。直至她二十二岁上，父母于她的亲事，差不多都说得在厌烦的时候，忽然一个远房亲戚，在端午节后，来说起天回镇的蔡兴顺：二十七岁一个强壮小伙子，道地乡下人，老老实实，没一点毛病，没一点脾气，双开间的大杂货铺，生意历年兴隆，有好几百银子的本钱，自己的房子，上无父母，下无兄弟姊妹，旁无诸姑伯叔，亲戚也少。条件是太合式了，不但邓大爷邓大娘认为满意，就是么姑从壁子后面听见，也觉得是个好去处，比嫁到成都，给一个老头子当小老婆，去过受气日子，这里确乎好些。多过几年，又多了点见识，以前只是想到成都，如今也能作退一步想：以自己身份，未见得能嫁到成都大户人家，与其耽搁下去，倒不如规规矩矩在乡镇上作一个掌柜娘的好！因此她又着急起来。

但是，邓大爷夫妇还不敢就相信媒人的嘴。与媒人约了个时候，在六月间一个赶场日子，两口子一同起个早，跑到天回镇来。

虽然大家口里都不提说，而大家心里却是雪亮。邓大爷只注意在看铺子，看铺子里的货色；这样也要问个价钱，那样也要问个价钱，好象要来顶打蔡兴顺的铺底似的。并故意到街上，从旁边人口中去探听蔡兴顺的底实。邓大娘所着眼的，第一是人。人果然不错，高高大大的身材，皮色虽黄，比起作苦的人，就白净多了。天气热，大家不拘礼，蓝土布汗衣襟一敞开，好一个结实的胸脯子！只是脸子太不中看，又象胖，又象浮肿。一对水泡眼，简直看不见几丝眼白。鼻梁是塌得几乎没有，连鼻准都是扁的。口哩，倒是一个海口，不过没有胡须，并且连须根都看不见。脸子如此不中看，还带有几分憨相，不过倒是个老实人，老实到连说话都有点不甚清楚。并且脸皮很嫩，稍为听见有点分两的话，立刻就可看见他一张脸胀得通红，摆出十分不好意思和胆怯的样子来。但是这却完全合了邓大娘的脾气。她的想法：么姑有那个样子，又精灵，又能干，又有点怪脾气的，象这样件件齐全的女人，嫁的男人若果太好，那必要被克；何况家事也还去得，又是独自一个；设若男子再精灵，再好，那不免过于十全，恐怕么姑的命未见得能够压得住。倒是有点缺憾的好，并且男子只要本分、老实、脾气好，丑点算甚么，有福气的男儿汉，十有九个都是丑的。

何况吃饭之际，罗歪嘴听见了，赶来作陪。凭他的一张嘴，蔡傻子竟变成了人世间稀有的宝贝；而罗歪嘴的声名势力，更把蔡傻子抬高了几倍。第一个是邓大爷，他一听见罗歪嘴能够走官府，进衙门，给人家包打赢官司，包收滥帐，这真无异于说评书的口中的大英雄了。他是蔡兴顺的血亲老表，并来替他打圆场，这还敢不答应吗？邓大娘自然更喜欢了。

两夫妇在归途中，彼此把见到的说出，而俱诧异，何以这一次，两个人的意思竟能一样，和上年之不答应高大嫂与韩大奶奶时完全相同？他们寻究之结果，没办法，只好归之于前生的命定，今世的缘法。

自然不再与儿女商量，蹙即按照乡间规矩，一步一步的办去。到九月二十边，邓么姑便这样自然而然变做了蔡大嫂。

七

大家常说，能者多劳。我们于罗歪嘴之时而回到天回镇，住不几天，或是一个人，或是带着张占魁、田长子、杜老四一千人，又走了，你问他的行踪，总没有确实地方，不在成都省城，便远至重庆府，这件事上，真足以证实了。常住在一处，而平生难得走上百里，如蔡兴顺等人，看起他来，真好比神仙似的。蔡兴顺有时也不免生点感慨，向蔡大嫂议论起罗大老表来，总是这一句话：“唉！坐地看行人！”

在蔡兴顺未娶妻之前，罗歪嘴回到天回镇时，只要不带婊子兔子，以及别的事件，总是落脚在兴顺号上。自蔡大嫂来归之后，云集栈的后院，便成了他的老家。只有十分空闲时，到兴顺号坐坐。

兴顺号是全镇数一数二的大铺子，并且经营了五十年。所以它的房舍，相当的来得气派！临街是双开间大铺面，铺门之外，有四尺宽的檐阶；铺子内，货架占了半边，连楼板都悬满了蜡烛火炮；一张写字柜台，有三尺高，二尺宽，后面货架下与柜台上，全摆的大小盛着全镇最负盛名的各种白酒，名义上标着绵竹大曲、资阳陈色、白沙烧酒。柜台内有一张高脚长方木凳，与铺面外一张矮脚立背木椅，都是兴顺号传家之宝，同时也是掌柜的宝座；不过现在柜台内的宝座，已让给了掌柜娘，只有掌柜娘退朝倦勤以及夜间写帐时，才由掌柜代坐。

铺子之内柜台外，尚空有半间，则摆了两张极结实极朴素的柏木八仙桌，两张桌的上方，各安了两把又大又高又不好坐的笔竿椅子，其余三方，则是宽大而重的板凳，这是预备赶场时卖酒的座头，闲场也偶尔有几个熟酒客来坐坐。两方泥壁，是举行婚姻大典时刷过粉浆，都还白净；靠内的壁上，仍悬着五十年前开张鸿发之时，邻里契友等郑而重之的敬送的贺联，朱砂笺虽已黯淡，而前人的情谊却隆重得就似昨日一样。就在这壁的上端悬了一个神龛，供着神主，其下靠柜台一方，开了一道双扇小门，平常挂着印白花的蓝布门帘，进去，另是一大间，通常称之为内货间，堆了些东西和家具，上前面楼上去的临时楼梯，就放在这间。因为前后都是泥壁，而又仅有三道门，除了通铺面的一道，其余一道通后面空坝，一道在右边壁上，进去，即是掌柜与掌柜娘的卧房；仅这三道门，却无窗子，通光地方，全靠顶上三行亮瓦，而亮瓦已有好几年未擦洗，实在通光也有限。卧房的窗子倒有两大堵，前面一堵临着柜房，四方格子的窗棂，糊着白纸，不知甚么时候，窗棂上嵌了一块人人稀奇的玻砖，有豆腐干大一块；一有这家伙，那真方便啦，只要走到床背后，把粘的飞纸一揭开，就将外面情形看得清清楚楚，而在外面的人却不能察觉；后面一堵，临着空坝，可以向外撑开。其左，又一道单扇小门。全部建筑，以这一间为最好，差不多算得是主要部分；上面也是楼板，不过不住人，下面是地板；又通气，又通光，而且后面空坝中还有两株花红树，长过了屋檐，绿荫荫的景色，一直逼进屋来。

空坝之左，挨着内货间，是灶房，灶房横头，本有一个猪圈的，因为蔡大嫂嫌猪臭，自她到来，便已改来堆柴草。而原来堆柴草之处，便种了些草花，和一个豆角金瓜架子。日长无事，在太阳晒不着时，她顶喜欢端把矮竹椅坐在这里做活路。略为不好的，就是右邻石姆姆养了好些鸡，竹篱笆又在破了，没人时，最容易被拳大的几只小鸡侵入，将草花下的浮土爬得乱糟糟的，而兼撒下一堆一堆的鸡粪。靠外面也是密竹篱笆，开了一道门，出去，便是场后小路；三四丈远处，一道流水小沟，沿沟十几株桤木，蔡大嫂和邻

居姆姆们洗衣裳的地方，就在这里。

罗歪嘴每次来坐谈时，总在铺面的方桌上方高椅上一蹲，口头叼着一根三尺来长猴儿头竹子烟竿。蔡兴顺总在他那矮脚宝座上陪着咂烟，蔡大嫂坐在柜台内面随便谈着话。大都是不到半袋叶子烟，就有人来找罗歪嘴，他就不走，而方桌一周，总是有许多人同他谈着这样，讲着那样；内行话同特殊名词很多，蔡大嫂起初听不懂，事后问蔡兴顺，也不明白，后来听熟了，也懂得了几分。起初很惊奇罗歪嘴等人说话举动，都分外粗鲁，乃至粗鲁到骇人，分明是一句好话，而必用骂的声口，凶喊出来；但是在若干次后，竟自可以分辨得出粗鲁之中，居然也有很细腻的言谈，不惟不觉骇人，转而感觉比那斯斯文文的更来得热，更来得有劲。她很想加入谈论的，只可惜没有自己插嘴的空隙，而自己也谈不来，也没有可谈的。再看自己的丈夫，于大家高谈阔论时，总是半闭着眼睛，仰坐在那里，憨不憨，痴不痴的，而众人也不瞅他。倒是罗歪嘴对于他始终是一个样子，吃叶子烟时，总要递一支给他，于不要紧的话时，总要找他搭几句白。每每她在无人时候，问他为何不同大家交谈，他总是摇着头道：“都与我不相干的，说啥子呢？”

只有一两次，因为罗歪嘴到来，正逢赶场日子，外面座头上挤满了人，不好坐，便独自一人溜到后面空坝上来，咂着烟，想什么事。蔡兴顺一则要照顾买主，因为铺子上只用了一个十四岁的小徒弟，叫土盘子的，不算得力，不能分身；二则也因罗歪嘴实在不能算客，用不着去管他。倒是蔡大嫂觉得让他独自一人在空坝上，未免不成体统，遂抱着还是一个布卷子的金娃子，离开柜房，另拖了一把竹椅，放在花红树下来坐陪他。

有时，同他谈谈年成，谈谈天气，罗歪嘴也是毫不经意的随便说说；有时没有话说，便逗下孩子，从孩子身上找点谈资。只有一次，不知因何忽然说到近月来一件人人都在提说的案子：是一个城里粮户，只因五斗谷子的小事，不服气，将他一个佃客，送到县里。官也不问，一丢卡房，便是几个月。这佃客有个亲戚，是码头上的弟兄，曾来拜托罗歪嘴向衙门里说情，并请出朱大爷一封关切信交去，师爷们本已准保提放的了，却为那粮户晓得了，立递一呈，连罗歪嘴也告在内，说他“钱可通神，力能回天”。县大老爷很是生气，签差将这粮户锁去，本想结实捶他一个不逊的，却不料他忽然大喊，自称他是教民。这一下把全二堂的人，从县大老爷直到助威的差人，通通骇着了，连忙请他站起来，而他却跪在地下不依道：“非请司铎大人来，我是不能起来的；我不信，一个小小的袍哥，竟能串通衙门，来欺压我们教民！你还敢把我锁来，打我！这非请司铎大人立奏一本，参去你的知县前程不可！”其后，经罗歪嘴等人仔细打听清楚，这人并未奉教。但是知县官已骇昏了，佃客自不敢放，这粮户咆哮公堂的罪也不敢理落，他向朋友说：“他既有胆量拿教民来轰我，安知他明天不当真去奉教？若今天办了他，明天司铎当真走来，我这官还做吗？”官这样软下去不要紧，罗歪嘴等人的脸面，真是扫了个精光。众人说起来，同情他们的，都为之大抱不平，说现在世道，忒变得不成话！怨恨他们的，则哈哈笑道：“也有今日！袍哥到底有背时的时候！”

谈到这件事上，蔡大嫂很觉生气勃勃的问罗歪嘴道：“教民也是我们这些人呀，为啥子一吃了洋教，就连官府也害怕他们！洋教有好凶吗？”

罗歪嘴还是平常样子，淡淡的说道：“洋教并不凶，就只洋人凶，所以官府害怕他，不敢得罪他。”

“洋人为啥子这样凶法？”

“因为他们枪炮厉害，我们打不过他。”

“他们有多少人？”

“那却不知道。……想来也不多，你看，光是成都省不过十来个人罢？”

她便站了起来，提高了声音：“那你们就太不行了！你们常常夸口：全省码头有好多好多，你们哥弟伙有好多好多。天不怕，地不怕！为啥子连十来个洋人就无计奈何！就说他们炮火凶，到底才十来个人，我们就拚一百人，也可以杀尽他呀！”

罗歪嘴看她说得脸都红了，一双大眼，光闪闪的，简直象著名的小旦安安唱劫营时的样子。心中不觉很为诧异：“这女人倒看不出来，还有这样的气概！并且这样爱问，真不大大象乡坝里的婆娘们！”

八

但是蔡大嫂必要问个明白，“洋人既是才十几二十个人，为啥子不齐心把他们除了？教堂既是那么要不得，为啥子不把它毁了？”罗歪嘴那有闲心同一个婆娘来细细谈说这道理，说了谅她也不懂，他忽然想到昨日接到的口袋里那篇主张打教堂文章，说得很透澈，管她听得懂听不懂，从头到尾念一遍给她听，免得她再来罗嗦。想到这样，他一壁用手到口袋里去摸两张纸头，一壁对蔡大嫂说：

“昨天一个朋友给我看了一篇文章正是说打教堂的，你耐着性子我念给你听罢：”

“为甚么该打教堂？道理甚多，概括说来，教堂者，洋鬼子传邪教之所也！洋鬼子者，中国以外之蛮夷番人也！尤怪的，是他懂我们的话，我们不懂他的话。穿戴也奇，行为也奇，又不作揖磕头，又不严分男女，每每不近人情，近乎鬼崇，故名之为洋鬼子，贱之也！而尤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者，我们中国自有我们的教，读书人有儒教，和尚有佛教，道士有道教，治病的有医，打鬼的有巫，看阴阳论五行的有风水先生，全了，关于人生祸福趋避，都全了；还要你番邦的甚么天主教耶稣教干么！我们中国，奉教者出钱，谓之布施，偏那洋教，反出钱招人去奉，中国人没有这样傻！他们又那来的这么多的钱？并且凡传教与卖圣书的，大都不要脸，受得气，你不睬他，他偏要钻头觅缝来亲近你，你就骂他，他仍笑而受之，你害了病，不待你请，他可以来给你诊治不要钱，还连带施药，中国人也没有这样傻！我们中国也有捐资设局，施医施药的善人，但有所图焉。人则送之匾额，以矜其善；菩萨则保佑他官上加官，财上加财，身生贵子，子生贵孙，世世代代，坐八人轿，隔桌打人，而洋鬼子却不图这些。你问他为何行善？他只说应该；再问他为何应该？也只能说耶稣吩咐要爱人。耶稣是甚么？说是上帝之子。上帝，天也。那么，耶稣是天子了。天子者，皇帝也，耶稣难道是皇帝吗？古人说过，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普天之下，那有两个皇帝之理？是真胡说八道，而太不近人情了！况且，看病也与中国医生不同，不立脉案，不开药方，惟见其刀刀叉叉，尚有稀奇古怪之家伙，看之不清，认之不得，药也奇怪，不是五颜六色之水，即是方圆不等的片也丸也，虽然有效，然而究其何药所制：甘草吗？大黄吗？牛黄吗？马宝吗？则一问摇头而三不知。从这种种看来，洋鬼子真不能与人并论！但他不辞劳苦，挨骂受气，自己出钱，远道来此，究何所图？思之思之，哦！知道了！传教医病，不过是个虚名！其实必是来盗宝的！中国一定有些甚么宝贝，我们自己不知道，番邦晓得了，才派出这般识宝的，到处来探访。又怕中国人知道了不依，因才施些假仁假义，既可以

掩耳目，又可以买人心。此言并非诬枉他们，实在是有所凭据的。大家岂没有听说过吗？扬州地方，有一根大禹王镇水的神铁，放在一古庙中，本没有人认得，有一年，被一个洋鬼子偷去了，那年，扬州便遭大水，几乎连地都陷了。又某处有一颗镇地火的神珠，嵌在一尊石佛额上的，也是被洋鬼子偷了，并且是连佛头齐颈砍去的，那地方果就喷出地火，烧死多少人畜。还有，只要留心，你们就看得见有些洋鬼子，一到城外，总要拿一具奇怪镜子，这里照一照，那里照一照，那就是在探寻宝物了。你们又看得见，他们常拿一枝小木杖，在一本簿子上画，那就在画记号了。所以中国近年来不是天旱，就是水涝，年成总不似以前的好，其大原因，就在洋鬼子之为厉。所以欲救中国，欲卫圣教，洋鬼子便非摒诸国外不可，而教堂是其巢穴，此教堂之宜打者一也。

其次，他那医病的药，据奉教的，以及身受过他医好的病人说，大都是用小儿身上的东西配合而成。有人亲眼看见他那做药房间里，摆满了人耳朵、人眼睛、人心、人肝、人的五脏六腑，全用玻璃缸装着，药水浸着，要用时，取出来，以那奇怪火炉熬炼成膏。还有整个的胎儿，有几个月，有足了月的，全是活活的从孕妇腹中剖出，此何异乎白莲教之所为呢？所以自洋鬼子来，而孕妇有被害的了，小儿有常常遗失的了！单就小儿而言，岂非有人亲眼看见，但凡被人抛弃在街上在厕所的私生子，无论死的活的，只要他一晓得，未有不立刻收去的；还有些穷人家养不活的孩子，或有残废为父母所不要的孩子，他也甘愿收去，甚至出钱买去。小儿有何益处？他们不惜花钱劳神，而欲得之，其故何也？只见其收进去，而不见其送出来，墙高屋邃，外人不得而见，其不用之配药，将安置之？例如癸巳端阳节日，大家都于东校场中，撒李子为乐之际，忽有人从四圣祠街教堂外奔来，号于众人：洋鬼子方肆杀小儿！其人亲闻小儿着刃，呼号饶命。此言一播，众皆发指，立罢掷李之戏，而集于教堂门洞，万口同声，哀其将小儿释出，而洋鬼子不听也，并将大门关得死紧。有义士焉，舍身越墙而入，启门纳众，而洋鬼子则已跑了，小儿亦被藏了。但药水所浸的耳朵、眼睛、五脏六腑，大小胎儿，以及做药家伙，却尚来不及收拾；怪火炉上，方正发着绿焰之火，一银铛中所烹制者，赫然人耳一对。故观者为义愤所激，遂有毁其全屋之举，此信而有征之事，非谰言也。圣人说过，不以养人者害人，洋鬼子偏杀人以治人，纵是灵药，亦伤天害理之至。何况中国人就洋鬼子求治者极少，他那有盈箱满筐的药，岂非运回番邦，以医其邦人？“蛮夷不可同中国”，况以中国之人，配为药物，以治蛮夷之病，其罪浮于白莲教，岂止万万！而教堂正其为恶之所，此教堂之宜打者二也。

夫教民，本天子之良民也。只因为饥寒所迫，遂为洋鬼子小恩小惠，引诱以去。好的存心君国，暂时自污，机运一至，便能自拔来归，还可借以窥见夷情。而多数则自甘暴弃，连祖先都不要了，倚仗洋势，横行市廛，至于近年，教民二字，竟成了护身符了，官吏不能治，王法不能加，作奸犯科，无所不为。这些都叫作莠民，应该置之严刑而不赦者，而教堂正其凭依之所，此教堂之宜打者三也。有此三者主张打毁教堂，扫清洋人的势力，当然是有利而无害的了。

九

蔡大嫂虽然听完了，而眉宇之间，仍然有些不了然的样子。一面解开胸襟，去喂金娃子的奶，一面仰头把罗歪嘴瞅着说：“我真不懂，为啥子我们

这样害怕洋鬼子？说起来，他们人数既不多，不过巧一点，但我们也有火枪呀！……”

罗歪嘴无意之间，一眼落在她解开外衣襟而露出的汗衣上，粉红布的，虽是已洗褪了一些色，但仍娇艳的衬着那只浑圆饱满的奶子，和半边雪白粉细的胸脯。他忙把眼光移到几根生意葱茏，正在牵蔓的豆角藤上去。

“……大老表，你是久跑江湖，见多识广的人，总比我们那个行得多！……我们那个，一天到晚，除了算盘帐簿外，只晓得吃饭睡觉。说起来，真气人！你要想问问他的话，十句里头，包管你十句他都不懂。我们大哥，还不是在铺子上当先生的，为啥子他又懂呢？……”

罗歪嘴仍站在那里，不经意的伸手去将豆角叶子摘了一片，在指头上揉着。

“……不说男子汉，就连婆娘的见识，他都没有。韩家二奶奶不是女的吗？你看，人家那样不晓得？你同她摆起龙门阵来，真真头头是道，嚟样来，嚟样去，讲得多好！三天三夜，你都不想离开她一步！……”

一片豆角叶子被罗歪嘴揉烂了，又摘第二片。心头仍旧在想着：“这婆娘！……这婆娘！……”

“……人家韩二奶奶并未读过书，认得字的呀。我们那个，假巴意思，还认了一肚皮的字，却啥子都不懂！……”

罗歪嘴不由回过头来看了她一眼。微微的太阳影子，正射在她的脸上。今天是赶场日子，所以她搽了水粉，涂了胭脂，虽把本来的颜色掩住了，却也烘出一种人工的艳彩来。这些都还寻常，只要是少妇，只要不是在太阳地里作事的少妇，略加打扮，都有这种艳彩的，他很懂得。而最令他诧异的，只有那一对平日就觉不同的眼睛，白处极白，黑处极黑，活泼玲珑，简直有一种说不出的神气。此刻正光芒乍乍的把自己盯着，好象要把自己的甚么都打算射穿似的。

他心里仍旧寻思着：“这婆娘！……这是个不安本分的怪婆娘！……”

口里却接着说道：“傻子是老实人，我觉得老实人好些。”

蔡大嫂一步不让的道：“老实人好些？是好些！会受气，会吃闷饭，会睡闷觉！我嫁给他两年多，你去问他，跟我摆过十句话的龙门阵没有？他并不是不想摆，并不是讨厌我不爱摆，实在是没有摆的。就比方说洋鬼子嘛，我总爱晓得我们为啥子害怕他，你，大老表，还说出了些道理，我听了，心里到底舒服点；你去问他，我总不止问过他一二十回，他那一回不是这样一句：我晓得吗？……啊！说到这里，大老表，我还要问问你。要说我们百姓当真怕洋鬼子，却也未必罢！你看，百姓敢打教堂，敢烧他的房子，敢抢他的东西，敢发洋财，嚟个一说到洋鬼子，总觉得不敢惹他似的，这到底是啥道理呀！”

罗歪嘴算是间接受了一次教训，这次不便再轻看了她，遂尽其所知道的，说出了一篇原由：

“不错，百姓们本不怕洋人的，却是被官府压着，不能不怕。就拿四圣祠的教案说罢，教堂打了，洋人跑了，算是完了事的，百姓们何曾犯了洋人一根毛？但是官不依了，从制台起，都吓得不得了，硬说百姓犯了滔天大罪，把几个并没出息，吓得半死的男女洋人，恭恭敬敬迎到衙门里，供养得活祖宗一样；一面在藩库里，提出了几十万两雪花银子来赔他们，还派起亲兵，督着泥木匠人，给他们把教堂修起，修得比以前还高、还大、还结实；一面

又雷厉风行的严饬一府两县要办人，千数的府差县差，真象办皇案似的，一点没有让手，捉了多少人，破了多少家，但凡在教堂里捡了一根洋钉的，都脱不了手。到头，砍了七八个脑袋，在站笼里站死的又是一二十，监里卡房里还关死了好些，至今还有未放的。因这原故，不打教堂，还要好些，打了后，反使洋人的气焰加高了。他们虽然没有摆出吃人的样子，从此，大家就不敢再惹他们了。岂但不敢惹，甚至不敢乱巴结；怕他们会错了意，以为你在欺侮他；他只须对直跑进衙门去，随便说一句，官就骇慌了，可以立时立刻叫差人把你锁去，不问青红皂白，倒地就是几千小板子，把你两腿打烂，然后一面枷，枷上，丢到牢里去受活罪；不管洋人追究不追究，老是把人关起；有钱的还可买路子，把路子买通，滚出去，但是你的家倾了，就没有拖死，也算活活的剥了一层皮！官是这样害怕洋人。这样的长他们的威风，压着百姓不许生事，故所以凡在地方上当公事的，更加比官害怕！码头上哥弟伙，说老实话，谁怕惹洋人吗？不过，就因为被官管着，一个人出了事，一千人被拖累，谁又不存一点顾忌呢？说到官又为甚么害怕洋人到这步田地？那自然也和百姓一样，被朝廷压着，不能不怕；如其不怕，那么，拿纱帽来；做官的，又谁不想升官，而甘愿丢官呢？至于朝廷，又为甚么怕洋人呢？那是曾经着洋人打得弱弱大败过。听说咸丰皇帝还着洋人撵到热河，火烧圆明园时，几乎烧死。皇帝老官骇破了胆，所以洋人人数虽不多，听说不过几万人，自然个个都恶得象天神一样了！”

蔡大嫂听入了神，金娃子已睡着了，犹然让那一只褐色乳头，露在外面，忘记了去掩衣襟。

末后，她感叹了一声道：“大老表，你真会说！走江湖的人，是不同。可也是你，才弄得这么清楚，张占魁他们，未必能罢！”

这不过是很寻常的恭维话，但在罗歪嘴听来，却很入耳，佩服她会说话，“真不象乡坝里的婆娘！”

只算这一次，罗歪嘴在兴顺号，独自一个与蔡大嫂谈得最久，而印象最好，引起他留心的时候最多。

—

罗歪嘴又因为一件甚么事，离开了天回镇。过了好几个月，到秋末时节，一天下午，是闲场日子，蔡大嫂正双手挽着金娃子，在铺子外面平整的檐阶上，教他走路；土盘子蹲在对面三四尺远处，手上拿件玩意，逗着金娃子走过去拿。

两乘长行小轿，一前一后的从场头走进来。土盘子跳起来喊道：“罗五爷回来了！”

蔡大嫂忙揽着金娃子，立起身，回头看去。前头一乘轿内，果是罗德生，两手靠在扶手板上，拿了副大墨晶眼镜。满脸是笑的望着她打招呼道：“表弟妇好哇！……”

她也很欣喜的高声喊道：“大老表好呀！这一回走了好几个月啦！……洗了脸请过来耍啊！……”

“要来的！……要来的！……”轿子已走过了。

后头一乘轿的轿帘，是放下来的。但打跟前走过时，从轿窗中，却隐隐约约看见里面坐了个年轻女人。跟着轿子有两根挑子，挑了三口箱子，两只大网篮。

她微微一呆，向土盘子努了个嘴道：“云集栈去看看，两乘轿是不是一

路的？那女人是做啥的？姓啥子？长得还好看不？”

直到一顿饭后，土盘子回来了，说那女人是罗五爷带回来的，听他们赶着喊刘三，长得好，就只矮一点，脚也大。

她不禁向蔡兴顺笑道：“罗大老表到底是吃屎狗，断不了这条路！这回又带一个回来，看又耍得多久。挨边四十岁的人，真犯不着还这样的瞎闹！”

他咂着叶子烟，坐在矮脚宝座上，只是摇着头，“啊”了一声；算是他很同意于她所说的。

刘三是刘三金的简称，是内江刘布客的女。着人诱拐出来之后，自己不好意思回去，便老老实实流落在江湖上，跑码头。样子果如土盘子所言，长得好。白白净净一张圆脸，很浓的一头黑发，鼻子塌一点，额头削一点，颈项短一点，与一般当婊子的典型，没有不同之处。口还小，眼睛也还活动。自己说是才十八岁，但从肌理与骨格上看来，至少有二十一二岁，再从周旋肆应，言谈态度上看来，怕不已有二十四五岁了？也会唱几句“上妆台”“玉美人”，只是嗓子不很圆润。鸦片烟却烧得好，也吃两口，说是吃耍的，并没有瘾。在石桥与罗歪嘴遇着，耍了五天，很投合口味，遂与周大爷商量，打算带她到天回镇来。这事情太小了，周大爷落得搭手，把龟婆叫来打了招呼。由罗歪嘴先给了三十两银子，叫刘三金把东西收拾收拾，因就带了回来。

云集栈的后院，因是码头上一个常开的赌博场合，由右厢便门进出的人，已很热闹了。如今再添了一个婊子，——一个比以前来过的婊子更为风骚，更为好看些的婊子。——更吸引了一些人来。就不赌博，也留恋着不肯走，调情打笑的声音，把隔墙上官房住的过客，每每吵来睡不着。

后院房子是一排五大间，中间一间，是个广厅，恰好做摆宝推牌九的地方。其余四间，通是客房。罗歪嘴住着北头一间耳房，也是上面楼板，下面地板，前后格子窗，与其他的房间一样；所不同的，就是主人格外讨好于罗管事，在去年，曾用粉裱纸糊过，把与各房间壁上一样应有的“身在外面心在家”的通俗诗，全给遮掩了。而地板上铜钱厚的污泥，家具上粗纸厚的灰尘，则不能因为使罗管事感觉不便，而例外的铲除干净，打抹清洁。仅仅是角落里与家具脚下的老蜘蛛网，打扫了一下，没有别房间里那么多。

房里靠壁各安了一张床，白麻布印蓝花的蚊帐，是栈房里的东西。前窗下一张黑漆方桌，自罗歪嘴一回来，桌上的东西便摆满了。有蓝花磁茶食缸，有红花大磁盘，随时盛着芙蓉糕、锅巴糖等类的点心，有砚台，有笔，有白纸，有梅红名片，有白铜水烟袋，有白铜嗽口盂，有鳅鱼骨嘴的叶子烟竿，有茶碗，有茶缸。桌的两方，各放有一张高椅。后窗下，原只有两条放箱子的宽凳，这次，除箱子外，还安了一张条桌，摆的是刘三金的梳头镜匣，旁边一只简单洗脸架，放了只白铜洗脸盆，也是她的。此外就几条端来端去没有固定位置的板凳了。两张床铺上，都放有一套鸦片烟家具，比较还讲究，是罗歪嘴的家当之一。两盏烟灯，差不多从晌午过后就点燃了，也从这时候起，每张铺上，总有一个外来的人躺在那里。

刘三金虽是罗歪嘴临时包来的婊子，但他并不象别一般嫖客的态度：“这婊子是我包了的，就算是我一个人的东西，别人只准眼红，不准染指；若是乱来了，那就是有意要跟老子下不去，这非拚一个你死我活不可！”他从没有这样着想过。他的常言：“婊子原本大家玩的，只要玩得高兴便好。若是

嫖婊子，便把婊子当做了自家的老婆，随时都在用心使气，那不是自讨苦吃？”

他的朋友哥弟伙，全晓得他这性格的，背后每每讥笑他太无丈夫气，或笑他是“久嫖成龟”。但一方面又衷心佩服他，象他这种毫不动真情的本事，谁学得到？这种不把女人当人的见解，又谁有？因此，也落得与他光明正大的同乐起来。

刘三金起初那里肯信他从石桥起身时说的“你要晓得，我与别的嫖客不同，虽是包了你，你仍可以做零碎生意的，只是夜里不准离开我，除非我喊你去陪人睡。”凭她的经验来批评，要不是他故意说玩的，必是别有用意，准备自己落了他的圈套，好赖包银罢咧。

到了天回镇几天，他这里办法，果然有些异样。赌博朋友不说了，一来就朝耳房里钻，打个招呼，向烟盒边一躺，便甚么话都说得出，甚么怪相做得出。就不是赌博朋友，只要是认得的，也可对直跑来，当着罗哥的面，与她调情打笑做眉眼。

有一个顶急色的土绅粮，叫陆茂林的，——也是兴顺号常去的酒客，借名吃酒，专门周旋蔡大嫂；却从未得蔡大嫂正眼看一下。——有三十几岁，黄黄的一张油皮脸，一对常是眯着的近视眼；鼻头偏平，下额宽大，很有点象牛形。穿得不好，但肚兜中常常抓得出一些银珠子和散碎银子，肩头上一条土蓝布用白丝线锁狗牙纹的襟裤，也常是装得饱鼓鼓的。他不喜欢压宝推牌九，不得已只陪人打打纸牌，而顶高兴烧鸦片烟，又烧得不好，每每烧一个牛粪堆，总要糟蹋许多烟。又没有瘾，把烟枪凑在嘴上，也不算抽，只能说在吹。

他头一次钻进耳房，觑面把刘三金一看，便向罗歪嘴吵道：“好呀，罗哥，太对不住人了！弄了恁好一朵鲜花回来。却不通知我一声！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一转身就把正在吃水烟的刘三金拉去，搂在怀里，硬要吃个香香。

罗歪嘴躺在烟盘旁边笑骂道：“你个龟杂种，半年不见，还是这个脾气，真叫作老马不死旧性在！你要这样红不说白不说的瞎闹，老子硬要收拾你了！”

陆茂林丢开刘三金，哈哈一笑，向烟盘那边董一声倒将下去道：“莫吵，莫吵！我还不是有分寸的，象你那位令亲蔡大嫂，我连笑话都不敢说一句。象这些滥货，晓得你哥子是让得人的，瞎闹下子，热闹些！”

刘三金先就不依了，跑过去，在他大腿上就是一拳，打得他叫唤起来。

“滥货？你妈妈才是滥货！……”

罗歪嘴伸过脚去，将她快要打下的第二拳架住道：“滥货不滥货，不在他的口里，只你自己明白就是了。”

她遂乘势扶着他的脚骭，一歪身就倒在他怀里，撒着娇道：“干达达，你也这样挖苦你的正经女儿吗？”

两个男子都笑了起来。

刘三金满以为陆茂林肚兜里的银子是可以搬家的，并且也要切实试一试罗歪嘴的慷慨。她寻思要是有人吃起醋来，这生意才有做头哩。不过，她也很谨慎，直到八天之后，午晌，罗歪嘴在兴顺号坐了一会，回到栈房，赌博的人尚没有来，别的人也都吃饭去了；一个后院很是清静，只有那株大梧桐树上的干叶子，着午风吹得噼噼的响。

他走上檐阶喊道：“三儿！三儿！”

只见刘三金蓬头散发，衣衫不整的趿着鞋，从耳房里奔出来，一下扑到他怀里，只是顿脚。

他大为诧异，拿手把她的头扶起来，当真是眼泪汪汪的，喉咙似乎还在哽咽。他遂问道：“做啥子，弄成了这般模样？”

她这才咽咽哽哽的道：“啊！……干达达，你要跟我作主呀！……我着他欺负了！……干达达！……”

“好生说罢，着那个欺负了？嗒个欺负的？”

“就是天天猴在这里那个陆茂林呀！……今天趁你走了，……他硬要，……人家原是不肯的！……他硬把人家按在床边上！”

罗歪嘴哈哈笑了起来，把她挽进耳房，向床铺上一攘，几乎把她攘了一交。一面说道：“罢哟！这算啥子！问他要钱就完了！老陆是怪吝鬼，只管有钱，却只管想占便宜。以后硬要问他拿现钱，不先给钱，不干！那你就不会着他空欺负了！”

刘三金坐在床边上，茫然看着他道：“你硬是受得！……”

“我早跟你说过，要零卖就正明光大的零卖，不要跟老子做这些过场！”

这真出乎刘三金的意外，跑了多年码头，象这样没醋劲的人，委实是初见，既然如此，又何必客气，只要有生意就做。但陆茂林来，十回当中，便有八回是不能遂意的。一则钱来得不爽快，再则太狠了点。

第三部分交流

这一天，又是天回镇赶场的日子。

初冬的日子，已不很长，乡下人起身得又早，所以在东方天上有点鱼肚白的颜色时，镇上铺家已有起来开铺板，收拾家具的了。

开场日子，镇上开门最早的，首数云集、一品、安泰几家客栈，这因为来往客商大都是鸡鸣即起，不等大天光就要赶路的。随客栈而早兴的，是鸦片烟馆，是卖汤圆与醪糟的担子。在赶场日子，同时早兴的，还有卖猪肉的铺子。

川西坝——东西一百五十余里，南北七百余里的成都平原的通称。——出产的黑毛肥猪，起码在四川全省，可算是头一等好猪。猪种好，全身黑毛，毛根颇稀，矮脚，短嘴，皮薄，架子大，顶壮的可以长到三百斤上下；食料好，除了厨房内残剩的米汤菜蔬称为臊水外，大部分的食料是酒糟、米糠，小部分的食料则是连许多瘠苦地方的人尚不容易到口的碎白米稀饭；喂养得干净，大凡养猪的，除了乡场上一般穷苦人家，没办法只好放敞猪而外，其余人家，都特修有猪圈，大都是大石板铺的地，粗木桩做的栅，猪的粪秽是随着倾斜石板面流到圈外厕所里去了的，喂猪食的石槽，是窄窄的，只能容许它们仅仅把嘴巴放进去。最大原则就是只准它吃了睡，睡了吃，绝对不许它劳动，如象郫县新繁县等处，石板不好找，便用木板造成结实的矮楼，楼下即是粪坑，楼板时常被洗濯得很光滑，天气一热，生怕发生猪瘟，还时时要用冷水去泼它。总之，要使它极其舒适，毫不费心劳神的只管长肉，所以成都北道的猪，在川西坝中又要算头等中的头等。它的肉，比任何地方的猪肉都要来得嫩些，香些，脆些，假如你将它白煮到刚好，片成薄片，少蘸一点白酱油，放入口中细嚼，你就察得出它带有一种胡桃仁的滋味，因此，

你才懂得成都的白片肉何以是独步。

因为如此，所以天回镇虽不算大场，然而在闲场时，每天尚须宰二三只猪，一到赶场日子，猪肉生意自然更其大了。

就是活猪市上的买卖，也不菲呀！活猪市在场头一片空地上，那里有很多大圈，养着很多的肥猪。多是闲场时候，从四乡运来，交易成功，使用二把手独轮高车，将猪仰缚在车上，一推一挽的向省城运去，做下饭下酒的材料。猪毛，以前不大中用，现在却不然，洋人在收买；不但猪毛，就连猪肠，瘟猪皮，他都要；成都东门外的半头船，竟满载满载的运到重庆去成庄。所以许多乡下人都奇怪：“我们丢了不中用的东西，洋鬼子也肯出钱买，真怪了！以后，恐怕连我们的泥巴，也会成钱啦！”

米市在火神庙内，也与活猪市一样，是本镇主要买卖之一。天色平明，你就看得见满担满担的米，从糙的到精的，由两头场口源源而来，将火神庙戏台下同空坝内塞满，留着窄窄的路径，让买米的与米经纪的来往。

家禽市，杂粮市，都在关帝庙中，生意也不小。鸡顶多，鸭次之，鹅则间或有几只，家兔也与鹅一样，有用篮子装着的，大多数都是用稻草索子将家禽的翅膀脚爪扎住，一列一列的摆在地上。小麦、大麦、玉麦、豌豆、黄豆、胡豆，以及各种豆的箩筐，则摆得同八阵图一样。

大市之中，尚有家畜市，在场外树林中。有水牛，有黄牛，有绵羊，有山羊，间或也有马，有叫驴，有高头骡子，有看家的狗。

大市之外，还有沿街而设的杂货摊，称为小市的。在前，乡间之买杂货，全赖挑担的货郎，摇着一柄长把拨浪鼓，沿镇街沿农庄的走去。后来，不知是那个懒货郎，趁赶场日子，到镇街上，设个摊子，将他的货色摊将出来，居然用力少而收获多，于是就成了风尚，竟自设起小市来。

小市上主要货品，是家机土布。这全是一般农家妇女在做了粗活之后，借以填补空虚光阴，自己纺出纱来，自己织成，钱虽卖得不多，毕竟是她们在空闲拾来的私房，并且有时还赖以填补家缴之不足的一种产物，但近来已有外国来的竹布，洋布，那真好，又宽又细又匀净，白的飞白，蓝的靛蓝，还有印花的，再洗也不脱色，厚的同呢片一样，薄的同绸子一样，只是价钱贵得多，买的人少，还卖不赢家机土布。其次，就是男子戴的瓜皮帽，女子戴的苏缎帽条，此际已有燕毡大帽与京毡窝了，凉帽过了时，在摊上点缀的，惟有红缨冬帽，瑞秋帽。还有男子们穿的各种鞋子，有云头，有条镶，有单梁，有双梁，有元宝，也有细料子做的，也有布做的，牛皮鞋底还未作兴到乡下来，大都是布底毡底，涂了铅粉的。靴子只有半靴快靴，而无厚底朝靴。关于女人脚上的，只有少数的纸花样，零剪鞋面，高蹬木底。鞋之外，还有专是男子们穿着的漂布琢袜，各色的单夹套裤，裤脚带，以及搭发辫用的丝绦，丝辫。

小市摊上，也有专与妇女有关的东西。如较粗的洗脸土葛巾，时兴的细洋葛巾；成都桂林轩的香肥皂，白胰子，桃园粉，朱红头绳，胭脂片，以及各种各色的棉线，丝线，花线，金线，皮金纸；廖广东的和烂招牌的剪刀，修脚刀、尺子、针、顶针。也有极惹人爱的洋线、洋针，两者之中，洋针顶通行，虽然比土针贵，但是针鼻扁而有槽，好穿线，不过没有顶大的，比如纳鞋底，绽被盖，这却没有它的位置；洋线虽然匀净光滑，只是太硬性一点，用的人还不多。此外就是铜的、银的、包金的、贴翠的，簪啊、钗啊，以及别样的首饰，以及假玉的耳环，手钏。再次还有各色各样的花瓣，绣货，如

挽袖裙幅之类；也有苏货，广货，料子花，假珍珠。凡这些东西，无不带着一种诱惑面目，放出种种光彩，把一些中年的少年的妇女，不管她们有钱没钱，总要将她们勾在摊子前，站好些时。而一般风流自赏的少年男子，也不免目光睐睐的，想为各自的爱人花一点钱。

本来已经够宽的石板街面，经这两旁的小市摊子，以及卖菜，卖零碎，卖饮食的摊子担子一侵蚀，顿时又窄了一半，而千数的赶场男女，则如群山中的野壑之水样，千百道由四面八方的田塍上，野径上，大路上，灌注到这条长约里许，宽不及丈的长江似的镇街上来。你们尽可想象到齐场时，是如何的挤！

赶场是货物的流动，钱的流动，人的流动，同时也是声音的流动。声音，完全是人的，虽然家禽家畜，也会发声，但在赶场时，你们却一点听不见，所能到耳的，全是人声！有吆喝着叫卖的，有吆喝着讲价的，有吆喝着喊路的，有吆喝着谈天论事，以及说笑的。至于因了极不紧要的事，而吵骂起来，那自然，彼此都要把声音互争着提高到不能再高的高度，而在旁拉劝的，也不能不想把自家的声音超出于二者之上。于是，只有人声，只有人声，到处都是！似乎是一片声的水银，无一处不流到。而在正午顶高潮时，你差不多分辨不出孰是叫卖，孰是吵骂，你的耳朵只感到轰轰隆隆的一片。要是你没有习惯而骤然置身到这声潮中，包你的耳膜一定会震聋半晌的。

于此，足以证明我们的四川人，尤其是川西坝中的人，尤其是川西坝中的乡下人，他们在声音中，是绝对没有秘密的。他们习惯了要大声的说，他们的耳膜，一定比别的人厚。所以他们不能够说出不为第三个人听见的悄悄话，所以，你到市上去，看他们要讲秘密话时，并不在口头，而在大袖笼着中的指头上讲。也有在口头上讲的，但对于数目字与名词，却另有一种代替的术语，你不是这一行中的人，是全听不懂的。

声音流动的高潮，达到顶点，便慢慢降低下来。假使你能找一个高处站着，你就看得见作了正当交易的人们，便在这时候，纷纷的从场中四散出去，犹之太阳光芒一样。留在场上未走的，除了极少数实在因为事情未了者外，大部分都是带有消遣和慰安作用的。于是，茶坊、酒店、烟馆、饭店、小食摊上的生意，便加倍兴旺起来。

天回镇也居然有三四家红锅 饭店，厨子大多是郫县人，颇能炒几样菜，但都不及云集栈门前的饭馆有名。

云集饭馆蒸炒齐备，就中顶出色的是猪肉片生焖豆腐。不过照顾云集饭馆的，除了过路客商外，多半是一般比较有身份有钱的粮户们，并且要带有几分挥霍性的才行，不然，怎敢动辄就几钱银子的来吃喝！

其余小酒店，都坐满了的人。

兴顺号自然也是热闹的。它有不暇搁置的现成菜：灰包皮蛋，清水盐蛋，豆腐干，油炸花生糕。而铺子外面，又有一个每场必来的烧腊担子和一个抄手担子，算来三方面都方便。

蔡傻子照例在吃了早饭未齐场以前，就与土盘子动手，将桌、椅、凳打抹出来，筷子、酒杯、大小盘子等，也准备齐楚。蔡大嫂也照例打扮了一下，搽点水粉，拍点胭脂，——这在乡下，顶受人谈驳的，尤其是女人们。所以在两年前前数月，全镇的女人，谁不背后议论她太妖娆了，并说兴顺号的生

意，就得亏这面活招牌。后来，看惯了，议论她的只管还是有，但跟着她打扮的，居然也有好些。——梳一个扎红绿腰线的牡丹头，精精致致缠一条窄窄的漂白洋布的包头巾，头上的白银簪子，手腕上的白银手钏。玉色竹布衫上，套一件掏翠色牙子的青洋缎背心。也是在未齐场前，就抱着金娃子坐在柜房的宝座上，一面做着本行生意，一面看热闹。

到正午过后不久，已过了好几个吃酒的客。大都是花五个小钱，吃一块花生糕，下一杯烧酒，挟着草帽子就走的朋友。向为卖烧腊的王老七看不起的，有时照顾他几个小钱的卤猪耳朵，他也要说两句俏皮话，似乎颇有不屑之意，对于陆茂林陆九爷也如此。

但今天下午，他万想不到素来截四个小钱的猪头肉，还要捡精择瘦。还要亲自过称的陆茂林，公然不同了，刚一上檐阶，就向王老七喊道：“今天要大大的照顾你一下，王老七！”

王老七正在应酬别一个买主，便回头笑道：“我晓得九爷今天在磨盘上睡醒了，要多吃两个钱的猪头肉罢！”

“放你的屁！你谅实老子蚀不起吗？把你担子上的东西，各给老子切二十个钱的，若是耍了老子的手脚，你婊子养的等着好了！”

蔡大嫂也在柜台里笑道：“嗒个的，九爷，今天怕是得了会罢？”

陆茂林见内面一张方桌是空的，便将沉重的钱褡裢向桌上匍的一掷，回头向着蔡大嫂笑道：“你猜不着！我今天请客啦！就请的你们的罗大老表，同张占魁几个人，还有一个客。……”

“女客？是那个？可是熟人？”

“半熟半熟的！……”

她眉头一扬，笑道：“我晓得了，一定是那个！……为啥子请到我这里来？”她脸色沉下了。

“莫怪我！是你们大老表提说的。她只说云集栈的东西吃厌了，要掉个地方；你们大老表就估住我作东道，招呼到你这里，说你们的酒认真，王老七的卤菜好。……”

人丛中一个哈哈打起，果然刘三金跟着罗歪嘴等几个男子一路打着笑着，跨上阶檐，走了进来。街上的行人，全都回过头来看她。她却佯瞅不睬的，一进铺子，就定睛同蔡大嫂交相的看视，罗歪嘴拍着她肩头道：“我跟你们对识一下，这是兴顺号掌柜娘蔡大嫂！……这是东路上赛过多少码头的刘老三！”

蔡大嫂一声不响，只微微一笑。刘三金举手把他肩头一拍，瞟着蔡大嫂笑道：“得亏你凑和，莫把我羞死了！”

陆茂林眯着眼睛道：“你要是羞得死，在鬼门关等我，我一定屙泡尿自己淹死了赶来！”

连蔡大嫂都大笑起来，刘三金把屁股一扭，抓住他大膀便揪道：“你个狗嘴里不长象牙的！我揪脱你的肉！”

众人落座之后，卤菜摆了十样。土盘子把大曲酒斟上。刘三金凑在陆茂林耳边喊喳了几句。他便提说邀蔡大嫂也来吃一杯。罗歪嘴看了蔡大嫂一眼，摇着头道：“莫乱说，她正忙哩！那里肯来！”

对识：四川哥老会中用语，谓介绍曰对识。——作者注

凑和：四川方言，凑和者恭维也，凑字读成平声。——作者注

罗歪嘴端着酒杯，忽然向张占魁叹道：“我们码头，也是几十年的一个堂口，近来的场合，啷个有点不对啦！……”于是，他们遂说起《海底》上的内行话来。陆茂林因为习久了，也略略懂得一点，知道罗歪嘴他们所说，大意是：天回镇的赌场，因为片官不行，吃不住，近来颇有点冷淡之象，打算另自找个片官来，语气之间，也有归罪刘三金过于胡闹之处。罗歪嘴不开口，大概因为发生了一点今昔之感，不由想起了余树南余大爷的声光，因道：“这也是运气！比如省城文武会，在余大爷没有死时，是何等威风！正府街元通寺的场合，你们该晓得，从正月破五过后第二天打开，一直要闹热到年三十夜出过天方。单是片官，有好几十个。余大爷照规矩每天有五个银子的进项，不要说别的，联封几十个码头，谁不得他的好处？如今哩也衰了！……”

于是话头就搭到余树南的题材上：十五岁就敢在省城大街，提刀给人报仇，把左手大拇指砍断。十八岁就当了文武会的舵把子，同堂大爷有胡须全白了的，当其在三翎子王大伯病榻之前，听王大伯托付后事时，那一个不心甘情愿的跪在地上，当天赌咒，听从余哥的指挥！余大爷当了五十四年的舵把子，声光及于全省，但是说起来哩，文未当过差人，武未当过壮勇，平生找的钱岂少也哉，可是都绷了苏气，上下五堂的兄弟，那一个没有沾过他的好处！拿古人比起来，简直就是梁山泊的宋江。只可惜在承平时，成都地方又不比梁山泊，所以没有出头做一番事，只拿他救王立堂王大爷一件事来说，就直够人佩服到死。

经刘三金一问这事的原委，罗歪嘴便慷慨激昂的象说评书般讲了起来。

他说的是王立堂是灌县一个武举人，又是仁字号一个大爷。本是有点家当的，因为爱赌，输了一个精光，于是就偶尔做点打家劫舍的生意。有一次，抢一家姓马的，或者失手罢，一刀把事主杀死了。被事主儿子顶头告在县里，王大爷只好跑滩，奔到资阳县躲住，已是几年了。只因为马家儿子报仇心切，花钱打听出来。于是，亲身带人到来，向巡防营说通，一下就把王立堂捉获了，送到县里，要递解回籍归案办罪。

他继续说的是早有人报信给余大爷了，以为象他两人的交情，以及余大爷的素性，必然立时立刻，调遣队伍，到半路上把囚笼劫了的，或者到资阳县去设法的。却不料余大爷竟象没有此事一样，每天依然一早就到华阳县门口常坐的茶馆中吃茶，偶尔也到场合上走走。口头毫不提说，意态也很萧然，大家都着急得不得了，又不好去向他说，也知道他绝不是不管事的，有一天早晨，他仍到茶馆里吃茶，忽然向街上一个过路的小伙子喊道：“李老九！”那小伙子见是余大爷，赶忙走来招呼：“余大爷，茶钱！”余大爷叫他坐下，问他当卡差的事还好不？“你余大爷知道的，好哩，一天有三几串钱，也还过得！”余大爷说：“老弟，据我看来，站衙门当公事的，十有八九，总要损阴德。象你老弟这个品貌，当一辈子卡差，也不免可惜了。要是你老弟愿意向上，倒是来跟着我，还有个出头日子。”余大爷岂是轻容易喊人老弟的？并且余大爷有意提拔你，就算你运气来了。李老九当时就磕下头去，愿意跟随余大爷，立刻就接受了余大爷五个银子，去把衣服鞋帽全换了，居然变了一个样儿！

《海底》：专门记载哥老会术语的说明。——作者注

仁义：四川哥老会中分仁义礼智信5个阶级，仁字数头等，川西一带的袍哥大抵是仁字号的。——作者注

刘三金不耐烦的站了起来道：“罗罗唆唆，尽说空话，一点不好听！我要走动一下去了！”她走到柜台前，先将金娃子逗了几下，便与蔡大嫂谈了起来。不过几句，蔡大嫂居然脱略了好些，竟自起身喊蔡兴顺去代她坐一坐柜台，抱着金娃子，侧身出来，同刘三金往内货间而去。

陆茂林把筷子在盘子边上一敲道：“三儿真厉害，公然把蔡掌柜娘转上了！这一半天，蔡掌柜娘老不甚高兴的。我真不懂得，婆娘家为啥子见了当娘子的这样看不起！”

张占魁道：“不是看不起，恐怕是吃醋！……”

两个女人的笑声，一直从卧室纸窗隙间漏出，好象正讲着一件甚么可笑的故事一样。

田长子道：“婆娘家的脾气，我们都不懂，管她们的！罗哥，还是讲我们的话罢。”

张占魁道：“我晓得，李大爷就是这一件事被栽培出来了！”

田长子拦住他道：“莫要打岔！这龙门阵，我总没有听全过，罗哥，你说嘛！”

土盘子把他师父的叶子烟竿递来，罗歪嘴接着，咂燃。街上的人渐渐少得多了，远远传来了一些划拳声音。

他仰在椅背上，把一只脚登着桌边，慢慢说道：“李老九跟着余大爷几天，虽然在场合上走动，却并没有跟他对识，也没有说过栽培他的话。有一天夜晚，余大爷忽然吩咐他：‘明天一早，跟我喊一乘轿子，多喊两个摔手。你跟我到东门外去吃碗茶。’第二天，不及吃早饭，余大爷就带着李老九到东门外，挨近大田坎的码头上。

余大爷藏在一家很深的饭铺里头，喊李老九出去探看，有简州递解来的囚笼，便将解差跟我请来，说正府街余大爷有话说。时候算得刚斗笋，解差也才到，听说是余大爷招呼，跟着就跑了进来。余大爷要言不繁，只说：‘王立堂王大爷虽是栽了，以我们的义气，不能不搭手。但于你二位无干，华阳县的回批，包你们到手。不过，有甚么旁的事情请你们包涵一点！’说时，便从大襟中，取出白银两锭，放在他们面前，说这是代酒的。两个人只好说，只要有回批就好，银子不敢领受。余大爷说：‘你们嫌少罢？’他又伸手进襟去了。两个解差忙说：‘那么，就道谢了！’余大爷便起身说：“酒饭都已招呼了的，我先走一步。”他又带着李老九飞跑回正府街，叫轿子一直抬进元通寺顶后面围墙旁边一道小门侧，他下了轿，叫轿夫在外面等着：今天还要跑好几十里的长路哩！然后看着李老九说：‘李老九，王立堂王大爷的事，我要你老弟去挡一手！’你们看，这就是李大爷福至心灵的地方，也见得余大爷眼力不错。他当时就跪在地上说：‘我还有个老娘，就托累你余大爷了！’余大爷说：‘你只管去，若有人损了你一根毫毛，我余树南拿腰骶跟你抵住！’当下只说了几句，两个人便从侧门来到华阳县刑房。衙门内外，早经余大爷在头夜布置好了。彭大爷等当事的大爷们都在那里照料。一会，囚笼到了，众人一个簸箕圈围上去。王立堂的脚镣手铐，早已松了，立刻便交给李老九。王立堂几高的汉仗，几壮的身材，身当其境，也吓得面无人色；万想不到临到华阳县衙门，才来掉包！却被余大爷一把提上檐阶说：

摔手：成都方言，换班抬轿之人当其未抬轿之时，谓之“摔手”。摔字读衰字之上声。——作者注
栽了：袍哥术语。栽 斗简言之语，即是落马之谓。——作者注

‘老弟，跟我来！’登时，轿子抬出，到龙潭寺剃了头发，就上东山去了。这里，等到管卡大爷出来点名时：‘王立堂！’众人一拥，就将李老九拥了出去，应一声‘有！’彭大爷跟着就到卡房里招呼说：‘王立堂王大爷是余大爷招呼了的，这里送来制钱一捆，各位弟兄，不要客气！’大家自然一齐答应：“余大爷招呼了，有啥说的？王哥自有我们照应！”彭大爷才把供状教了李老九。当晚，余大爷就发了两封信到灌县：一封是给谢举人谢大爷的，一封给廖师爷的。郫县衙门，是专人去的。及至囚犯解到灌县，知县坐堂一审：‘王立堂！’李老九跪在地上喊说：提：‘大老爷明鉴，小的冤枉！小的叫王洪顺，是成都正府街卖布的，前次到资阳县贩布，不晓得为啥子着巡防营拿了去的！求大老爷行文华阳县查明，就晓得小的实在是冤枉！’犯人不招，立刻小扳子三千，夹棍一夹，还是一样的口供。传原告，改期对质。原告上堂，忽然大惊说：‘这个人不是王立堂，小的在资阳县捉的那个，才是王立堂！’县官自然大怒说：‘岂有此理！明明是你诬枉善良，难道本县舞了弊了！’差一点，原告打成了被告。末后，由谢大爷出头，将马家儿子劝住，不再追究。马家儿子也知道余大爷谢大爷等搭了手，这仇就永无报时，要打官司，只有自己吃亏，自然没有话说。谢大爷遂将李老九保出，大家凑和他义气，便由谢大爷当恩拜兄，将他栽培了。各公口上凑了六千多串钱送他，几万竿火炮，直送了他几十里！……”

田长子听得不胜欣羡道：“李老九运气真好！我们就没这运气！”

罗歪嘴把烟锅巴磕掉，笑道：“不是李老九运气好，实在是余大爷了不得，要不是他到处通气，布置周到，你想想，马家不放手，李老九承得住吗？”

张占魁道：“这几年，真没有这种人了！我们朱大爷本来行的，就是近几年来，着他那家务事，弄得一点气没有！……”

罗歪嘴看了他一眼，便转向陆茂林道：“酒菜都够了，我们吃两碗抄手面罢。……三儿啷个的还不出来？让我找她去！”

四

自从她们两人认识以后，似乎很说得拢。刘三金一没有事，就要到兴顺号来，她顶爱抱金娃子了。常常说这娃儿憨得有趣，一天到晚，不声不响的。她又说：“我若是生一个娃儿也好啦！”

蔡大嫂看着她笑道：“你为啥不生呢？”

她抿着嘴一笑，凑着她耳边叽喳了几句，蔡大嫂眉头一扬道：“当真吗？”

她道：“我为啥要诳你？我就是吃亏这一点，记得从破身以后，月经总是乱的。我现在真不想再干下去了，人也吃大亏！”

“那你看个合心的人，嫁了就完了！”

“啊呀！我的好嫂子，你倒说得容易！我哩，倒是自由自在的，三十两银子的卖身文约，我早已赎回来了，又没有拉帐，比起别的人，自然强得多。就只说到嫁人，没力量的，不说了，娶不起我们。有力量的，还要通皮，还要有点势力，那才能把我们保护得住，安稳过下去。但是这种人是有良心的又太少，我们又不相信。”

蔡大嫂有意无意的道：“我们罗大老表难道没良心吗？我看他也喜欢你呀！”

刘三金把嘴一撇道：“得亏你这样说，我的好嫂子！他若果喜欢我，我

倒真想嫁跟他，人又开阔，又没有怪脾气，可惜，就是他好只管和我好，并不喜欢我。”

“好就是喜欢啦！不喜欢还能和你好吗？”

“嫂子，你是规规矩矩的人，你那里晓得？一个男的，真正喜欢了一个女人，他就要吃醋的，就要想方设计的要把这女人守住，不许别的人挨近的。罗哥那里是这样人？做了这许多年的生意，从没遇见他那样不吃醋的人！你想想他喜不喜欢我？”

“你试过他吗？”

“自然喽！并且，嫂子，你还不知道，我是看出了他的心意：他对这些人，只认为是拿来玩耍的，说不上喜欢不喜欢。我看他就是娶亲，也要找那些正经人家的妇女，还要长得好看的。……”

“你就长得不错呀！”

“嫂子，你又挖苦我了！……打扮起来，他们觉得我还不丑。不是当面凑和的话，要你嫂子，才真算长得好！不说天回镇赛通了场……”

蔡大嫂很惬意的笑道：“都老了！还说得上这些！”

“你不过二十一岁罢？”

“那里？已满了二十五岁了！”

“真看不出！……”她掉头向四面看了看，凑过身来，在蔡大嫂耳边说道，“说句不怕你嫂子呕气的话，象你这样一个人材，又精灵，又能干，嫁跟蔡掌柜一个人，真太委屈了！说句良心话，成都省里多少太太奶奶，那里赶得上你一根脚指拇？……”

蔡大嫂好象触动甚么似的，把头侧了过去道：“那是别人的命，我们是福薄命浅的人，不妄想这些。”

刘三金仿佛有点生气的样子，咬着牙，把金娃子搂去，在他胖脸上结实一亲道：“嫂子，你是安分守己的人，我偏不肯信命就把我们限制得住。你若是生在城里，就当不到太太奶奶，姨太太总好当的，也比只守着这样的一个掌柜强得多呀！”

两个人好半晌都未开口，蔡大嫂忽然脸上微微一红，向刘三金轻轻说道：“不要说太太奶奶的话，我觉得，就象你这样的人，也比我强！”

刘三金望着她哈哈大笑道：“好嫂子，我不知你心里是啮个想的？要是你没饭吃，没衣穿，还说得去。你哩，除了蔡掌柜不算合心的外，你还有恁好一个胖娃娃。象我们么，你看，二十几岁了，至今还无着落，要想嫁一个人，好难！我们比你强的在那里呢？”

蔡大嫂道：“你们总走了些地方，见了些世面，虽说是人不合意，总算快活过来，总也得过别一些人的爱！……”

刘三金把眼睛几眨，狡狴的看着她一笑道：“啊！你想的是这些么！倒也不错，大家常说：一鞍一马，是顶好的，依我们做过生意的看来，那也没有啥子好处。人还不是跟东西一样，单是一件，用久了，总不免要讨厌的，再好，也没多大趣味。所以多少男的只管讨个好老婆，不到一年半载，不讨小老婆，便要出来嫖。我们有些姊妹，未必好看，却偏能迷得住人，就因为口味不同了。我们女人，还不是一样，不怕丈夫再好，再体面，一年到头，只抱着这一个睡，也太没味了！……嫂子，你还不晓得？就拿城里许多大户人家来说，有好多太太、奶奶、小姐、姑娘们，是当真贞节的么？说老实话，有多少还赶不上我们！我们只管说是逢人配，到底要同我们睡觉的，也要我

们有几分愿意才行；有些贞节太太小姐们，岂但不择人，管他是人是鬼，只要是男的，有那东西，只要拉得到身边，贴钱都干，她们也是换口味呀！……男人女人实在都想常常换个口味，这倒是真的。嫂子，你不要呕气，我为你着想，蔡掌柜真老实得可以，你倒尽可以老实不客气的跟他挣几顶绿帽子，怕啥子呢？……”蔡大嫂笑着站起来道：“呸！你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说着说着，就说起怪话来了！……”

刘三金也笑着站起来道：“是了，是了！事情是只准做，不准说的！……”

五

有一天，张占魁在午晌吃了饭后，来向罗歪嘴说，两路口有一个土粮户，叫顾天成的，是顾天根顾贡爷的三兄弟。不知因为甚么原故，忽然想捐一个小官做做，已经把钱准备好了，到省交兑，因为他那经手此事的亲戚，忽然得了差事走了，他的事便搁了下来。有人约他到厅子上赌博，居然赢了好几百两银子。他因为老婆多病，既赢了钱，便想在省城讨个小老婆。现在已叫人把他约了来，看这笔生意，做吗不做？

天回镇的场合，本来是硬挣的，因为片官不行，吃不住台，近几个月来大见冷落。所以当主人的，也不免心慌起来，本可以不必鸨猪剥狗皮的，但是也不能不破戒，假使有猪来，就姑且鸨一遭儿。这是罗歪嘴感慨之余，偶尔向张占魁说过。

论主人，本来是朱大爷。因为他岁数既大，又因一件了不清的家务事，弄得心灰意懒。只好全部交给罗管事去主持，而自己只拿一部分本分钱。

罗歪嘴到底是正派人，以别种手段弄钱，乃至坐地分肥，凡大家以为可以的，他也做得心安理得。独于在场合上做手脚，但凡顾面子的，总要非议以为不然，这是他历来听惯了的；平日自持，都很谨飭，而此际不得不破戒，说不上良心问题，只是觉得习惯上有点不自然；所以张占魁来问及时，很令他迟疑了好一会。

“你到底摸清楚了不曾？是那一路的人？不会有后患罢？”

张占魁哈哈一笑道：“你哥子太多心了！大家的事，我又为啥子不想做干净呢？我想，你哥子既不愿背声色，那么，就不必出头，让我同大家商量着去做，好不好？”

罗歪嘴把烟枪一丢，坐将起来，两眼睁得大大的道：“你老弟说的啥子话？现在还没有闹到叫你出来乘火的时候！……”

张占魁自己知道说的话失了格，只好赧赧然的不再说。却是得亏这么一激，事情决定了，罗歪嘴便提兵调将起来。

压红黑宝的事，说硬就硬，说软就软，无论你的门路再精，要你输你总得输的。何况顾天成并不精于此道，而他所好的，乃在女色。因此，他一被引到云集栈后院一个房间之时，刚把装银子的鞞马一放在床上，刘三金早就格外打扮起来，低着头从门口走过。他自然是懂的，只一眼瞟过去，就看清楚这是甚么人，遂问张占魁道：“这里还有玩家吗？”

张占魁笑着点了点头，遂隔窗子喊道：“老三！这里来！有个朋友要看你！”

只听见应了一声，依然同几个男子在那里说话，而不见人进来。

鸨：川语，凡谓害人或玩弄人使人吃亏，皆曰鸨人。——作者注

乘火：四川方言，负责任曰乘住，有担当曰乘火。——作者注

顾天成站起来，抱着水烟袋，走到窗子边一看。她正在院坝里，一只方凳上放的白铜盆内洗手，旁边站了两个高长子，一个近视眼的男子，不知噉噉，在说些甚么。只见她仰起头哈哈一笑，两只眼睛，眯成了一线；举起一双水淋淋的白手，捧着向那近视眼的脸上一洒，回头便向耳房里奔去。刚转身时，顺便向这边窗子上一望，一抹而过，仿佛是故意送来的一个眼风，那近视眼也跟着奔了去。

他好象失了神的一般，延着颈项，只向耳房那边呆看。直到张占魁邀他到耳房里去坐，他方讪讪的道：“可以吗？”

那近视眼看见他们进来，才丢开手，向一张床铺的烟盘边一躺。

她哩，正拿着一张细毛葛巾在揩手，笑泥了。

张占魁很庄重的向她道：“老三，我给你对识一下。这是两路口的顾三贡爷，郫县的大粮户，又是个舍得花钱的大爷。好好生生的巴结下子，要是巴结上了，顾三贡爷现正想讨小老婆哩！”

刘三金只看着顾天成笑，把毛葛巾一拂，刚拂在他脸上，才开口招呼道：“哎哟！失了手！莫要见怪啦！……烧烟的不？这边躺，我来好生烧个泡子赔礼，使得吗？”

顾天成虽是个粮户，虽是常常在省里混，虽是有做官的亲戚，虽进出过衙门，虽自己也有做官的心肠，虽自己也常想闹点官派，无如彻头彻脚，周身土气，成都人所挖苦的苕气。年纪虽只三十五岁，因为皮肤糙黑，与他家的长年阿三一样，看去竟好象四十以外的人；眉目五官，都还端正，只是没一点清秀气。尤其表现他土苕的，就是那一身虽是细料子而颜色极不调和的衣服：酱色平绉的薄棉袍，系了条雪青湖绉腰带，套了件茶青旧摹本的领架，这已令人一望而知其为乡下人了；加以一双米色摹本套裤，青绒老家公鞋，又都是灰尘扑扑的，而棉袍上的油渍，领架背上一大块被发辫拖污的垢痕，又知道是个不好洁的土粮户；更无论其头发剃得绝高，又不打围辫，又不留刘海，而发辫更是又黄又腻的一条大毛虫。手，简直是长年的手，指头粗而短，几分长的指甲，全是黑垢渍满了。

刘三金躺在他对面烧烟时，这样把他的外表端详了一番，又不深不浅的同他谈了一会，问了他一些话，遂完全把他这个人看清楚了：土气，务外，好高，胆小，并且没见识，不知趣；而可取的，就是爱嫖，舍得花钱；比如才稍稍得了她一点甜头，在罗歪嘴等老手看来，不过是应有的过场，而他竟有点颠倒起来。刘三金遂又看出他嫖得也不高超，并且顶容易着迷。

那夜，一场赌博下来，是顾天成做庄，赢了五十几两。在三更以后要安宿时，——乡场上的场合，不比城内厅子上，是无明无夜的，顶晏在三更时分，就收了场。——刘三金特为到他床上来道喜，两个人狂了一会，不但得了他两个大锭，并且还许了他，要是真心爱她，明天再商量，她可以跟他走的。

第二天，又赌，又做庄。输了，不多，不过三百多两，还没有伤老本。到夜里，给了刘三金一只银手钏。她不要，说是：“你今天输了，我啷个还好意思要你的东西！”这是不见外的表示，使他觉得刘三金的心肠太好。当夜要求她来陪个通宵，她又不肯，说：“将来日子长哩！我现在还是别个的

苕：成都俗语，讥乡下人与外县人之土头土脑者曰带苕气，或曰土苕样子，意若曰乡下的人都是赖红苕为生的，米麦乃是城里人之食品。——作者注

人。”因又同他谈起家常与身世来，好亲密！

三天之后，顾天成输了个精光，不算甚么，是手气不好。向片官书押画字借了五百两，依然输了。甚至如何输的，他也不知道，心中所盘旋的，只在刘三金跟他回去之后，如何的过日子。

有钱上场，没钱下场，这是规矩，顾天成是懂规矩的，便单独来找刘三金。刘三金满脸苦相的告诉他：她在内江时，欠了一笔大债，因为还不起，才逼出来跑码头。昨天，那债主打听着赶到此地，若是还不出，只好打官司。好大的债呢？不多，连本带利六百多两。

“呸！六百多两，你为啥前几天不说？”

“我说你是蠢人，真真蠢得出个不赢气！我前几天就料得到债主会来吗？那我不是诸葛亮未来先知了？”

顾天成蹙起眉头想道：“那又咋个办呢？看着你去打官司吗？”

“你就再也弄不到六百多两了么？”

“说得好不容易！那一笔以二十亩田押借来的银子，你不是看见输光了，不够，还借了片官二百两？这又得拚着几亩田不算，才押借得出！如今算来，不过剩三十来亩地方了，那够呢？”

刘三金咬着嘴皮一笑道：“作兴就够，你替我把帐还了，你一家人又吃啥子呢？你还想我跟着你去，跟你去饿饭吗？”

顾天成竟象着了催眠术一样，睁着眼，哆着嘴，说不出话来。

刘三金又正颜正色的道：“算了罢！我看你也替我想不出啥子法来，要吊颈只好找大树子。算了罢！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顾天成抓住她的手道：“那你是想不跟我了！……你前天不是明明白白的答应过我，……不管咋样也愿意跟我，……今天就翻悔了！……那不行！……那不行！……”

她把手摔开，也大声说道：“你这人才横哩！我答应跟你，写过啥子约据吗！象你这蠢东西，你就立时立刻拿出六百两银子，我也不同你一样的蠢，跟着你去受活罪啦！……”

场合上的人，便也吆喝起来：“是啥东西？撒豪 撒到老子们眼皮底下来了！”

顾天成原有几分浑的，牛性一发，也不顾一切，冲着场合吵了起来。因为口头不干净，说场合不硬铮，耍了手脚，烫了他的毛子；一面又夹七夹八的把刘三金拉扯在里头骂。

罗歪嘴站了出来，一直逼到他跟前问道：“你杂种可是要拆老子的台？”刷的一掌，恰就打在脸上。

他当然要还手，当然挨了一顿猛打，当然又被人做好做歹的拉劝出来。领架扯成了两片，棉袍扯了个稀烂，逃到场口，已是入夜好久了。

六

顾天成到家的时候，小半边残月，还挂在天边，拿城里时候来说，是打过三更了。

冷清清的月色照着一处处的农庄，好象一幅泼墨山水，把四下里的树木，全变成了一堆堆的山丘。还没有冻僵的秋虫，响成一片。

乡下人实在有摸夜路的本事，即如顾天成，在气得发昏之后，尚能在小

路上走十几里，并于景色相似中，辨认出那一处是自己的农庄，而从极窄的田埂上穿过去。

拢门上擂得蓬蓬蓬的。立刻应声而起的，就是他那只心爱的猛犬花豹子，其次是那只才生了一窝小狗的黑宝，两只犬一直狂吠着扑到门边。

又是一阵蓬蓬蓬，还加上脚踢。

大约是听明白了是甚么人在打门，两只狗一同住了吠声，只在门缝间做出了一种嘶声，好象说：“你回来啦！……你回来啦！”

倒是四周距离不远的一些农庄里的狗，被花豹子吠声引起，呐喊助威，因为过于要好，主动的虽已阗然无声了，而一般帮腔助势的，偏不肯罢休，还在黑魆魆的夜影中，松一阵紧一阵的叫唤。

门扉差不多要捶破了，加之以乱骂乱喊，而后才听见十五岁的阿龙的声音在厢房角上牛栏侧答应道：“就来，就来！”

算是十几里路清凉夜气把他的忿火清减了一大半，所以才能忍住，直等到灯光映去，阿龙靸着破鞋，一步一蹶的声音，来到门边。他还隔门问了句：“当真是三贡爷吗？”

顾天成的气又生了起来，破口骂道：“老子入你的蛮娘！你龟儿东西，连狗都不如，声气都听不出了吗？”

并且一进门，就是两耳光，比起接受于罗歪嘴的还结实；不但几乎把阿龙手上的瓦灯壶打碎在地上，连那正想扑到身上来表示好意的花豹子与黑宝，都吓得挟起尾巴，溜之大吉。

他把瓦灯壶夺在手上，哆着嘴，气冲冲抢进堂屋；一推房门，还在关着，只听见病人的咳嗽。

“噢！当真都睡死了！老子喊了恁久的拢门，还没有把魂喊回来吗？安心叫老子在堂屋里过夜么？老子入死你们的先人！”

病人在床上咳了一阵后，才听见她抱怨道：“招娃子，硬喊不起来吗？……你老子在生气了！……开了门再睡咧。……我起得来时，还这样淘神喊你！……”

顾天成在气头上，本不难一拳把房门捶破，奔进去打一个稀烂的，但经他那害痲病的老婆这样一抱怨，心情业已一软。及听见他那十一岁半的女儿懵懵懂懂摸着下床，砰訇一声，招弟哭了起来：“妈呀！我的腿骹呀！”他是顶喜欢他女儿的，这一来，便甚么怒气全没有了。

声气放得十分的和平，又带着着急样子，隔门说道：“绊跌了吗？招招，撑起来，把门打开，我好给你揉！”

还是在哭。

病人也着急的说：“不要尽哭了！……懵懵懂懂的绊跌一交，也不要紧呀！……快开门，让你老子好进来。……早晓得这时候要回来，不关房门了，……省多少事！……”又是一阵厉害的呛咳。

房门到底打开了。顾天成把瓦灯壶挂在窗棂上道：“为啥子今夜不点灯呢？”

他老婆道：“点了的，是耗子把灯草拖走了，……我也懒得喊人。”

招弟穿了件小汗衣站在当地，两只小手揉着眼睛。他把她抱起来，拍着腿道：“腿骹跌痛了吗？……可是这里？”

招弟撅着嘴道：“跌得飞疼的！……你跟我带的云片糕呢？我要！……”

他老婆也道：“你从省里回来的吗？……半夜三更的赶路，……有啥子

要紧事吗？……衣裳扯得稀烂，是不是又打了捶来？”

他依然抚拍着招弟道：“乖女，夜深了，睡罢！爹爹今天着了棒客抢，连云片糕都着抢走了，明天再买。”

七

招弟重新睡了，顾天成把领架棉袍脱去，把老婆的镜子拿到灯壶前照着一看，右眼角上一伤，打青了，其余还好，没有伤。

他老婆又问：“为啥子把衣服也扯得稀烂？难道当真碰着了棒客！……捐官的银子，可交跟袁表叔了？……么伯那里欠的五十两，可收到了没有？……”

他一想到前事，真觉得不该得很；不该听袁表叔的鼓吹，把田地抵了去捐官，以致弄到后来的种种。但怂恿他听袁表叔话的，正是他的么伯。因此，他的回答才是：“你还问呢？我就是吃死了这两个人的亏了！没有他们，我的几十亩地方，就凭我脾气出脱，也不会象这几天这样快呀！末后，还着一个滥婊子欺负了，挨了这一顿！……”他于是抓过水烟袋，一面狠狠的吃着，一面把从省城赌博直到挨打为止，所有的经过，毫无隐饰的，通告诉她。

他的老婆，只管是个不甚懂道理的老实的乡下女人，但是除了极其刻苦自己，害了病，连药都舍不得吃的而外，还有一桩好处，就是“无违夫子”四个字。这并不是甚么人教过她，她又不曾念过甚么圣经贤传，可以说是她从先天中带了来的。她本能的认为当人老婆的，只有几件事是本等：一是做家务中凡男子所不做的事，二是给男子生儿育女，三是服服贴贴听男子的指挥打骂，四是努力刻苦自己，穿吃起居万万不能同男子一样；还有，就是男子的事，不管是好是歹，绝不容许插嘴，他要如何，不但应该依从他，还应该帮助他。

所以她自从嫁给顾天成，她的世界，只限于农庄围垣之内，她的思想，只在如何的尽职，省俭。她丈夫的性情，她不知道，她丈夫的行为，也不知道。她只知道一件事，就是出嫁了十三年，只给丈夫生了一个女儿，不但对不住丈夫，连顾家的祖宗，也对不住。她只知道不生儿子，是自己的罪过，却根本不知道她丈夫在娶她之后四年，已染了不能生育的淋浊大症，这不但她不知道，就是她的丈夫以及许多人又何尝知道呢？因此，她丈夫彰明较著的在外面嫖，她自以为不能过问，就她丈夫常常提说要讨小老婆，她也认为是顶应该的，并且还希望早点生个儿子，她死了，也才有披麻戴孝的，也才有拉纤的，不然就是孤魂野鬼；自从生病以来，更是如此的想。这次顾天成进省，顺带讨小老婆一件事，便是她向丈夫说的。

她是如此的一个合规的乡妇，所以她丈夫的事，也绝对的不隐瞒她，不论是好是歹，凡在外面做过了，必要细细的告诉她；或是受了气，还不免要拿她来发泄发泄，她总是听着，受着，并且心安理得，毫不觉得不对。近来，因为她害了痨病，他也稍稍有点顾虑，所以在今夜打门时，才心软了，未曾象往回一样，一直打骂进来，而且在尽情述说之后，也毫未骂她。她感激之余，于她丈夫之不成行，胡嫖乱赌，被人提了萝卜秧，把大半个家当这样出脱的一件事，并未感着有该责备之处，而她也居然生气，生气的是刘三金这婊子，为何捣精作怪，丈夫既这样喜欢她，她为甚么不就跟了来？

棒客：四川方言，明火执杖的强盗，谓之棒客。——作者注

萝卜秧：四川方言，谓被人捉弄曰被人提了萝卜秧。——作者注

顾天成把心胸吐露之后，觉得清爽了一点，便商量他的复仇打算来：“拚着把地方卖掉，仍旧去找着袁表叔，大大的捐个官，钻个门路同成都县的县官拜个把子，请他发一张签票，把罗歪嘴张占魁等人一链子锁去，先把屁股打烂，然后放在站笼里头站死！……亲眼看见他们站死才消得心头这股恶气！……”

他老婆道：“那婊子呢？”

“刘三金么？……”

这真不好处置啦！依他老婆意思，还是弄来做小老婆，“只要能生儿子，管她那些！”

把他过去、现在、将来、一切事实和妄想结清之后，才想起问他老婆：“为啥子，吃了张医生的药，反转爬不起来？……起来不得，有好多天了？”

又咳了一阵，她才答道：“今天白天，还起来得，下午才轧实的！……胸口咳得飞痛！……要想起来，就咳！……张老师的药太贵了，我只吃了一副，……我不想吃药，真个可惜钱了。”

“药鸡吃过了几只？他们都说很有效验哩。”

他老婆好象触了电似的，一手打在被盖上，叹了口气道：“再不要说鸡了！……今天就是为鸡，受了一场恶气，……才轧实起来的。……唉！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

顾天成也吃了一惊道：“嚅个的，你今天也……”

“还是跑上门来欺负人哩！……就是钟么嫂啊！……”

钟么嫂，那个年近三十的油黑女人，都还风骚，从去年以来，就同顾天成做起眉眼来了。一听见说她，他便注意了，忙问是一回什么事。他老婆又咳，说起来又不免有点动感情，说了好一会，事情才明白了。原来他老婆得了药鸡方子，草药已弄好了，只是舍不得杀鸡。直到今天早晨，招弟到林盘里去玩耍，回来说林盘里有一只死鸡。阿龙捡回来，才是着黄鼠狼咬死，只是砸了血去，还吃得。招弟说是钟家的鸡。论理，管它是那家的，既是黄鼠狼衔在林盘里，就算外来财。她就叫阿龙洗出来，把药放在鸡肚里，刚蒸好。只怪招弟嘴快，她到钟家去耍，说起这鸡，钟么哥还没说甚么话，钟么嫂不答应了，气哼哼的奔来，硬说是她好吃嘴，支使阿龙去偷的。阿三赶场回来，同她硬撑了两句，“你看，她才泼哩！赶着阿三打嘴巴子，阿三害怕她，躲了。她把药鸡端回去了不算，还把我的一只生蛋母鸡，也抢去了，还说等你回来，要问你一个岂有此理。把我气得啥样，立刻就心痛气紧得爬不起来。我不气她别的，为啥子把我的母鸡抢去了？……”

顾天成默然半晌，才说：“钟么嫂本来都还好的，就因为投了曾家的佃，曾家是奉教的，没有人敢惹，所以钟家也就横起来了。”

他老婆道：“奉教不奉教我都不管，……我只要我的母鸡。”

“这容易，我明天一定去要回来，给你蒸药鸡吃。”

“啊呀！请你不要拉命债了！……病要好，它自己会好的。……”

鸡已啼叫了，他老婆还有精神，他却支不住了，将灯壶吹熄，就挤在他老婆的脚下睡了。

八

据钟么嫂说来，鸡是黄鼠狼咬死的，不过并未拖在他的林盘里，而拖在她的篱落边。一只死鸡，吃了，本不要紧，她男子也是这样说；但她想来，顾三娘子平日多刻，一点不为人，在她林盘里捞点落叶，也要着她咒骂半天。

在这里住了两年，受了她多少小气。老实说，如今有臂膀子，硬不怕了！所以本不要紧的一只死鸡，要是别的人，吃了就算了，那里还消吵闹；因为是她，又因为顾三贡爷没有在家，安心气她，所以才去吵了一架，她如今也不敢歪了，看见打了阿三，便忙说：“赔你的鸡就完了！”钟么嫂得意的一笑道：“那我硬不说啥，把那母鸡捉了就走。其实哩，只是气她，我们再横也横不到这样。三贡爷，母鸡在这里，还是不还她的，你要吃，我愿意贴柴贴水，杀了煮跟你吃。”

顾天成晓得她的用意，只是不免有点挂念他的老婆，便含着笑道：“钟么嫂，又何必这样同她认真呢？还了她罢！看在我的面上！”

钟么嫂把他审视了一下，忙凑过身子，把手伸来，要摸他的脸。他本能的一躲，将脸侧了开去。

她生气道：“你躲啥子？我看你脸上啷个是青的？是不是因为鸡，着她打了，才叫我看你的脸？”

他道：“你这才乱说哩！她敢打我？没有王法了！这是昨天同人打捶打伤的！”

“是啷个的一回事？”

“你让我把鸡拿回去后，再慢慢跟你说，说起来话真长哩！”

她两眼瞪得圆圆的道：“你为啥子这样卫护她？她叫你来要鸡，你硬就要拿鸡回去，我偏不跟你，看你把我啷个！”

“你看她病得倒了床，不拿鸡回去，一定会气死的。”

“气死就气死，与我屁相干！鸡是她赔我的，想不过，又叫男人来要回去，太不要脸了！”

她男子也在旁边劝道：“不看僧面看佛面，就作兴送三贡爷的。”

“那更不行！人家好好的问他啷个同人打捶，他半句不说，只是要鸡，这样看不起人家，人家还有啥心肠顾他！”

顾天成不敢再违她的意，只好把几天的经过，一一向她说了。她不禁大怒，撑起眉头，叫了起来道：“这真可恶呀！……把衣裳解开，让我看你身上有没有暗伤。……你难道就饶了他们吗，还有那个滥婊子？”

顾天成摇摇头道：“饶他们？那倒不行？我已打了主意，拚着倾家，这口气是要出的！”遂把他昨夜所想的说了一番。

钟老么啞着短叶子烟道：“那不如就在衙门里去告他们好了。”

他老婆顺口就给他碰回去道：“你晓得啥子？象他们那些人，衙门里，有你的话说吗？”

她又向顾天成道：“你的主意，也不算好，为出一口气，把家倾了，值得吗？”

顾天成道：“不这样，却啷个得倒他们呢？”

招弟恰找了来，扑在她爹爹怀里道：“你说今天去跟我买云片糕哩！”

顾天成忙把她抱在膝头上坐着，摸着她那乱蓬蓬的头发道：“那是昨夜诳你的，二天进城，一定跟你买来。……妈妈没起来，今天连毛根儿都没人梳了。”

钟么嫂忽然殷勤起来道：“招弟来，我跟你梳。”她果然进房去把梳子取出来。

梳头时，她道：“招弟快十二岁了，再半年，就可留头了！只是这么大，还没包脚，啷使得！你的妈真是小眼孔，没见识，心疼女，也不是这样心疼

呀！”

顾天成道：“请你帮个忙，好不好？”

她笑道：“我又不是你的小老婆，野老婆，连你女儿的脚步，也要劳起我来！”说完，又是一个哈哈。

钟老么倒不觉得怎样，却把顾天成怯住了。

幸而话头一转，又说到报仇上，钟么嫂忽然如有所触的说道：“三贡爷，我想起了，你不如去找我们主人家曾师母，只要她向洋人说一句，写封信到衙门去，包管你出了气不算，你那二百两银子的借帐，也可以不还哩！”

顾天成猛的跳将起来，两手一拍道：“这主意真妙！那怕他们再凶再恶，只要有洋人出头，硬可以要他们的狗命的。”

钟么嫂得意的说道：“我这主意该好？”

顾天成不由冲着她就是一个长揖。跟着又把在他袁表叔家学来的请安，逼着她膝头，挺着腰，伸着右臂，两腿分开，请了个大安，马着脸，逼着声气，打起调子道：“么太太费心了！卑职给么太太请安！并给么太太道劳！卑职舍下还有一只公鸡，回头就叫跟的给么太太送上，求么太太赏收！”于是又一个安。

钟家夫妇连招弟都狂笑起来。钟么嫂笑得一只手捧着肚子，一只手连连打着他的肩头道：“你……你……你……那里学些怪……样子！……成啥名堂！……”

顾天成自己也笑了起来道：“你不晓得吗？这是官派。做官的人都这样，我费了多大的力，才学会的，亏你说是怪样子哩！”

好半会，钟么嫂才忍住了笑道：“这样闹官派，看了，真叫人肉麻，亏你学！……你目前还在想做官吗？”

“那个不想做官呢？不过运气不好，凑合了别人。要是袁表叔不走，这时节还不是老爷了！省城里打个公馆，轿子出，轿子入！”

钟么嫂捧了个佛道：“阿弥陀佛！幸亏你输了，若你真做了官，我们还能这样亲亲热热的摆龙门阵吗？看来，你还是不要去找曾师母，我倒感激那般人！”

顾天成忙道：“快莫这样说！我就当真做了官，敢把我们的么嫂子忘记吗？若是把那般人饶了，天也不容！么嫂子，你没看见我昨天挨打的样子，想着还令人伤心哩！你只问招弟，我那身衣裳，是啻样的烂法！”

钟老么又裹起一竿叶子烟来咂着道：“三贡爷，你认得我们曾师母吗？”

顾天成愕然道：“我？……并不认得！”

“那你啻样去找她呢？”

“对呀！”他瞅着钟么嫂出神。钟么嫂只是笑。

钟老么喷了几口浓烟道：“找她去！”用嘴向他老婆一努。

钟么嫂如何就肯答应？自然又须得顾三爷切切的哀求，并许下极重的酬报，结果，自然是答应了。但如何去向曾师母说呢？这又该商量的了，并且顾天成诚然万分相信洋人的势力，足以替他报复出气，但对于曾师母的为人，与其力量，却还不大清楚。平日没有切身关系，谁去留心别人，如今既要仰仗她的大力，那就自然而然要先晓得她的身世了。

九

钟家之所以能投佃到曾家的田地，就因钟么嫂一个亲姐姐在曾家当老婆子，有八年之久，很得曾师母的信任的原故，而曾师母的历史，她最清楚，并且有些事她还参与过来。曾师母相信她是能守秘密的，她自己也如此相信，不过关于曾师母的一切，她只告诉了两个人，一个是她的丈夫，一个就是她的妹妹钟么嫂。这两个人也同样得她的信任，以为是能守秘密的，而这两个人的自信，也与她一样。她丈夫已否把这秘密信托过别人，不得而知，而钟么嫂则是先已信托过了她的老实而能守秘密的丈夫，现在经顾天成一问，她又相信了他，当着丈夫说道：“三贡爷，因为是你，一则你是好人，不多言不多语的，二则我没有把你当作外人。我把他们家的事告诉你，你千记不要泄漏呀，说不得的！我向我们前人也是这样嘱咐的……”

“……曾先生今年下乡来收租子，你是看见过的。那么矮，那么瘦，又那么穷酸的样子，不是一身伸抖衣裳，就不象猴儿，也象他妈一个叫化，你该猜不出他会有田地，有房子，有儿女呀！只算是妻命好，若不靠他老婆曾师母，他能这样吗？怕眼前还在挣一两银子一个月，未必赶得上我们这些庄稼汉哩！”

“说起曾师母，恰恰与他相反，你没有看见过。我跟她拜过年，拜过节，送过东西，是看熟了的。几高，几大，不很胖，白白净净的，硬跟洋婆子一样。圆圆一张大脸，高耸耸一条大鼻子，不很好看。却是喜欢打扮，长长的披毛，梳得拱拱的，外面全没有那样梳法。又爱搽红嘴皮，画眉毛，要不是看见她打扮，硬不信一个女人家的头面，会那么异模异样的收拾。穿得也古怪，说不出是啷个穿的，披一片，挂一块。一双大脚，难看死了，硬象戏上挖苦的：三寸金莲横起比！走起路来，挺胸凸肚的，比男人家还雄壮，那里象一般太太小姐们斯文。就只是全身都是香馥馥的，老远你就闻着了，比麝香还好闻。姐姐说她有一间房子也收拾得异样，连曾先生都不准进去，我没有看见，说不来，其实哩，就我看见的那间房子已摆得很阔了，姐姐说象那样好的穿衣镜，琉璃灯，全成都省便找不出第二家来。

“人倒好，很和气的，一点不象别的有钱人，不拘对着啥子人，总是笑嘻嘻的，有说有讲。姐姐说，再难得看见她发过气，挖挖苦苦的破口骂过人。

“不过，说到她的来历，就不大好听了。不许你向别人泄漏的就是这一点，三贡爷，你该不会高兴了乱说罢？”

“听说她是一个孤女，姓郭，父亲不晓得是做啥的，早就死了，家里又穷，到十四岁上，实在没奈何，她妈要把她卖跟人家做小。不晓得啷个一下，着一个姓史的洋婆子知道了，跟了她妈二十两银子，把她收养在教堂里。把她的脚放了，头发留起来，教她认字读书，说她很聪明，又教她说洋话，有五年工夫，她的洋话，说得同洋人一样，打扮得也差不多，男洋人女洋人都喜欢她。久而久之，不晓得啷个的，竟和史先生有了扯扯，着史师母晓得了，大闹一场，不许她住在家里，史先生没法，才商量着把她带到重庆，送给另外一个没有洋婆子的洋人。

“听说那洋人并不是教堂里的人，象是啥子洋官，岁数已大，头发都白了。她就老老实实当起洋太太来。听说那洋人也很喜欢她，特为她买了多少稀奇古怪的好东西，她现在使用的，全是那时候买的。足有三年工夫，那洋人不知因为甚么，说是要回国不再来了，本要带她走的，是她不肯，她害怕飘洋过海；那洋人没奈何，哭了几场，只好给了她很多银子。

“她回省时，已经二十五岁了，我姐姐就在这时候去帮她的。

“前头那个史洋人依旧同她好起来。可是那洋婆子又很歪，史先生不敢公然同她在一起，只好给她做个媒，嫁给曾先生。

“曾先生是个教友，那时穷得心慌，在教堂里不知做了件啥子小事，一个月才一两银子的工钱，快要四十岁了，还讨不起老婆。一下讨了个又年轻又有钱的女人，还有啥子说的，立刻就算从糠箩里头跳到米箩里头了。不过也有点不好受的地方，史先生要常常来，来了，总是同曾师母在那间不许别人进去的房间里，半天半天的不出来。曾先生也好，从不一口大气，巴结起他的老婆来，比儿子还孝顺。

“到现在，已是八年了，一个儿子七岁，一个女儿五岁，却都象曾先生，这也怪啦！”

“史先生在教会里很多人怕他，衙门里也钻得熟。听说从制台衙门起，他都能够闯进闯出的。不过要找他说事，却不容易，只有找曾师母，要是曾师母答应了，比灵官符还灵。不过曾师母也不好找，找她的人太多了，十有九个是见不着的。”

钟么嫂说完之后，又笑道：“三贡爷，这下你该晓得，我只管答应了你去找曾师母，事情还是不容易的呀。我想来，对直去找她，一定不行，虽说我是她的佃客，我啷个好说为你的事呢？你同我非亲非故，只是邻居，为邻居的事去找她劳神，她肯吗？我看，只好先去找我的姐姐，请姐姐去说。不过找人的事情，也不好空口说白话的呀，多少也得送个水礼，你说对不对？”

顾天成自然应允了，请她明天就去，她也答应了，到末了，又向着顾天成笑道：“三贡爷，你要弄明白，我只是为的你呀！”

—

但是钟么嫂在第二天并未进城去，因为顾三奶奶死了，她不能不在顾家帮忙的原故。

顾三奶奶之死，别的人只晓得是害痲病，舍不得钱吃药死的。就中只有几个人明白，她本可以不必死得这样快，或者慢慢将养，竟不会死的，假使钟么嫂不为一只死鸡去与她一闹，假使钟么嫂把抢去的鸡还了她。她之死，完全是一口气气死的！

顾天成只管说不懂甚么，但对于老婆总未嫌到愿意她死。既然气死，他又安能若无事然？

在吃午饭时，在老婆呻唤了一阵，便绝了气。顾天成跳起脚的哭；招弟看见他哭，也哭；阿龙还是小孩，也哭。

一片哭声从院子透过林盘，从林盘透到四面散处的邻居。于是在阿三麻麻木木正烧倒头纸时，大娘大嫂婶婶姆姆们先就涌了来，而第一个来的便是钟么嫂。

她一进房门，就把顾天成从床边上拉起来道：“哎哟！人死了，连罩子都不掀开，她的三魂七魄，啷个出去呢？不要哭了，赶快上去，把罩子下了！”

她在诤住招弟以前，也放声大哭了一场。并望着一般男女邻居说：“真是呀，顾三奶奶，那里象短命的！平日多好，见着我们，总是和和气气的，一句话不多说！……心又慈，前月一个叫化子走来，我才说一声可怜，天也冷了，身上还是披的那件破单衫。你们看，顾三奶奶当时，就把三贡爷一件烂夹衫取出跟了他。……象这样的人，真不该死！女娃子才这么一点大，再过两三年，等招弟半成人了，再死，不好吗？……可是，顾三奶奶也太手紧了，病得那么凶，总舍不得钱吃药。我看她一回，总要劝一回，我说：‘三

奶奶，你又不是吃不起药的，为啥子拿着命来拚？不说这些平常药，几十百把钱一副，就是几两银子一副的，你也该吃呀。三贡爷也不是只认得钱的人，他也望你的病好呀，我亲耳听见他抱怨你舍不得吃药，你为啥子这样省呢？况且又没有儿子，还怕把家当跟儿子吃光了，他不孝顺你？’……你只管劝她，她总是笑着说她病好了些。说起真可怜，前天我听见她有个药鸡方子，晓得又舍不得杀鸡的，我才杀了只鸡跟她送来。你们看，这人也太怪了，生死不收我的鸡，还生死要拿她一只下蛋母鸡还我！……象这样的好邻居，那里晓得就会死哩！不说三贡爷伤心，就我们说也心痛啊！”

顾天成简直不晓得人死之后，该怎样办法，只是这里站站，那里站站，随时把女儿牵着，生怕她会随着她妈妈走了似的。

一个有年纪的男邻居，才问他棺材怎样办，衣衾怎样办，“也得在场上请个阴阳来开路，看日子，算七煞的呀！”他遂把这一切全托付了这位老邻居。而钟么嫂却处处都要参入支配，好象她也是顾家的一分子。只有一件事，是那老邻居认为她做对了的，便是打发阿三赶三十里到顾三奶奶的娘家去报信。

邻居们来帮忙，绝没有饿着肚皮做事的，这又得亏了钟么嫂，一天四顿，全是她一个人同着两三位女邻居在灶房里做。也算省俭，几天当中，只把顾三奶奶舍不得吃而保存着的数坛咸菜泡蛋，吃了个干净。此外仅在入大殓，供头饭时，叫厨子来做了好几席，杀了一口猪，若干鸡。

顾三奶奶的娘家，只来了一个嫂嫂。进门来就数数落落，哭了一场。哭她妹子太可怜，为顾家苦了十几年，害病时没有请上三个医生，没有吃过补药，死来值不得；又哭她妹子太省俭了，省俭到连娘家都不来往，“你平日怕娘家人来沾你一点光，你现在死了！能把家当带走么！”又哭她妹夫没良心，怎不早点来通知，也好让娘家来一个人送她妹子的终；又哭她妹子没有儿，为甚么不早打主意，在亲戚中抱个儿，也有捧灵牌子的呀！

一番哭，已把顾天成哭得心里很不自在；钟么嫂并把他喊在灶房里，向他说：“这样的娘家人，才不懂事呀！那里是号丧，简直在骂人！骂你哩，已经不对了，那家愿意好好的死人呢？别人家里死了人，那个又不伤心咧？再骂到死人，更不对！人已死了，就有天大的仇，也该解了，还这样挖挖苦苦的骂，别的人听了，多难听！你看，我难道与你三奶奶没有过口角吗？要说仇气，那可深呀！前天听见她一死，我骇得啥么样的，赶来，伤伤心心的哭了她后，还向着众人专说她的好处。……”加以大殓之后，她嫂嫂就要抢东西回去，说她妹子既死了，她就不忍心再住在这里，看见招弟。就想到妹夫以后讨个后老婆的情形，“有后娘就有后老子，以后招弟的日子才难过哩！若是舅舅家里事好，我倒把她领去了，如今，只好把姑姑的东西拿些回去做忆念，招弟大了，愿意来看舅舅舅母，又再来往好了！”名曰做忆念，却恨不得把顾家所有的东西，整个搬了家去。

这下，把顾天成惹火了，老实不客气的就同他老婆的嫂嫂大闹起来。闹到若非众人挡住，她几乎被妹夫痛擂一顿。她也不弱，只管打骂吵闹，而终于将箱柜打开，凡见可拿的细软首饰，终于尽量的向怀里与包袱里塞，这又得亏了钟么嫂，硬不客气，并且不怕嫌疑，口口声声说是为招弟将来着想，而与她赌抢赌吵，才算留存了一部分，使旁观的人又笑她太爱管闲事，又佩服她勇敢，而顾天成则五体投地的感激她。

官绅人家，丧事大礼，第一是成服。乡间却不甚讲究，顾天成也不知道。

只随乡间习俗，从头七起，便招请了半堂法源坛半儒半道的老年少年来做法事，从天色微明，锣鼓木鱼就敲打起来，除一日三餐连一顿消夜外，休息时候真不多，一直要闹到半夜三更。天天如此，把一般爱热闹的邻居们都吵厌了。幸得做法事的朋友深通人情，于日间念了经后，在消夜之前，必要清唱一二出高腔戏，或丝弦戏。

乡下人是难得听戏的，一年之中，只有春天唱社戏时，有十来天的耳目之娱。所以就是清唱，大家也听得有劲。顾天成也会唱几句，在某一夜，喝了两杯酒，一听见锣鼓敲打得热闹，竟自使他忘记了这在他家里是一回甚么事，兴致勃勃，不待他人怂恿，公然高唱了一出打龙袍。

法事做完，不但顾家，就是邻居们与钟么嫂，也都感觉到一种深的疲倦。顾天成一直熟睡了三天，才打起精神，奔进省城到大墙后街么伯家来商量下葬他老婆的事。

他的么伯，叫顾辉堂，是他亲属中顶亲的一房，也是他亲属中顶有钱的一房。据说，新繁郫县都有很多的田，而两个县城中都大房子。在二年之前，才搬到成都住居。其原因，是老二娶了钱县丞的大小姐，钱家虽非大官，而在顾粮户一家人眼里看来，却是不小。要将就二奶奶的脾气，老夫妇才决定在大墙后街买了一个不算大的中等门道住下。

老夫妇不知为甚么不肯来，仍留住郫县。顾辉堂也放心，知道老大是个守成的人，足以管理乡间事务，便把两县中的田地，全交给了他，只一年回去几次，清查清查。

老二读书不成，因为运气好，与钱县丞做了女婿，便也是一家的娇子。老子不管他，妈妈溺爱他，自然穿得好，吃得好，而又无所事事，一天到晚，只是跟着二奶奶在家里吃了饭，就到钱家去陪伴丈人丈母。他的外表，相当的清秀，性情更是温柔谨慎，不但丈人丈母喜欢他，就连一个舅子两个小姨妹都喜欢他。

顾辉堂有四十九岁，与他的老婆同岁。两夫妇都喜欢吃一口鸦片烟，据他们自己说瘾并不大，或者也是真话。因为他们还能起早，还能照管家里事情，顾老太婆还能做腌菜，做胡豆瓣，顾老太爷还能出去看戏，吃茶。

顾天成来到的一天，他么伯刚回来吃了午饭，在过午瘾，叫他在床跟前坐了。起初谈了些别的事，及至听见他老婆死了，么嫂先就坐了起来道：“陆女死了吗？”跟着就叹息一番，追问起到底是甚么病，吃的甚么药，同着么伯一鼓一吹的，一时又怪他不好好给陆女医治，一时又可怜招弟幼年丧母，可怜他中年丧妻，一时又安慰他：“陆女为人虽好，到底身体太不结实，经不住病。并且十几年都未跟你生一个儿子，照老规矩说来，不能算是有功的人。既然做了几天法事，也算对得住她了！……我看，你也得看开点，男儿汉不比三绺梳头的婆娘们，老婆死了，只要衣衾棺槨对得住，也就罢了。这些时，还是正正经经说个好人家的女儿，一则你那家务也才有人照管，招弟的头脚也才有人收拾；二则好好生几个儿子，不但你们三房的香烟有人承继，就陆女的神主也才有人承主。……”

顾天成自没有甚么话说，便谈到他老婆下葬的话。么伯主张：既非老丧，而又没有儿子，不宜停柩太久，总在几个月内，随便找个阴阳，看个日子，只要与他命相不冲，稍为热闹一下，抬去埋了就是。这一点，两方都同意。下葬的地方，顾天成打算葬在大六房的祖坟上，说那里地方尚宽，又与他所住农庄不过八里多路。他么伯么嫂却都不以为然，惟一的理由，就是大六房

祖坟的风水，关系五个小房。大二四各小房都败了，不用说，而五房正在兴旺，那一年不添丁？那一年不买田？去年老大媳妇虽没有生育，而老二媳妇的肚皮现在却大了；去年为接老二媳妇，用多了钱，虽没买田，但大墙后街现住的这个门道，同外面六间铺面，也是六百多两的产业。三房虽还好，但四十几年没有添过丁，如今只剩招弟一个女花，产业哩，好久了，没有听见他拿过卖约，想是祖坟风水，已不在他这一房。如今以一个没儿子的女丧，要去祖坟上破土，设若动了风水，这如何使得？为这件事，他们伯侄三人，直说了一下午。后来折衷办法，由么伯请位高明阴阳去看看，若果一切无害，可以在坟埂之外，挪点地方跟他，不然，就葬在他农庄外面地上好了。再说到承主的话，顾天成的意思，女儿自然不成，但等后来生了儿子再办，未免太无把握，很想把大兄弟的儿子过继一个去承主。这话在他么伯么婶耳里听来，一点不反胃，不过么伯仍作起难来。

他道：“对倒是的，但你没想到，你大兄弟只生了两个女四个儿。长子照规矩是出继的，二的个已继了四房，三的个继了大房，四的个是去年承继跟二房的。要是今年生一个，那就没话说了，偏偏今年又没生的。难道把二的个再过继跟你吗？一子顶三房，也是有的。……”

顾老太婆心里一动，抢着道：“你才浑哩！定要老大的儿子，才能过继吗？二媳妇算来有七个月了，那不好拿二媳妇的儿子去过继吗？”

顾辉堂离开烟盘，把竹火笼上煨的春茶，先斟了一杯给他侄儿，又给了他老婆一杯，自己喝着笑道：“老太婆想得真宽！你就拿稳了二媳妇肚皮里的是个儿子吗？……如其是个女儿呢？”

老太婆也笑道：“你又浑了！你不记得马太婆摸了二媳妇肚皮说的话吗？就是前月跟她算的命，也说她头一胎就是一个贵子。说后来她同老二还要享那娃儿的福哩！”

事情终于渺茫一点，要叫老太婆出张字据，硬可保证她二媳妇在两个月后生的是个贵子，她未必肯画字押。然而顾天成的意思，没儿子不好立主，不立主不好下葬，而一个女丧尽停在家里，也不成话，还不必说出他也不想赶快续娶的隐衷。既然大六房里过继不出人，他只好到别房里找去。在么伯么婶听来，这如何使得，便留他吃了晚饭再商量。

到吃饭时，钱家打发了一个跟班来说：“我们老爷太太跟亲家老爷太太请安！姑少爷同大小姐今夜不能回来，请亲家老爷太太不要等，明天下午才能回来。”

这是很寻常的事，只是顾天成看见那跟班的官派，与他的官腔，心中却不胜感羨。寻思要是能够与钱家往来往来，也可开开眼界。袁表叔虽然捐的是个知县，到底还是粮户出身，钱家哩，却是个世家，而钱亲翁又在官场多年，自然是苏气到底的了。这思想始将他向别房找承继的念头打断了，而与么伯细商起来。

第四部分兴顺号的故事

天回镇云集栈的场合，自把顾天成轰走，没有一丝变动，在众人心里，也不存留一丝痕迹。惟有刘三金一个人，比起众人来，算是更事不多，心想顾天成既不是一个甚么大粮户，着众人弄了手脚，输了那么多，又着轰走，难免不想报复；他们是通皮的，自然不怕；只有自己顶弱了。并且算起来，顾天成之吃亏，全是张占魁提调着自己做的，若果顾天成清醒一点，难免不追究到“就是那婊子害了人！”那么，能够赖着罗歪嘴他们过一辈子么？势

所不能，不如早些抽身。

一夜，在床上，她服伺了罗歪嘴之后，说着她离开内江，已经好几年，现在蒙干达达的照顾，使她积攒了一些钱，现已冬月中旬了，她问罗歪嘴，许不许她回内江去过一个年？罗歪嘴迷迷糊糊的要紧睡觉，只是哼了几声。

到第二天上午，她又在烟盘子上说起，罗歪嘴调笑她道：“你走是可以的，只我啷个舍得你呢？”

“哎呀！干达达，好甜的嘴呀！象我们这样的人，你有啥舍不得的！”

罗歪嘴定眼看着她，并伸手过去，把她两颊一摸道：“就因你长得好，又有情趣！”

这或者是他的老实话，因他还有这样一番言语：“以前，我手上经过的女人，的确有比你好的，但是没有你这样精灵；也有比你风骚几倍的，却不及你有情趣。……我嫖了几十年，没有一点流连，说丢手，就丢手，那里还向她们殷勤过？……我想，这必是我只管尝着了女人的身体，却未尝着女人的心！……说不定，从前年轻气盛，把女人只是看做床上的玩货，玩了就丢开。如今，上了点年纪，除却女人的身体，似乎还要点别的东西，……你就明白，我虽是每晚都要同你睡，你算算看，同你做那个，有几夜认真过？甚至十天八天的不想。但是没有你在身边，又睡不好，又不高兴。……我也说不出这是啥道理。不过我并不留你，因我自小赌过咒不安家的。……”

刘三金也微微动了一个念头，便引逗他道：“你不晓得吗？人到有了年纪，是要一个知心识意的女人，来温存他的。你既有了这个心，为啥子不安个家呢？年轻不懂事时，赌个把咒算得啥子！……若你真舍不得我，我就不走了，跟你一辈子，好不好？”

罗歪嘴哈哈一笑道：“只要你有这句话，我就多谢你了！老实告诉你，我当真要安家，必须讨一个正经女人才对，正经女人又不合我的口味。你们倒好，但我又害怕着绿帽子压死！”

她把手指在他额上一戳，似笑不笑的瞅着他道：“你这个嘴呀！……你该晓得婊子过门为正？婊子从了良，那里还能乱来？她不怕挨刀吗？……我还是要跟着你，也不要你讨我，只要你不缺我的穿，不少我的吃！……”

他坐了起来，正正经经的说道：“三儿，现在不同你开玩笑。你慢慢收拾好，别人有欠你的，赶快收。至迟月底，我打发张占魁送你回石桥。你还年轻风流，正是走运气过好日子的时候。跟着我没有好处，我到底是个没脚蟹，我不能一年到头守着你，也不能把你象香荷包样拖在身边，不但误了你，连我也害了。你有点喜欢我，我也有点喜欢你，这是真的。我们就好好的把这点‘喜欢’留在心头，将来也有个好见面的日子。我前天才叫人买了一件衣料同周身的阑干回来，你拿去做棉袄穿，算是我送你的一点情谊，待你走时，再跟你一锭银子做盘川。”

刘三金遂哭了起来道：“干达达，你真是好人呀！……我啷个舍得你！……我要想法子报答你的！……”

报答？刘三金并不是只在口头说说，她硬着手进行起来。

她这几天，觉得很忙，忙着做鞋面，忙着做帽条子。在云集栈的时候很少，在兴顺号同蔡大嫂一块商量的时候多。有时到下午回来，两颊吃得红馥馥的，两眼带着微醺，知是又同蔡大嫂共饮了来。

有时邀约罗歪嘴一同去，估着他到红锅饭馆去炒菜，不过总没有畅畅快快的吃一台，不是张占魁等找了来，就是旁的事情将他找了去。

直到冬月二十一夜里，众人都散了，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个人。

入冬以来，这一夜算是有点寒意，窗子外吹着北风，干的树叶，吹得哗喇哗喇的响。上官房里住了几个由省回家的老陕，高声谈笑，笑声一阵阵的被风吹过墙来。

罗歪嘴穿了件羊皮袍，倒在烟盘边，拿着本新刻的八仙图在念。刘三金双脚盘坐在床边上，一个邛州竹烘笼放在怀中，手上抱着白铜水烟袋。因为怕冷，拿了一角绣花手巾将烟袋套子包着。

她吃烟时，连连拿眼睛去看罗歪嘴，他依然定睛看着书，低低的打着调子在念，心里好象平静得了不得，为平常夜里所无有的。

她吃到第五袋烟，实在忍不住了，唤着罗歪嘴道：“喂！说一句话罢！尽看些啥子？”

罗歪嘴把书一放，看着她笑道：“说嘛！有啥子话？我听着在！”

“我想着，我也要走了，你哩，又是离不开女人的人，我走后，你找那个呢？”

罗歪嘴瞪着两眼，简直答应不出。她把眉头蹙起，微微叹了一口气道：“一个人总也要打打自己的主意呀！我遇合的人，也不算少，活到三十岁快四十岁象你这样潇洒的，真不多见！你待我也太好了，我晓得，倒也不是专对我一个人才这样；别的人我不管他，只就我一个人说，我是感激你的。任凭你咋个，我总要替你打个主意，你若是稍为听我几句，我走了也才放心！”

他不禁笑了笑，也坐了起来道：“有话哩，请说！何必这样的绕弯子？”

“那么，我还是要问你：我走后，你到底打算找那个？”

“这个，如何能说？你难道不晓得天回镇上除了你还有第二个不成？”

“你说没有第二个，是说没有第二个做生意的吗？还是说没有第二个比我好的？”

“自然两样都是。”

她摇了摇头道：“不见得罢？做生意的，我就晓得，明做的没有，暗做的就不少，用不着我说，你是晓得的；不过我也留心看来，那都不是你的对子。若说天回镇上没有第二个比我好的女人，这你又说冤枉话了，眼面前明明放着一个，你未必是瞎子？”

罗歪嘴只是眨了几下眼睛，不开口。

“你一定是明白的，不过你不肯说。我跟你戳穿罢，这个人不但在天回镇比我好，就随便放在那里，都要算是盖面菜。这人就是你的亲戚蔡大嫂，是心里顶爱你的一个人！……”

罗歪嘴好象甚么机器东西，被人把发条开动了，猛的一下，跳下床来，几乎把脚下的铜炉都踢翻了。

刘三金忙伸手去挽住他，笑道：“慌些啥子？人就喜欢得迷了窍，也不要这样狂呀！”

他顺手抓住她手膀道：“你胡说些啥子？……”

“我没有胡说，我说的是老实话！”

“你说啥子人心里顶爱我？”

“蔡大嫂！你的亲戚！”

“唉！你不怕挨嘴巴子吗？”

她把嘴一撇，脸一扬道：“那个敢？”

“蔡大嫂就敢！她还要问你为啥子胡说八道？”

她笑了起来道：“说你装疯哩，看又不象；说你当真没心哩，你看起人来又那么下死眼的。所以蔡嫂子说你是个皮蛋，皮子亮，心里浑的！且不忙说人家，只问你爱不爱她？想不想她？老老实实的说，不许撒一个字的诳！”

他定睛看着她道：“你为啥子问起这些来？”

她把眼睛一溜道：“你还在装疯吗？我在跟你拉皮条！拉蔡大嫂子的皮条！告诉你，她那面的话，已说好了；她并不图你啥子，她只爱你这个人！她向我说得很清楚，自从嫁跟蔡傻子起，她就爱起你了，只怪你麻麻胡胡的；又象晓得，又象不晓得。……”

罗歪嘴伸手把她的嘴一拧道：“你硬编得象！你却不晓得，蔡大嫂是规规矩矩的女人，又是我的亲戚，你跟她有好熟，她能这样向你讲？”

她把头一侧，将他的手摆脱，瞟了他一眼道：“我是尽了心，信不信由你！你又不是婆娘，你那晓得婆娘们的想头？有些女人，你看她外面只管正经，其实想偷男人的心比我们还切，何况蔡家的并不那么正经！你说亲戚，我又可以说，亲戚中间就不干净。你看戏上唱的，有好多不是表妹偷表哥，嫂嫂偷小叔子呢？我也用不着多说。总之，蔡家的是一个好看的女人，又有情趣，又不野，心里又是有你的。你不安家，又要一个合口味的女人来亲近你，我看来，蔡家的顶好了。我是尽了心，我把她的隐情，已告诉给了你，并且已把她说动了，把你的好处，也告诉跟了她。你信不信，动不动手，全由你；本来，牛不吃水，也不能强按头的。只是蔡家的被我勾引动了，一块肥肉，终不会是蔡傻子一个人尽吃得了的！”

据说，罗歪嘴虽没有明白表示，但是那一个整晚，都在刘三金身边翻过去复过来，几乎没有睡好。

天色刚明，他就起来了。刘三金犹然酣睡未醒，一个吊扬州纂乱蓬蓬的揉在枕头上，印花洋缎面子的被盖，齐颈偎着。虽然有一些残脂剩粉，但经白昼的阳光一显照，一张青黄色脸，终究说出了她那不堪的身世，而微微浮起的眼膛，更说出了她的疲劳来。

房间窗户关得很紧，一夜的烟子人气，以及菜油灯上的火气，很是沉重，他遂开门出来，顺手卷了一袋叶子烟咂燃。

天上有些云彩，知道是个晴天。屋瓦上微微有点青霜。北风停止了，不觉得很冷，只是手指微微有点僵。一阵阵寒鸦从树顶上飞过。

上官房的陕西客人，也要起身了，都是一般当铺里的师字号高字号的先生们，受雇期满，照例回家过年的。他们有个规矩，由号上起身时，一乘对班轿子，尽你所能携带的，完全塞在轿里，拴在轿外，而不许加在规定斤头的挑子和杠担上。大约一乘轿子，连人总在一百六七十斤上下，而在这条路线上抬陕西客的轿夫们，也都晓得规矩的，任凭轿子再重，在号上起肩时，绝不说重。总是强忍着，一肩抬出北门，大概已在午晌过了。然后五里一歇肩，十里一歇脚，走二十里到天回镇落店，差不多要黄昏了，这才向坐轿客人提说轿子太重了，抬不动。坐轿客人因这二十里的经验，也就相信这是实话，方能答应将轿内东西拿出，另雇一根挑子。所以到次早起身时，争轻论重，还要闹一会的。

罗歪嘴忽然觉得肚里有点饿，才想起昨夜只喝了两杯烧酒，并未吃饭。

字号：陕西帮在成都营商者，其商号组织分为五等，曰师高大相娃，娃最小，系学徒，师最上，系先生。

他遂走到前院，陕西客人正在起身，么师正在收检被盖。他本想叫么师去买一碗汤圆来吃的，一转念头，不如自己去，倒吃得热落些。

他一出栈房门，不知不觉便走到兴顺号。蔡傻子已把铺板下了，堆在内货间里，拿着扫帚，躬着身子在扫地。他走去坐在铺面外那只矮脚宝座上，把猴儿头烟竿向地下一磕，磕了一些灰白色烟灰在地上。

蔡傻子这才看见了他，伸起腰来道：“大老表早啦！”

“你们才早哩，就把铺面打开了！”

“赶场日子，我们总是天见亮就起来了。”

“赶场？……哦！今天老实的是二十二啦！你看我把日子都忘记了。……你们不是已吃过早饭了？”

“就要吃了，你吃过了吗？”

“我那里有这样早的！我本打算来买汤圆吃的，昨夜没吃饭，早起有点饿。……”

金娃子忽在后面哭叫起来。蔡大嫂尖而清脆的声音，也随之叫道：“土盘子你背了时呀！把他绊这一交！……乖儿，快没哭！我就打他！……”

蔡兴顺一声不响，恍若无事的样子，仍旧扫他的地。

罗歪嘴不由的站起来。提着烟竿，掀开门帘，穿过那间不很亮的内货间，走到灶房门口，大声问道：“金娃子绊着了吗？”

蔡大嫂正高高挽着衣袖，系着围裙，站在灶前，一手提着锅铲，一手拿着一只小笊箕盛的白菜；锅里的菜油，已煎得热气腾腾，看样子是熟透了。

“哗喇！”菜下了锅，菜上的水点，着滚油煎得满锅呐喊。蔡大嫂的锅铲，很玲珑的将菜翻炒着，一面洒盐，一面笑嘻嘻的掉过头来向罗歪嘴说话，语音却被菜的呐喊掩住了。

金娃子扑在烧火板凳上，已住了哭了，几点眼泪还挂在脸上。土盘子把小案板上盛满了饭的一个瓦钵，双手捧向外面去了。

菜上的水被滚油赶跑之后，才听见她末后的一句：“……就在这里吃早饭，好不好？”

“好的！……只是我还没洗脸哩！”

“你等一下，等我炒了菜，跟你舀热水来。”

“何必等你动手？我自己来舀，不对吗？”

他走进他们的卧室，看见床铺已打叠得整整齐齐，家具都已抹得放光，地板也扫得干干净净的；就是柜桌上的那只锡灯盏，也放得颇为适宜，她的那只御用的红漆木洗脸盆，正放在架子床侧一张圆凳上。

他将脸盆取了出来时，心头忽然发生了一点感慨：“居家的妇女与玩家比起来，真不同！我的那间房子，要是稍为打叠一下也好啦！”

在灶前瓦吊壶里取了热水，顺便放在一条板凳上，抓起盆里原有的洋葛巾就洗。蔡大嫂赶去把一个瓦盒取来，放在他跟前道：“这里有香肥皂，绿豆粉。”又问他用盐洗牙齿吗，还是用生石膏粉？

他道：“我昨天才用柴灰洗了的，漱一漱，就是了。”

灶房里还在弄菜，他把脸洗了，口漱了，来到铺面方桌前时，始见两样小菜之外，还炒了一碗嫩蛋。

罗歪嘴搓着手笑道：“还要费事，啮使得呢？”

蔡兴顺已端着饭碗在吃了，蔡大嫂盛了一碗饭递给罗歪嘴道：“大老表难逢难遇来吃顿饭，本待炒样臊子的，又怕你等不得。我晓得你的公忙，稍

为耽搁一下，这顿饭你又会吃不成了。只有炒蛋快些，还来得及，就只猪油放少了点，又没有葱花，不香，将就吃罢！”

这番话本是她平常说惯了的谦逊话，任何人听来，都不觉奇；不知为什么，罗歪嘴此刻听来，仿佛话里还有什么文章，觉得不炒臊子而炒蛋，正是她明白表示体贴他的意思，他很兴奋的答道：“好极了！象炒得这样嫩的蛋，我在别处，真没有吃过！”

于是做菜一事，便成了吃饭中间，他与她的谈资。她说得很有劲，他每每停着筷子看着她说。

她那鹅卵形的脸蛋儿，比起两年前新嫁来时，瘦了好些。两个颧骨，渐渐突了起来。以前笑起来时，两只深深的酒窝，现在也很浅了。皮肤虽还那样细腻，而额角上，到底被岁月给镂上了几条细细的纹路。今天虽是打扮了，搽了点脂粉，头发梳得溜光，横抹着一条漂白布的窄窄的包头帕子，显得黑的越黑，白的越白，红的越红，比起平常日子，自然更俏皮一点；但是微瘦的鼻梁与眼膛之下的雀斑，终于掩不住，觉得也比两年前多了些；不过一点不觉得不好看，有了它，好似一池澄清的春水上面，点缀了一些花片萍叶，仿佛必如此才感觉出景色的佳丽来。眼眶也比前大了些，而那两枚乌黑眼珠，却格外有光，格外玲珑。与以前顶不同的，就是以前未当妈妈和刚当了妈妈不久时，同你说起话来，只管大方，只管不象一般的乡间妇女，然而总不免带点怯生生的模样！如今，则顾瞻起来，很是大胆，敢于定睛看着你，一眼不眨，并且笑得也有力，眼珠流动时，自然而有趣。

土盘子将金娃子抱了出来，一见他的妈，金娃子便扑过来要她抱，她不肯，说“等我吃完饭抱你！”孩子不听话，哇的便哭了起来。

蔡大嫂生了气，翻手就在他屁股上拍打了两下。

罗歪嘴忙挡住道：“娃儿家，见了妈妈是要闹的。……土盘子抱开！莫把你师娘的手打闪了！”

蔡大嫂扑嗤一声，把饭都喷了出来，拿筷子把他一指道：“大老表，你今天真爱说笑！我这一双手，打铁都去得了，还说得那么娇嫩？”低头吃饭时，又笑着瞥了他一眼。

这时，赶场的人已逐渐来了。

四

在赶场的第二天，场上人家正在安排吃午饭的时候，罗歪嘴兴匆匆的亲自提了三尾四寸来长鲜活的鲫鱼，走到兴顺号来。

一个女的正在那里买香蜡纸马，说是去还愿的，蔡傻子嘴里叼着叶子烟，在柜台内取东西。铺子里两张方桌，都是空的，闲场时的酒客，大抵在黄昏时节才来。

罗歪嘴将鱼提得高高的，隔着柜台向蔡兴顺脸上一扬道：“嗨！傻子，请你吃鱼！”

蔡兴顺咧着嘴傻笑了两声。那买东西的女人称赞道：“啧啧！好大的鲜鱼！罗五爷，在沟里钓的吗？”

罗歪嘴把她睨了一眼道：“水沟里有这大的鱼吗？……”把门帘一撩，向灶房走去，还一面在说：“花了四个钱一两买来的哩！……”

蔡大嫂从烧火板凳上站起来道：“啥东西，四个钱一两？……哦！鲫鱼！难怪这样贵法！……你买来请那个吃的？”

罗歪嘴把鱼提得高高的，那鱼是被一根细麻索将背鳍拴着，把麻索一顿，

它自然而然就头摇尾摆，腮动口张起来。

蔡大嫂也啧啧赞道：“好鲜！”又道：“看样子还一定是河鱼哩！……你是买来孝敬你的刘老三的吗？”

他把眼睛一挤，嘴角一歪道：“她配！……我是特为我们金娃子的小妈妈买来的！……赏收不赏收？”

她眼珠一闪，一种衷心的笑，便挂上嘴边，她勉强忍住，做得毫不经意的样子，伸手去接道：“这才经当不起呀！只好做了起来请刘三姐来吃，我没有这福气！”

拴鱼的麻索已到了她的指头上，而罗歪嘴似乎还怕她提得不稳，紧紧一把握着她的手一并握着。

她的眼睛只把鱼端详着，脸上带点微笑，没有搽胭脂的眼角渐渐红了起来。他放低声气，几乎是说悄悄话一样，直把头凑了过来道：“你没有福气，那个才有福气？只怪我以前眼睛瞎了，没有把人看清楚！从今以后，我有啥子，全拿来孝敬你一个人，若说半句诳话，……”

土盘子背着他师弟进来了。

她把鱼提了过去，看着他笑道：“土盘子去淘米！我来破鱼！只是啷个做呢？你说。”

罗歪嘴笑道：“我是只会吃的。你喜欢啷个做，就啷个做。我再去割一斤肉来，弄盐煎肉，今天天气太好，我们好生吃一顿！”

“又不过年，又不过节，又没有人做生，有了鱼，也就够了！”

“管他的，只要高兴，多使几百钱算啥！”

今天天气果然好。好久不见的太阳，在昨天已出了半天，今天更是从清早以来，就亮晶晶的挂在天上。天是碧蓝的，也时而有几朵薄薄的白云，但不等飞近太阳，就被微风吹散了。太阳如此晒了大半天，所以空气很是温和，前两天的轻寒，早已荡漾得干干净净。人在太阳光里，很有点春天的感觉。

罗歪嘴本不会做甚么的，却偏要虱在灶房里，摸这样，摸那样，惹得蔡大嫂不住的笑。她的丈夫知道今天有好饮食吃，也很高兴，不时丢开铺面，钻到灶房来帮着烧火，剥蒜。

又由蔡大嫂配了两样菜，盐煎肉也煎好了，鱼已下了锅，叫土盘子摆筷子了，罗歪嘴才提说不要搬到铺面上去吃，就在灶房外院坝当中吃。恁好的天气，自然很合宜的。谁照料铺面呢，就叫土盘子背着金娃子挟些菜在饭碗上，端着出去吃。

于是一张矮方桌上，只坐了三个人。蔡大嫂又提说把刘三金叫来，罗歪嘴不肯，他说：“我们亲亲热热的吃得不好吗？为啥子要掺生水？”

蔡兴顺把自己铺子上卖的大曲酒用砂瓦壶量了一壶进来，先给罗歪嘴斟上，他老婆摇头道：“不要跟我斟。”

罗歪嘴侧着头问道：“为啥子不吃呢？”

“吃了，脸红心跳的。”

蔡兴顺道：“有好菜，就该喝一杯，醉了，好睡。”

她楞了他一眼道：“都象你吗，好酒贪杯的，吃了就醉，醉了就睡！”

罗歪嘴把酒壶接过去，拉开她按着杯子的手，给她斟了一满杯道：“看我的面子，喝一杯！天气跟春天一样，吃点酒，好助兴！”

她笑了笑：“大老表，我看你不等吃酒，兴致已好了。”

他摇了摇头道：“不见得，不见得！”

吃酒中间，谈到室家一件事上，罗歪嘴不禁大发感慨道：“常言说得好，傻子有傻福，这话硬一点不错！就拿蔡傻子来说罢，姑夫姑妈苦了一辈子，省吃俭用的，死了，跟他剩下这所房子，还有二三百两银子的一个小营生。傻子自幼就没有吃过啥子苦，顺顺遂遂的当了掌柜不算外，还讨这么一个好老婆！……”

蔡兴顺只顾咧着嘴傻笑，只顾吃菜吃酒。他老婆插嘴打岔道：“你就吃醉了吗？我是啥子好老婆？若果是好老婆，傻子早好了。”

“还要谦逊不好？又长得好！又能干！又精灵！有嘴有手的！我不是当面凑合的话，真是傻子福气好，要不是讨了你，不要说别的，就他这小本营生，怕不因他老实过余，早倒了灶了，还能象现在这样安安逸逸的过活吗？并且显考也当了，若是后来金娃子读书成行，不又是个现成老封翁？说起我来，好象比傻子强。其实一点也比不上，第一，三十七岁了，还没有遇合一个好女人！”

他的话，不知是故意说的吗？或是当真有点羡慕？当真有点嫉妒？只是还动人。

大家都无话说，吃了一回酒，蔡大嫂才道：“大老表是三十七岁的人，倒看不出。你比他大三岁，大我十二岁。但你到底是个男子汉，有出息的人！”

罗歪嘴叹了一口气道：“再不要说有出息的话！跑了二十几年的滩，还是一个光杆。若是拿吃苦来说，那倒不让人，若是说到钱，经手的也有万把银子，但是都烱和了。以前也太荒唐，我自己很明白，对待女人，总没有拿过真心出来；却也因历来遇合的女人，没一个值得拿真心去对待的。那些女人之对待我，又那一个不把我当作个肯花钱的好保爷，又那一个曾拿真情真义来交结过我？唉！想起以前的事，真够令人叹息！”

蔡大嫂大半杯酒已下了肚，又因太阳从花红树干枝间漏下，晒着她，使她一张脸通红起来，瞧着罗歪嘴笑道：“在外面做生意的女人，到底赶不到正经人家的女人有情有义。你讨一个正经人家的姑娘，不就如了愿吗？”

罗歪嘴皱起眉头道：“说得容易，你心头有没有这样一个合式的女人？”

“要啥样子的？”

“同你一样的！”他说时，一只手已从桌下伸去，把她的大腿摸了摸，捏了捏。

她不但不躲闪，并且掉过脸来，向他笑了笑：“我看刘三金就好，也精灵，也能干，有些地方，比我还要好些。”

“哈哈！亏你想到了她！不错，在玩家当中，她要算是好看的，能干的，也比别一些精灵有心胸；但是比起你来那就差远了！……傻子，你也有眼睛的，你说我的话，对不对？”

蔡兴顺已经有几分醉意了，朦朦胧胧，睁着眼睛，只是点头。两个人又大笑起来。罗歪嘴十分胆大了，竟拉着蔡大嫂一只手，把手伸进那尺把宽的衣袖，一直去摸她的胳膊。她轻轻拿手挡了两下，也就让他去摸。一面笑道：“照你说，你为啥子还包了她几个月，那样爱法？”

罗歪嘴有点喘道：“是她向你说过，说我爱她吗？”

“不是，她并未说过，是我从旁看来，觉得你在爱她。”

“我晓得她向你说的是一些啥子话，就这一点，我觉得她还好。但是，就

说她对我有真情真义，那她又何至于要走呢？我对待她，的确比对别一些玩家好些，钱也跟得多些，若说我爱她，我又为何要叫她走呢？舍得离开的，就不算爱！……”

他的手太伸进去了一点，她怕痒，用力把他的手拉出来，握在自己掌中道：“那你当真爱一个人，不是就永远不离开了？”

他很是感动，咬着牙齿道：“不是吗？”

她将他的手一丢，把酒杯端起，一口喝空，哈哈大笑道：“说倒说得好，我就长着眼睛看罢！”

蔡兴顺醉了，仰在所坐的竹椅背上，循例的打起鼾声。

土盘子在铺面上很久很久了，不知为了一件甚么事，走进来找罗歪嘴。只见矮方桌前，只剩一个睡着了的师父，桌子上杯盘狼藉，鱼骨头吐了一地，而罗五爷与师娘都不见。

五

要上灯了，罗歪嘴回到栈房。场合正热闹，因为汉州来了三个有钱朋友，成都又上来一个有力量的片官。朱大爷且于今天下午，提着钱褡裢来走了一遭，人人都是很上劲的。

罗歪嘴也走了一个游台，招呼应酬了一遍，方回到耳房。

刘三金正在收拾衣箱，陆茂林满脸不自在的躺在烟盘旁边，挑了一烟签的鸦片烟在烧牛屎堆。

他一看见罗歪嘴进来，把烟签一丢，跳到当地道：“罗五爷，你回来啦！啷个说起的，三儿就要走咧？”

“就要走吗，今夜？”

刘三金站了起来笑道：“哎呀！那处没找到你，你跑往那里去了？说是在兴顺号吃着酒就不见了，我生怕你吃醉了跌到沟里去了！”

罗歪嘴又问道：“啷个说今夜就走？”

“那个说今夜走？我是收拾收拾，打算明天走，意思找你回来说一声，好早点雇轿子挑子，偏偏找不着你。老陆来了，缠着人不要走，跟离不开娘的奶娃儿一样，说着说着，都要哭了，你说笑不笑人？”

罗歪嘴看着陆茂林丧气的样子，也不禁大笑道：“老陆倒变成情种了！人为情死，鸟为食亡，老陆，你该不会死罢？”

刘三金道：“我已向他说过多少回。我们的遇合，只算姻缘簿上有点露水姻缘，那里认得那么真！你是花钱的嫖客，只要有钱，到处都可买得着情的。我不骗你，我们虽是睡过觉，我心里并没有你这个人，你不要乱迷窍！我不象别的人，只图骗你的钱，口头甜蜜蜜的，生怕你丢开了手，心里却辣得很，恨不得把你连皮带骨吞了下去！我这回走，是因为要回去看看，不见得就从良嫁人，说不定我们还是可以会面的，你又何必把我留得这样痴呆呆的呢？可是偏说不醒，把人缠了一下午，真真讨厌死了！你看他还气成那个样子。”

陆茂林眯着眼睛，拿了块乌黑手帕子，连连把鼻头揩着道：“罗五爷，你不要尽信她的话。我就再熬，也不会呆到那样。我的意思，不过说过年还早，大家处得好好的，何必这样着急走哩！多玩几天，我们也好钱个行，尽尽我们的情呀！……”

刘三金把脚几顿，一根指头直指到他鼻子上道：“你才会说啦，若只是这样说，我还会跟你生气吗？还有杜老四做眼证哩！你去把他找进来问问看，

我若冤枉了你，我……”

罗歪嘴把手一摆道：“不许乱赌咒！你也不要怪他，他本是一个见色迷窍的人。不过这回遇合了你，玉美人似的，又风骚，又率真，所以他更着了迷。你走了，我相信他必要害相思的。老陆，你也不要太胡闹了。你有好多填尿坑的钱用不完，见一个，迷一个？象你这脾气，只好到女儿国招驸马去。三儿要走，并不是今天才说起的，你如何留得下她？就说她看你的痴情，留几天，我问你，你又能得多少好处？她能不能把大家丢开，昼夜陪伴你一个人呢？你说钱行的话，倒对！既她明天准走，我们今夜就钱行，安排闹一个整晚，明天绝早送她走！三儿，你说好吗？”

刘三金笑道：“钱行不敢当！不过大家都住熟了，分手时，热闹一下，倒是的。陆九爷，别呕气呀！宴息多跟你亲一个！……”

陆茂林惨然一笑道：“那才多谢你啦！……罗哥，我们该啷个准备，该招呼那些人，可就商量得了。”

罗歪嘴颓然向床上一躺道：“你把田长子喊来，我交代他去办好了！……三儿，快来跟我烧袋烟，今天太累了，有点撑不住。”

陆茂林出去走了一大转，本想就此不再与刘三金见面了的，既然她那样绝情寡义。只是心里总觉有点不好过，回头一想：见一面，算一面，她明早就要走了，知道以后还见得着么。脚底下不知不觉又走向耳房来，还未跨进门去，听见刘三金正高声的在笑，笑得象是很乐意的。他心里更其难过，寻思一定是在笑他。他遂冒了火，冲将进去，只听见刘三金犹自说着她未说完的话：“……这该是我的功劳啦！若不是我先下了药，你那能这样容易就上了手？可是也难说，精灵爱好的女人，多不会尽守本分的。……”

罗歪嘴诧异的瞪着他道：“这样气冲冲的，又着啥子鬼祟起了？”

陆茂林很不好意思，只好借口说：既是明天一早要走，为啥子还不把挑子收拾好？“你两个还这样的腻在一起，我倒替你们难过！”

两个人都大笑起来。刘三金道：“这话倒是的。干达达，你去叫挑夫，我去看着蔡大嫂，一来辞行，二来道喜。”

陆茂林道：“道啥子喜？我陪你去！”

罗歪嘴向她挤了个眼睛，她点头微笑道：“你放心，没人会晓得的！……老陆陪我走，也使得，只是第一不准你胡说胡问，第二不准你胡钻胡走，第三不准你胡听胡讲，……”

陆茂林不由笑了起来道：“使得，使得，把我变成一个瘸子瞎子聋子哑子，只剩一个鼻头来闻你两个婆娘的骚气！……”

刘三金笑着向他背上就是一拳道：“连鼻子都不准闻！”

又是一阵哈哈，三个人便一路走出。

兴顺号酒座上点了一盏油盖水的玻璃神灯，一举两便，既可光照壁上神龛，又可光照常来的酒客，柜台上放了只长方形纱号灯，写着红黑扁体字：兴顺老号。在习惯的眼睛看来，也还辨得出人的面孔。

他们来时，蔡傻子已醉醒了，坐在柜台上挂帐。土盘子在照顾酒客。灯光中，照见有三个人在那里细细的吃酒。

刘三金问了土盘子，知道他师娘带着金娃子在卧室里，便向陆茂林道：“你就在这外面安安静静的等我！若果不听话，走了进来，……”遂凑着他耳朵道：“……那你休想我拿香香跟你吃！”一笑的就跑进内货间去了。

陆茂林只好靠在柜台上，看蔡兴顺挂帐，他的算盘真熟，滴滴达达只是

打。要同他说两句话，他连连摇头，表示他不肯分心。

半袋叶子烟时，只听见蔡大嫂与刘三金的笑声，直从柜房壁上纸窗隙间漏出，一个是极清脆的，一个是有点哑的，把他的心笑得好象着嫩葱在搔的一样，又许久，方听见一阵细碎的脚步声从卧室走到内货间，知道她们说完话出来了。但是听见她们在内货间犹自唧唧啾啾了一会，才彼此一路哈哈，走出铺面。刘三金在前，蔡大嫂抱着金娃子在后，灯光中看见两个女人的脸，都是通红的。

刘三金走到柜台边，向蔡兴顺打着招呼道：“蔡掌柜，恭喜发财！我明天要走了，我愿意再来时，你掌柜的生意更要兴隆！”又是一阵哈哈，回头向蔡大嫂牵着袖子拂了一拂道：“嫂子，我就别过了！愿你顺心如意直到你金娃戴红顶子！”

蔡大嫂只是笑，并不开口。陆茂林本想同她调笑一两句的，却被刘三金把袖子挽着就走。

六

天回镇的热闹，好象被刘三金带走了。这因为腊八之后，赌博收了场；过路客商也因腊月关系，都要赶路，天回镇只是一个过站，谁肯在此流连？罗歪嘴又因伤风咳嗽，嫌一个人住在云集栈的后院不方便，遂迁到兴顺号去居住。

他本要同土盘子住在楼上的。蔡大嫂说，一天到晚，上楼几次，下楼几次，多不好！害病的人，那能这样劳苦！于是，把内货间腾了一下，有些不常用的东西和笨货，都架到卧室楼上。通后头院坝的小门上，挂了一幅门帘，便没有过道风吹入。原来的亮瓦，叫泥水匠来洗了一洗，又由罗歪嘴出钱，新添三行亮瓦，房间里也有了光。然后安了一张床，一张条桌，两张方凳，——这都是老蔡兴顺遗留下来的东西，也是两年前曾为罗歪嘴使用过的。——就算是罗歪嘴的行辕。过了两夜，罗歪嘴说夜里还是有风吹进帐子。蔡大嫂又主张：在夜里，罗歪嘴到卧室架子床上去睡，她同丈夫孩子移出来，到罗歪嘴的床上。

罗歪嘴原本不肯的，说：“那有这样喧宾夺主之理？我来养病，劳烦你夫妇随时照料，已经够了！”但她的理由也充足：“你害的既是伤寒病，那能在夜里再感冒？你是来此养病，不是来此添病，若是我们不管，叫人听见了，岂不要议论我们的不对？我们就不说是亲戚，便是邻居咧，也不能这样的见死不救！设若你仍在云集栈，我们没法子照管，还可以推口，既在我们家里，我们嗜好只图自己舒服，连房间都不让一让呢？况且又无妨碍，一样的有床，有枕头，有被盖。……”

蔡兴顺也帮着劝，并且主张：“不管他答不答应，到夜里，我们先就在他床上睡了。”他才无计奈何答应了，但附了两个条件，其一，以他的病愈为止；其二，金娃子太小，也受不住夜寒，让他在架子床上同睡，蔡大嫂可以随时进来喂他的奶。房门自是不关的。

同时，蔡兴顺也很高兴。他因罗歪嘴之来，公然得以顺遂恢复了讨老婆以前的快活习惯，而再不受老婆的罗唆。就是在关了铺子之后，杯酒自劳，吃得半醺的，清静静的上床去酣然一觉。

罗歪嘴日间也常出去干他的正经事。一回来，把鸦片烟盘子一摆，蔡大嫂总自然要然的要在烟盘边来陪他。起初还带着金娃子坐在对面说笑，有一次，她要罗歪嘴教她烧烟泡，竟无所顾忌的移到罗歪嘴这边，半坐半躺，以

便他从肩上伸手过去捉住她的手教。恰这时候，张占魁田长子两个人猛的掀开帘子进来。罗歪嘴便一个翻身，离开蔡大嫂有五六寸远，而她哩，却毫无其事的，依然那样躺着烧她的烟泡，还一面翘起头来同他们交谈。

事情是万万掩不住的。罗歪嘴倒有意思隐密一点，而蔡大嫂好象着了魔似的，偏偏要在人跟前格外表示出来。于是他们两个的勾扯，在不久之间，已是尽人皆知。蔡大嫂自然更无顾忌，她竟敢于当着张占魁等人而与罗歪嘴打情骂俏，甚至坐在他的怀中。罗歪嘴也扯破面子，不再作假，有人问着，他竟老实承认他爱蔡大嫂；并且甚为得意的说，枉自嫖了二十年，到如今，才算真正尝着了妇人的情爱。他们如此一来，反而得了众人的谅解，当面自是没有言语，俨然公认他们的行为是正当的。即在背后，也只这样讥讽蔡大嫂：“正经毕竟是掰不久啦！与其不能正经到底，不如早点下水，还多快活两年！”也只这样嘲笑罗歪嘴：“大江大海都搅过来的，却在阴沟里翻了船！口口声声说是不着迷，女人玩了便丢开，如今哩，岂但着了迷，连别人多看她一眼，你瞧，他就嫉妒起来！”

第五部分死水微澜

自正月初八日起，各大街的牌坊灯，便竖立起来。初九日，名曰上九，便是正月烧灯的第一宵。全城人家，并不等甚么人的通知，一入夜，都要把灯笼挂出，点得透明。就中以东大街各家铺户的灯笼最为精致，又多，每一家四只，玻璃彩画的也有，而顶多顶好看的总是绢底彩画的。并且各家争胜斗奇，有画《三国》的，有画《西厢》《水浒》，或是《聊斋》《红楼梦》的，也有画戏景的，不一定是匠笔，有多数是出自名手，可以供雅俗之赏。所以一到夜间，万灯齐明之时，游人们便涌来涌去，围着观看。

牌坊灯也要数东大街的顶多顶好，并且灯面绢画，年年在更新。而花炮之多，也以东大街为第一。这因为东大街是成都顶富庶的街道，凡是大绸缎铺，大匹头铺，大首饰铺，大皮货铺，以及各字号，以及贩卖苏广杂货的水客，全都在东大街。所以在南北两门相距九里三分的成都城内，东大街真可称为首街。从进东门城门洞起，一段，叫下东大街，还不算好，再向西去一段，叫中东大街和上东大街，足有二里多长，那就显出它的富丽来了：所有各铺户的铺板门坊，以及檐下卷棚，全是黑漆推光；铺面哩，又高又大又深，并且整齐干净；招牌哩，全是黑漆金字，很光华，很灿烂的。因为经过几次大火灾，于是防患未然，每隔几家铺面，便高耸一堵风火墙；而街边更有一只长方形足有三尺多高盛满清水的太平石缸，屋檐下并长伸出丁宫保丁制台所提倡的救火家具：麻搭、火钩。街面也宽，据说足以并排走四乘八人大轿。街面全铺着红砂石板，并且没一块破碎了而不即更换的。两边的檐阶也宽而平坦，一入夜，凡那些就地设摊卖各种东西的，便把这地方侵占了；灯火荧荧，满街都是，一直到打二更为止。这是成都唯一的夜市，而大家到这里来，并不叫上夜市，却呼之为赶东大街。

东大街在新年时节，更显出它的体面来：每家铺面，全贴着朱红京笺的宽大对联，以及短春联，差不多都是请名手撰写，互相夸耀都是与官绅们接近的，或者当掌柜的是士林中人物。而门额上，则是一排五张朱红笺镂空花贴泥金的喜门钱。门扉上是彩画得很讲究的秦军胡帅，或是直书“只求心中无愧，何须门上有神”，以表示达观。并且生意越大，在门神下面，粘着的拜年的梅红名片便越多，而自除夕直到破五，积在门外，未经扫除的鞭炮渣子，便越厚，从早至晚，划拳赌饮的闹声，越高，出入的醉人，也越多！

除此之外，便是花灯火炮了。

从上九夜起，东大街中，每夜都是一条人流，潮过去，潮过来。因此，每年都不免要闹些事的。

这一年，自不能例外，在上九一夜，凡乡下人头上的燕毡大帽，生意人头上的京毡窝，老酸公爷们头上的潮金边耍须苏缎棉瓜皮帽，被小偷趁热闹抓去的，有二十几顶；失怀表的，失鼻烟壶的，失荷包的，以及失散碎银子的，也有好几起。失主们若是眼明手快，将小偷抓住，也不过把失物取回，赏他几个耳光，唾他几把口水了事。谁愿意为这点小意事，去找街差总爷，或送到两县去自讨烦恼？何况小偷们都是经过教训，而有组织的，你就明明看见他抓了你的东西，而站在身边，你须晓得，你的失物已是传了几手，走得很远了；无赃不是贼，你敢奈何他吗？所以十有九回，失主总是叹息一声了事。

初十夜里，更热闹一点。上东大街与中东大街臬台衙门照壁后走马街口，就有两个看灯火的少妇，被一伙流痞举了起来。虽都被卡子上的总爷们一阵马棒救下了，但两个女人的红绣花鞋，玉手钏，镀金簪子，都着勒脱走了。据说有一个着糟蹋得顶厉害，衣襟全被撕破，连挑花的粉红布兜肚都露了出来，而脸上也被搔伤了。大家传说是两个半开门的婊子，又说是两个素不正经的小掌柜娘，不管实在与否，而一般的论调却是：“该着的！难道不晓得这几夜东大街多繁？年纪轻轻的婆娘，为啥还打扮得妖妖娆娆的出来丧德？”

十一夜里顶热闹，便是在万人丛中，耍起刀来，几乎弄得血染街衢。

这折武戏的主角，我可以先代他们报出名来：甲方是罗歪嘴！乙方是顾天成！

顾天成是初六进城的，因为招弟没人照管，便也带在身边。一来拜年，二来也是商量过继承主的事。据说，顾天相的老婆钱大小姐在正月内一定可以生娩了。若幸而如马太婆所摸，是个男孩子，自无问题；不然，么伯的主意：老二夫妇年轻体壮，一定是生生不已的。头一胎是花，第二胎定是叶，总之，把头一个男孩出继与他，虽然男孩还辽远的未出世，名字是早有了，且把名字先过继去承主，也是可以的。不过总要等钱大小姐生娩之后，看个分晓才能定。

他就住在么伯家，招弟自有人照顾，他放了心，无所事事，便一天到晚在外面跑。跑些甚么？自不外乎吃喝嫖赌。他因为旷久了，所以对于嫖字，更为起劲。女色诚然不放松，男色也不反胃。况新年当中，各戏班都封了箱，一般旦角，年轻标致的，自有官绅大爷们报效供应。那时官场中正将北京风气带来，从制台将军司道们起，全讲究玩小旦，并且宠爱逾恒，甚至迎春一天，杨素兰竟自戴起水晶顶，在行列中，骑马过市。但是一般黑小旦，却也不容易过活，只好在烟馆中，赌场上，混在一般兔子丛中找零星买主，并且不象兔子们拿架子。这于一般四乡来省，想尝此味的土粮户，怯哥儿，是很好的机会。顾天成本不十分外行，值此机会，正逢需要，他又安能放过呢？

但是成都虽然繁华，零售男女色的地方虽多，机会虽有，可是也须有个条件，你才敢去问津。不然的话，包你去十回必要吃十回不同样的大亏：钱被勒了，衣裳被剥了，打被挨了，气被受够了，而结果，你所希望的东西，恐怕连一个模糊的轮廓还不许你瞧见哩！并且你吃了亏，还无处诉苦！

甚么条件呢？顶好是，你能直接同两县衙门里三班六房的朋友，或各街

坐卡子的老总们，打堆玩耍，那你有时如了意，还用不着要你花钱，不过遇着更有势力的公爷，你断不能仗势相争，只有让，只有让！其次，就是你能认识一般袍哥痞子，到处可以打招呼，那你规规矩矩，出钱买淫，也不会受气。再次，就是你能凭中间人说话，先替你向上来所说的那几项人打了招呼，经一些人默许了，那你也尽可同着中间人去走动，走熟了之后，你自可如愿以偿；不过花的钱不免多些，而千万不可吝惜，使人瞧不上眼，说你狗！

顾三贡爷是要凭中间人保护的一类，所以他在省城所交游的，大都就是这般人，而这般人因为他还不狗，也相当与他好。

十一这天，是顾辉堂五十整寿。说是老二一定要给他做生。没办法，只好张灯结彩，大摆筵席。亲戚家门，男男女女，共坐了六桌。老大说是人不舒服，连老婆孩子都没有来，但请二老过了生到郫县去耍一个月。

这天的显客是钱亲家。堂屋中间悬的一副红缎泥金寿联，据说便是钱亲家亲自撰送的，联语很切贴：“礼始服官，人情洞达；年方学易，天命可知。”还亲自来拜寿，金顶朝珠，很是辉煌。

顾天成在这天晌午就回来了。送了一匣淡香斋的点心，一斤二刀腿子肉，一盘寿桃，一盘寿面，一对斤条蜡烛，三根檀香条。拜生之后，本想到内室烟盘侧去陪陪钱亲家的。却被二兄弟苦苦邀到厢房去陪几位老亲戚。只好搜索枯肠，同大家谈谈天时，谈谈岁收的丰歉，谈谈多年不见以后的某家死人某家生孩子的掌故。谈谈人人说厌人人听厌的古老新闻。并且还须按照乡党礼节，一路恭而且敬的说、听，一路大打其空哈哈，以凑热闹。

这些都非顾天成所长，已经使他难过了。而最不幸的，是在安席之后，恰又陪着一位年高德劭，极爱管闲事的老姻长；吃过两道席点，以及海参大菜之后，老姻长一定要闹酒划拳，五魁八马业已喊得不熟，而又爱输；及至散席，颇颇带了几分酒意。乡党规矩：除了丧事，吊客吃了席，抹嘴就走，不必留连道谢者外，如遇婚姻祝寿，则须很早的来坐着谈笑，静等席吃，吃了，还不能就走，尚须坐到相当时候，把主人累到疲不能支之后，才慢慢的一个一个，作揖磕头，道谢而去；设不如此，众人都要笑你不知礼，而主人也不高兴，说你带了宦气，瞧不起人。因此，顾天成又不能不重进厢房，陪着老姻长谈笑散食。又不知以何因缘，那老姻长对于他，竟自十分亲切起来。既问了他老婆死去的病情医药，以及年月日时，以及下葬的打算，又问他有几儿几女。听见说只有一个女儿，便更关心了；又听说招弟也在这里，便一定要见一见。及至顾天成进去，找老婆子从后房把招弟领出来，向老姻长磕了头后，复牵着她的小手，问她几岁了？想不想妈妈？又问她城里好玩吗？乡坝里好玩？又问她转过些甚么地方？

招弟说：“来了就在这里，爹爹没有领我转过街，么爷爷喊他领我走，他不领。”

老姻长似乎生了气，大为招弟不平道：“你那老子真不对！娃儿头一回过年进城，为啥子不领出去走走？……今天夜里，东大街动手烧龙灯，一定叫他领你去看！”复从大衣袖中，把一个绣花钱褙摸出，数了十二个同治元宝光绪元宝的红铜钱鹅眼钱，递给招弟道：“取个吉利！月月红罢！……拿去买火炮放！”

这一来，真把顾天成害死了，既没胆子反抗老姻长，又没方法摆脱招弟，

而招弟也竟自不进去了。便挂在他身边。他也只好做得高高兴兴的，陪到老姻长走了，牵着招弟小手，走上街来。只说随便走一转，遂了招弟的意后，便将她仍旧领回幺伯家的。不料一走到纯阳观街口，迎面就碰见一个人，他不意的招呼了一声：“王大哥，那里去？”

所谓王大哥者，原来是崇庆州的一个刀客。身材不很高大，面貌也不怎么凶横，但是许多人都说他有了不得的本事，又有义气，曾为别人的事，干了七件刀案，在南路一带，是有名的。与成都满城里的关老三又通气，常常避案到省，在满城里一住，就是几个月。

王刀客还带有三四个歪戴帽斜穿衣的年轻朋友，都会过一二面的。

他站住脚，把顾天成看清楚了，才道：“是你？……转街去，你哪？”

“小女太厌烦人了，想到东大街去看灯火。……”

“好的，我们也是往东大街去的，一道走罢！”

王刀客走时，把招弟看了一眼道：“几岁了，你这姑娘？”

“过了年，十二岁了。”

“还没缠脚啦！倒是个乡下姑娘。……看了灯火后，往那里去呢？”

顾天成道：“还是到舒老么那里去过夜，好不好？”

“也好，那娃儿虽不很白，倒还媚气，腻得好！”

他们本应该走新街的，因为要看花灯，便绕道走小科甲巷。一到科甲巷，招弟就舍不得走了。

王刀客笑道：“真是没有开过眼的小姑娘！过去一点，到了东大街，才好看哩！”

一到城守衙门照壁旁边，便是中东大街了。人很多，顾天成只好把招弟背在背上，挤将进去。

前面正在大放花炮，五光十色的铁末花朵，挟着火药，冲有二三丈高，才四向的纷坠下来；中间还杂有一些透明的白光，大家说是做花炮时，在火药里掺有甚么洋油。这真比往年的花炮好看！大约放有十来筒，才停住了，大家又才擦着鞋底走几十步。

招弟在她老子背上喜欢得忘形，只是拍着她两只小手笑。

王刀客等之来转东大街，并不专为的看花炮，同时还要来看火炮的女人。所以只要看见有一个红纂心的所在，便要往那里挤，顾天成不能那么自由，只好远远的跟着。

渐渐挤过了臬台衙门，前面又有花炮，大家又站住了。在人声嘈杂之中，顾天成忽于无意中，听见一片清脆而尖的女人声音，带笑喊道：“哎哟！你踩着人家的脚了！”一个熟悉的男子声音答道：“恁挤的，你贴在我背后，嗒个不踩着你呢？你过来，我拿手臂护着你，就好了。”

顾天成又何尝不是想看女人的呢？便赶快向人丛中去寻找那说话的。于花炮与灯光之中，果然看见一个女人。戴了一顶时兴宽帽条，一直掩到两鬓，从侧面看去，轮轮一条鼻梁，亮晶晶一对眼睛，小口因为在笑张着的，露出雪白的牙齿。脸上是脂浓粉腻的，看起来很逗人爱。但是一望而知不是城里人，不说别的，城里女人再野，便不会那样的笑。再看女人身边的那个男子，了不得！原来是罗歪嘴！不只是他，还有张占魁田长子杜老四那一群。

顾天成心里登时就震跳起来，两臂也掣动了，寻思：“那女人是那个？又不是刘三金，看来，总不是她妈的一个正经货！可又那么好看！狗入的罗歪嘴这伙东西，真有运气！”于是天回镇的旧恨，又涌到眼前，又寻思：“这

伙东西只算是坐山虎，既到省城，未必有多大本事！嚟个跟他们一个下不去，使他们丢了面子还不出价钱来，也算出了口气！”

花炮停止，看的人正在走动，忽然前面的人纷纷的向两边一分，让出一条宽路来。

一阵吆喝，只见两个身材高大，打着青纱大包头，穿着红哔叽镶青绒云头宽边号衣，大腿两边各飘一片战裙的亲兵，肩头上各揸着一柄绝大伞灯，后面引导两行同样打扮的队伍，担着刀叉等雪亮的兵器，慢慢走来。后面一个押队的武官，戴着白石顶子的冬帽，身穿花衣，腰间挂一柄鲨鱼皮绿鞘腰刀，跨在一匹白马上；马也打扮得很漂亮，当额一朵红缨，足有碗来大，一个马夫捉住白铜嚼勒，在前头走；军官双手捧着一只蓝龙抢日的黄绸套套着的令箭。

原来是总督衙门的武巡捕，照例在上九以后，元宵以前，每夜一次，带着亲兵出来弹压街道的，通称为出大令。

人丛这么一分，王刀客恰又被挤到顾天成的身边来。

他灵机一转，忽然起了一个意，便低低向王刀客说道：“王哥，你哥子可看见那面那个婆娘？”

“你说的是不是那个穿品蓝衣裳的女人？”

“是的，你哥子看她长得嚟个？还好看不？”

王刀客又伸头望了望道：“自然长得不错，今夜怕要赛通街了！”

“我们过去挤她妈的一挤，对不对？”

王刀客摇着头道：“使不得！我已仔细看来，那女人虽有点野气，还是正经人。同她走的那几个，好象是公口上的朋友，更不好伤义气。”

“你哥子的眼力真好！那几个果是北门外码头上的。我想那婆娘也不是啥子正经货。是正经的，肯同这般人一道走吗？”

王刀客仍然摇着头。

“你哥子这又太胆小了！常说的，野花大家采，好马大家骑，说到义气，更应该让出来大家耍呀！”

王刀客还是摇头不答应。

一个不知利害的四浑小伙子，约莫十八九岁，大概是初出林的笋子，却甚以为然道：“顾哥的话说得对，去挤她一挤，有甚要紧，都是耍的！”

王刀客道：“省城地方，不是容易撒豪的，莫去惹祸！”

又一个四浑小伙子道：“怕惹祸，不是你我弟兄说的话。顾哥，真有胆子，我们就去！”

顾天成很是兴奋，也不再加思索，遂将招弟放在街边上道：“你就在这里等着！我过去一下就来！……”

“大令”既过，人群又合拢了。王刀客就要再阻挡，已看不见他们挤往那里去了。

罗歪嘴一行正走到青石桥街口，男的在前开路，女的落在背后。忽然间，只听见女的尖声叫喊起来道：“你们才混闹呀！嚟个在人家身上摸了起来！……哎呀！我的奶……”

罗歪嘴忙回过头来，正瞧见顾天成同一个不认识的年青小伙子将蔡大嫂挟住在乱摸乱动。

“你吗，顾家娃儿？”

“是我！……好马大家骑！……这不比天回镇，你敢嚟个？”

罗歪嘴已站正了，便撑起双眼道：“敢嚯个？……老子就敢捶你！”

劈脸一个耳光，又结实，又响，顾天成半边脸都红了。

两个小伙子都扑了过来道：“话不好生说，就出手动粗？老子们还是不怕事的！”

口角声音，早把挤紧的人群，霍然一下荡开了。

大概都市上的人，过惯了文雅秀气的生活，一旦遇着有刺激性的粗豪举动，都很愿意欣赏一下；同时又害怕这举动波到自己身上，吃不住。所以猛然遇有此种机会，必是很迅速的散成一个圈子，好象看把戏似的，站在无害的地位上来观赏。

于是在圈子当中，便只剩下了九个人。一方是顾天成他们三人，一方是罗歪嘴、张占魁、田长子、杜老四、同另外一个身材结实的弟兄，五个男子。外搭一个脸都骇青了的蔡大嫂。

蔡大嫂钗横鬓乱，衣裳不整的，靠在罗歪嘴胳膊上，两眼睁得过大，两条腿战得几乎站不稳当。

罗歪嘴这方的势子要胜点，骂得更起劲些。

顾天成毫未想到弄成这个局面，业已胆怯起来，正在左顾右盼，打算趁势溜脱的，不料一个小伙子猛然躬身下去，从小腿裹缠当中，霍的拔出一柄匕首，一声不响，埋头就向田长子腰眼里戳去。

这举动把看热闹的全惊了。王刀客忽的奔过来，将那小伙子拖住道：“使不得！”

田长子一躲过，也从后胯上抽出一柄短刀。张占魁的家伙也拿出来了道：“你娃儿还有这一下！……来！……”

王刀客把手一拦，刚说了句：“兄弟们……”

人圈里忽起了一片喊声：“总爷来了！快让开！”

提刀在手，正待以性命相搏的人，也会怕总爷。怕总爷吆喝着喊丘八捉住，按在地下打光屁股。据说，袍哥刀客身上，纵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戳上几十个鲜红窟窿，倒不算甚么，惟有被王法打了，不但辱没祖宗，就死了，也没脸变鬼。

“总爷来了！”这一声，比甚么退鬼的符还灵。人圈中间的美人英雄，刀光钗影，一下都不见了。人壁依旧变为人潮，浩浩荡荡流动起来。

这出武戏的结果，顶吃亏的是顾天成。因为他一趟奔到总府街时，才想起他的招弟来。

从正月十一夜，在成都东大街一场耍刀之后，蔡大嫂不惟不灰心丧气，对于罗歪嘴，似乎还更亲热了些，两个人几乎行坐都不离了。

本来，他们两个的勾扯，已是公开的了，全镇的人只有正在吃奶的小娃儿，不知道。不过他们既不是甚么专顾面子的上等人，而这件事又是平常已极，用不着诧异的事，不说别处，就在本镇上，要找例子，也就很多了。所以他们自己不以为怪，而旁边的人也淡漠视之。

蔡兴顺对于他老婆之有外遇，本可以不晓得的，只要罗歪嘴同他老婆不要他知道。然而罗歪嘴在新年初二，拜了年回来，不知为了甚么，却与蔡大嫂商量，两个人尽这样暧暧昧昧的，实在不好，不如简直向傻子说明白，免得碍手碍脚。蔡大嫂想了想，觉得这与憎嫌亲夫刺眼，便要想方设计，将其谋杀了，到头终不免败露，而遭凌迟处死的比起，毕竟好得多。虽说因他两人的心好，也因蔡兴顺与人无争的性情好，而全亏得他们两人都是有了世故，

并且超过了疯狂的年纪，再说情热，也还剩有思索利害的时间与理性。所以他们在商量时，还能设想周到：傻子决不会说什么的，只要大家待他格外好一点；设或发了傻性，硬不愿把老婆让出与人打伙，又如何办呢？说他有什么杀着，如祖宗们所传下的做丈夫的人，有权力将奸夫淫妇当场砍死，提着两个人头报官，不犯死罪；或如《珍珠衫》戏上蒋兴哥的办法，对罗歪嘴不说甚么，只拿住把柄，一封书将邓么姑休回家去；象这样，谅他必不敢！只怕他使着闷性，故意为难，起码要夜夜把老婆抱着睡，硬不放松一步，却如何办？蔡大嫂毕竟年轻些，便主张带起金娃子，同罗歪嘴一起逃走，逃到外州府县恩恩爱爱的去过活。罗歪嘴要冷静些，不以她的话为然，他说傻子性情忠厚，是容易对付的，只须她白日同他吵，夜里冷淡他，同时挑拨起他的性来，而绝对不拿好处给他，他再与他一些恐骇与温情，如此两面夹攻，不愁傻子不递降表。结果是采了罗歪嘴的办法，而在当夜，蔡兴顺公然听取了他们的秘密。不料他竟毫无反响的容纳了，并且向罗歪嘴表示，如其嫌他在中间不方便，他愿意简直彰明较著的把老婆嫁给他，只要邓家答应。

蔡兴顺退让的态度，牺牲自己的精神，——但不是从他理性中评判之后而来，乃是发于他怯畏无争的心情。——真把罗歪嘴感动了，拍着他的手背道：“傻子，你真是好人，我真对不住你！可是我也出于无奈，并非有心欺你，你放心，她还是你的人，我断不把她抢走的！”

他因为感激他，觉得他在夫妇间，也委实老实得可怜，遂不惜金针度人，给了他许多教诲；而蔡兴顺只管当了显考，可以说，到此方才恍然夫妇之道，还有许多非经口传而不知晓的秘密。但是蔡大嫂却甚以为苦，抱怨罗歪嘴不该把浑人教乖；罗歪嘴却乐得大笑；她只好努力拒绝他。

不过新年当中，大家都过着很快活。到初九那天，吃午饭时，张占魁说起城里在这天叫上九，各街便有花灯了。从十一一起，东南两门的龙灯便要出来，比起外县龙灯，好看得多。并不是龙灯好看，是烧龙灯的花火好看，乡场上的花火，真不及！蔡大嫂听得高兴，因向罗歪嘴说：“我们好不好明天就进城去，好生耍几天？我长这么大，还没到过成都省城哩！”

罗歪嘴点头道：“可是可以的，只你住在那里呢？”

她道：“我去找我的大哥哥，在他那里歇。”

“你大哥哥那里？莫乱说，一个在广货店当先生的，自己还在打地铺哩！那能留女客歇？铺家规矩，也不准呀！”

杜老四道：“我姐姐在大红土地庙住，虽然窄一点，倒可挤一挤。”

这问题算是解决了。于是蔡兴顺也起了一点野心，算是他平生第一次的，他道：“也带我去看看！”

罗歪嘴点了头，众人也无话说。但是到次日走时，蔡大嫂却不许她丈夫走。说是一家人都走了，土盘子只这么大，如何能照料铺子。又说她丈夫是常常进城的，为何就不容她萧萧闲闲的去玩一次。要是金娃子大一点，丢得下，她连金娃子都不带了。种种说法，加以满脸的不自在，并说她丈夫一定要去，她就不去，她可以让他的。直弄得众人都不敢开口，而蔡傻子只好答应不去，眼睁睁的看着她穿着年底才缝的崭新的大镶滚品蓝料子衣裳，水红套裤，平底满帮花鞋，抱着金娃子，偕着罗歪嘴等人，乘着轿子去了。

自娶亲以来，与老婆分离独处，这尚是第一次；加以近六七天，被罗大老表教导之后，才稍稍尝得了一点男女乐趣，而女的对自己，看来虽不象对她野老公那样好，但与从前比起，已大不相同。在他心里，实在有点舍不得

他女人的，却又害怕她，害怕她当真丢了他，她是一个说得出做得出的女人。在过年当中，生意本来少，一个人坐在铺内，实在有点与素来习惯不合的地方，总觉得心里有点慌，自己莫明其妙，只好向土盘子述苦。

“土盘子，我才可怜喽！……”

土盘子才十四岁的浑小子，如何能安慰他。他无可排遣，只好吃酒。有时也想到“老婆讨了两年半，娃儿都有了，嗒个以前并不觉得好呢？……嗒个眼前会离不得她呢？……”自己老是解答不出，便只好睡，只好捺着心等他老婆兴尽而回。

原说十六才回来，十八才同他回娘家去的。不料在十二的晌午，她竟带着金娃子，先回来了。他真有说不出的高兴，站在她跟前，甚么都忘了，只笑嘻嘻的看着她，看得一眼不转。

她也不瞅睬他，将金娃子交给土盘子抱了去，自己只管取首饰，换衣服，换鞋子。收拾好了，抱着水烟袋，坐在方凳上，一袋一袋的吸。

又半会，她才看了蔡兴顺一眼，低头叹道：“傻子，你嗒个越来越傻了！死死的把人家盯着，难道我才嫁跟你吗？我忽然的一个人回来，这总有点事情呀，你问也不问人家一句，真个，你就这样的没心肝吗？叫人看了真伤心！”

蔡兴顺很是慌张，脸都急红了。

她又看了他两眼，不由笑着呖了他一口道：“你真个太老实了！从前觉得还活动些！”

蔡兴顺“啊”了一声道：“你说得对！这两天，我……”

她把眉头一扬道：“我晓得，这两天你不高兴。告诉你，幸亏我挡住你，不要去，那才骇人哩！连我都骇得打战！若是你，……”

他张开大口，又“啊”了一声。

“你看，罗哥张哥这般人，真行！刀子杀过来，眉毛都不动。是你，怕不早骇得倒在地下了！女人家没有这般人一路，真要到处受欺了，还敢出去吗？你也不要怪我偏心喜欢他们些，说真话，他们本来行啊！”

她于是把昨夜所经过的，向他说了个大概，“幸而把金娃子交跟田长子的姐姐带着，没抱去。”说话中间，自然把罗歪嘴张占魁田长子诸人形容得更有声色，超过实际不知多少倍，犹之书之叙说楚霸王张三爷一样。事后，罗歪嘴等人本要去寻找那个姓顾的出事，一则她不愿意再闹，二则一个姓王的出头说好话，他们才不往下理落。她也不想看龙灯了，去找了一次大哥，又没有找着。城内还在过年，开张的很少，并不怎么热闹好玩，所以她就回来了。他们

四

顾天成在总府街一警觉招弟还在东大街，登时头上一热，两脚便软了。大约自己也曾奔返东大街，在人丛中挤着找了一会罢？回到么伯家后，只记得自己一路哭喊进去，把一家人都惊了。听说招弟在东大街挤掉了，众人如何说，如何主张，则甚为模糊，只记得钱家弟媳连连叫周嫂喊打更的去找，而么伯娘则抹着眼泪道：“这才可怜啦！这才可怜啦！”

闹了一个通宵，毫无影响。接连三天，求签、问卜、算命、许愿、观花、看圆光、画蛋，甚么法门都使交了，还是无影响。他哩，昏昏沉沉的，只是哭。又不敢说出招弟是因为甚么而掉的，又不敢亲自出去找，怕碰见对头。关心的人，只能这样劝：“不要太呕狠了！这都是命中注定的，该她要着这个灾。即或不掉，也一定会病死，你退一步想，就权当她害急病死了！”或

者是：“招弟已经那么大了，不是全不懂事的，长相也还不坏，说不定被那家稀儿少女的有钱人抢去了，那就比在你家里还好哩！”还举出许多例，有些把儿女掉了二十年，到自己全忘了，尚自寻觅回来，跪认双亲的。

又过了两天，么伯么伯娘也都冷淡下来，向他说：“招弟掉了这几天，怕是找不着了！你的样子都变了，我家二媳妇肚子越大越坠，怕就在这几天。我们不留你尽住，使你伤心，你倒是回去将养的好。把这事情丢冷一点，再进城来耍。”

顾天成于正月十八那天起身回家时，简直就同害了大病一样，强勉走出北门，到接官厅，两腿连连打战，一步也走不动，恰好有轿子，便雇了坐回去。一路昏昏沉沉，不知在甚么时候，竟自走到拢门口。轿子放下，因花豹子黑宝之向轿夫乱吠而走来叱狗的阿龙，只看见是他，便抢着问道：“招弟也回来了吗？”他好象在心头着了一刀似的，汪的一声便号陶大哭起来。甚么都不顾了，一直抢进堂屋，

四

顾天成在总府街一警觉招弟还在东大街，登时头上一热，两脚便软了。大约自己也曾奔返东大街，在人丛中挤着找了一会罢？回到么伯家后，只记得自己一路哭喊进去，把一家人都惊了。听说招弟在东大街挤掉了，众人如何说，如何主张，则甚为模糊，只记得钱家弟媳连连叫周嫂喊打更的去找，而么怕娘则抹着眼泪道：“这才可怜啦！这才可怜啦！”

闹了一个通宵，毫无影响。接连三天，求签、问卜、算命、许愿、观花、看圆光、画蛋，甚么法门都使交了，还是无影响。他哩，昏昏沉沉的，只是哭。又不敢说出招弟是因为甚么而掉的，又不敢亲自出去找，怕碰见对头。关心的人，只能这样劝：“不要太呕狠了！这都是命中注定的，该她要着这个灾。即或不掉，也一定会病死，你退一步想，就权当她害急病死了！”或者是：“招弟已经那么大了，不是全不懂事的，长相也还不坏，说不定被那家稀儿少女的有钱人抢去了，那就比在你家里还好哩！”还举出许多例，有些把儿女掉了二十年，到自己全忘了，尚自寻觅回来，跪认双亲的。

又过了两天，么伯么伯娘也都冷淡下来，向他说：“招弟掉了这几天，怕是找不着了！你的样子都变了，我家二媳妇肚子越大越坠，怕就在这几天。我们不留你尽住，使你伤心，你倒是回去将养的好。把这事情丢冷一点，再进城来耍。”

顾天成于正月十八那天起身回家时，简直就同害了大病一样，强勉走出北门，到接官厅，两腿连连打战，一步也走不动，恰好有轿子，便雇了坐回去。一路昏昏沉沉，不知在甚么时候，竟自走到拢门口。轿子放下，因花豹子黑宝之向轿夫乱吠而走来叱狗的阿龙，只看见是他，便抢着问道：“招弟也回来了吗？”他好象在心头着了一刀似的，汪的一声便号陶大哭起来。甚么都不顾了，一直抢进堂屋，掀开白布灵帏，伏在老婆棺材上，顿着两脚哭喊道：“妈妈！妈妈！我真想不过呀！招弟在东大街掉了！……你有灵有验……把她找回来呀！……”就是他老婆死时，也未这样哭过。

全农庄都知道招弟掉了，是正月十一夜看灯火挤掉的。邻居们都来问询，独不见钟家夫妇，说是进城到曾家去了。

阿龙不服气，他说：“妈的！我偏不信，掉个人会找不着的！成都省有多大！”第二天，天还未亮，阿龙果然没吃饭就走了。

顾天成听见，心里也希冀阿龙真能够把招弟找到，寻思“这或者是招弟

的妈在暗中主使罢”？于是他就在老婆灵位前点上一对蜡烛，三根长香，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头，磕到第三个头，并伏在地上默默通明了好一会。忽然想起自己平日的行为，便哭诉道：“妈妈，我平日爱闹女人，这该不是我的报应？妈妈，只要你有灵有验，把招弟找回来，我再也不胡闹了！”

他祷告了后，好象有了把握，对于招弟回来的希望，似乎更大了。心里时时在说：“阿龙定然把她找得着”！这一天，他颇有精神，一直悬着眼睛，等到月光照见了树梢。

次日又等，上午还好，还能去找邻居谈说“设若招弟回来了”；并打算杀只鸡煮了等她回来吃。但是等到下午，心里就焦躁起来，越等越不耐烦，连家里都站不住了，便跑到大路上去望，望一会，又跑回来，一直望到只要看见有两个人影，都以为是阿龙带着招弟回来了。快要黄昏时候，才被阿三拉了回去道：“你也疯了！阿龙连城门都没有进过的，他咋个找得到人？恐怕连他也会掉哩！回去睡觉好了！你看，你已变得不象人形！”

话只管说得对，叫阿龙去找招弟，真不免惹人笑；但他已向死人灵前通明了，赌了咒，人死为神，只要监察自己的真诚，那里有不显应的，况且又是自己的女儿？顾天成诚心相信他这道理。不过，人到底支持不住，算来从正月十一夜起，直未好生睡过一觉。所以到猫头鹰叫起来时，还坐在太师椅上，就睡着了。

次日天已大明，阿三来叫他吃饭，方醒了，也才觉得通身冰冷，通身酸痛，头似乎有巴斗大，眼珠子也胀得生疼；鼻子也是瓮的。刚刚强勉吃了一碗米汤泡饭，阿龙忽然走进灶房来。

他忙放下饭碗，张开口，睁着眼，把阿龙看着。

阿龙不做声，一直走去坐在烧火板凳上，两只手把头抱着。

他只觉得双眼发黑，通身火滚，从此不省人事，仿佛记得要倒下时，阿三连在耳朵叫道：“你病了吗？你病了吗？”

五

在有一夜晚，顾天成仿佛刚睡醒了似的，睁开眼睛一看，只觉满眼金花乱闪，头仍是昏昏沉沉的，忙又把眼闭着。耳朵却听见有些声音在嗡嗡的响。好半会，那声音才变得模模糊糊，象是人在说话，似乎隔了一层壁。又半会，竟听清楚了，确乎一个人粗声大气在说：“……不管你们咋个说法，我今夜硬要回去放伸睡一觉的！莫把我熬病了，那才笑人哩！”又一个粗大声音：“钟么嫂，你不过才熬五夜啦！……”

钟么嫂也熬五夜，是为的甚么？她还在说：“……看样子，已不要紧了，烧热已经退尽，又不打胡乱说了，你不信，你去摸摸看。”

果有一个人，脚步很沉重的走了过来。他又把眼睛睁开。一张又黄又扁的大脸，正对着自己，原来是阿三，他认得很清楚。

“唉！钟么嫂，钟么嫂，你快来看！眼睛睁开了，一眨一眨的！”

走在阿三身边来的，果然是圆眼胖脸，睫毛很长的钟么嫂，他也认得很清楚。

她伏在他脸上看了看，象是很高兴的样子，站起来把阿三的粗胳膊重重一拍道：“我的话该对？你看他不是已清醒了？……啊！三贡爷，认得我不？真是菩萨保佑！你这场病好扎实！我都整整熬了五夜来看守你，你看这些人该是好人啦！”

他还有些昏，莫明其妙的想问她一句甚么话，觉得是说出来了，不过自

己听来也好象乳猫叫唤一样。

阿龙奔了进来，大声狂喊道：“他好了吗？……”

钟么嫂拦住他道：“蠢东西，放那们大的声气做啥子！……他才清醒，不要扰他！我们都走开一点，让他醒清楚了，再跟他说话！……阿弥陀佛！我也该回去了！……阿龙快去煨点稀饭，怕他饿了要吃！稀饭里不要放别的东西，一点砂糖就好了！……”

阿三坐在床边上，拿起他那长满了厚茧的粗手，在他额上摸了摸，张着大嘴笑道：“你真好了！”

他眼睛看得清楚了，方桌上除了一盏很亮的锡灯台而外，放满了的东西，好象有几个小玻璃瓶子，被灯光映得透明。床上的罩子在脑壳这一头是挂在牛角帐钩上，脚下那一头还放下来在。自己是仰卧着的，身上似乎盖了不少的东西，压得很重。

他瞅着阿三，努力问了一句：“我病了多久吗？”自己已听得见在说话，只是声音又低又哑。

阿三自然也听见了，点了点头道：“是啦！今天初四了，你是正月二十害的病，整整十四天！……不忙说话！你吃不吃点稀饭？十四天没吃一点东西，这嗒个使得！我催阿龙去！”

被人喂了小半碗稀饭，又睡了。这夜是病退后休息的熟睡，而不是病中的沉迷与昏腾。所以到次日平明，顾天成竟醒得很清楚。据守夜的阿三说，他真睡得好，打了半夜的鼾声。并且也觉饿了，洗了一把脸，又吃了稀饭，还吃了咸菜，觉得很香。

饭后，阿三问他还吃不吃洋药？

“洋药？”他诧异的问：“啥子洋药？”

“啊！我忘记告诉你啦！你这病全是洋药医好的！”

“到底是啥子洋药，那里来的？”他说话的声音也大了，并且也有力。

“你还不晓得吗？就是从曾师母那里拿来的。……呃！我又忘了，你病得胡里胡涂的，嗒个晓得呢？我摆跟你听，……”

阿三的话老是拖泥带水的，弄不清楚，得亏阿龙进来，在旁边帮着，这才使顾天成明白了。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当顾天成几乎栽倒，被阿三阿龙架到床上，已经不省人事了。阿龙骇得只晓得哭，邻居们听见了来看，都没办法。那位给他老婆料理过丧事的老年人才叫阿三到场上去找医生。医生就是那位卖丸药的马三疯子，走来一看，就是说中了邪风。给了几颗邪风丸，不想灌下之后，他就打胡乱说起来。众人更相信遇了邪，找了个端公来打保符，又送了花盘，他打胡乱说得更厉害。那位老年人不敢拿主张了，叫去找他老婆的哥嫂，不但来，还臭骂了一顿，说他活报应，并猜招弟是他故意丢了，好讨新老婆。别一个邻居姆姆又举荐来一个观花婆，花了三百钱，一顿饭，观了一场花。说他花树下站了个女鬼，要三两银子去给他禳解。阿三不晓得他的银子放在那里，向大家借，又借不出，只好跑进城去找他么伯。恰恰二少娘那天临盆，说是难产有鬼，生不下来，请了三四个检生婆，又请了一个道士在画符，一家人只顾二少娘去了。幸而正要出城之时，忽然碰见钟么哥夫妇。他们给主人拜了年，又去朝石经寺，回来在主人家住了两天，也正要回家。两下一谈

起他的病，钟么嫂便说她主人家曾师母那里，正有个洋医生在给她女儿医病，真行，也是险症，几天就医好了。于是，三个人跑到西御街曾家，先找着钟么嫂的姐姐，再见了曾先生曾师母。曾师母也真热心，立刻就带着阿三到四圣祠，见了一个很高的洋人。曾师母说的是洋话，把阿三的话，一一的说给他听了。他便拿了些药粉，装在玻璃瓶里，说先吃这个，吃完了，再去拿药。钟么嫂一回来，就忙着来服侍他，这是曾师母教她的，病人该怎样的服侍，该吃些甚么，房间该怎样收拾，只有一件，钟么嫂没照做，就是未把窗子撑起；她说：“这不比曾家，虽然打开窗子，却烧着火的。乡下的风又大，病人嗒个吹得！”钟么哥也好，因为阿三不大认得街道，他就自告奋勇，每次去拿药。不过，当阿三初次把洋药拿回来时，邻居们都说吃不得，都说恐怕有毒。那位有年纪的说得顶凶，他说活了七十几岁，从没听说过洋鬼子的药会把人医好，也没听说过人病了，病得打胡乱说，连端公都治不好的，会被洋鬼子治好。洋鬼子就是鬼，鬼只有愿意人死的，那里会把人治好。钟么嫂同他争得只差打了起来。后来，是阿三出来拍着胸膛说：“死马当成活马医！主人家死了，我抵命！”这才把众人的嘴堵住，把洋药灌下。就那一夜，众人时时走来打听他的死信，钟么嫂便一屁股坐在床跟前熬夜。

洋药就是这样的来历，而且竟自把他医好了！

顾天成也觉稀奇，遂说：“洋药还有吗？拿跟我看看。”

阿龙把方桌上一只半大玻璃瓶拿过来道：“前两回是扁的，装的药粉，后来就是这药水了。”

一种微黄色的淡水，打开塞子，闻不出什么气味，还剩有小半瓶。

他问：“嗒个吃的？”

阿龙说：“隔两顿饭工夫，跟你小半调羹。这调羹也是钟么哥带回来的。”又把桌上纸包着的一根好象银子打的长把羹匙拿给他看。

他好奇的说道：“倒一点来尝尝，看是啥味道。”

钟么嫂正走了进来，从阿龙手上把瓶子拿去道：“快不要吃！洋医生说，人清醒了，要另自换药的，我的门前人把牛放了就去。……三贡爷，你今天该清楚了？哎呀！你真骇死人了！亏你害这场大病！”

钟么嫂今天在顾天成眼里，真是活菩萨。觉得也没有平常那么黑了，脸也似乎没有那么圆，眼也似乎没有那么鼓，嘴也似乎没有那样哆。他自然万分感谢她，她略谦了两句，接着说道：“也是你的机缘凑合！要不是阿三哥遇着我，嗒个会找到洋医生呢？可是也得亏我在曾家遇见有这件事。看起来，真有菩萨保佑！我同我们前人去朝石经寺，本是为求子的，不想倒为你烧了香了！”

跟着就是一阵哈哈。

顾天成清醒的消息，传遍了，邻居都来看他，都要诧异一番，都要看看洋药，都要议论一番。把一间经钟么嫂收拾干净的病房，带进了一地的泥土，充满了一间屋的叶子烟气。惟有那位有年纪的男邻居不来，因为他不愿意相信顾天成是洋药医好的。

但是顾天成偏不给他争气，硬因为吃了洋药，一天比一天的好了起来。八天之后，洋医生说，不必再吃药，只须吃些精细饮食就可以了。

也得亏这一场病，才把想念招弟的心思渐渐丢冷，居然能够同钟么嫂细说招弟掉了以后，他那几天的情形。不过，创痕总是在的。

一天，他在打谷场上，晒着二月中旬难得而暖和的春阳。看见周遭树子，

都已青郁郁的，发出新叶。篱角上一株桃花，也绽出了红的花瓣。田间胡豆已快割了，小麦已那么高，油菜花渐渐在黄了。蜜蜂到处在飞，到处都是嗡嗡的。老鹰在晴空中盘旋得很自在，大约也禁不住阳气的动荡，时时长唤两声，把地上的鸡雏吓得一齐伏到母鸡的翅下。到处都是生意勃勃的，孩子们的呼声也时时传将过来，恍惚之间，觉得招弟也在那里。

他向来不晓得想事的，也不由的回想到正月十一在东大街的事情。首先重映在他眼前的，就是那个借以起衅的女人，娉娉婷婷的身子，一张逗人爱的面孔，一对亮晶晶的眼睛，犹然记得清清楚楚。拿她与刘三金比起，没有那么野，却又不很庄重。遂在心里自己问道：“这究竟是罗歪嘴的啥子人？又不象是婊子，怕是他的老婆罢？……婆娘们都不是好东西！前一回是刘三金，这一回又是这婆娘，祸根，祸根！前一回的仇，还没有报，又吃了这么大一个亏！……唉！可怜我的招娃子，不晓得落在啥子人的手上，到底是死，是活？……”想到招弟，便越恨罗歪嘴等人，报仇的念头越切。因又寻思到去年与钟么嫂商量去找曾师母的事。

花豹子从脚下猛的跳了过去，却又不吠，还在摆尾巴。他回过头去，钟么嫂提着砂罐，给他送炖鸡来了。——从他起床以后，钟么嫂格外对他要好，替他洗衣裳，补袜底。又说阿三阿龙不会炖鸡，亲自在家里炖好了，伺候他吃。真个就象他一家人。他感激得很，当面许她待病好了，送她的东西，她又说不要。——他遂站起来，同着两条狗跟她走进灶房，趁热吃着之时，他遂提起要找曾师母的话。

她坐在旁边，将一只手肘支在桌上笑道：“这下，你倒可以对直找她了。备些礼物去送她，作为跟她道劳，见了面，就好把你的事向她讲出来，求她找史洋人一说，不就对了吗？”

他摇摇头道：“这不好，还是请你去求她好些！一来，我不好求她尽帮忙，二来，我的口钝，说不清楚。”

她也摇摇头道：“为你的病，我已经跟你帮过大忙了，你还要烦劳我呀！”

“我晓得，你是我的大恩人。你又很关心我的，你难道不明白我这场病是咋个来的？你光把我的病医好了，不想方法替我报仇，那你只算得半个恩人了！嫂子，好嫂子！再劳烦你这一回，我一总谢你！”

她瞅着他道：“你开口说谢，闭口说谢，你先说清楚，到底拿啥子谢我？”

“只要你喜欢的，我去买！”

她拿手指在他额上一戳道：“你装疯吗？我要你买的？”

他眼皮一跳，心下明白了，便向她笑着点了点头道：“我的命都是你跟我，还说别的……”

八

正月十一夜打过二更很久了，东大街的游人差不多快散尽了，灯光也渐渐的熄灭。这时候，由三圣街向上莲池那方，正有两个人影，急急忙忙的走着。同时别一个打更的，正从三圣街口的东大街走过，口头喊道：“大墙后街顾家门道失掉一个女娃子！……十二岁！……名叫招弟！……没有留头！……身穿绿布袄子！……蓝布棉裤！……没有缠脚！……青布朝元鞋！……仁人君子，捡着送还！……送到者酬银一两！报信五钱！”

月色昏暗，并已西斜了，三圣街又没有檐灯，看不清那两个人的面影；但从身材上，可以看出一个是老妇人，一个是小女孩。并听得见那小女孩一面走，一面还在歔歔歔歔的哭，有时轻轻喊一声：“爹爹！”那老妇人必要

很柔和的说道：“就要走到了，不要哭，不要喊，你爹会在屋里等你的！”同时把她小手紧紧握住，生怕有什么灾害，会在半路来侵害她似的。

上莲池在夏天多雨时候，确是一个很大的池塘，也有一些荷花。但是在新年当中，差不多十分之九的地方，都是干的。池的南岸，是整整齐齐的城墙，北岸便是毫无章法，随意搭盖的草房子。在省垣之内，而于官荒地上，搭盖草房居住的，究是些甚么人，那又何待细说呢？

在老幼二人走到这里时，所有的草房子里，都是黑魆魆的。只有极西头一间半瓦半草的房里，尚漏了一丝微弱的灯光出来。老妇人遂直向这有灯光之处走来，一面将小女孩挽在跟前，一面敲门。

门开了，在瓦灯盏的菜油灯光中，露出一个三十来岁，面带病容的妇人。她刚要开口，一眼看见了小女孩，便收住了口，呆呆的看着。

老妇人把小女孩牵进来，转身将门关好，才向小女孩说道：“这是我的屋。你爹爹会来的，你就在这里等他。”

小女孩怯生生拿眼四面一看，又看了少妇两眼，呜一声又哭了起来道：“我不！……我不在这里！……你领我回去！……我要爹爹！……爹爹！……”

老妇人忙拉过一张矮竹凳坐下，把她揽在怀里，拍着她肩膀诓道：“不要哭！……我的乖娃娃！……这里有老虎，听见娃娃哭，就要出来的！……快不要哭！……你哭，你爹爹就不来了！……哦！想是饿了，王女，你把安娃的米花糖拿几片跟她。”

小女孩吃米花糖时，还在抽噎，可是没吃完，已经闭着眼睛要睡了。老妇人将她抱起，放在床上，只把一双泥污鞋子给她脱了。揭开被盖，把她推进在一个业经睡熟了，约莫九岁光景的男孩子身边。

那带病容的少妇，也倒上床去，将被拉来偎着，才问老妇人：“妈，你从那里弄来的？”

老妇人坐在床边上笑道：“是捡来的。一个失路的女娃子，听口腔，好象是南路人。”

“在那里捡的？”

“就在东门二巷子我从胖子那里回来时……”

“妈，你找着他没有？”

老妇人的脸色登时就阴沉下去：“找是找着了，……”

那少妇两眼瞪着，死死的看着她那狡猾老脸，好象要从她那牙齿残缺的口中，看出里面尚未说完的言语似的。可是看了许久，仍无一点踪影。她遂翻过身去，拿起那只瘦而惨白的拳头，在床边上一捶，恨恨的道：“我晓得，那没良心的胖杂种，一定不来了！……狗入的胖杂种，挨千刀的！……死没良心，平日花言巧语，说得多甜！……人家害了病，看也不来看一眼。……挨刀的，我晓得你是生怕老娘不死！老娘就死了，也要来找你这胖挨刀的！”

老妇人让她骂后，又才慢慢说道：“他倒说过，这个月的银子，总在元宵前后送来。”

“稀罕他这六两银子，牛老三不是出过八两吗？挨刀的，把人家的的心买死了，他反变了！……呜呜呜……”

老妇人忙伏下身去说道：“还要哭，这不是自己糟蹋自己吗？王女，……”

“妈，我想不得！……想起就伤心！……他前年来多好呀！一个月要在这里睡二十来夜，……自从去年十月就变了，……我记得清清楚楚，……十月来睡过五夜，白天还来过七回，……冬月只来睡过两夜，借口说事情忙，……”

腊月连白天都不来了！……我为啥不伤心？……我听了他的话，硬是一心一意的想跟他一辈子，……为他，我得罪了多少人，结下了多少仇！……胖挨刀的，难道不晓得？……牛老三至今还在恨我哩！……呜呜呜！”

老妇人拍着她大腿叹道：“王女，你倒要想开些，痴心女子负心汉，戏上有，世上有！我以前不是劝过你，不要太痴了，在外头包女人的汉子，那一个是死心蹋地的？那一个不是一年半载就掉了头的？”

少妇渐渐住了哭道：“妈，你光是这样说，你就不晓得，人是知好歹的；你看他，平日对人家多好，那样的温存体贴，你叫人家啷个不痴心呢？那晓得全是假心肠，隔不多久，又找新鲜的去了！……挨刀的男人家，都不是他妈的一个好东西！吃亏的只有我们女人家！”

老妇人道：“也怪你太任性了，总不听我说。我不是说过多少回吗？人是争着的香！你若不把牛老三吴金廷他们连根丢掉，把他们留在身边，弄点法门，让他们三个抢着巴结你，讨你的好，你看，至今你在他们三个眼睛里，恐怕还是鲜花一样，红冬冬，香扑扑的哩！要是病了，医生早上了门，三个人总一定跟孝子样，走马灯似的在床边转，那里还会害得我打起灯笼火把，低声下气的去找人呢？”

两个人好半会都没有做声。床上两个小孩子，倒睡得呼呀呼的，房子外随时都有些犬吠。

灯芯短了，吃不住油，渐渐暗了下去。老妇人起身，在一个抽屉里，另选了一根灯草加上。回头向着她媳妇说道：“王女，你还该晓得：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人生一世，那里有常常好的。你自己还不很觉得，你今年已赶不到去年了，再经这回病痛，你人一定要吃大亏；还不趁着没有衰败时候，好生耍耍，多挣几个钱。把这几年一过，就不会有啥子好日子了，我不会诳你的，王女，你看我，就是一个榜样。所以我要劝你，仍然把牛老三吴金廷弄过来，不要太任性子，弄得自己吃亏，何苦哩！”

少妇长叹了一口气道：“妈，你又不晓得，我当初是害怕他们争风吃醋，弄到象张二姐的结果，拉上城墙，挖肠破肚的，才犯不着哩！”

老妇人道：“你能象张二姐那样笨吗？这些都不说了，事非经过不知难！如今只要你先把胖子丢开，不要牢牢的贴在心上，再好生吃药养病，等你好了，我们又从头来过。说不定，照我说的做去，胖子重新又会眼红的。……”

“让他狗日的眼红，那个还去睬他！……只是，妈，我吃的都是些贵重药，他尽不送钱来，我这病啷个会好呢？”

老妇人站起来，扁着嘴一笑道：“你放宽心，何必还等胖子的钱？我今夜捡的这个，不就是钱吗？”

少妇恍然一笑道：“哦！不错，去年李大娘曾托过你。只是，你不怕人家找着吗？”

“你还没听出她的口腔吗？一定是南路人，一定是她老子带进城来看灯掉了的。娃儿的嘴又笨，盘问起来，只会说姓古叫招弟。老子叫啥名子，不晓得，只晓得叫三贡爷。乡坝里头的三贡爷四贡爷，多得很，只要一家里头出了个贡爷，全家都叫贡爷。她老子做啥事的？也不晓得，在城里住在那条街？也不晓得，象这样大海里的针，那里就捞得到！”

少妇点点头道：“那倒是的，再朝大公馆里一送，永远不得出大门，要找也没处找了！”

老妇人两手把大腿一拍，躬着身道：“就找到，又啷个？我又不是拐来

的，象那几回！……只是，要好生调教几天！”

“看样子还不很蠢，都还容易调教，大约有十几岁了。”

“她自己说十二岁，照身子看，不止一点。我们明天就教她说十三岁，多一岁，也好卖点。你看五两银子好捡不？”

“我看，好吗落得到三两几。李大娘也要使几百哩！”

“三两也好，你的药钱总有了！……怕要打三更了！你脱了衣睡罢！我要去睡了！”

老妇人把一根油纸捻照着，向后面小房间去了。临走时，还揭开被，把药钱看了看。

七

几天之后，招弟已被改了名字，叫做春秀。住的地方也换了，不是上莲池半瓦半草的房子，而是暑袜街的郝公馆。据伍太婆临走时向她说，她是被送入福地，从此要听说听教，后来的好处说不完。而她所给与伍太婆的酬报呢？则是全身卖断的三两八钱银子，全身衣服格外作价五钱。这已够她媳妇王女吃贵药而有余了！

福地诚然是福地！房子那么高大！漆色那么鲜明！陈设家具那么考究华美！好多都是她梦都没有梦见过的，即如她与春兰——一个二十岁，长得肥胖胖，白白净净，而又顶爱打扮的大丫头，她应该呼之为大姐的。——同睡的那张棕棚架子床，棉软舒服，就非她家的床所能比并。乃至吃的菜饭，那更好了，并不象李大娘、吴大娘、两个高二爷在厨房外间，同着厨子骆师，打杂挑水的老龙，看门头张大爷等所吃的大锅菜饭，而是同着春兰大姐在旁边站着，伺候了老爷、三老爷、太太、姨太太、大小姐、二小姐、大少爷诸人，吃完之后，递了漱口折盂，洗脸洋葛巾，待老爷们走出了倒坐厅，也居然高桌子，低板凳，慢条细理，吃老爷们仅仅动过筷子的好菜好饭。以前在家里，除了逢年过节，只在插禾割稻时候，才有肉吃；至于鸡鸭鱼，那更有数了。在么爷爷家里几天，虽曾吃过席，却那里赶得到这里的又香又好吃，在头几顿，简直吃不够，吃得把少爷小姐与春兰大姐几乎笑出眼泪来。老爷太太说是酿肠子，任她吃够；姨太太说，吃得太多，会把肠子撑大，挺起个屎肚皮。太难看，每顿只准吃两碗。说到衣裳，初来，虽没有甚么好的穿，但是看看春兰的穿着，便知道将来也一定是花花绿绿的。

并且没有甚么事情作。在乡下时，还不免被唤去帮着捞柴草，爬猪粪，做这类的粗事。这里，只是学着伺候姨太太梳妆打扮，抹抹小家具，装水烟，斟便茶，添饭，绞手巾，帮春兰收拾老爷的鸦片烟盘子。此外，就是陪伴七岁大的二小姐玩耍。比较苦一点的事情，就是夜间给姨太太捶腿骹，却也不常。

但是，初来时，她并不觉得这是福地。第一，是想她的爹爹，想长年阿三，阿龙，想钟么哥，钟么嫂，以及同她玩耍过的一般男孩女孩。想着在家里时，那样没笼头马似的野法，真是再好没有了！爹爹看见只是笑，何尝说过不该这样，不该那样？死去的妈妈虽说还管下子，可是那里象这福地，处处都在讲规矩，时时都在讲规矩。比如，说话要细声，又不许太细，太细了，说是做声做气，高了，自然该挨骂。走路哩，脚步要轻要快，设若轻到没有声音，又说是贼脚贼手的，而快到跑，便该挨打了。不能咧起嘴笑，不能当着人打呵欠，打饱嗝，尤其不能在添饭斟茶时咳嗽。又不许把胸膛挺出来，说是同蛮婆子一样；站立时，手要簪下，脚要并拢，这多么难过！说话更难

了，向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说话，不准称呼“你”，就说到“我”字时，声气也该放低些，不然，就是耳光子，或在膀子上揪得飞疼。还有难的，是传话了，比如太太说：“高贵，去把大少爷跟我找来！”传出去，则须说：“大高二爷，请你去把大少爷请来，太太在唤他！”或是：“大高二爷，太太叫你把大少爷找来！”或是：“太太叫高贵去找大少爷！”绝不能照样传出去，不然的话，就没规矩。此外规矩还多，客来时，怎样装烟，怎样递茶，怎样请安，怎样听使唤，真象做戏一样。春兰做得好熟溜，客走后，得夸奖的，总是春兰，挨骂的，总是春秀；结果是：“拿出你那贼心来，跟着春兰大姐好生学！”

第二，不感觉福地之好的，就是乡下的天多宽，地多大，树木多茂，草多长，气息多清！郝公馆里到处都是房子，四面全是几丈高的砖墙；算来只有从二门轿厅一个天井，有两株不大的玉兰花树，从轿厅进来到堂屋，有一个大院坝，地下全铺的大方石板，不说没一株树，连一根草也不长，只摆了八个大花盆，种了些当令的梅花、寿星橘、万年红、同兰草。从堂屋的倒坐厅到后面围房，也只有一个光天井，没有草而有青苔。左厢客厅后，有点空地，种了些枝柯弱细的可怜树子；当窗一排花台，栽了些花；靠墙砌了些假山，盘了些藤萝；假山脚下有一个二尺来宽，丈把长，弯弯曲曲的水池，居然养了些鱼。这就叫小花园。右厢是老爷的书房，后窗外倒有一片草坝，当中一株大白果树，四周有些京竹、观音竹，冬青、槐树、春海棠、梧桐、腊梅等；别有两间房子，是胡老师教大小姐大少爷读书的学堂。这里叫大花园。不叫进去，是不准进去的。全公馆只有这几处天，只有这么几十株树，有能够跑、跳、打滚的草地没有？有能够戽水捉鱼的野塘没有？不说比不上乡下，似乎连上莲池都不如！

第三，使她更不好过的，就是睡得晚，起得早。光是起得早，还不要紧，她在乡下，那一天不是天刚刚亮就起来了？但不只是她，全家都是一样的，并且起来就做饭吃。公馆里只管说是起得早，却从没有不是等雀鸟闹了一大阵，差不多太阳快出来了，才起床。吃早饭，那更晏了，每天的早饭，总是开三道。头道，是厨房隔间的大锅菜饭，二道，是大少爷大小姐陪胡老师在学堂里吃。这一道早饭开后，老爷、太太、姨太太、三老爷才起来，才咳嗽，才吃水烟，才慢慢漱口，才慢慢洗脸，才慢慢吃茶。老爷在闹了大便之后，待春兰把太太的床铺理好，便烧鸦片烟——老爷只管在姨太太房里睡的夜数多，但烧鸦片烟总在太太床上。——三老爷则抄着长衣服，拿水灌花，教鹦哥、乌翎、黄老鸦、八哥说话，更喜欢把一个养在精致小笼中的百灵子，擎到大花园小花园里去溜；太太同姨太太便各自坐在当窗桌前，打开绝讲究的梳妆匣子，慢慢梳头。太太看起来还年轻，白白胖胖的一张圆脸，一头浓而黑的发，大眼睛，塌鼻子，厚嘴唇，那位十九岁的大少爷，活象她！大小姐虽也是太太生的，而模样则象老爷；太太虽是四十一岁的人，仍然要搽脂抹粉，画眉毛，只不象姨太太要涂红嘴唇。伺候太太梳头、洗脸、穿衣、裹脚，全是春兰；吴大娘则只是扫地、抹家具、提水、倒马桶、洗太太老爷大少爷三个人的衣服，搭到也洗洗春兰大姐的，并服侍大少爷大小姐的起居。在春秀未来之时，伺候姨太太梳头洗脸打扮的，只是李大娘。便因为李大娘的事情忒多一点，又要洗姨太太三老爷二小姐胡老师等的衣服，又要照料二小姐，又要打扫大少爷大小姐两个房间，又要伺候学堂里早饭，还要代着做些杂事，实在忙不过来，因才进言于老爷，多买一个小丫头。所以她一来，便被派定

伺候姨太太梳洗打扮。姨太太有二十六岁，比老爷小二十一岁，但是看起来，并不比太太年轻好多，皮肤也不比太太的白细，身材也不及太太高大，脚也不及太太的小，头发也不及太太的多；只是比太太秀气，眉毛长，眼睛细，鼻梁高，口小，薄薄两片嘴唇，长长一双手指。二小姐有一半象她，爱说话，爱呕气，更象她。姨太太搽粉梳头，真是一桩大事，摩了又摩，抵了又抵，桌上镜匣上一面大镜，手上两柄螺钿紫檀手镜，车过来照，车过去照。春兰大姐有时在背后说到姨太太梳头样子，常爱说：“姨太太一定是闪电娘娘投生的！”其实春兰打扮起来，还不是差不多，虽然梳的是一条大发辮，与大小姐一样。姨太太身体不好，最爱害病，最爱坐马桶，李大娘说她小产两次，身子虚了。一直要等老爷把早瘾过了，催两三次，姨太太才能匆匆忙忙把手洗了，换衣裳，去倒坐厅里吃饭。这是第三道早饭。每每早饭刚吃完，机器局的放工哨早响了。所以早晨起来，只觉得饿，但有时二小姐吃点心，给点与她，有时春兰大姐吃荷包蛋，给她半个，还不算苦；顶苦的是睡得晚！不知为甚么，全公馆的人，都是夜猫儿。在平常没客时，夜间，大小姐多半在她的房间里，同春兰、吴大娘、李大娘等说笑，摆龙门阵，做活路；有时高兴念念书，写写字；有时姨太太也去，同着打打纸牌。老爷除了在外面应酬，一到家，只在书房里写几个字，总是躺在太太床上烧鸦片烟。老爷的身材，看起来比太太矮，其实还要高一个头顶，只是瘦长长的脸上，有两片稀疏八字胡，一双眼睛，很有煞气，粗眉毛，大鼻子。三老爷多半叼着一根杂拌烟竿，坐在柜桌侧大圈椅上，陪着谈天。三老爷是老爷亲兄弟，三十三岁了，还没接三太太，说是在习道，不愿娶亲；公馆里事情，是他在管；他比老爷高、大、胖，鼻子更大更高，却是近视眼，脾气很好，对甚么人都是和和气气的，尤其对太太好，太太也对他好。于是谈天说地，讲古论今，连二小姐都不觉得疲倦。到二更，大少爷读了夜书进来，才消夜。消夜便要吃酒，总是三老爷陪着，太太喝得多些，姨太太少喝一点，老爷不喝，少爷小姐们不准喝，喝的是重庆允丰正的仿绍酒。消了夜，二小姐才由李大娘领去，在姨太太的后房里，伴着睡。后一点，打三更了，大少爷大小姐向老爷太太道了安置，才各自进房去睡。三老爷也到老爷书房隔壁一间精致房间里去睡。再过一会，她同李大娘伺候姨太太睡，有时给姨太太捶腿骹，就在这时候，老爷还在烧烟，太太则倒在对面，陪着说话。下人们都睡了，所不能睡的，只有她与春兰两人。总要等到洋钟打了一点，太太才叫春兰舀水，老爷洗脸，春兰理床铺，她给太太装烟，换平底睡鞋。待春兰反掩了房门，她两个才能回到大小姐后房去睡。睡得如此的晚，春兰并不觉苦，上了床还要说话。她却熬不得，老是一断黑，耍一会儿，瞌睡就来了，眼皮沉得很，无论如何，睁不开，一坐下，就打起盹来，一打盹，就不会醒。有时被大小姐二小姐戏弄醒了，有时被李大娘吴大娘春兰等打醒，然而总是昏昏腾腾的，必须好一会儿才醒得清楚。就为这事情，曾使太太姨太太生了好几回气，不是胡里胡涂把事情做错，就是将东西打烂。老爷曾说过：“小孩子，瞌睡是要多些！”但别人的话，则是：“当了丫头，还能说这些！”弄得有时站着都在睡，有时一到床上，连衣裳都来不及脱，就睡熟了。睡得晚，睡不够，也是使她顶怨恨福地，而顶想家乡的一个原因。

第四，这福地在她还有不好的。就因全公馆内，她是顶弱，顶受气的。上人们自然一生气不是骂，就是打；大少爷大小姐不甚打骂人，二小姐会暗地里揪人。下人们也欺负她，不知为甚么大高二爷顶恨她，有机会总要给她

几个暴栗子，牙齿还要咬紧。春兰大姐算是顶好了，遇事也肯教她，就只有时懒得很，要使用她，不听使用，也会惹起她发气的。这每每令她苦忆她爹爹爱她的情形，想到极处，只好坐在茅房里哭。

福地于她的好处实在胜不过于她的坏处，所以在不多几天，她就想逃跑了。困难的就是自进公馆，连轿厅都不准出去，大门以外是甚么光景，只模模糊糊记得是一些铺面，一些卖羊皮衣裳的铺面。如何走法，才能走回家去，这简直想象不出。更有，自从来后，就听李大娘她们常常谈说，丫头逃跑，是顶犯法的事，一出大门，无论何人，都会帮着主人家捉回来的；从来没有听见丫头逃跑，有跑脱了的；那时，捉回来，一顿板子打死，向乱坟坝一丢，任凭猪拉狗扯。她们还要举出许多实例，活象她们亲手做过来的一样，在这暗示之下，她又安敢逃走？

一直经了一个多月，到老爷太太全家商量去赶青羊宫时，她才本能的感觉得：“只要你们带我出城去！……”

八

青羊宫在成都西南隅城墙之外，是清朝康熙年间建筑，又培修过几次。据说是道士的元始庙子，虽然赶不上北门外昭觉寺，北门内文殊院，两个和尚的丛林建筑的富丽堂皇，但营造结构，毕竟大方，犹然看得出中古建筑物的遗规。

庙宇也和官署一样，是坐北朝南的。它的大门，正对着一一条小小的街道，通出去，是一道五洞大石桥，名曰迎仙桥。这街道即以青羊宫得名，叫做青羊场。虽然很小，却是南门外一个同等重要的米市与活猪市。

青羊宫全体结构是这样的：临着大路，是一对大石狮子。八字红墙，山门三道。进门，一片长方空坝，走完，是二门，门基比山门高一尺多，而修得也要考究些。再进去，又是一片长方空坝，中间是一条石子甬道，两侧有些柏树。再进去，是头殿，殿基有三尺来高，殿是三楹，两头俱有便门。再进去，空坝更大，树木更多，东西俱是配殿；西配殿之西北隅，另一个大院，是当家道士的住处、客堂，以及卖签票的地方。坝子正中，是一座修造得绝精致的八卦亭，亭基有五尺多高，四道石阶上去；全亭除了瓦桶，纯是石头造成，雕工也很不错；亭中供的是一尊坐在板角青牛背上的老子塑像，塑得很有神气。八卦亭之北，就是正殿了，大大的五楹，建在一片六尺来高，全用石条砌就的大月台之上；殿的正中，供了三尊绝大的塑像，传说是光绪初年，培修正殿之后，由一个姓曹的塑匠，一手造成；像是坐着的，那么大，并不打草稿，而各部居然塑得很匀，确乎不大容易。据说根据的是《封神榜》，中间是通天教主，上手是太上老君，下手是元始天尊，道士又称之曰三清。殿中左右各摆了一具青铜铸的羊子，有真羊大，形态各殊，而铸工都极精致灵活；道士说是神羊，原本一对，走失了一只，有一只是后来配的，也通了神，设若你身上某一部分疼痛，你只须在神羊的某一部分摸一摸，包你会好，不过要出了功果才灵。但一般古董家却说是南宋贾士道府中的熏炉，因为有一只羊体上有一颗红梅阁记的印章，不过何时流入四川而到青羊宫正殿上来冒充神羊，则无人说得出。正殿之后，空坝不大，别有一座较小的殿，踞在一片较高的月台上，那是观音殿。再由月台两畔抄进去，又是一殿，三楹有楼，楼下是斗姆殿，楼上是玉皇阁，殿基自然更要高点。东西两侧，各有一座三丈来高，人工造就的土台，缭以短垣，升以石阶，台上各有小殿一楹；东曰降生台，西曰得道台。穿过斗姆殿，相去一丈之远，逼着后檐又是

一座丈许高的石台。以地势言，算是全庙中的最后处，也是最高处。台上一座高阁，祀的是唐高祖李渊的塑像，这或许是历史所言李渊与老聃有甚么关系罢？

二月十五日，说是老子的诞辰。这一天，青羊宫的香火是很盛的，而同时又是农具竹器以及各种实用物件集会交易之期，成都不称赶庙会，只简单称为赶青羊宫，也是从这一天开始，一直要闹到三月初十边。

四乡的人，自然要不远百里而来，买他们要用的东西。城里的人，更喜欢来。不过他们并不象乡下人是安心来买农具竹器的，他们也买东西，却买的是小玩意、字画、玉器、花树等；而他们来此的心情，只在箴棚之下，吃茶吃酒，作春郊游宴的。就是官宦人家世家大族的太太奶奶小姐姑娘们，平日只许与家中男子见面的，在赶青羊宫时节，也可以露出脸来，不但允许陌生的男子赶着看她们，而她们也会偷偷的下死眼来看男子们，城里人之喜欢赶青羊宫，而有时竟要天天来者，这也是一种大原因。

青羊宫之东，一墙之隔，还有一所道士庙子，叫二仙庵。也很宏大，并且比青羊宫幽邃曲折，房屋也要多些。庙门之外，是一带柵木林，再外是一片旱田，每年赶青羊宫时，将二庙之间的土墙挖断，游人们自会从墙缺上来往。

青羊宫这面，是农具竹器字画小饮食集合之所。二仙庵的田里，则是搭箴棚卖茶酒，种花草树木的地方，而庵里便是卖小玩意和玉器之处。

新近有一位由经商起家的姓马的绅士，在二仙庵道士坟之前，临着大路，又修造了一所别墅，小有布置。原为纪念他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的，因为好名心甚，遂硬派他这两个害痲病夭折的儿女，作为孝儿孝女，花了好多银子，违例谋到一道圣旨，便在门前横跨大路，造就一道石坊，门上也悬了一块匾，题曰双孝祠。平日本可借给人宴会，到赶青羊宫，更是官绅宴集之所了。

此外，在对门河岸侧，还有一个极小巧的所在，叫百花潭。是前十数年，一个姓黄的学政造作的假古董，也还可以起坐。

· 当蔡大嫂偕同罗歪嘴几个男子，坐着鸡公车来到二仙庵时，游人已经很多了。

蔡大嫂要烧香，自应先到青羊宫，照规矩，还应该从山门土地堂前烧起，全庙中每一尊神像跟前，都须交代一对小蜡烛、三根红香、三叩首的。但她到底不是专为烧香而来，便只到大殿上，在三清像前，跪在许多信男信女丛中，磕了九个头。

三清殿上，黑压压全是人。女人差不多都是来烧香磕头的，而男子则多半是为看女人而来。女人们磕了头后，有些抽身就走，有些摇了签走，——十几个签筒，全在女人们的怀抱中响着，与铁罄木答的声音，搅成一片，光是掷木筭的道士，就有好几人。——有些还要摸了铜羊才走。男子们也有同着走的，那多是同路的，若为追逐好看女人而走的，则并不多；这因为在三清殿烧香的妇女，大都比男子还丑，生怕你不看她，尚故意来挑逗你的一般中年乡妇们，纵有一二稍可寓目的，却都有强悍不怕事的保护者随着在。城里大家人的妇女，根本就不来烧香。所以在此地看女人的，也多半是一些不甚懂事，而倒憨不痴的男子们，老是呆立在那里，好象滩头的信天翁。

蔡大嫂磕头起来，虽不摇签，却要去摸铜羊。而两个铜羊边都挤满了的人，小孩子尤多。

罗歪嘴拿眼四面一扫，看见一般看女人的男子，都涎着眼睛，把蔡大嫂

盯着；许多女的也如此，似乎比男子还看得深刻些。他心里很是高兴，同时又有点嫉妒；他愿蔡大嫂到处出尖子，到处惹人眼睛，到处引人的羡慕，但又不愿她被人看狠了，似乎看得人过多，而看得过甚，又于他有损一样。他遂粗鲁的从人丛中把她手膀一拉道：“走罢！不摸了！”

她还有点依恋样子，但看见罗歪嘴的神气很凶，只好跟着他，穿过大殿，来到观音殿；这里更是要烧香了。然后绕到殿后，只见两侧高台之上，上下的人很不少。成都是一片平坦地方，没一点山陵邱阜，因此，大家就对于一个几丈高的土台，也是很感兴会；小孩子尤其高兴，从石阶上飞跑下来，又翻身飞跑上去，大人们总是不住声的喊说：“别跑了！回去要闹腿骯痛的！”妇女们因为脚小吃力，强勉上去一次之后，总是蹙着眉头，红着脸，撑着腰，要喘息好一会，还要说：“真累死人了！再也不爬这高地方了！”

蔡大嫂却不表示软弱，把那些女的看着笑了笑，便登登登的提起她那平底鞋，一口气就走上了降生台；站在小殿外，凭着短墙一望，一片常绿树将眼光阻住，并看不见甚么。下了降生台，又上得道台，这已比一般妇女强了，她犹不输气，末后，还能走上最后的高阁，也烧了香。不过，出来以后，挤到八卦亭侧，看见旁边一个荞面摊子，坐了好些男女在吃荞面，便也摸着板凳，坐将下来。

罗歪嘴道：“不吃这个，我们歇一会儿吃馆子去。”

她抿着嘴笑道：“我那里要吃荞面？你不晓得，我两只脚胫都走酸了！”

田长子在旁边笑道：“那个叫你逞强呢？小脚，到底不行！”

她的脸登时马了起来，将田长子瞅着，正待给他轰转去时，恰有一伙男女游人，一路说笑着，打从跟前走过。就中一个顶惹眼的年轻小姐，约莫十六七岁，身材不大，脸蛋子天然红白，虽是小脚，却打扮成旗下姑娘样子；春罗长夹衫上，套了件满镶滚的巴图鲁背心，头上，当额一道很整齐的长刘海，脑后则是一条绝妩媚的发辫，乌黑的头发，衬着雪白粉嫩的后颈，更为动目。她打从蔡大嫂身边走过时，无意的，一双亮晶晶的眼睛恰就落在她的脸上，与她的那双水澄澄的眼光，正正斗着；只是一闪就分开了。那年轻小姐走了两步，还扭转头来，很大方的再看了她一眼。

她忍不住把罗歪嘴的袖子一扯道：“你看，这小姐长得真好呀！”

田长子把鼻子一耸道：“岂但长相好，你们闻，多香！”

罗歪嘴道：“官宦人家的小姐，本底子就养得不错，细皮嫩肉，眉清目秀的，再加以打扮得俏，放在这些地方，自然就出众了！”

……”

张占魁拿手肘把他一撑道：“哥子，你瞧，已经有三条尾巴了！”

罗歪嘴田长子都笑了笑，蔡大嫂却有点忿然。

九

蔡大嫂他们所碰见的那个年轻体面的小姐，就是郝家大小姐香芸。他们全家恰也在今天来赶青羊宫。

为赶青羊宫这件事，在郝公馆里，直可以说，自招弟来后不久，就提说起了。假使今年不是大少爷又三暗地把大小姐怂恿起来，天天说，并把姨太太说动，帮着催促，一定又象往年一样，直混到三月十五，还鼓不起劲来。

郝达三被大家鼓荡到不能再拖延的一晚，才拿出皇历，选了个宜出行的日子。又叫三老爷查一查，有无冲犯，三老爷经大小姐嘱咐过，只好把子丑寅卯随便推算了一下了事。

日子决定之后，在前三天，就叫高贵拿片子向马家的管事打招呼，在双孝祠借一个坐头；又向正兴园包了一桌便席。然后斟酌去的人，太太姨太太大小姐自不必说了，郝达三的意思，又三不去，带二小姐去，三老爷尊三不去，春兰可以去。太太却说春兰成了人，春秀才来，正要她照管，不能去，只带吴嫂去伺候；三老爷难得走热闹处，为啥不去呢？高贵留下看家，叫高升跟轿子。太太的支配颇当，大家自无异议，又三则由大小姐打圆场，也准去，但须先补一天的功课。

赶青羊宫真不比平常事，早饭须得提早一点，头夜就传话给厨房去了。大小姐高兴得很，也在头一晚就同妈妈姨奶奶商量起穿甚么戴甚么。二小姐更喜欢了，找着春秀，说明天一定给她带一个大莫奈何回来，春秀并不起劲，她只想打盹；又找着春兰问，问她要甚么，春兰却是随随便便的。说到赶到青羊宫，好难逢的机会！她本可以请大小姐打个圆场，一同去耍耍的，但她想了一想，就不说了。李嫂说她趁明天空，要到东门外九眼桥去看看她的儿子，先就向太太姨太太请了一天假。全家人先就欢喜了大半夜，还是老爷提说须早点睡，以便明天早点起身。

其实，次日当一溜串的轿子走出大门时，机器局的放工哨依然要快放了。

从南门到青羊宫的大路上，又是轿子，又是鸡公车，而走路的也不少。天气晴了两天，虽然这一天是阴阴的，没有太阳，但路上的尘土，仍是很高。春水虽在发了，还未开堰，河里的水仍是很清浅，城里人太喜欢水，也太好奇，一般船夫利用这机会，竟弄了几条小船，在柳阴街口，王爷庙前，招揽生意；许多人也居然愿意花两个小钱，跑上船去，由三个船夫，踩在水里，将船从细小的鹅卵石滩上又推又磨的，送二里多路，直泊在百花潭跟前。乘客们踏上岸去时，心理很满足了，若有诗人，还要做几首春江泛舟的诗哩！

在双孝祠借坐的有好几家，中间就有一位华阳县刑名师爷姓许的，把顶好的地方荷舫占住了，包的也是正兴园的席。

郝达三一家人到了幽篁里旁边的楼上。洗脸吃茶吃烟完毕，将吴嫂留下，才一家人带着高升，走出双孝祠，循着大路，先到二仙庵来。

二仙庵的山门三道，全是卖木制小玩意，小木鱼，小磨子，小莫奈何等。都是小孩子最喜欢的东西。二小姐当下便站住了，大小姐与姨太太也各买了一具红漆有锁的木匣，交与高升拿着。

又进去看了几个摊子的玉器，都不好。只在张公道摊子跟前，买了两把竹篾，和几根挑头针。走上吕祖大殿，女的烧了香，老爷作了个揖，三老爷则恭恭敬敬行了个三跪九叩首的大礼，因为他是有志学道的未来弟子。

看过了吕纯阳韩湘子跨鹤并飞的亭子，逛到顶里，便在方丈内坐了一回。当家道士进城去了，由支客道士陪着，奉出油炸锅巴来，谈了些要去请一部《道藏辑要》放在藏经楼的话。年轻人对于这些，都没好大兴会，连连催着出来，到花园里走了一遭。然后才随着游人，走过青羊宫来。

这一面，毕竟热闹些。太太与年轻人本不要看农具的，因为不懂用处，也不晓得名字。但郝达三必要带着大家去看，说是要使众人知道一点儿稼穡之艰难，不要以为饭是容易吃的。

走到八卦亭卖竹器的地方，就流连了好久。细工竹器买了些，又买了两张竹椅，是二小姐要的。东西买得不少，便叫高升先拿到双孝祠去。

女的同年轻人正在摸铜羊时，郝达三忽瞥见有三个少年，头上都打的围辮，梳的松三把，穿得花花绿绿的一身，满脸流痞气。有一个还将搭发辮的

绿绦，从背后拉来，在手指上甩着圈子。都一步不离的，就在他女儿身边挤。大小姐伸手摸铜羊时，有一个穿枣红领架的，也挨着她的肩头伸过手来。留心看大小姐等，仍然有说有笑，毫不觉得。郝达三已经不高兴了，催着大家快走，一面横着眼睛把那三个瞟了一眼。

走到降生台下，大少爷已牵着二小姐上去了。大小姐也要上去，太太说是太高，怕她头晕，姨太太也不上去。大家正在议论时，那三个人好象是有意的，便从太太与大小姐之间，横着身子挤了过去。那个穿枣红领架的，还拿肩头把大小姐一撞，大小姐本能的向后一退，听见那人口头低低念道：“好一朵鲜花，真香呀！”大小姐登时满脸通红，太太生了大气，便开口骂道：“你这些婊子养的！走路不带眼睛吗？”

那三个已走上了石阶，有一个便转身说道：“出门游逛，是要受点挤的哩！你怕挤，就莫出来！”

郝达三本想不多事的，但不能不开口了，只好瞪着眼睛，摆出派头来吼道：“混帐东西！你要怎么样？”

三个都站住了，一个把眉毛撑起，冲着郝达三道：“咦！开口就骂人，谁怕你打官腔？告诉你，怕你的不来惹你了！”

第二个道：“去问他，他是个啥子东西？老子们摸了他啥子？他敢动辄骂人！”

大少爷站在土台上面，不敢下来，二小姐已骇哭了，死死的撩着哥哥，叫走，三老爷是只会慢条细理谈论，只会教训下人，不会吵架的。只靠太太姨太太两张嘴抵住空吵。大老爷气得只是大喊：“反了，反了！没有王法了！……高升！……高升！……”大小姐骇得面无人色，抓住三叔，只是打战。看热闹的便围了一大堆。

三个人并且都扑上前来。一个指着太太道：“你这婆娘，少要在人跟前绷架子！你的底细，怕老子们不晓得吗？柿子园 的滥货，老子耍够了的！”

那穿枣红领架的吼道：“同那婆娘说啥子？把这嫩货带去烧烟去！”公然向大小姐身上动起手来。大小姐连连向三叔背后躲，大老爷挺身向前，被第三个一把将领口封住，简直没法解开。看热闹的人好生高兴，全笑了起来。

穿枣红领架的更是得意，挽起衣袖，正待扑向三老爷的身后。大小姐也预备着要哭喊了。局势忽然出人意外的转变过来。

因为那穿枣红领架的少年肩的头上，忽着人重重一拍，同时一片很粗鲁的声音，沉着的喊道：“朋友，这地方不是找开心的罢？”

三个人都车过身去，只见齐扑扑站了三个汉子，与他们正对着。两个是高头阔膀，一脸粗相，腰带中间凸起一条，似乎带有家伙的样子。

“咦！弟兄，没要抓屎糊脸，我们河水不犯井水！”这就是指着郝太太喊滥货的那个人说的话，声调已经很和蔼了。

一个矮身材的汉子道：“不行，莫放黄腔！大路不平旁人铲，识相的各自收刀捡挂，走你的清秋大路，不然，拿话来说！”

那个抓郝达三领口的少年插嘴说道：“这样说吗，有让手没有？”

两个高汉子便猛的向后一退，一齐把腰躬着，瞪起两眼道：“没让手！……把家伙亮出来！”两个的手都抄在腰间去了。

柿子园：昔在成都北城下，为土娼聚集之所，今已无其地也。——作者注

刀捡挂：成都土语，放黄腔，说不内行以及不中理之话，收刀捡挂，即收拾。——作者注

穿枣红领架的忙赔笑道：“动不得手！他是黄的！”

三个汉子都大笑起来道：“我看你们都是黄的！不要装盲吃相，陪老子们烧烟去，有好东西你们吃！”

三个都变了色道：“我们不是吃相饭的，哥子，……”

穿枣红领架的左边脸上早着了一耳光，忙把打烧的脸捧在手上。

那一个高身材的汉子还扬着手掌吼道：“谁同你称哥道弟的，连干爹爹都不会喊了！”

这出戏似乎比刚才一出还演得有劲，看热闹的竟不断的在哈哈大笑。一直演到三个少年全跪下讨饶，三个汉子还口口声声要叫三个把裤子脱了，当场露相。

末后，一个妇人从人丛中挤出，向一个高汉子说道：“算了罢！”

张哥，给他们一个知道就是了！”她又一直走在三个少年身边，逐一的哏了一口道：“你们这般痞子，也真该死！只要是女的，稍为长得顺眼一点，一出来，就吃死了你们的亏！难道你们家里都没有姐儿妹子吗？今天不是碰见老娘，你几个还了得！”

张占魁向罗歪嘴道：“也罢，听嫂子一句话！……”接着把脚一踢道：“滚回窝里去藏着好了！还有屁股见人？”

这场戏才算完全演完，大家散开，都在批评末后出头的这妇人真了得！而蔡大嫂确也得意，第一，是任你官家小姐，平日架子再大，一旦被痞子臊起皮来，依然没办法，只好受欺负；第二，罗歪嘴等人，原本事不干己，便不出头的，然而经自己一提调，竟自连命都不要了。

人散了，罗歪嘴他们要找那伙被窘的人时，一个都不见。他们都诧异道：“这家人真有趣哩！别人替他们解了围，谢都不道一个便溜了！”

蔡大嫂抿嘴笑道：“是我趁你们出头时，就把他们喊走了的，免得那小姐跟你们道谢时，你看了难过。”

罗歪嘴大笑道：“这无味的寡醋，真吃得莫明其妙啊！”

他们才逍遥逍遥的游逛出来，蔡大嫂在卖简州木板画的地方，买了一张打洋伞的时妆翘脚美人画，又买了一张挖苦大脚的乡姑娘修脚的讽刺画，然后转到二仙庵。向百花潭去时，本打算顺路往双孝祠一游的，因见门口人夫轿马一大堆，知道坐起都借出了，不便进去。

郝达三一家人都坐在楼上呕气懊悔，独二小姐一个人在栏杆边看路上行人，忽然跑进来道：“爹爹！那个喊我们快走的女人，正同着那三个男的从墙外走过去！”

大小姐猛的站起来道：“请他们上来！”

太太也说：“对的，对的，就喊又三去请！”

老爷沉吟一下，忙伸手拦住道：“不！”

太太很诧异道：“嗒个不呢？难道连个谢都不跟人家道一个吗？”

老爷把头两摇道：“跟那种人道谢，把我们的面子放在那里？你难道还没有看清楚那是些啥子人？”

大小姐红着脸争道：“管人家是啥子人，总是我们的恩人呀！”

盲吃相：成都土语，装盲吃相谓假作痴呆，盲音莽字之平声，谓憨而横之人曰盲子。——作者注

吃相饭：成都方言，以男作女曰子，音鸡又曰当相公，当是当相姑之讹。吃相饭者，吃相公饭之简称。

——作者注

她爹爹冷笑一声道：“说你聪明，这又糊涂了。把那般人喊进来，一个双孝祠的人，岂不都晓得了？传将开去，那才笑话哩！说起来，郝大小姐在青羊宫着人如何如何的调戏，你们不说了，我有脸见人吗？我再三嘱咐你们回来之后，绝口不要提说一字，就是怕传开了。如今反把那般人喊进来，你们想想看。”

太太才恍然大悟，同三老爷一齐点了点头道：“那倒是哟！那般人并不晓得我们姓甚名谁，是做啥的，任凭他们去说，谁晓得就是我们。一喊进来，就不能不说清楚了，那种人的口，封得住的吗？”

郝达三掌着烟枪，大点其头道：“不是吗？你们也想到这一层了。但你们还未想到，他们尚可借此题目，大肆敲磕，那才是终身大患哩！所以古人说得好，大德不报，即是此理。”

这道理对极了。恰恰厨子托高升来请示，几时开席。大家不高兴再在这里，便吩咐立刻开。

本打算一醉而归的，但仅仅烫了一银壶花雕，还未吃完。

他们走时，荷舫里许师爷处才开点心。当他们刚刚走过，上下男女人等全都翘着头，盯住大小姐的背影，悄悄的互问道：“就是她吗？……就是她吗？……”

—

当郝达三一家人到青羊宫去后，李嫂也走了，春兰把上房各间房门全关好了，便同春秀一道，走到轿厅上。恰恰高贵从门房进来，便怪笑着飞奔到春兰身边，将她的手一把抓住道：“我的人，今天又是我们的好日子了！”

春兰忙把手挣脱，拿嘴向春秀一指：“你没上街吗？……胡老师走了没有？……”

高贵大不高兴的把春秀看着道：“这鬼女子，真讨厌！叫她在厨房里去！”

春秀居然开了口了，她撅起小嘴道：“大高二爷，你为啥见了人家，总是开口就骂，人家又没有惹你？”

春兰眯着眼睛笑道：“你没看她小，小人还是有小心哩！”

高贵更是秋风黑脸的把春秀瞟着，口里却向春兰在说：“今天，你安心同着这鬼女子就这样混下去吗？”

她偏着脸笑道：“难逢难遇，得一天空，不这样混下的去，还叫我做事吗？”

“你安心装疯？”

“不啦！”她仍是萧萧闲闲的笑着：“我为啥装疯？”

高贵才象疯了哩！把春兰膀子紧紧握住，连朝耳门里推道：“好人，不要作难我了！我们去看看三老爷的房间收拾好了没有？”

她只管坚拒着不肯走，但仍是那样偏着头，抿着嘴，瞟着眼的笑道：“莫乱说！三老爷的房间，我刚才看了来。……哎呀！你疯了吗？人家今天……”

她似乎没有高贵的力气大，竟被拉进了耳房。春秀跟了去，被高贵吐了一脸的口水，还骂了几句：“滚你妈的！别处不好去碰鬼吗？安心来听你妈的水响！”不等春兰转身，碰一声，就把一道双扇门关上了。

春秀也生了气道：“那个爱跟你走！”于是转身走到二门，从门缝中间向外面一看，大门上并没有人，远远的看见街上有几个人过往，又一乘三个人抬的拱竿大轿，跟了两个跟班，飞跑过去。

她忽然想着：这不好逃跑吗？但一下又想到吴大娘她们说的话。只是乡

坝里的旧影，和父亲的慈爱，太勾引她了。她遂轻轻的将侧门拉开，侧着身挤将出去，半跑半走的冲出大门。好长的街！家家铺面上都有人！街上来往的人并不多，她不晓得该走那一头，先向左手望了望，又向右手望了望，忽见有三个人的背影，渐走渐远，一个男的，活象她的爹爹。她眼睛都花了，正要作势飞跑去时，忽觉脑顶上着人一拍，五寸来长的发辫，已经在人手上抓住。回头一看，原来是看门的张大爷。

张大爷翘起胡子，发出带疾的声音吆喝道：“你要做啥？你这小东西，你安心捣我的冤枉吗？幸亏我心血来潮，没有睡着！”

她骇着了，还想把发辫拉开，赶快跑走的，试了试，不但没成功，还着了几个爆栗子，发根拉得生疼的，着拉进轿厅，到大院坝中。

张大爷一路呛咳，一路痰呵呵的喊道：“春兰大姐！春兰大姐！”

好半会，春兰才从老爷书房里跑出来。也象是骇着了，满脸通红，慌慌张张的，一面理衣裳，一面摸头发。

张大爷喘道：“你们真不当心，只图好耍！这小东西差一点没跑掉，不亏我从板壁缝中看见。……”

春兰好象放了心了，呸了张大爷一口道：“惊惊张张的，把我骇得！……我心头这阵还在跳哩！……老鬼，真是老昏了！”

高贵也从轿厅侧门外转了进来道：“张大爷，你只把她抓住，等我出来了，交跟我不好吗？”

张大爷把手放开，呛咳了几声，才鼓起眼睛道：“我不该打岔你们！那么，等她跑！……看主人家回来，你们啷个交代！……”

高贵忙笑着，给他捶着背道：“莫生气，莫生气，你老人家越老越不化气！……”

春兰便气咩咩的将春秀抓过去，劈脸就是几耳光道：“害人精！打不死的！你还敢做这些害人的事哩！……”一直把她抓到她们的睡房里，又是一顿打骂，才坐在一张椅子上道：“鬼女子，我就坐着守你，你该不害人了？”

高贵走了进来，在她耳朵边噤噤喳喳说了一会，她脸色才转了过来，向春秀道：“我若果告诉了太太，看你活得成不？要命哩，好好生生的，不准动，太太回来，我就不说！”跟着又给她把眼泪揩干，把发辫给她梳过，叫她就坐在房里，不要出去。然后才同高贵走了，把房门拉来倒扣着。

春秀现在才想到，看见的背影，不晓得是不是她爹爹，但是象得很。若果喊几声呢？

招弟真错了！她所看见的背影，便是她爹爹顾天成。他今天是同钟么嫂进城，往曾家去道劳致谢，并商量奉教的。同路还有阿三，担了一挑礼物。

顾天成由曾家出来时，很是高兴，大原因就是曾师母已答应引他入教，并说待他入教之后，稍为做点事情，就好请洋人到衙门去为他报仇了。一个人并不牺牲甚么，而居然可以报仇，这是何等可喜的事！

他叫阿三送钟么嫂回去，自己便到大墙后街么伯家来。一进门，就令他大吃一惊，只见二兄弟天相穿了一身孝服，哭丧着脸走出来，一见他，就爬在地上，磕了个头；起来时，眼泪汪汪的一句话说不出。

他忙问：“是那个的丧事？”

么伯同么伯娘都出来了，更令他诧异了。又见堂屋正中，张起一幅素幔，桌上供着一具红绫灵位，香炉蜡台而外，还摆了一桌子的香花五供，点心五供，又一只大瓷瓶，插了一瓶花。

他张着两眼，把么伯等人相着。么伯只是叹气，么伯娘把眼睛揉了两揉道：“三哥，我们真是六亲同运呀！你看，去年你的三嫂死，今年我们的二媳妇死。……”

“是二弟妇吗？”他起初以为必是那一位老丧哩！又一转想：“这或者是官场礼节，才是小丧摆在堂屋正中，丈夫穿着重孝，见人就磕头，同死了父母一样。”他虽没有许多世故，但也略略知道乡党规矩，临丧时应该如何的感叹，如何的殷勤询问死前死后的情节，以及殓衣几件，是甚么料子，甚么颜色，棺木是甚么材料，四整吗，二整吗？并且在相当时间，还应说几句由衷的安慰话。他是死过老婆的，这礼节相当的熟悉。

一会之后，他才知道二弟妇如果是难产死的，就是阿三进城的第二天。令么伯家顶伤心的是产妇死了，将死胎取下，乃是一个男胎。

么伯叙说至此，又不由长长叹息一声道：“老三！是我们五房的不幸，也是你三房的不幸！好好一个男娃子，原是许了过继跟你承主的，你看，……”

么伯娘接着说钱家是如何的好，媳妇死了，亲家母走来，只怪她女儿命不好，没有说半句婆家的错；亲家翁走来，还劝说是小丧，不要过于铺排，礼节上下去得就够了。她把手一拍说：“三哥，你看，人家这样说，我们啷个不加倍办好些哩！三哥，你该记得呀？大三房的五嫂，不也是难产死的吗？娘家人硬要说是婆家虐待死的，打丧火，打官司，直闹了几年，把大三房闹到卖田卖房。虽不说家家都象大五嫂的娘家，可是象钱家这样知书识礼的，也真少呀。到底是做官的不同。所以二媳妇一死，我就说，以后跟老二续娶时，一定要选官场。”

老二站在旁边，把他妈看了一眼道：“妈又这样说，我赌了咒不再娶的了！”并且一车身就冲了出去。

么伯看着他点点头道：“这无怪他，年轻夫妇，恩恩爱爱的，又是这样死的，一时啷个想得通。……”

还继续把死了的钱大小姐讲了许多，讲到她的出葬，这毫无问题的是葬在沟头祖坟上的了。于是顾天成又提说起他老婆的葬地。

么伯首先反问他的，倒是承继一事，“二媳妇既难产死了，老二续弦一时还还不上。你女人的神主，总是要立的，这啷个办呢？我看，还是先把名字承继过去，以后不管是老大先生，老二先生，总拿这个名字的娃儿跟你好了。”

顾天成许久不开腔，么伯又向他讲了一番道理。

末后，顾天成方嚅嚅嚅的说出他要奉洋教的话，奉了洋教，就不再要神主了。

他么伯同么伯娘都跳了起来，反对他要奉洋教。第一个理由，他不是吃不起饭的，俗话说，饿不得了才奉教，他是饿不得的人吗？第二个理由，奉了洋教，就没有祖宗，连祖宗的神主牌都要化了当柴烧，他是祖宗传下来的子孙，有根有底的，并且哥哥是贡生，算是科名中人，他能忍心当一个没祖宗的人吗？第三个理由，奉了洋教，只能供洋人的神，连观音菩萨土地菩萨都不许供，“我们都是靠菩萨吃饭的，天干水涝，那一样不要菩萨的保佑？连菩萨都不要了，还活得成吗？不要因你一个人胡闹，把我们顾家同邻里带累了。”

顾天成仍不开腔。么伯娘还旁征博引，举出许多奉教不好的例来。如象人要临死时，不准自己的亲人去送终，要等洋人来挖眼睛。又如奉了教的人，

害了病不准请中国医生，吃官药，要请洋医生，吃洋药，“人本不得死的，吃了洋药，包管你死！……”

顾天成不由一个哈哈道：“么伯娘，你还不晓得，二弟妇死时，我正病得人事不省的，若不得亏吃了洋药，我还不是变了鬼了！”

他遂把他病中的经过，详细说了一遍。他么伯娘仍摇着头道：“我不信那是洋药吃好的。我记得阿三来说，请端公打过保符，又请观花婆子禳解过，这不明明把邪退了，才好的吗？……”

他么伯复一步不放松的追问他，为甚么要奉洋教，难道只为了吃洋药一件事吗？他偏不肯说，弄到末了，他么伯竟生了气，把方桌一拍道：“老三，我老实告诉你，我大小总是你一个亲房老辈子，还是有本事处置你的！你若果不听话，硬不要祖宗，硬不顾你三房血食，去奉了洋教，我立刻出名，投凭亲族，把你赶出祠堂，把你的田产房屋充跟祠堂，看你啷个过活！”

么伯娘却解劝道：“你也是啦！说得好好的，就发起气来！我想，他一定因为妇人死了，女儿掉了，自己又大病一场，脑壳有点糊涂，所以想到邪道上去了。三哥也是读过书的人，难道他当真连我们妇道人家的见识都赶不到吗？你待他歇几天，再找钱亲翁劝劝，他自然会明白的。”

正于此际，老二进来说尧光寺和尚来商量设坛起经的日子。么伯出去了，么伯娘又劝了他一番，并问他，做过法事后，又曾给他老婆念过经没有？“经是一定要念的！一个人那里没有点罪过，念了经，才好超度他去投生，免得在阴间受罪，你二弟妇是血光死的，三天上就念了一场经，是她妈妈送的。我想，她娘家人都念了，我们啷好不念呢？所以同你么伯商量，请尧光寺和尚来念二十一天。二天出去时，办热闹一点，也算风光了，也算对得住死的了。你也一定要念的，乡坝里头也有和尚，喊来念几天，不说自己问得过心，别人看见，也好看些。洋教是奉不得的，奉了洋教，你还念得成经不？”

天气在热了，顾三奶奶下了葬，顾天成竟不恤人言的奉了洋教，他的初衷，只说一奉了教，就可以报仇的了，或者是运气欠佳罢，在他奉教后不到半个月，忽然飞来了一桩不好的事件，这不但阻碍了他的大计，并影响到他那失掉的女儿招弟，使她在夜里要好生打一个饱盹，也很难很难。

这件事传到成都，本来很早。几个大衙门中的官员，是早晓得的。其这，是一般票号中的掌柜管事，也知道了。再次，才传到官场，传到商号，传到半官半绅的人家，更模模糊糊的传到了大众。

暑袜街郝公馆的主人，本是客籍游宦入川的，入川仅仅三代。因为四川省在明朝末年，经张献忠与群寇的一番努力清洗，再加以土著官军的几番内乱，但凡从东晋明初一般比较久远的客籍而变为土著的，早已所余无几，而且大都散在边疆地方。至于成都府属十六县的人民，顶早都是康熙雍正时代，从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等处，招募而来。其后凡到四川来做官的，行商的，日子一久，有了钱，陆行有褒斜之险，水行有三峡之阻，既打断了衣锦还乡之念，而又因成都平原，寒燠适中，风物清华，彼此都是外籍，又无聚族而居的积习，自然不会发生嫉视异乡人的心理，加之，锦城荣乐，且住为佳，只要你买有田地，建有居宅，坟墓再一封树干此，自然就算你是某一县的本籍。还有好处，就是不问你的家世出身，只须你房子造得大，便称公馆，能读几句书，在面子上走动，自然而然就名列缙绅。这种人，又大都是只能做官，而又只以做官为职志，既可以拿钱捐官，不必一定从寒窗苦读而来，那吗，又何乐而不做官呢？于是捐一个倒大不小之官，在官场中走动走动，

倒不一定想得差事，想拿印把子，只是能够不失官味，可以夸耀于乡党，也就心满意足的世代相传下去，直至于式微，直至于讨口叫化。

郝达三就是这类半官半绅的一个典型人物，本身捐的是个候补同知，初一十五，也去站站香班；各衙门的号房里，也偶尔拿手本去挂个号，辕门抄上偶尔露一露他的官衔名字；官场中也有几个同寅往来；他原籍是扬州，江南馆团拜做会时，也偶尔去认认同乡，吃吃会酒。在本城有三世之久，自然也有几家通内眷的亲戚世交。成都、温江、郫县境内，各有若干亩良田，城内除了暑袜街本宅，与本宅两边共有八个双间铺面全佃与陕帮皮货铺外，总府街还有十二间铺面出佃；此外四门当商处，还放有四千两银子，月收一分二厘的官利；山西帮的票号上，也间有来往；所以他在半官半绅类中，算是顶富裕，顶有福气的了。

他虽是以监生出身报的捐，虽是考过几次而未入学，据说书是读过许多。书房里，至今还有一部亲笔点过的《了凡钢监》，以及点而未完的《汉四史》、《百子金丹》，至于朱注《五经》，不必说，是读过了。旧学是有根底的了，新学则只看过一部《盛世危言》，是他至友葛寰中送他的，却不甚懂得。

不懂新学，这并无妨碍于郝达三的穿衣吃饭，何况是同知前程，更无须附和，自居于逆党了。因此，他仍能平平静静，安安闲闲，照着自祖父传下来的老规矩，有条不紊的，很舒适的过将下去。

生活方式虽然率由旧章，而到底在物质上，都掺进了不少的新奇东西。三年前买了一盏精铜架子，五色玻璃坠的大保险洋灯，挂在客厅里，到夜点燃，——记得初点时，很费了些事。还是写字将章洪源号上的内行先主请来，教了几点钟，才懂得了用法。——光芒四射，连地上的针都捡得起来，当初，是何等的稀奇珍贵！全家人看得不想睡觉。而现在，太太姨太太房里的柜桌上，已各有了一对雪白瓷罩的保险座灯了，有时高兴，就不是年节，就没有客来，也常常点将起来。洋灯确乎比菜油灯亮得多，只是洋油太不便宜，在洋货庄去分零的，一两银子四斤，要合三百文一斤，比菜油贵至十二三倍，郝达三因常感叹：要是洋油便宜点也好呀！在十几年前，不是只广东地方，才有照像画像的人吗？堂房里现挂的祖老太爷、祖老太太、老太爷、老太太四张二尺多高，奕奕如生的五彩画像，都是将传真的草稿，慎重托交走广的珠宝客，带到广东去画的。来回费了一年十个月之久，还托了多少人情，花了多少银子，多难呀！现在，成都居然也有照像的了，太太房里正正挂了一张很庄重的合家欢大照片，便是去年冬月，花了八两银子新照的。不过细究起来，凭着一具镜匣子，何以能把各个不同的影子，连一缕头发之细，都在半顿饭时，逼真的照下来，这道理，便任何人都不明白，只渺渺茫茫，晓得那是洋人把药涂在镜子上的原故。所以才有人说，照像是把人的元神摄到纸上去的，照了之后，不死，也要害场大病。因此，当郝达三把照像匠人，如礼接进门来，看好了地方，将茶几、坐椅摆好，花插、小座钟，——新买来就不大肯走，只是摆在房里，做陈设之一的座钟。——下路水烟袋、碎磁茶碗，甚么都摆好了，老爷的补褂朝珠，大帽官靴，全穿戴齐整，姨太太大小姐等也打扮好了，太太已经在系拖飘带的大八褶裙了，偏遇着孙二表嫂——才由湖北回来的。——把她所听闻的这样一说，太太便生死不肯照像，说她不愿意死。合家欢而无太太，这成甚么话？老爷等费了无数唇舌，都枉然，后来得亏三老爷带说带笑把太太挽了出来，按在右边椅上，向她保证说：“若果摄了元神会死，他愿求菩萨，减寿替她！”三老爷是要求道的，不会打诨，

太太才端端正正的坐着照了，虽没有害病，到底耽了好久的。

至于鸦片烟签的头上，有粟米大一颗球，把眼光对准一看，可以看见一个精赤条条的洋婆子，还是着了色的，可以看到两寸来高，毛发毕现，这倒容易懂得，经人一讲解，就晓得是显微镜放大的道理。橡皮垫子，把气一吹胀，放在屁股底下，比坐甚么垫子还舒适，这也容易懂，因为橡皮是不会走气的。八音琴也好懂，与钟表一样，是发条的作用。但新近才传来的一件东西，又不懂得了，就是叫做留声机器的。何以把蜡筒套在机器上，用指头一拨，一根针便刺着蜡筒，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把机器上两条圆皮绳分塞在耳朵孔里，就听得见锣鼓弦索同唱戏的声音；是京戏，虽不大懂，而调子的铿锵，却很清楚。全家玩了几天，莫明其妙，只有佩服洋人的巧夺天工。

郝公馆里这些西洋东西，实在不少。至于客厅里五色磨花的玻璃窗片，紫檀螺钿座子的大穿衣镜，这都是老太爷手上置备的了。近来最得用而又为全家离不得的，就是一般人尚少用的牙刷、牙膏、洋葛巾、洋胰子、花露水等日常小东西。洋人看起来那样又粗又笨的，何以造的这些家常用品，都好，只要你一开了手，就离它不开？

郝达三同他那位世交好友葛寰中，对于这些事物，常在鸦片烟盘子两边，发些热烈的议论。辞气之间，只管不满意这些奇技淫巧，以为非大道所关，徒以使人心习于小巧，安于怠惰；却又觉得洋人到底也有令人佩服之处。

洋人之可佩服，除了枪炮兵舰，也不过这些小地方，至于人伦之重，治国大经，他们便说不上。康有为梁启超辈，何以要提倡新学，主张变法，想把中国文物，一扫而空，完全学西洋人？可见康梁虽是号称圣人之徒，其实也与曾纪泽李鸿章一样，都是图谋不轨的东西。他们只管没有看过康梁的文章，也不曾抓住曾李的凭证，不过心里总觉得这些人不对，要是对，何以大家提说起来，总是在骂他们呢？

幸而佳消息频频传来，北方兴起了一种教，叫义和拳，专门是扶清灭洋的。势力很大，本事很高，已经杀了不少的洋人。洋人的枪炮虽利，但一碰着义和拳，就束手无法了。现在已打起旗号，杀到北京城，连西太后都相信了。洋人背时的时候已到，我们看就在这几个月！

郝公馆之晓得这消息，自然要早些，因为郝达三常在票号来往，而又肯留心。不过也只他一个人肯挂在口上说，夜里在鸦片烟盘子上，这就是越说越长，越说越活灵活现的龙门阵。

就因为他的消息多，又说得好，妇女们本不大留心这些事的，也因太好听了，就象听说《西游记》样，每到夜里，老爷一开场，都要来听。下人们在窗子外面，春兰春秀在房间里，好给大家打扇驱蚊虫。说到义和拳召见那一天，郝达三不禁眉飞色舞的道：“张老西今天才接的号信，写得很详细，大概是义和拳的本事，就在吞符，不吞符就是平常人，一吞了符，立刻就有神道降身。端王爷信服得很，才奏明太后，说这般人都是天爷可怜清朝太被洋人欺负狠了，才特地遣下来为清朝报仇，要将洋人杀尽的。太后虽然龙心大喜，但是还有点疑心：血肉之躯怎能敌得住洋枪？端王爷遂问大师兄：你的法术，敢在御前试么？大师兄一拍胸膛说：敢，敢，敢！端王爷跟着就将大师兄领进宫去。到便殿前，冲着上头山呼已毕，太后便口诏大师兄只管施展，不要怯畏。你们看，真同演戏一样，大师兄叩首起来，便把上下衣裳脱得精光，吞了一道符，口中念念有词，霎时间脸也青了，眼也白了，周身四体，硬挺挺的，一跳丈把高，口中吐着白泡，大喊说：我是张飞！奉了二哥

之命，特来护驾！太后那时只是念佛，不晓得啗个吩咐，倒是端王爷是见过的，遂叫过虎神营的兵丁来，……啊！尊三，你可晓得啥子叫虎神营？”

三老爷的杂拌烟袋虽是取离了口，但也只张口一笑，表示他不知道。

他哥把一个大烟泡一嘘到底，复喝了一口热茶，然后才解释道：“这是特为练的御林军，专门打洋人的。洋人通称洋鬼子，洋者羊也，故用虎去刺他，神是制鬼的。单从这名字上着想，你们就晓得朝廷是如何的恨洋人。只怪康梁诸人，偏偏要勾引皇上去学洋人，李傅相——就是李鸿章——以他的儿子在日本招了驸马，竟事事维护外国，这些人都该杀！拿圣人的话说来，就是叛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的！……”

姨太太不耐烦的插嘴道：“又要抛文了！晓得你是读过书的，何苦向我们夸呢？你只摆义和拳好了！”

老爷哈哈一笑，又谈了几句俏皮话，才接着说道：“果然走过一个兵丁，手捧一柄三十来斤重的大刀，劈头就向大师兄砍去。不料碰一声，钢刀反震过来，把砍人的人脑壳上砍了一个大包，看大师兄哩，一点不觉得。这已令太后惊奇了。又叫过洋枪队来，当着御前，装上弹药，指向大师兄尽放，却放不响。换过一队来，倒放响了，洋枪却炸成了几段。大师兄依旧一跳丈把高，还连声叫唤：凭你洋鬼子再凶，若伤着我老子一根毫毛，我老子不姓张了！这下，太后才心悦诚服了，便御口亲封大师兄一个啥子禅师，叫端王统带着去灭洋。……张老西的号信，千真万确的。”

又一天，正在讲义和拳的新闻，说到红灯照，郝达三有点弄不大清楚，恰好他的好友葛寰中来了，两个人便在客厅炕床上的鸦片烟盘两侧，研讨起来。郝达三道：“我们这里称为红灯教，啗个北京信来又称之为红灯照呢？”

葛寰中烧着烟泡道：“我晓得嘛，红灯照是义和拳的姊妹们，道行比义和拳还高，是黄莲圣母的徒弟。她们行起法来，半空中便有一盏红灯悬着。称之为红灯教者，一定因为她们以红灯传教的原故。”

郝达三大为点头道：“着！不错！你老弟的话真对！他们都说红灯照好不厉害，能够降天火烧洋人的房子！”

葛寰中放下烟枪道：“确乎是真的！当她祭起红灯来时，只要跪下去，启请了黎山老母观音菩萨，把手一指，登时一个霹雳，火就起来，凭他洋人的教堂修得如何坚固，一霎时就化为平地！”他又向坐在旁边摇着芭蕉扇的三老爷询问：“尊三，你是留心道法的，你看红灯照的道法，是那一派？”

三老爷不假思索的道：“这一定是五雷正宗法，在道教中，算是龙虎山的嫡派。洋人遇着这一派，那就背时了！”

他哥道：“洋人也该背时了！自从中东战后，不晓得啗个的，洋人一天比一天歪，越到近来，越歪得不成话。洋人歪，教堂也歪，教民也歪。老葛，你还记得宋道平做了内江下来说的话不？他说，无论啥子案件，要是有了教民，你就不能执法以绳了。教民上堂，是不下跪的，有理没理，非打赢官司不可。所以他那天才慨乎其言的说，现在的亲民之官，何尝不是朝廷臣子，只算是教民的干儿！……”

葛寰中也慨叹说：“不是吗？所以现在，只有你我这种州县班子的官顶难做！一般人恭维刘太尊硬气，不怕教民，其实他是隔了一层，乐得说硬话，叫他来做一任县官看看，敢硬不敢硬？你硬，就参你的官！”

三老爷道：“现在好了，只要义和拳红灯教，把洋人一灭，我们也就翻身了！”

葛寰中又道：“却是也有点怪。还有些人偏要说这班人是邪教。我在老戚那里，看见一种东西，叫做啥子《申报》，是上海印的，说是每天两张，它上面就说过袁中堂在山东时，义和拳早就有了，他说是邪教，风行雷厉的禁止；一直到皇太后都信了，他还同很多人今天一个奏折，说不宜信邪教，明天一个奏折，说不宜信邪教。……”

“《申报》是啥子东西？”他两兄弟都觉有点稀奇，一齐的问。

“好象《京报》同辕门抄一样，又有文章，又有各地方的小事，倒是可以用资谈助的，老戚的话，多半是从那上面来的。所以老戚一说起义和拳，也总是邪教邪教的不离口。他并且说，若果义和拳红灯教真有法术，为啥子袁中堂禁止时，他们还是把他没奈何？……”

三老爷插口道：“他便不明白了，义和拳的法术，是只可以施之于洋人的邪教。袁中堂是朝廷的正印官啦！”

郝达三说的又不同，“老戚这个人就不对，他还是文巡捕呀！嗒个会说出一些与人不同的话来！他不怕传到上头耳朵里去，着撤差吗？”

“你还说上头，我正要告诉你哩！是前天罢？上头奉了一道皇太后的电谕，叫把这里的洋人通通杀完，教堂通通毁掉，……”

郝达三猛的坐了起来，用力把大腿一拍道：“太后圣明！……”

葛寰中把手一摆道：“你莫忙打岔！……上头奉了这谕，简直没办法，赶快把将军两司邀去商量。商量到点灯时候，将军才出了个主意：电谕不能不遵，洋人也不能乱杀，中道而行，取一个巧，便是派出一营兵去，驻扎在教堂周围，并将洋人接到衙门里，优礼相待；对洋人就说是怕百姓们不知利害，有所侵犯，对朝廷就说洋人已捉住了，教堂已围住了。一面再看各省情形，要是各省都把电谕奉行了，这很容易办，刽子手同兵丁都是现成的；要是各省另有好办法呢，就照着人家的办。老戚说，上头很高兴，昨天已照着办了。……你想，上头这样办法对不对？”

郝达三正在沉吟，高升端了一大盘点心进来，他便站起来向葛寰中邀道：“新来一个白案厨子，试手做的鲜花饼，尝尝看，还要得不？”

又隔了几天，全城都晓得端王爷统着义和拳，攻打北京使馆，义和拳已更名义和团，杀了不少的洋人和二毛子，——教民就叫二毛子。——天天都在打胜仗。

郝达三同葛寰中还更得了一个快消息，一个是从票号上得的，一个是由制台衙门得的，都说北京城里乱得很，有汉奸带起洋人和二毛子到处杀人放火，连皇宫里头都窜进去了。皇太后颜震怒，下旨捉了好些汉奸来杀，并杀了几十个大员，大概都是私通洋人的。现在钦命董福祥提兵十万，帮助义和团攻打使馆，这简直是泰山压卵之势，洋人就要逃走，也不行了！

郝达三不晓得洋人有几国，共有多少人？问葛寰中，他曾当过余道台的随员，到过上海，算是晓得新学的。

葛寰中屈着指头算道：“有日本，有俄罗斯，有英吉利，有荷兰。英吉利顶大，这国的人分黑夷白夷两种，上海打红包头守街的便是黑夷，又叫印度鬼子。此外还有德意志，佛南西，比利时。余观察上次办机器，就是同德意志的人讲的生意。大概世界上就是这些国了罢。”

郝达三忽然想起道：“还有啥子美国呢？我们点的洋油，不就说是美国造的吗？”

“呃！是的，是的，美利坚！耶稣教就出于美利坚。我想起了，还有墨

西哥。我们在上海使的墨洋，又叫鹰洋，就是从墨西哥来的。……”

三老爷尊三不会旁的客，而葛世兄因为是世交通家，又自幼认识，彼此还说得，所以他一来，他总要出来奉陪的。当下便插嘴道：“我恍惚还记得有啥子牙齿国？”

他哥大笑道：“老三的小说书又出来了！有牙齿国，那必有脚爪国了！……”

三老爷自己也笑道：“我的话不作数，不过我记得啥子国是有一牙字？……”

葛寰中道：“着！我想起了！你说的是西班牙国罢？”

三老爷也不敢决定道：“我记不清楚，或者是这个国名。”

葛寰中向郝达三笑道：“你说脚爪国，不是就有个爪哇国吗？……世界上的国真多，那个数得清楚，据说只有中国顶大了，有些国还敌不住我们一县大，人也不多。”

郝达三道：“国小，人自然不多。若果把北京使馆打破以后，不晓得洋人还来不来，不来，那才糟哩！我们使的这些洋货，却向那里去买？”

葛寰中道：“我想，洋货必不会绝种。洋人都是很穷的，他不做生意，嗒个过活呢？我在上海，看见的洋人，全是做生意的，大马路上，对门对户全是冲天的大洋行。”

郝达三满意的一笑道：“这才对啦！洋人可杀，但也不必杀完，只须跟他们一个杀着，叫他们知道我们中国还是不好惹的，以后不准那样横豪！不准传教！不准包庇教民！不准欺压官府！生意哩，只管做，只要有好东西，我们还是公平交易。”

葛寰中拊掌笑道：“着！不错！这是我们郝大哥的经纶！刻下制军正在求贤，你很可以把你的意思，写个条陈递上去。……”

天气很热的一天，新泰厚票号请客，并且是音尊候教。有名的小旦如杨素兰、蒋春玉、永春、嫩豆花等，都在场，客人中有郝大老爷。

象这样的应酬，郝达三向来是在家吃了点心，把烟瘾过足，才带起高贵乘轿而去，总在二更以后好一阵，方回来的。这一天，太太因为叶家姑太太带着她三小姐回来，于吃了午饭，邀在堂屋外窗根下明一柱的檐阶上打斗十四。入夜，放了头炮，牌桌上点上两盏洋灯。叶姑太太嫌热，宁可点牛油灯，姨太太便掉了两只有玻璃风罩的鱼油烛手照。院坝中几盆茉莉花同旁边条几上一大瓶晚香玉，真香！李大娘、吴大娘、春秀交换着在背后打扇，春兰专管绞洗脸巾，斟茶。

刚打了几牌，忽听见外面二门吱啾一响，三老爷在侧边说：“这时候还有客吗？高升也不挡驾！”

跟着轿厅上一声：“提倒！”侧门一响，一个官衔灯笼照了进来。

再一看，乃是高贵照着老爷回来了。大家都诧异起来，“他何以恁早就回来了？”却听他向高贵吩咐：“把东西交给春兰，跟着到北纱帽街去请葛大老爷来！”

姨太太跟进房间给老爷穿衣裳时，太太便隔窗问道：“今天有啥子事吗？”

头炮：旧制，入夜时由总督衙门放一炮，谓之头炮，在相当时候放两炮，谓之二炮，二炮响后，全城便打二更，禁止行人。——作者注

老爷皱着眉头道：“还是大事哩！消息一传来，新泰厚的客全走了！等老葛来，看他在南院上听的消息如何？”

“到底是啥子事呀？”连叶家姑太太都提起嗓子在问。

“春兰，先叫高升把烟盘子端到客厅去，把洋灯点一盏，葛大老爷的春茶先弄好！……”

姨太太攘了他一下道：“你也是喽！这些事还要你一件一件的吩咐？姑太太在问你呀！”

郝达三趁没人，把她的脸摸了摸，才向着窗子说道：“姑太太，等一等，等老葛来了一说，你们自然晓得的。”

“哎呀！真是张巴！你先说说看，不好吗？”姑太太与太太一齐开了腔。

叶三小姐也说：“大舅舅老是这脾气，一句话总要分成三半截说。你才真真象个土广东哩！”

郝达三笑着走了出来。身上只穿了一件细白江西麻布对襟汗衣，下路雪青纺绸散脚裤，漂白布琢袜，也没有扎，脚上是马尾凉鞋。一手捧着水烟袋，一手挥着柄大朝扇，走到牌桌边将朝扇挟在腋下，伸手把叶三小姐的新扑了粉的嫩脸一揪道：“你这个贤外甥女，真会斗嘴！大舅是做官的人，说话那能象老陕一样，敞口标呢？”

她笑着把他的手抓住道：“大舅舅的官派真够！这里又不是官厅，你说嘛，说错了，不会参官的！”

“说出来，骇死你们！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城！……”

姑太太便已大笑起来，把纸牌向桌上一扑道：“才笑人哩！我默到天气太热，麻脚瘟又发了哩！又是北京城的事！听厌了，听厌了，也值得这样张张巴巴的！大嫂，刘姨太太，还是来打我们的牌！”

姑太太的话真对！北京城离我们多远啦！况且天天都在听的事。于是众人把尖起的耳朵，都放了下来。

郝达三道：“我还没有说完，……皇太后同皇帝都向陕西逃跑了！”

姑太太还是一个哈哈道：“更奇了，这与我们啥子相干呢？”

“这是多大的事呀！你们简直不关心！……”

“国家大事，要我们女人都关心起来，那才糟哩！”姑太太旋说旋洗牌，态度声口仍是那么讽刺。

高贵已拿灯笼引着葛寰中由轿厅上的耳房跨进客厅。客厅檐口与上房檐口全挂着水绿波纹竹帘，所以檐阶上的内眷，是可以不回避的，何况葛大哥又是通家。

郝达三刚一走进花厅，葛寰中就叫了起来道：“我正来找你，在街口就碰见你的尊纪，你晓得不？大事坏了！……”

末后一句传到上房檐阶上，又将一般打牌的女客的含有一点讽刺的微笑，引了起来。

当义和团、红灯教、董福祥，攻打使馆的消息，潮到成都来时，这安定得有如死水般的古城，虽然也如清风拂过水面，微微起了一点涟漪，但是官场里首先不惊惶，做生的仍是做生意，居家、行乐、吃鸦片烟的，仍是居他的家，行他的乐，吃他的鸦片烟，而消息传布，又不很快；所以各处人心依然是微澜以下的死水，没有一点动象。

没有动象，不过说没有激荡到水底的大动象，而水面微澜的动，到底是有的，到底推动出一个人来，是谁呢？陆茂林！

陆茂林虽说是见女人就爱，但他对于刘三金，到底爱得要狠些。刘三金回到石桥，他追到石桥，刘三金回到内江，他追到内江，刘三金越讨厌他，他越是缠绵，越是不丢手。直到今年三月初，刘三金瞒着他向泸州一溜，他带的钱也差不多要使完了，才大骂一场婊子无情，忿忿然数着石板，奔回故乡。

回来后，发现蔡大嫂与罗歪嘴的勾扯，他不禁也生了一点野心，把迷恋刘三金的心肠，逐渐冷淡下来。对于蔡大嫂，就不似从前那样拘泥，并且加倍亲热起来。每天来喝一杯烧酒，自是常课，有时还要赖起脸皮，跑到内货间，躺在罗歪嘴的烟铺上，眯着一双近视眼，找许多话同蔡大嫂说。而她也居然同他有说有笑，毫没有讨厌他的样子，并极高兴同他谈说刘三金。

他在不久之间，查觉蔡大嫂对于他，竟比刘三金对他还好。比如有一次，他特为她在赶场小市摊上买了一根玉关刀插针，不过花三钱银子，趁罗歪嘴诸人未在侧时，送与她，她很为高兴，登时就插在发纂侧边，拿手摸了摸，笑嘻嘻向他道了几声谢。他当下心都痒了，便张开两臂，将她抱着，要亲嘴；她虽是推让着不肯，到底拿脸颊轻轻挨了他一下，这已经比刘三金温柔多了。还有一次，是金娃子的周月，罗歪嘴叫了一个厨子，来热热闹闹的办了一桌席，二毛大爷夫妇也来了，他趁此送了金娃子一堂银子打的罗汉帽里，又送了她一对玉帽鬓。她收了，吃酒时，竟特为提说出来，说他的礼重，亲自给他斟了三次酒，给罗歪嘴他们才斟了两次。他更相信蔡大嫂心里，是有了他了，便想得便就同她叙一叙的。

光是蔡兴顺与罗歪嘴两个，他自信或者还可掩过他们的耳目。而最讨厌的还有张占魁等人，总是常常守在旁边，他对蔡大嫂稍为亲密一点，张占魁就递话给他，意思叫他稳重点！蔡大嫂是罗哥爱的，不比别的卖货，可以让他捡魁头！倘若犯了规矩，定要叫他碰刀尖的！

他那能死得下心去？虽然更在一天无人时候，蔡大嫂靠着柜台告诉他：“你的情，我是晓得的。只现在我的身，我的心，已叫罗哥全占去了。他嫉妒得很，要是晓得你起了我的歹意，你会遭他的毒手的。说老实话，他那样的爱我，我也不忍心欺负他，你我的情，只好等到来世再叙的了！……”

及至又遭了她的一次比较严重的拒绝，并且兑：“你再敢这样对我没规矩，我一定告诉罗哥，叫你不得好死！我已说过，你的情我是晓得的，只是要我这辈子酬答你，那却不行！”他哭着道：“你不要我害单相思死吗？”“我不拉这个命债，你走开好了！”加以张占魁又向他递了一番话，他才怀着自以为伤透了的心，到四处闲荡去了。

他离开天回镇时，仿佛听见罗歪嘴他们说北京城义和团打洋人的话，并会在茶铺里高谈阔论说：“北京城都打起来了，我们这里为啥子不动手呢？到这个时候，难道我们还害怕洋人吗？吃教的东西，更可恶，若是动了手，我先吃教的！”他也晓得罗歪嘴吃过教民的亏，借此报复，是理所当然。不过他那时心里别有所注，于他们的言语行动，却不很留意。

有一天，他在省城一家茶铺里吃茶，忽觉隔桌有一个人在端详他，他也留了心，眯着眼睛，仔细一瞧。那人竟走过来，站在桌跟前问道：“借问一声，尊驾是姓陆吗？”

他这才认清楚了，忙站起来让坐道：“噢！得罪！得罪！我的眼睛太不

行！顾三贡爷吗？幸会啦！请坐！……拿一碗茶来！”

顾天成在一月以前曾经受过很深的痛苦，比起死老婆，掉女儿，自己害病时，还甚。因为在以往的歹运里，他到底还有田有房，无论如何，有个家可以隐庇他的身子，还有阿三阿龙两个可以相依的长年。只怪自己想报仇，受了钟么嫂的吹嘘，跑去奉了教，算将起来！四月初奉教，四月底就着么伯通知亲族，在祠堂里告祖，将他撵出祠堂。五月中，北京义和团的风声传来，生怕也象北京一样，着人当二毛子杀掉，连忙跑进城来，无处安身，暂时挤在一个教友家里。而两路口的田地农庄，连一条水牛，全被么伯占去，说是既撵出了祠堂，则祖宗所遗留的，便该充公，阿三阿龙也着撵了。葬在祖坟埂子外的老婆的棺材，也着么伯叫人破土取出，抛在水沟旁边，说是有碍风水。并且四处向人说，天成是不肖子孙，辱没了祖宗的子孙，撵出祠堂，把田屋充公，还太罪轻了，应该告到官府，处以活埋之罪，才能消得祖宗的气。钟么哥一家也搬走了，不知去迹。算来，不过一百天，顾天成竟从一个粮户，变为一条光棍，何因而至此？则为奉洋教！

如此看来，洋教真不该奉！真是邪教！奉了就霉人！不奉了罢，可以的，但是谁相信？去向么伯悔过，请他准其重进祠堂，把田产房屋还他，能够吗？谁可以担保？找人商量，最能商量的，只有钟么嫂，她往那里去了呢？他丧气已极，便向所挤住的那位教友诉苦。教友不能替他解愁，叫他去求教于姜牧师。

姜牧师很严肃的告诉他，这全不要紧，他只须真心真意的信上帝，爱耶稣，耶稣自会使他的么伯醒悟，将占去了的田产房屋，加倍奉还他；而他的仇人，自会受严厉的惩罚的。“我们都是耶稣的儿女，我们只须信赖它，它不会辜负它的儿女的。”

他心里虽稍为安宁了一点，但他问：“耶稣几时才能显灵呢？”姜牧师则不能答，叫他去请教曾师母。

曾师母的佃客虽走得没有踪迹，但她仍是那样没有事的样子，蓬蓬松松的梳了一个头，厚厚涂了一脸粉，穿了件很薄的单衫，挺起肥肥的一段身躯，摇着一柄雕翎扇子，斯斯文文向他说：“你愁甚么？只要等外国人打了胜仗，把那些邪教土匪灭了，把西太后与光绪捉住，那个还敢强占你的产业，是不是呢？”

他诧异道：“洋人还能打胜仗，把光绪皇帝捉住？外面不是人人都在说大师兄杀了多少洋人，如今又加上了董福祥董军门，洋人天天都在打败仗！”

曾师母咧起鲜红的嘴皮一笑道：“这些都是谣言，都是邪教人造出来骇人的，是不是呢？告诉你一句真话，昨天史先生亲自向我说过，清朝是该灭了，惹下了这种滔天大祸，是不是呢？外国大兵已经在路上了，只要一到北京，中国全是外国人的了！……”

他懵懵懂懂的问道：“我们成都省呢？”

她用一只肥而粗的手，举起一只茶杯，把半杯浓黑的东西，一仰喝完，又用雪白的手帕子，将嘴轻轻的触了触，点着头，很自然的道：“自然也是外国人的了，是不是呢？只不晓得分在那国人手里？如其分在美国英国手里，史先生就是四川制台了，很大的官，是不是呢？如其史先生做了制台，我们全是他的人，不再是清朝的百姓，是不是呢？我们教会里的人，全是官，做了官，要甚么有甚么，要怎么样便怎么样了，是不是呢？……”

这下，却使顾天成大为安慰。胸怀也开展了，眉头也放宽了，从早起来，

就计划到做了官后，做些甚么事情。报复么伯，报复罗歪嘴，还要下两通海捕文书，一通捉拿刘三金，一通查访招弟，并派人打探正月十一夜与罗歪嘴他们一道走的那女人是甚么人，差不多每天早起，都要把这计划在心里头暗暗复诵一遍，差不多计划都背熟了，而洋兵还未打到北京。他真有点等不得，又跑去问曾师母。曾师母依然萧萧闲闲的叫他等着。

他在等待期中，胆子也大了些，敢于出街走动了。又因所挤住的教友家太窄，天气热起来了，不能一天到晚蛰在那小屋里。有人告诉他，满城里最清静，最凉爽，在那里又不怕碰见甚么人，又好乘凉睡觉，于是他每日吃了饭后，便从西御街走进满城的大东门。果然一道矮矮的城墙之隔，顿成两个世界：大城这面，全是房屋，全是铺店，全是石板街，街上全是人，眼睛中看不见一点绿意。一进满城，只见到处是树木，有参天的大树，有一丛一丛密得看不透的灌木，左右前后，全是一片绿。绿荫当中，长伸着一条很宽的土道，两岸全是矮矮的黄土墙，墙内全是花树，掩映着矮矮几间屋；并且坡塘很多，而塘里多种有荷花。人真少！比如在大城里，任凭你走往那条街，没有不碰见行人的，如在几条热闹街中，那里更是肩臂相摩了；而满城里，则你走完一条胡同，未见得就能遇见一个人；而遇见的人，也并不象大城里那般行人，除了老酸斯文人外，谁不是急急忙忙的在走？而这里的人，男的哩，多半提着鸟笼，肩着钓竿，女的哩，则竖着腰肢，梳着把子头，穿着长袍，鞞着没后跟的鞋，叼着长叶子烟竿，慢慢的走着；一句话说完，满城是另一个世界，是一个极萧闲而无一点尘俗气息，又到处是画境，到处富有诗情的地方。

顾天成不是甚么诗人，可是他生长田间，对于绿色是从先天中就会高兴的。他一进满城，心里就震跳起来了。大家曾先告诉过他：满吧儿是皇帝一家的人，只管穷，但是势力绝大，男女都歪得很，惹不得的。他遂不敢多向胡同里钻，每天只好到金河边关帝庙侧荷花池周遭走一转，向草地上一躺，似乎身心都有了交代，又似乎感觉乡坝里也无此好境界，第一是静，没一个人影，没一丝人声。也只是没有人声，而鸟声，蝉声，风一吹来树叶相撞的声音，却是嘈杂得很，还有流水声，草虫声，都闹成了一片。不过这些声音传到耳里，都不讨厌。

满城诚然可以乘凉，可以得点野趣，只是独自一人，也有感觉孤独寡味的时候。于是，有时也去坐坐茶铺，茶铺就是与人接触的最好的地方。而居然碰着了陆茂林。

一四

顾天成陆茂林之在茶铺碰头，而打招呼，而坐在一处吃茶，其初次没有甚么意味，只不过两个都是在人海中的乡下人，两个都带一点流荡的感觉，两个都需要找一个相熟的人谈谈往事而已。而尤其好的，就在两个人的经过彼此都不知道。

陆茂林同人讲谈，不到十句，就要谈到刘三金。这已引起了顾天成对他的同情。他们两个都是爱过她，又都吃过她的亏，现刻心里又都在恨这个人。于是两个人的谈风，很是投合，而所谈的又彼此都能了解。先谈到刘三金的好处，长的好，活动，妖娆，浑身肌肤又白又细，乃至那件事上的工夫，两个人谈到会心之处，不禁彼此相视而笑。继谈到她的无情无义，只认得钱，以及她那阴狠的行为，顾天成不由桌上一拍道：“陆哥，你可晓得，我那几天，光是花在她身上的钱，是多少？只因为她亲口答应了我，不管我家务啵”

个，都愿跟着我回去的，所以我再输钱，心里老不在乎。那晓得后来她才那样的丢我！”他的声音虽然很高，但是一般吃茶谈天的声音都高，并且在茶铺中谈话的人们，大抵都有点旁若无人，仿佛茶铺便是自己家里的密室一样的态度，任凭你说得如何的慷慨激昂，却很少有人注意你的，这是一种习惯。

陆茂林把他手膀一拍，意思叫他注意来听，这也是在茶铺中谈话应有的举动。顾天成果然注了意，他才眯着眼睛说道：“至今你恐怕还在鼓里呢？我是旁观者清，告诉了你，你可不能向别人说呀！……你还不晓得，刘三金之来笼络你，全是罗歪嘴张占魁他们支使的。他们大概晓得你喜欢女人，才故意叫刘三金把你缠着，他们才好做你的手脚。你那千数的银子，那里当真是宝上赌输的！……”顾天成真就激动了道：“这一点，我老实说没有想到。吵架时，虽这样吵出来过，但我还只恨他们不但不帮我的忙，并且把我轰走，打我！……陆哥，这倒要请你详细告诉我！”

陆茂林好象失悔不应该揭破别人秘密似的，又好象与顾天成的交情格外不同，不能不把秘密告诉他似的，于是，半吞半吐把他知道的，以及从刘三金口里听来的，照一般人谈话习惯，加入许多烘染之词，活灵活现的告诉了他。

顾天成真压抑不住了，面红筋胀的咬着牙巴说道：“哦！还这样的鸡我吗？对对对！罗歪嘴，你是对的！等着罢！老子不要你的狗命，老子不姓顾了！……”

陆茂林忙向他摇摇手道：“三贡爷，留心点，他们这些人是心狠手辣的，说得做得出，不要着他们听见了不好！”

他鼓着两眼道：“你怕他们吗？你怕，我是不怕的！你晓得我现在是啥子人不？告诉你，我已奉了教了！”

“噤！你奉了洋教？”他忙眯着眼向四面一溜，才道：“三贡爷，我是为你的好，现在不是正在闹啥子义和团吗？我亲耳听见罗歪嘴他们正商量要趁这时候，打教堂，杀奉教的。你又是他的仇人，他若晓得你也奉了教，……”

顾天成果然也有点胆怯起来，便低下头去，不象刚才这样武勇了。不过，仍不肯示弱，便说道：“陆哥，你放心，打教堂的话，只怕是乱说的。洋人说过，洋兵快要打进北京城了，只要把光绪皇帝一捉住，十八省都是他们的，四川制台一定是史洋人做，我们奉教的都是官，只要我做了官，你看，还怕罗歪嘴他们吗？”

陆茂林也欣然道：“洋人的话，晓得靠得住不？”

“噤个靠不住？他还当着菩萨赌过咒的！”

他又拍拍他手膀道：“那么，三贡爷，你的仇一定可以报了，我们相好一场，只求你一桩事！”说着，他站了起来道：“话还长哩，我们找个饭铺吃饭去，吃了饭再到烟馆里细说罢！”

顾天成也站了起来道：“你不回天回镇去了吗？现刻已下午一会了！”

“回天回镇？……我还没告诉你，我眼前正在打流，等你做了官，我才能回去。我求你的，就是这一桩。”

街上不好谈话，饭铺里也不好谈话，直到烟馆里，虽然每铺床上都有人，但是靠着枕头，只要把声音放低一点，却是顶好倾露肺腑，商量大事的地方。

陆茂林先说到他为甚么打流，不禁慨然叹道：“也只怪我的命运不好！遇着一个刘三金，无情无意的婊子！遇着一个蔡大嫂，倒是有情有义哩，偏偏又着罗歪嘴霸住了！……”

“蔡大嫂是啥子样的人？”

“哈哈！你连蔡大嫂都不认得！她是我们天回镇的盖面菜，认真说来，岂止是天回镇的盖面菜？恐怕拿在成都省来，也要赛过一些人哩！……哦！也无怪你不认得她，你那几天，成日的同刘三金混在一起，半步都没有出过云集栈。”

“比起刘三金来呢？”

“那啥个能比！……当初嫁给蔡兴顺时，已经令人迷窍了，两年后，生了个娃儿，比以前更好看了！……那个不想她？却因是罗歪嘴的表弟媳妇，他那时假正经，拿出话来把众人挡住。……但那婆娘却也规规矩矩的。……不晓得今年啥时候，大概刘三金走了之后罢，罗歪嘴竟同她有了勾扯，全场上那个不知！……那婆娘也大变了，再不象从前那样死板板的，见了人，多亲热！……就比如我……”

顾天成恍然大悟道：“你说起来，我看见过这个人，不错，是长得很好！两个眼睛同流星样，身材也比刘三金高，又有颈项。……”

“你在那里看见的？”

顾天成遂把正月十一夜的故事，说了一遍，说到招弟之掉，说到自己之病，然后说到为甚么奉教。陆茂林深为赞许他的奉教，一方面又允许各方托人，为他寻找招弟，他说：“你放心，她总在成都省内的。只要每条街托一个人，挨家去问，总问得着的。”然后才说出求他的事：“我也不想做官，我也做不来官，你要是当真做了官，只求你把罗歪嘴等人鸩治了后，放我去当天回镇的乡约。”

顾天成拈着烟签笑道：“是不是好让你去把蔡大嫂弄上手？你就不想到她的男人哩，肯让你霸占他的老婆吗？”

陆茂林也笑道：“现在，他的老婆不是已经着人霸占了？那是个老实人，容易打叠的。好吗，象罗歪嘴的办法，名目上还让他做个丈夫。不好，一脚踢开，连铺子，连娃儿，全吞了，他敢啥个？”

烟馆门前的温江麻布门帘，猛然撩起，进来了三个人。都扇着黑纸折扇，都是年轻人，穿着与神情，很象是半边街东大街绸缎铺上的先生徒弟样。一进来，就有一个高声大气的说道：“我屁都不肯信洋鬼子会打胜仗！……”

全烟馆的人都翘起头来。

别一个年轻人将手臂上搭的蓝麻布长衫，向烟铺上一放，自己也坐了下去，望着那说话的人道：“你不信？洪二老爷不是说得清清楚楚，几万洋兵把董军门围在北京啥子地方，围得水泄不通的吗？”

一个先来的烟客，便撑坐起来道：“老哥，这话怕靠不住罢？董军门是啥样的人，跟我们四川的鲍爵爷一样，是打拚命仗火的，洋兵行吗？”

“这个我倒不晓得，只是我们号上的老主顾洪二老爷，他是蕃台衙门的师爷，刚才在我们号上说，洋兵打进了北京城，董军门打了败仗。”

先前说话的那个年轻人，又打着小官调子叫道：“我偏不相信他的话就对！你晓得不？他是专说义和团、红灯教、董军门坏话的。他前次不是来说过，洋兵打了胜仗，义和团——他叫做拳匪的。——死了多少多少，又说义和团乱杀人，乱烧房子，董军门的回兵啥样的不行？后来，听别人说来，才全然不是那样。……”

不等说完，又有两个烟客开了口，都是主张洋兵绝不会打胜的。“首先，洋鬼子的腿是直的，蹲不下去，站起来那么一大堆，就是顶好的枪靶子！董

军门的藤牌兵多行！就地一滚，便是十几丈远，不等你枪上的弹药装好，他已滚到跟前了。洋鬼子又不会使刀，碰着这样的队伍，只好倒！从前打越南时，黑旗兵就是靠这武艺杀了多少法国鬼子！”

全烟馆都议论起来，连烟堂馆与帮人烧烟的打手都加入了。但没一个相信洋兵当真攻进了北京城。只有顾天成陆茂林两个人，不但相信洪二老爷所说的是千真万确的消息，并且希望是真的。陆茂林遂怂恿顾天成到曾家去打听，光绪皇帝到底着捉住了没有？

一五

四川总督才奉到保护教堂，优待外宾的诏旨，不到五天，郫县三道堰便出了一件打毁教堂，殴毙教民一人的大案子。上自三司，下至把总，都为之骇然。他们所畏的，并不是逃遁到陕西去的太后与皇帝，而正是布满京城，深居禁内的洋元帅与洋兵。他们已听见以前主张灭洋的，自端王以下，无一个不受处分，有砍头的，有赐死的，有充军的，这是何等可怕的举动！只要洋人动一动口，谁保得自己能活几天？以前那样的大波大浪，且平安过去了，看看局面已定，正好大舒一口气时，而不懂事的百姓，偏作了这个小祟，这真是令人思之生恨的事！于是几营大兵，漏夜赶往三道堰，仅仅把被打死的死尸抬回，把地方首人捉回，把可疑的百余乡下人锁回，倾了一百余家，兵丁们各发了一点小财，哨官总爷们各吃了几顿烧猪炖鸡，而正凶帮凶则鸿飞杳杳，连一点踪影都没有探得。

总督是如何的着急！全城文武官员是如何的着急！乃至身居闲职，毫不相干的郝同知达三，也着急起来。他同好友葛寰中谈起这事，好象天大祸事，就要临头一样，比起前数月，萧然而论北京事情的态度，真不同！他叹道：“愚民之愚，令人恨杀！他们难道没有耳朵，一点都不晓得现在是啥子世道吗？拳匪已经把一座锦绣的北京城弄丢了，这般愚民还想把成都城也送给外国人去吗？”

葛寰中黯然的拈起一块白果糕向嘴里一送，一面嚼，一面从而推论道：“这确是可虑的。比如外国人说，你如不将正凶交出，你就算不尽职，你让开，待我自己来办！现在是有电报的，一封电报打去，从北京开一队外国兵来，谁敢挡他？又谁挡得住他？那时，成都还是我们的世界？我们就插起顺民旗子，到底有一官半职之故，未见得就能如寻常百姓一样？大哥，你想想看，我们须得打一个啥子主意？”

郝达三只是叹息，三老爷仍只吧着他的杂拌烟，很想替他哥打一个主意，只是想不出。太太与姨太太诸人在窗根外听见洋兵要来，便悄悄商量，如何逃难。大小姐说她是不逃的，她等洋兵到来，便吊死。春兰想逃，但不同太太们一道逃，她是别有打算的。春秀哩，则甚望她们逃，都逃了，她好找路回去。

这恶劣的气氛，还一直布满到天回镇，罗歪嘴等人真个连做梦都没有料到。

云集栈的赌博场合，依然是那样兴旺；蔡兴顺的杂货铺生意，依然靠着掌柜的老实和掌柜娘的标致，别的杂货铺总做不赢它；蔡大嫂与罗歪嘴的勾扯，依然如场上人所说，那样的醞。

也无怪乎其醞！蔡大嫂自懂事以来，凡所欣羨的，在半年之中，可以说差不多都尝味了一些。比如说，她在赶青羊宫时，闻见郝大小姐身上的香气，实在好闻，后来问人，说是西洋国的花露水。她只向罗歪嘴说了一句：“花

露水的香，真比麝香还好！”不到三天，罗歪嘴就从省里给她买了一瓶来，还格外带了一只怀表回来送她。其余如穿的、戴的、用的，只要她看见了，觉得好，不管再贵，总在不多几天，就如愿以偿了。至于吃的，因为她会做几样菜，差不多想着甚么好吃，就弄甚么来吃，有时不爱动手，就在红锅饭店去买，或叫一个会做菜的来做。而尤其使她欣悦的，就是在刘三金当面凑和她生得体面以前，虽然觉得自己确有与人不同的地方，一般男女看见自己总不免要多盯几眼，但是不敢自信自己当真就是美人。平时大家摆龙门阵，讲起美人，总觉得要天上才会有，不然，要皇帝宫中与官宦人家才有。一直与罗歪嘴有了勾扯，才时时听见他说自己硬是个城市中也难寻找的美人，罗歪嘴是打过广的，所见的女人，岂少也哉，既这样说，足见自己真不错。加以罗歪嘴之能体贴，之能缠绵，更是她有生以来简直不知的。在前面看见妈妈等人，从早做到晚，还不免随时受点男子的气，以为当女人的命该如此，若要享福，除非当太太，至少当姨太太。及至受了罗歪嘴的供奉，以及张占魁等一般粗人之恭顺听命，然后才知道自己原是可以高高乎在上，而把一般男子踏到脚底的。刘三金说的许多话，都验了，然而不遇罗歪嘴，她能如此吗？虽然她还有不感满足的，比如还未住过省城里的高房大屋，还未使过丫头老妈子，但到底知道罗歪嘴的好处，因而才从心底下对他发生了一种感激，因而也就拿出一派从未孳生过的又温婉，又热烈，又真挚，又英勇的情来报答他，烘炙他。确也把罗歪嘴搬弄得，好象放在爱的火炉之上一样，使他热烘烘的感到一种从心眼里直到蕪毛尖的愉快。他活了三十八岁，与女人接触了快二十年，算是到此，才咬着了女人的心，咀嚼了女人的情味，摸着了甚么叫爱，把他对女人的看法完全变了过来，而对于她的态度，更其来得甜蜜专挚，以至于一刻不能离她，而感觉了自己的嫉妒。

他们如此的醞！醞到彼此都着了迷！罗歪嘴在蔡大嫂眼里，完全美化了，似乎所有的男子，再没一个比罗歪嘴对人更武勇豪侠，对自己更殷勤体会，而本领之大，更不是别的甚么人所能企及。似乎天地之大，男子之多，只有罗歪嘴一个是完人，只有罗歪嘴一个对自己的爱才是真的，才是最可靠的！她在罗歪嘴眼里哩，那更不必说了！不仅觉得她是自己有生以来，所未看见过，遇合过，乃至想象过的如此可爱，如此看了就会令人心紧，如此与之在一处时竟会把自己忘掉，而心意整个都会变为她的附属品，不能由自己作主，而只听她喜怒支配的一个画上也找不出的美人！她这个人，从顶至踵，从外至内，从蕪毛之细之有形至眼光一闪之无形，无一不是至高无上的，无一不是刚合式的！纵然要使自己冷一点，想故意在她身上搜索出一星星瑕疵，也简直不可得。不是她竟生得毫无瑕疵，实在这些瑕疵，好象都是天生来烘托她的美的。岂但她这个人如此？乃至与她有关的，觉得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可爱，只要是她不讨厌，或是她稍稍垂青的。比如金娃子也比从前乖得更为出奇；蔡傻子也比历来忠厚老实；土盘子似乎也伶俐得多；甚至很难见面的邓大爷邓大娘何以竟那样的蔼然可亲？岂但与她有关的人如此？就是凡她用过的东西，乃至眼光所流连，口头所称许的种种，似乎都格外不同一点，似乎都有留心的必要。但蔡大嫂绝不自己承认着了罗歪嘴的迷，而罗歪嘴则每一闭上眼睛着想时，却能深省“我是迷了窍了！我是迷了这女人的窍了！”

他们如此的醞！醞到彼此都发了狂！本不是甚么正经夫妇，而竟能毫无顾忌的在人跟前亲热。有时高兴起来，公然不管蔡兴顺是否在房间里，也不管他看见了作何寻思，难不难过，而相搂到没一点缝隙；还要风魔了，好象

洪醉以后，全然没有理知的相扑，相打，狂咬，狂笑，狂喊！有时还把傻子占拉去作配角，把傻子也教坏了，竟自自动无耻的要求加入。端午节以后，这情形愈加厉害。蔡大嫂说：“人生一辈子，这样狂荡欢喜下子，死了也值得！”罗歪嘴说：“人生能有几个三十几岁？以前已是恍恍惚惚的把好时光辜负了，如今既然懂得消受，彼此又有同样的想头，为啥子还要作假？为啥子不老实吃一个饱？晓得这种情味能过多久呢？”

大家于他们的爱，又是眼红，又是怀恨，又是鄙薄。总批评是：无耻！总希望是：报应总要来的！能够平平静静，拿好话劝他们不要过于浪费，“惜衣有衣穿，惜饭有饭吃，你们把你们的情省俭点用，多用些日子，不好吗？”作如是言的，也只是张占魁等几个当护脚毛的，然而得到的回答，则是“人为情死！鸟为食亡！”

大概是物极必反罢？罗歪嘴的语讖，大家的希望，果于这一天实现了。

蔡大嫂毕生难忘的这一天，也就是恶气氛笼罩天回镇的这一天，早晨，她因为宵来太欢乐了，深感疲倦，起床得很晏。虽说是闲场可以晏点，但是也比平时晏多了，右邻石拇姆已经吃过早饭，已经到沟边把一抱衣服洗了回来，蔡兴顺抱着金娃子来喊了她三次，喊得她发气，才披衣起来，擦了牙，漱了口。土盘子已把早饭做过吃了，问她吃饭不？她感觉胃口上是饱满的，不想吃。便当着后窗，在方桌上将镜匣打开来梳头。从镜子中，看见自己两颊瘦了些，鼻翅两边显出弯弯的两道浅痕，眼神好象醉了未醒的一样，上眼皮微微有点陷，本是双眼皮，现在睁起来，更多了一层，下眼泡有点浮起，露出拇指大的青痕，脸上颜色在脂粉洗净以后，也有点惨白。她不禁对着镜子出起神来，疑惑是镜子不可靠，欺骗了自己，但是平日又不呢？于是，把眼眶睁开，将那黑白分明最为罗歪嘴恭维的眼珠，向左右一转动，觉得仍与平常一样的呼灵；复偏过头去，斜窥着镜中，把翘起的上唇，微微一启，露出也是罗歪嘴常常恭维的细白齿尖，做弄出一种媚笑，自己觉得还是那么迷人。寻思：幸而罗歪嘴没在旁边，要不然，又会着他抱着尽亲尽舐了。由此思绪，遂想到宵来的情况，以及近几日来的的情况；这一下，看镜中人时，委实是自然的在笑，而且眼角上自然而然同微染了胭脂似的，眼波更象清水一般，眉头也活动起来。如此的妩媚！如此的妖娆！镜子又何尝不可靠呢？心想：“难怪罗哥哥那样的颠狂！难怪男人家都喜欢盯着我不转眼！”但是镜中人又立刻回复到眼泡浮起微青，脸颊惨白微瘦的样子。她好象警觉了，口里微微叹道：“还是不能太任性，太胡闹了！你看，他们男子汉，只管胡闹，可是吃了好大的亏？不都是多早就起来了，一天到晚，精精神神的！你看我，到底不行啦！就变了样子了！要是这样下去，恐怕不到一个月，不死，也不成人样了！死了倒好，不成人样，他们还能象目前这样热我吗？不见得罢？那才苦哩！……”

手是未曾停的，刚把乌云似的长长的头发用挑头针从脑顶挑开，分梳向后，又用粉红洋头绳扎了纂心，水绿头绳扎了扎腰线，挽了一个时兴的牡丹大纂，正用抿子蘸起刨花水，才待修整光净时，忽然一阵很急遽的脚步声响，只见罗歪嘴脸无人色的奔了进来，从后面抓住她的两个肩头，嘶声说道：“我的心肝！外面水涨了！……”

她的抿子，掉在地下，扭过身紧紧抓住他两手，眼睛大大的睁起，茫然将他瞪着。

他将她搂起来，挤在怀里，向她说道：“意外的祸事！薛大爷半夜专人

送信来，刚才到，制台派了一营巡防兵来捉我同张占魁九个人！……”

她抖了起来，简直不能自主了，眼睛更分外张大起来。

他心痛已极，眼泪已夺眶而出：“说是犯了啥子滔天大罪，捉去就要短五寸的。叫我们赶快逃跑，迟一点，都不行，信写得太潦草！……”

她还是茫然的瞪着他，一眼不眨，两只手只不住的摸他的脸，摸他的耳朵，颈项。两腿还是在打战。牙齿却咬得死紧，显出两块牙腮骨来。

他亲了她一下：“死，我不怕！”又亲一下，“跑，我更是惯了！”又结实亲一下，“就只舍不得你；我的心……”

张占魁同田长子两个慌慌张张跑了进来道：“还抱着在么！朱大爷他们都走远了！”

他才最后亲了她一下道：“案子松了，我一定回来！好生保养自己！话是说不完的！”

他刚丢了手要走，她却将他撩住，很吃力的说了一句：“我跟你一道走！”声音已经嘎了。

“那嚟行！……放手！你是有儿子的！……”

田长子鼓起气，走上前来将她的手劈开，张占魁拖着罗歪嘴就走，她掀开田长子，直扑了过去。罗歪嘴踉踉跄跄的趑出了内货间，临不见时，还回过回头来，嘶声叫道：“我若死了！……就给我报仇！……”

她扑到内货间的门口，蔡兴顺忙走过来挽住她道：“没害他！……过山号已吹着来了！……”

她觉得象是失了魂魄的一样，头晕得很，心翻得很，腿软得很，不自主的由她的丈夫扶到为罗歪嘴而设而其实是她丈夫独自一人在睡的床上，仰卧着。没一顿饭的工夫，门外大为嘈杂起来，忽然涌进许多打大包头，提着枪，提着刀的兵丁，乱吵道：“人在那里？人在那里？”

两个兵将蔡兴顺捉住。不知怎地，吵吵闹闹的，一个兵忽倒举起枪柄，劈头就给蔡兴顺一下。

她大叫一声，觉得她丈夫的头全是红的。她眼也昏了，也不知道怕，也不知道是那来的气力。只觉得从床上跳起来，便向那打人的兵扑去。

耳朵里全是声音，眼睛里全是人影。一条粗的，有毛的，青筋楞得多高的膀膊，横在脸前，她的两手好象着生铁绳绞紧了似的，一点不能动，便本能的张开她那又会说话，又会笑，又会调情，又会吵闹，又会骂人，又会吞吐的口，狠命的把那膀膊咬住。头上脸上着人打得只觉得眼睛里出火，头发着人拉得飞疼，好象丢开了口，又在狂叫狂骂，叫骂些甚么？自己也听不清楚。猛的，脑壳上大震一下，顿时耳也聋了，眼也看不见了，甚么都不知道了。

直到耳里又是哄哄一阵响，接着一片哭声钻进来，是金娃子的哭声，好象利箭一样，从耳里直刺到心里，心里好痛呀！不觉得眼泪直涌，自己也哭出声来。睁开眼，果见金娃子一张肥脸，哭得极可怜的，向着自己。想伸手去抱他，却痛得举不起来。

她这才拿眼睛四下一看，自己睡在一间不很亮，不很熟悉的房间里，床也不是自己的。床跟前站了几个女人，最先入眼的，是石姆姆。这位老年妇人，正皱着庞大的花白眉头，很惨淡的神情，看着她在。忙伸手将金娃子抱起来道：“好了！不要哭了！妈妈醒过来了！……土盘子，快抱他去诓着！”

跟着，是场尾打铁老张的老婆张三婶，便端了一个土碗，喂在她口边道：

“快吃！这是要吃的！你挨了这一顿，真可怜！……周身上下，那处不是伤？”

她凑着嘴，喝了两口，怪咸的，想不再喝，张三婶却逼着非叫喝完不可。

她也才觉得从头上起，全是痛的。痛得火烧火辣，想不呻唤，却实在忍不住，及至一呻唤，眼泪便流了出来，声音也就变成哭泣了。很想思索一下，何以至此？只是头痛，头昏，眼睛时时痛得发黑，实在不能想。

糊糊涂涂的，觉得有人把自己衣裤脱了，拿手在揉，揉在痛处，更其痛，更其火烧火辣的，由不得大叫起来。仿佛有个男子的声音说：“不要紧，还未伤着筋骨，只是些皮伤肉伤，就只脑壳上这一打伤重些，幸而喝了那一碗尿，算是镇住了心。……九分散就好，和些在烧酒里，跟她喝。”

她喝了滚烫的烧酒，更迷糊了。

不知过了好久，又被一阵哭声哭醒，这是她的妈妈邓大娘的哭声。站在旁边抹眼泪的，是她的后父邓大爷。

邓大娘看见她醒了，便住了哭，一面颤着手抚摸她的头面，一面哽咽着道：“造孽呀！我的心都痛了！打得这个样子，该死的，那些杂种！”

她也伤心的哭了起来道：“妈！……你等我死了算了！……”

大家一阵劝，邓大爷也说了一番话，她方觉得心气舒畅了些，身上也痛得好了点。便听着石姆姆向她妈妈叙说：“邓大娘，那真骇人呀！我正在房子后头喂鸡，只听见隔壁就象失了火的一样闹起来，跟着就听见蔡大嫂大叫大闹的声音，多尖的！我赶快跑去，铺子门前尽是兵、差人，围得水泄不通，街上的人全不准进去。只听见大家喊打，又在喊：‘这婆娘疯了，咬人！鸠死她！鸠死她！’跟着蔡大哥着几个人拖了出来，脑壳打破了，血流下来糊了半边脸。蔡大哥到底是男人家，还硬铮，一声不响，着大家把他背剪起走了，又几个人将蔡大嫂扯着脚倒拖得出来。……唉！邓大娘，那真造孽呀！她哩，死人一样，衣裳裤子，扯得稀烂，裹脚布也脱了，头发乱散着，脸上简直不象人样。拖到街上，几个兵还凶神恶煞的又打又踢，看见她硬象死了一样，才骂说：‘好凶的母老虎！老子们倒没有见过，护男人护到这样，怕打不死你！’大家只是抢东西，也没人管她。我才约着张三婶，趁乱里把她抬了进来。造孽呀！全身是伤，脑壳差点打破，口里只有一点游气。幸亏张三婶有主意，拿些尿来跟她抹了一身，直等兵走完了，土盘子抱着金娃子找来，她才算醒了。……造孽呀！也真骇死人了！我活了五十几岁，没有见过把一个女人打成这样子！……我们没法，所以才赶人跟你们报信。”

邓大娘连忙起来，拜了几拜道：“多亏石姆姆救命！要不是你太婆，我女儿怕不早死了！……将来总要报答你的！”说着，又垂下泪来。

邓大爷从外面进来道：“抢空了！啥子都抢空了！只剩了几件旧家具，都打了个稀烂！说是因为么姑娘咬伤了他们一个人，所以才把东西抢空的。还要烧房子哩，管带说，怕连累了别的人家，闹大了不好。……”

邓大娘道：“到底为的啥子鸠得这样凶？”

“说是来捉罗大老表的，他们是窝户，故意不把要犯交出，才将女婿捉走了。朱大爷的家也毁了，不过不凶，男的先躲了，女的没拉走，只他那小老婆受了点糟蹋，也不象我们么姑娘吃这大的亏！”

“到底为的啥子事呀？”

“这里啁晓得？只好等把么姑娘抬回去后，我进城去打听。”

十六

蔡大嫂被抬回父母家的第三天，天回镇还在人心惶惶之际，顾天成特特

从他农庄上，打着曾师母酬谢他的一柄崭新的黑绸洋伞，跑到镇上，落脚在云集栈的上官房内。

顾天成在鸦片烟馆与陆茂林分手之后，刚走到西御街的东口，便碰着顾辉堂的老二天相，一把拉住，生死不放，说是父亲打发来请他去的。他当下只佩服他么伯的消息灵通，以及脸皮来得真老！

虽然恨极了他么伯，但禁不住当面赔礼，认错，以及素所心仪的钱亲翁帮着在旁边，拿出伺候堂翁的派头，极其恭而有礼的，打着调子说好活：“姻兄大人是最明白道理的人，何待我愚弟说呢？令叔何敢冒天下大不韪，来霸占姻兄之产？这不过，……不过是世道荒荒，怕外人有所生心，方甘蒙不洁之名，为我姻兄大人权为保护一下！……”

么伯娘又格外捧出一张红契，良田五十亩，又是与他连界的，说是送给他老婆做祭田。他老婆的棺材哩，已端端正正葬在祖坟梗子内，垒得很大，只是没有竖碑。说不敢自专，要等他自己拿主意。

阿三也在那里，来磕了一个头，说是前六天才被么太公着人叫回农庄，仍然同阿龙一处。房子被佃客住坏了些，竹子也砍了些，一株枣子树着佃客砍去做了犁把。只是牛栏里，多了一条水牛，猪圈里，新喂了两头架子猪，鸡还有三只，花豹子与黑宝仍在农庄上。阿三还未说完，么伯已拿出一封老白锭，很谦逊的说是赔修农庄之用。

平日动辄受教训的一个侄子，平步登天的当了一家人的尊客，讲究的正兴园的翘席，请他坐在首位上作平生第一遭的享受，酒哩，是钱亲翁家藏的陈年花雕，烫酒的也是钱翁亲一手教出来的洪喜大姐。

酒本是合欢之物，加以主人与陪客的殷勤卑下，任你多大的气，也自消了。况乎产业仅仅被占了一百多天，而竟带回了恁多子息，帐是算得过的，又安得而不令他欣喜呢？于是，大家胸中的隔阂全消，开怀畅饮畅谈起来。今天的顾天成，似乎是个绝聪明，绝能干，绝有口才的人了；他随便一句话，似乎都含有一种颠扑不破的道理，能够博得听者点头赞赏，并似乎都富有一种滑稽突梯的机趣，刚一出口，就看见听者的笑已等着在脸上了。他吃了很多的酒，钱亲翁不胜钦佩说：“天成哥的雅量，真了得！大概只有刘太尊才陪得过！”

他从么伯家大醉而归的次日，本就想回农庄去看看的。恰逢三道堰的案件发生，又不敢走了。并连许多教友都骇着了，已经出了头大摇大摆在街上挺着肚皮走的，也都一齐自行收藏起来。就是洋人们也骇了一大跳，找着教友们问，四川人是不是放马后炮的？

幸而四川的官员很得力，立刻发兵，立刻就把这马后炮压灭，立刻就使洋人们得了安慰，教友们回复了原神。

他留了十来天，把应做的事，依照陆茂林所教，做了之后，便回到农庄。举眼一看，无一处不是欣欣向荣的，独惜钟么嫂没有回来，不免使他略感一点寂寥。

过了两天，叫阿龙到天回镇去打听有甚么新闻。回来说的，正是他所期待的。于是，待到次晨，便打着洋伞走来，落脚在云集栈上官房内。

他大气盘旋的叫么师打水来洗脸。洗脸时，便向么师查问一切：赌场场合呢？前天星散了。罗歪嘴等人呢？前天有兵来捉拿，逃跑了；连舵把子朱大爷都跑了。为甚么呢？不知道，总不外犯了甚么大案。

罗歪嘴等人逃跑了，真是意外啦！但也算遂了心愿，“虽没有砍下他们

的驴头，到底不敢回来横行了。”他想着，也不由笑了笑。

他不是专为打听罗歪嘴等人的消息而来的，他仍将蓝大绸衫子抖来披上，扣着钮绊时，复问：“蔡兴顺杂货铺在那一头？”

“你大爷要去看打得半死的女人吗？看不着了！已抬回她娘家去了！”

顾天成张眼把么师看着，摸不着他说的甚么。么师也不再说什么，各自收了洗脸盆出去。

顾天成从从容容走出客栈，心想，他从北场口进的场，一路都未看见甚么兴顺号杂货铺，那么，必然在南头了，他遂向南头走去。

果然看见一间双间铺面，挂着金字已旧了的招牌。只是铺板全是关上的，门也上了锁，他狐疑起来：“难道闲场日子不做生意吗？”

忽见陆茂林从隔壁一间铺子里走出，低着头，意兴很是沮丧，连跟在后面送出的一个老太婆，也不给她打个招呼。

顾天成赶快走到他背后，把他肩头一拍道：“喂！陆哥，看见了心上人没有？”

“啊！是你，你来做甚么？”

他笑道：“我是来跟你道喜的！只是为甚么把铺面关锁着？”

“你还不晓得蔡大嫂为护她的男人，着巡防兵打得半死，铺子也着抢光了？”他也不等再问，便把他从石姆姆处所听来的，完全告诉了他。说完只是顿脚道：“我害了她了！我简直没想到当窝户的也要受拖累！打成这样子，我还好去看她吗？”他只是叹气。

走到云集栈门前，他又道：“早晓得这样，我第一不该出主意，她晓得了，一定要报复我。第二我该同巡防营一道来，别的不说，她就挨打，或者也不至于挨得这样凶法。说千说万，我只是枉自当了恶人了！”

顾天成邀他进去坐一坐，他也不。问蔡大嫂的娘家在那里？他说了一句，依旧低着头走了。

第六部分余波

成都平原的冬天，是顶不好的时候，天哩，常是被一派灰白色的厚云蒙住，从早至晚，从今天至明天，老是一个样；有点冷风，不算很大，万没有将这黯淡的云幕略为揭开的力量。田野间，小春既未长出，是冬水田哩，便蓄着水，从远望去，除了干干净净的空地外，便是一方块一方块，反映着天光，好象坡塘似的水田。不过常绿树是很多的，每个农庄，都是被常绿树与各种竹子簇拥着，隔不多远便是一大丛。假使你从天空看下去，真象小孩们游戏时所摆的似有秩序似无秩序的子儿，若在春夏，便是万顷绿波中的苍螺小岛，或是外国花园中花坛间的盆景。

气候并不十分冷，十几二十年难得看见一次雪，纵然有雪，也可怜得好象一层厚霜。不过城里有钱人到底要怕冷些，如象郝公馆里，上上下下的人除了棉套裤棉紧身，早已穿起之外，上人们还要穿羊皮袄、狐皮袍、猢猻猻卧龙袋，未曾起床，已将铜火盆烧好，只是也有点与别处不同地方，就是只管饶火向暖，而窗户却是要打开的，那怕就是北向屋子，也一样。

乡坝里的人毕竟不同，只管说是乡坝里头风要大些，但怕冷反而不如城内人之甚。既如此刻正在大路上斗着北风向祠堂偏院走回去的邓大爷，还不只是一条毛蓝布单裤，高高扎起？下面还不是同暑日一样，光脚穿了双草鞋？但上身穿得却要多点：布面棉袄之上，还加了一件老羊皮大马褂，照规矩是敞着胸襟不扣严的。发辫是盘在头上，连发辫一并罩着的是一顶旧了的青色

燕毡大帽。这一天有点雨意，他手上拿了柄黄色大油纸伞。只管由于岁月与辛苦把他的颈项压弓下去，显得背也驼了，肩也耸了，但他那赤褐老皱的健康脸上，何尝有点怯寒的意思呢？

他脸上虽无怯寒之意，但是也和天色一样，带了种灰色的愁相。这愁，并非新近涂上的，算来，自女婿被捉拿，女儿被打伤的一天，就带上了。

他今天又是进城到成都县卡房去看了女婿回来。去时是那样的忧郁，回时还是那样的忧郁。不过近来稍为好点，一则是女儿的伤全好了，看来打得那么凶，好象是寸骨寸伤，幸而好起来，竟复了原，没一点疤痕残疾；二则焦心的日子久了，感情上已感了一种麻木，似乎人事已尽，只好耐磨下去，听天爷来安排好了。

他进了院子，看见女儿正缩着一双手，烤着烘笼，怯生生的坐在房门外一张竹片矮凳上，金娃子各自坐在土地上，拿着新近才得来的一件玩物在耍。

她仰着头，毫不动情的，将他呆望着。脸上虽已不象病中那样憔悴惨淡，虽已搽了点脂粉，可是与从前比起来，颜色神气不知怎的就呆板多了，冷落多了，眼睛也是滞的，舌头也懒得使用。

他站在她跟前道：“外面风大，啷个不在堂屋里去坐呢？”

她摇摇头，直等她父亲进房去把雨伞放下，出来，拿了一根带回的鸡骨糖给与金娃子，拖了一根高板凳坐着，把生牛皮叶子烟盒取出，卷着烟叶时，她才冷冷的有阳无气的说了一句：“还是那样吗？”似乎是在问他，而眼睛却又瞅着她儿子在。

邓大娘刚做完事，由灶房里走出，一面在放衣袖，一面在抱怨牛肉太老了。看见邓大爷已回来了，便大声叫道：“晓得你在场上割了些啥子老牛肉？炖他妈的这一天，掺了几道水，还是帮硬的！”

邓大爷抬起头来道：“人家说的是好黄牛肉，我问得清清楚楚，才买的。还是出够了价钱的哩，三十二个钱一斤！”

两老口子一个责备，一个辩论，说得几乎吵了起来。他们的么姑娘方皱起眉头，把两个人一起排擅道：“那个叫你们多事？又炖不来牛肉，又买不来牛肉，你们本是不吃这东西的，偏要听人家乱说：牛肉补人，牛肉补人！枉自花钱劳神，何苦哩！我先说，你们就再花钱，我还是不吃的。”

邓大娘连忙说道：“为啥子不吃呢？你还是那样虚的！”

“不吃！不吃！”她撇着嘴不再说，两老口子互相看了一眼，男的吧着烟，摇摇头；女的叹了口气，便去将金娃子抱到怀里。

沉寂了一会，邓大娘忽问她丈夫道：“蔡大哥的板疮好完了吗？”

邓大爷叹了一口气道：“好是好完了，听说还要打，若是不供出来，还要上夹棍，跪抬盒，坐吊笼哩！”

蔡大嫂身上忽来了一阵寒战，眼睛也润湿了，向着她父亲道：“你没有问大哥，想个啥法子，把这案子弄松一点？”

她父亲仰着头道：“有啥法子？洋人的案件，官府认真得很，除非洋人不催问就松了。”

她恨恨的道：“不晓得那个万恶东西，鸩了我们这一下！”

她母亲道：“也是怪事！朱大爷的死信都听见了，罗老表的踪迹，简直打听不出，要是晓得一点点也好了！”

蔡大嫂看着她道：“你是啥意思？莫非要叫傻子把罗大老表供出来吗？”

“为啥子不呢？供出来了，就一时不得脱牢，也免得受那些刑罚呀！么

姑，你没看见哟！我那天去看他，光是板子，已经打得那样凶，两条大腿上，品碗大的烂肉，就象烂柿子一样！还说抬盒，夹棍？……唉！也不晓得你们两口子是啥运气！天冤地枉的弄到家也倾了，你挨打，他受官刑！……”

蔡大嫂也长叹了一口气，低着头不开口。

她妈又道：“说来，嗰个不怪你那罗老表呢？要去做出那些祸事来累人害人！他倒干干净净的跑了，把人害成这个样子！……”

“妈，你又这样说，我是明明白白的，他并没有做那事哩。三道堰出事那天，他在害病，在我床上睡了一整天，连房门都没有出。”

“么姑，你还要偏向他呀！你们的勾扯，我也晓得，要说他当真爱你，他就不该跑！管他真的假的，既掉在头上来了，就砍脑壳也该承住！难道他跑过滩的人，还不晓得自己跑了要拖累人吗？就跑了，象他们那样的人，难道没有耳朵？你挨了毒打，蔡大哥捉去受官刑，他会一点不晓得？是真心爱你的，后来这么久，也该出自首了！就不自首，也该偷偷掩掩的来看一下你呀！这样没良心的人！你还要偏向他！……”

蔡大嫂初听时，还有点要生气的样子，听到后来，不做声了，头也垂了下去。

“……倒是旁边人，没干系的，还有心。你看，顾三贡爷，又不是你们亲戚，又不是你们朋友，平日又没有来往过，说起来，不过是你罗老表赌场上一个淡淡的朋友。人家就这样有心，光这半个多月，就来看了你几次，还送东送西的，还说要跟你帮忙，把案子弄松。……”

邓大爷插口道：“说到顾三贡爷，我想起了。你大哥晓得他。今天说起，他问我是不是叫顾天成。二天等他来了，问问他看。”

蔡大嫂抬起头来，将她父亲瞪着道：“大哥晓得他呢？他是叫顾天成。”

“那么，一定是他了。你大哥认识他的一个兄弟，叫顾天相。说起来，他现在很了得，又是大粮户，又是奉了教的。”

他老婆站了起来道：“你嗰个不早向大娃子说呢？早晓得他是奉教的，也好早点托他了！”

“托他有啥好处？他又不是洋人。”

“你真蠢！奉教的也算是半个洋人了，只要他肯去求洋人，啥子话说不通呢？难怪他说要帮忙，把案子弄松？……”

蔡大嫂好象想着了甚么似的，忽然睁起两眼，大声说道：“一定是他！一定是他！……”

顾天成到邓大爷的偏院，连这次算是第七次。

他第一次之来，挟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也与他特特从家里到天回镇的时候一样：要仔细看看这个婆娘，到底比刘三金如何？到底有没有在正月十一灯火中所看见的那样好看？到底象不象陆茂林所说的那样又规规矩矩又知情识趣的？并要看看她挨一顿毒打之后，变成了一个甚么样子？第二个目的，顶重要了。他晓得罗歪嘴既与她有勾扯，而又是在巡防兵到前不久，从她铺子中逃跑的，她丈夫说起来是那样的老实人，并且居于与他们不方便的地位，或许硬不知道他那对手的下落，如其知道，为甚么不乐得借此报仇呢？但她必然是知道的，史先生不肯连她一齐捉去拷问，那么，好好生从她口头去探听，总可知道一点影子的。

他第一次去时，蔡大嫂才下得床。身上的伤好了，只左膀一伤，还包裹着在。脑壳上着枪筒打肿的地方，虽是好了，还梳不得头发，用白布连头发

包了起来。她的衣裳，是一件都没有了，幸而还有做姑娘时留下的一件棉袄，一双夹套裤，将就穿着。听说有罗歪嘴的朋友来看她的伤，只好拿脸帕随便揩了揩，把衣裤拉了拉，就出来了。

顾天成说明他是在赌博场上认识罗歪嘴的，既是朋友，对他的事，如何不关心？只因到外县去有点勾当，直到最近回来，才听见的。却不想还连累到他的亲戚，并且连累得如此凶。他说起来，如何的感叹。仔细问了那一天的情形，又问她养伤的经过，又问她现在如何；连带问问她丈夫吃官司的情形，以及她令亲罗德生兄现在的下落。一直说了好一阵，邓大娘要去煮荷包蛋了，他才告辞走了，说缓天他还要来的。

第一次探问不出罗歪嘴的下落，隔三天又去。这一次，带了些东西去送她，又送了邓大爷夫妇两把挂面，正碰着她在堂屋门前梳头。

一次是生客，二次就是熟客，他也在堂屋外面坐下吃烟，一面问她更好了些不？她遂告诉他，是第一次梳头，左膀已抬得起来了。每一梳子，总要梳落好些断发，积在旁边，已是一大团。她不禁伤心起来，说她以前的头发多好，天回镇的姑姑嫂们，没一个能及得到她，而今竟打落了这么多，要变成尼姑了。他安慰她说，仍然长得起来的。她慨然道：“那行！你看连发根都扯落了！我那时也昏了，只觉得头发遭他们扯得飞疼，后来石姆姆说，把我倒拖出去时，头发散了一地，到处挂着。……说起那般强盗，真叫人伤心！……”

他又连忙安慰她，还走过去看她脑壳上的伤，膀子上的伤。一面帮着她大骂那些强盗，咒他们都不得好死！一直流连到她把头梳好，听她抱怨说着强盗们抢得连镜子脂粉都没有了；吃了邓大娘煮的四个荷包蛋而后去。

第二天上午，就来了，走得气喘吁吁的，手上提了个包袱，打开来，一个时兴镜匣，另一把椭圆手镜，还是洋货哩，格外一些桂林轩的脂粉、肥皂、头绳，一齐拿来放在蔡大嫂的面前，说是送她的。她大为惊喜，略推了推：“才见几面，怎好受这重礼！”经不住他太至诚了，只好收下。并立刻打开，一样一样的看了许久，又试了试，都好。并在言谈中，知他昨天赶进城是刚挨着关门，连夜到科甲巷总府街把东西买好，今天又挨着刚开门出城的，一路喊不着轿子，只好跑。她不禁启颜一笑道：“太把你累了！”邓大娘在旁边说，自抬她回来，这是头一次看见她笑。

到第四次去，就给金娃子买了件玩具，还抱了他一会。第五次是自己割了肉，买了菜去，凭邓大娘做出来，吃了顿倒早不晏的午饭。

第六次去了之后，顾天成在路上走着，忽然心里一动，询问自己一句话：“你常常去看蔡大嫂，到底为的啥子？”他竟木然站着，要找一句面子上说得过，而又不自欺的答案，想了一会，只好皱着眉头道：“没别的！只是想探问仇人的下落！”自己又问：“已是好几次了，依然探问不出，可见人家并不知情，在第三次上，就不应该再去的了；并且你为啥子要送她东西呢？”这是容易答的：“送人情啦！”又问：“人情要回回送吗？并且为啥子要体贴别个喜欢的，才送？并且为啥子不辞劳苦，不怕花钱，比孝敬妈还虔诚呢？”这已不能答了，再问：“你为啥子守在人家跟前，老是贼眉贼眼的尽盯？别人的一喜一怒，干你屁事呀，你为啥子要心跳？别人挨了打，自己想起伤心，你为啥子也会流眼泪？别人的丈夫别人爱，你为啥子要替她焦心，答应替她把案子说松？尤其是，你为啥子一去了，就舍不得走，走了，又想转去？还有，你口头说是去打听仇人的下落，为啥子说起仇人，你心里并不

十分恨，同她谈起来，你还在恭维他，你还想同他交朋友？你说！你说！这是啥子原由？说不出来，从此不准去！”

他只好伸伸舌头，寻思：问得真扎实！自己到底是个不中用的人，看见蔡大嫂长得好，第一次看见，不讨厌；第二次看见，高兴；第三次看见，欢喜；第四次看见，快乐；第五次看见，爱好；第六次看见，离不得。第七次，……第八次，……呢？

他把脚一顿道：“讨她做老婆！不管她再爱她丈夫，再爱她老表，只要她肯嫁跟我！……”

他第七次之来，是下了这个决心的。

蔡大嫂又何尝不起他的疑心呢？

罗歪嘴那里会有这样一个朋友？就说赌场上认识的，也算不得朋友，也不止他这一个朋友呀！朋友而看到朋友的亲戚，这交情要多厚！但是蔡掌柜现正关在成都县的卡房里。既从城里来，不到卡房去看候掌柜，而特跑几十里来看朋友的亲戚的老婆，来看掌柜娘，这交情不但厚，并且也太古怪了一点！

光是来看看，已经不中人情如此。还要送东西；听见没有镜匣脂粉，立刻跑去，连更晓夜的买，就自己的兄弟，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儿子，还不如如此，这只有情人才做得到，他是情人吗？此更可疑了！连来六回，越来越殷勤，说的话也越说越巴适，态度做得也很象，自己说到伤心处，他会哭，说到丈夫受苦，并没托他，他会拍胸膛告奋勇，说到罗歪嘴跑滩，他也会愁眉苦眼的。

这人，到底是什么人？问他在那里住，只含含糊糊的说个两路口；问他做过什么，也说不出；问他为何常在城里跑，只说有事情；幸而问他的名字，还老老实实的说了，到底是什么人呢？看样子，又老老实实的，虽然听他说来，这样也象晓得，那样也象晓得，官场啦，商场啦，嫖啦，赌啦；天天在城里混，却一脸的土相，穿得只管阔，并不苏气；并且呆眉钝眼的，看着人憨痴痴的，比蔡兴顺精灵不到多少。猜他是个坏人，确是冤枉了他，倒象个土粮户，脸才那样的黑，皮肤才那样的粗糙，说话才那样的不懂高低轻重，举动才那样的直率粗鲁，气象才那样的土苔，用钱也才那样的泼撒！

这样一个人，他到底为着什么而来呢？他总是先晓得自己的，在那里看见过吗！于是把天回镇来来往往的人想遍了，想不出一影子，一定是先晓得了自己，才借着这题目粘了来！那么，又为什么呢？为爱自己想来调情吗？她已是经验的人，仔细想了想，后来倒有一点象，但在头一次，却不象得很，并且那时说话也好象想着在说。难道自己现在还值得人爱吗？没有镜子，还可以欺骗自己一下，那天照镜子时，差点儿没把自己骇倒；那里还是以前样儿，简直成了鬼相了！脸上瘦得凹了下去，鼻梁瘦得同尖刀背差不多，两个眼眶多大，眼睛也无神光了，并且眼角上已起了鱼尾，额头上也有了皱纹，光是头发，罗歪嘴他们那样夸奖的，落得要亮头皮了。光是头面，已象个活鬼，自己都看不得，一个未见过面的生人能一见就爱吗？若果说是为的爱陆茂林为什么不来呢？他前几个月，为爱自己，好象要发狂的样子，也向自己说了几次的爱，自己也没有十分拒绝他；现在什么难关都没有，正好来；他不来，一定是听见自己挨了毒打，料想不象从前了，怕来了惹着丢不开，所以不来，陆茂林且不来，这个姓顾的，会说在这时候爱了自己，天地间那有这道理？那么，到底为什么而来呢？

她如此翻来复去的想，一直想不出个理由，听见父亲说，此人是个奉教的，忽然灵光一闪，恍然大悟：顾天成必是来套自己口供，探听罗歪嘴等人的下落，好去捉拿他的。并且洋人指名说罗歪嘴是主凶，说不定就是他的支使，为什么他件件都说了，独不说他是奉教的？越想越象，于是遂叫了起来：“一定是他！一定是他！……”

她向爹爹妈妈说了，两老口子真是闻所未闻，连连摇头说：“未必罢？阳世上那样有这样坏的人！你是着了蛇咬连绳子都害怕的，所以把人家的好意，才弯弯曲曲想成了恶意。”

但她却相信自己想对了，本要把他送的东西一齐拿来毁了的，却被父母挡住说：“顾三贡爷一定还要来的，你仔细盘问他一番，自然晓得你想的对不对，不要先冒冒失失的得罪人！”

于是在他们第七次会面以前，她是这样决定的。

他们第七次会面，依然在堂屋前檐阶上，那天有点太阳影子，比平日暖和。

蔡大嫂的烘笼放在脚下，把金娃子抱在怀里偎着，奇怪的是搽了十来天的脂粉，今天忽然不搽了，并且态度也是很严峻的。

顾天成本不是怯色儿，不晓在今天这个紧要关头上，何以会震战起来？说了几句谈话之后，看见蔡大嫂眉楞目动的神情，更其不知所措了。

蔡大嫂等不得了，便先放一炮：“顾三贡爷，你是不是奉洋教的？”她说了这话，便把金娃子紧紧搂着，定睛看着他，心想，他一定会跳起来的。

他却坦然的道：“是的，今年四月才奉的教，是耶稣教。蔡大嫂，你啻会晓得呢？”

第一炮不灵，再来一炮：“有人说，洋人指名告罗德生，是你打的主意！”

他老老实实的道：“不是我，是陆茂林！”

第二炮不但不灵，并且反震了过来，坐力很强，她脸上的颜色全变，嘴唇也打起战来。

金娃子一只小手摸着她的脸道：“妈妈，你眼睛为啥子这样骇人呀！”

她仿佛没有听见，仍把顾天成死死盯着，嘎声说道：“你说诳？”也算得一炮，不过是个空炮。

“一点不诳！陆茂林亲口告诉我，他想你，却因罗五爷把你霸占住了，他才使下这个计策。大嫂，我再告诉你，我与罗五爷是有仇的。啻个结下的仇？说来话长，一句话归总，罗五爷张占魁把我勾引到赌博场上，耍我的手脚，弄了我千数银子。我先不晓得，只恨他们帮着刘三金轰我，打我，我恨死了他们，时时要报仇。你还记得正月十一夜东大街耍刀的事不？……”

蔡大嫂好象着黄蜂螫了似的，一下就跳了起来。把金娃子跌滚在地上，跌得大哭。邓大娘赶快过来将他抱起，一面埋怨她的女儿太大意了。

她女儿并不觉得，只是指着顾天成道：“是你呀！……哦！……哦！……哦！……”浑身都打起战来，样子简直要疯了。

邓大爷骇住了，连忙磕着铜烟斗喊道：“么姑娘……么姑娘！”

顾天成蒙着脸哭了起来道：“大嫂，……我才背时哩！……本想借着你的，臊罗五爷张占魁们一个大皮的，……我把你当成了罗奶奶了，……那晓得反把我的招弟挤掉了！……我的招弟，……十二岁的女娃儿，……我去年冬月死的那女人，就只生了这一个女娃儿，……多乖的！……就因为耍刀，……掉了！……我为她还害了一场大病，……不是洋医生的药，……骨头早打得

鼓响了！……呜呜呜！……大嫂，……我才背时哩！……呜呜呜，……我的招弟哇！……”

蔡大嫂似乎皮人泄了气样，颓然坐了下来，半闭着眼睛瞅着他。她后父眼力好些，瞥见她大眼角上也包了两颗亮晶晶的泪珠，只是没坠下来。

邓大娘拿话劝顾天成，但他哭得更凶。

蔡大嫂大概厌烦了，才把自己眼角揩净，大声吼道：“男子汉那里恁多的眼泪水！你女儿掉了一年，难道哭得回来吗？……尽哭了！真讨厌！……倒是耍刀时候，还象个汉子！……你说，后来又嚟个呢？”

他虽被她喝住了哭，但咽喉还哽住在，做不得声。

她脸色大为和缓了，声音也不象放炮时那样严厉，向他说：“是不是你掉了女儿，就更恨罗五爷了？”

他点点头。

“是不是你想报仇，才去奉了洋教？”

他点点头。

“是不是因为三道堰的案子，你便支使洋人出来指名告他，好借刀杀人？”

他摇摇头道：“不是我！……我原来只打算求洋人向县官说一声，把罗五爷等撵走了事的。……是一天在省里碰见陆茂林，他教我说：‘这是多好的机缘啦！要鸩罗歪嘴他们，这就是顶好的时候。你要晓得，他们这帮人都是狠毒的，鸩不死，掉头来咬你一口，你是承不住的。要鸩哩，就非鸩死不可！’我还迟疑了几天，他催着我，我才去向曾师母说：有人打听出来，三道堰的案子是那些人做的。

“你因为罗五爷他们逃跑了，没有把仇报成，才特为来看我，想在我口头打听一点他们的下落，是不是呢？”

他点点头道：“先是这么想，自从看了你两次后，就不了。”

“为啥子又不呢？”

他是第一次着女人窘着了。举眼把她看了看，只见她透明的一双眼睛射着自己，就象两柄风快的刀；又看了看邓大爷两夫妻，也是很留心的看着他，时而又瞥一瞥他们的女儿；金娃子一双小眼睛，也仿佛晓得什么似的将他定定的看着。

她又毫不放松的追问了一句。他窘极了，便奔去，从邓大娘手中，将金娃子一把抱了过来，在他那不很干净的肥而嫩的小脸上结实亲了一下，才红着脸低低的说道：“金娃儿，你莫呕气呀！说拐了，只当放屁！你妈妈多好看！我浑了，我妄想当你的后爹爹！……”

邓大爷两夫妇不约而同的喊道：“那嚟个使得？我们的女婿还在呀！”

蔡大嫂猛的站了起来，把手向他们一拦，尖声的叫着：“嚟个使不得？只要把话说好了，我肯！……”

四

话是容易说好的。

他什么都答应了：立刻就去找曾师母转求洋人赶快向官府说，把蔡兴顺放了，没有他的事，并求洋人严行向官府清查惩处掳抢兴顺号以及出手殴打蔡大嫂的凶横兵丁；出三百两银子给蔡兴顺，作为帮助他重整门面的本钱；蔡兴顺本人与她认为义兄妹，要时时来往，他不许对他不好；还要出二百两银子给她父母，作为明年讨媳妇的使用；金娃子不改姓，大了要送他读书，

如其以后不生男育女，金娃子要兼桃蔡顾两姓，要继承他的产业；他现刻的产业要一齐交给她执管；她要随时回来看父母；随时进城走人户，要他一路才一路，不要时，不许一路；他的亲戚家门，她喜欢认才认，喜欢往来才往来；设若案子松了，罗德生回来，第一，不许他再记仇，第二，还是与蔡兴顺一样要时时来往；他以前有勾扯的女人，要丢干净，以后不许嫖，不许赌，更不许胡闹；更重要的是她不奉洋教！

她仅仅答应了一件：在蔡兴顺出来后就嫁给他。附带的是：仍然要六礼三聘，花红酒果，象娶黄花闺女一样，坐花轿，拜堂，撒帐，吃交杯，一句话说完，要办得热热闹闹的！

蔡兴顺那方的话，她自己去说，包答应。

顾天成欢天喜地，吃了午饭，抱着金娃子狂了一会，被她催了好几遍，才恋恋不舍的走了。

她父母才有了时候，问她为什么答应嫁给顾天成？

她笑道：“你两位老人家真老糊涂了！难道你们愿意眼睁睁的看着蔡傻子着官刑拷打死吗？难道愿意你们的女儿受穷受困，拖衣落薄吗？难道愿意你们的外孙儿一辈子当放牛娃儿，当长年吗？放着一个大粮户，又是吃教的，有钱有势的人，为啥子不嫁？”

“你拿得稳他讨了你以后不翻悔吗？”

“能够着罗歪嘴提了毛子，能够着刘三金迷惑，能够听陆茂林的教唆，能够因为报仇去吃洋教，……能够在这时节看上我，只要我肯嫁跟他，连什么都答应，连什么都甘愿写纸画押的人，谅他也不敢翻悔！……我也不怕他翻悔！……就翻悔了，我也不会吃亏！”

“蔡大哥是老实人，自然会听你提调的。设若你大哥不愿意呢？”

“大哥有本事把我男人取出来，有本事养活我没有？叫他少说话！”

“就不怕旁的人议论吗？”

“哈哈！只要我顾三奶奶有钱！……怕那个？”

金娃子不知为什么笑了起来。

邓大娘默默无言。

邓大爷只是摇头道：“世道不同了！……世道不同了！……”

（《死水微澜》，1936年7月，上海，中华书局）

短篇小说 儿时影

其一

啊呀，打五更了！急忙睁眼一着，纸窗上已微微有些白色，心想尚早尚早，隔壁灵官庙里还不曾打早钟！再睡一刻尚不为迟，复把眼皮合上。朦胧之间，忽又惊醒，再举眼向窗纸一看，觉得比适才又光明了许多，果然天已大明！接着灵官庙里钟声已铿锵嗒嗒敲了起来，檐角上的麻雀也吱吱咯咯闹个不了。妈妈在床上醒了，便唤着我道：“虎儿，虎儿，是时候了快点起来，上学去罢！”

我到此时真不能再挨，只得哼了一声，强勉坐起，握着小拳，在两只睡不醒的眼皮上，揉了几揉。但那眼珠子仍觉得酸溜溜，涩沽沽，十分难过，又打了两个呵欠，才把床沿上放的衣服抓起来披起，心里便想，儿时哪天永不明亮。岂不好长长的睡一个饱觉，不然便把那学堂里的老师一齐死尽，也免得天才见亮就闹着人去上早学。心里虽是如此想，手里却仍忙着穿衣服，缚鞋鞢，诸事齐备，登的一声跳下床来。妈妈又模模糊糊的说道：“虎儿，你还不曾走么？不早了，快点快点！莫要久耽搁，恐老师发怒，条桌左边抽屉里，有四个铜钱，拿去吃汤元去！”

我一听吃汤元，不觉精神一爽，连忙将钱取了，把一个小书包挟在腋下，说声“妈妈我去了！”开门出来，晨风冷冷，地上宿露，犹滋润未干；两旁铺店，尚都关闭严紧。一条坦坦荡荡的长街，除我一个上早学的小学生外，寂寂静静绝无第二个行人踪迹。走到街口，在一家大公馆门前便有一个卖汤元的张么哥，正把担子挑来，烧了一锅开水，一见我来，便笑道：“小学生好勤学，恁早就上学了！明年科场，怕不抢个大顶子戴到头上？”

我听了只好一笑，把书包放在凳上。张么哥便舀了一碗灵热的汤元给我，吹着吃毕，用衣袖把嘴抹了，将四个铜钱，锵的一声掷在张么哥的竹钱筒内，挟了书包，几跳几跳，便跳进学堂。掀门一看，老师尚未起来，只见众同学的桌凳，七高八矮，七长八短，七歪八倒，纵横一地。地上鼻涕痰唾的痕迹，斑斑点点，犹如花绣一般；几扇零零落落的窗棂格子也脱了，纸也破了，老师终年终月，兀坐窗下，从不肯稍稍收拾一次。略一瞻顾，随着轻轻的走到自己的桌前，歪着头，鼓着腮，把桌上的灰尘吹净，又把书包拂了两拂，取出书本，方要诵读，心里忽一转念，为时尚早，莫把老师惊醒，再玩一刻儿罢！于是又轻轻跳下座来，又着手一想：如何玩呢？忽掉头见同学桌上积的灰尘，比自己桌上的还厚，便想了一个妙法，走到桌前，伸出一个指头便去灰尘上画了无数减笔老鼠，也有立的，也有跑的，这张桌上画毕，又到那张桌上去画。正画得入神，忽见桌上又伸出一个细长指头，把我画的一个没尾巴老鼠，忽添了一根绝长的尾巴。我大吃一惊，连忙抬头一看，原来也是一个小学生，在同学中年龄比我还轻，平常最爱哭泣，老师又是最恨他，无论他读的书背得背不得，讲得讲不得，一日之间，他那手掌同屁股，总得与老师的毛竹板子亲热几次。自他进学堂以来，便不曾欢喜过一天，终日都在号哭，久而久之，习与性成，那眼泪鼻涕，倒同他一刻不离了。众同学都代他起了一个别号，叫做“哭生”。他也居之不疑，每每提起一支大笔，

灵：读炯(ji ng)，炙热。

壁上、墙上、桌上、书上，到处都写些“哭生”两字。当下我一见是他，便握着他的手，低低笑道：“你今晨又不曾赶过我？”

哭生皱着眉头低声应道：

“我倒不想来赶早学，我只想怎的一天长成了大人，我爸爸送我去学手艺，永世不进这牢门，那就好了！”

我道：“何必哩！你读了书，以后入学中举，岂不好吗？却甘愿去学手艺！”

哭生摇着头说道：“莫说入学中举那些虚话，我只求今天那毛竹板子不尝我的肉味，就万……”尚未说毕，歔的一声，眼泪汪汪，早滴了一桌子，把一个才画的长尾巴老鼠，也淹化了。

我连忙将衣袖伸去，替他擦了泪珠，劝道：

“你也太柔儒了！快不要哭，我教你一个避打的法子罢！你回去把那粗草纸，取得四五张，叠成两片宽宽的纸版，用细麻绳拴在裤子里。纵说老师的毛竹板子力量重，有一层草纸隔着，究竟轻些。”哭生仍摇头说道：“枉然枉然！你这方法，只能避得屁股上的痛楚，那手掌上，还是避不了的。”

我低头一想，也是道理。正欲再替他想个方法，猛听见地板上砰砰匍匐响了几声，原来两个十七八岁的大学生，挺胸扬臂，大踏步走了进来，一个忽然说道：“噫！又是你两个早来！怎不读书，却鬼鬼祟祟的嚼些什么？”

我道：“希奇！要你来管我们吗？”

他两个笑了一笑，也不多说，翻开书本便商颂曰、秦誓曰的乱喊起来。这一下，早把老师惊醒了。只听见床钩一响，接着咳嗽吐痰，闹了一阵，房门一启，老师早已披了一件油污烟渍，其臭难当的蓝呢夹衫，脚下趿了一双云头夫子鞋，走到教案之前，打了几个大呵欠，方才坐下，在抽屉中取出一副白铜宽边大近视眼镜，擦了两擦，往鼻子梁上一架，慢慢举头把天光一望，忽然大发雷霆的说道：

“恁迟了，怎还不曾来齐！读书人三更灯火、五更鸡，举人进士，岂是晏起迟眠做得到的？”

老师这几句训辞，本非新制，每隔两三日，总须按本宣科的说一次。我们已经听得厌了，也不在意。只是老师人本瘦小，弯腰驼背，自显得斯文尔雅。至于脸上，更是一张粗黑油皮，包了几块凸凹不平的顽骨，再架上一副大眼镜，早把一张不到三寸的瘦脸，遮了大半；头上发辫，乱蓬蓬堆起半尺多高，又黄又燥，恰如十王殿上泥塑小鬼的头发一般。老师讲毕训辞，未到半刻，许多同学都陆续来到。登时一间屋里，人喊马嘶，十分闹热起来，接着背熟书的背熟书，上生书的上生书。我与哭生，今晨都在上生书之列，我们两人，又都是读的“下孟”。

我先捧书上前，递到案上。老师把书拖去，提起笔来，先把句读圈点了，然后将书移到我的面前，哑着声音念道：“孟子曰：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顿了一顿，又念道：“孟子曰：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

我用一根指头，指在书上，一面跟着老师声音念去，一面偷眼去看老师，见老师正伸手在衣领上捉住了一个大肥虱子，递到鼻尖上去赏玩。我不觉一阵恶心，口里便顿住了。

老师登时怒气满脸，伸手把我脸皮一拧道：“心到哪里去了？”随又抓

起一柄尺许长的木戒尺，嘭一声便打在我脑袋上。

当时我又急又怕，又觉脑壳上火烧火痛，不由的两行泪，纷纷流下。老师尚大声叱道：“你还敢哭吗？”又把戒尺举了起来。我急急忍着痛楚，抹了眼泪。幸而老师待我尚有几分慈悲心肠，因我妈妈望我读书有成，时常备些点心菜肴，叫我送给老师，所以老师才不再打，只把手向书上一指道：“自己念！”

我连忙捧着书，一字一字念了一遍，幸未有错，这才平平安安回到自己桌位。在我之后，上生书的，就是哭生。只见他捧着书本，愁眉泪眼，战战兢兢挨到教案之前，老师瞪了他一眼，早把他骇得面如土色。但今晨甚是奇怪，老师虽恨了他一眼，却不曾打他一下。他转身之时，恰与我打个照面，把舌头伸了两伸，眉梢眼角，微微有点喜色。哭生面有喜色，在我眼里只见过三次：头一次，是他生日，在老师面前，偶然说出，老师大变成法，居然赏了他一天假期，我见他笑过一次；第二次，是他在书本内，忽翻得一张外国图画，我并不知道是谁人夹在他书本中的，图背还写了几个红字，是“可爱哉此儿”！他一见了，如得珍宝，放声一笑。我问他究竟是谁的，他总不说出。这次之后，直到今晨，虽未曾笑，也算他展过一次眉头。我们生书上了两段后老师便放了早学，众学生都回家吃饭。我出得门时，哭生已经走远，因他不与我同路，我便独自回去。此时街上铺店，都已开张，路上行人，熙来攘往，迥不似清晨那番寂寞光景了。张么哥汤元卖毕，已经回去改卖别种东西去了。妈妈待我吃饭方毕，便急急催我去上学。我算老师此时，正在吃饭，老师饭后，尚须吃烟出恭，耽搁很久。我便挟着书包，躲到灵官庙里，去看那些烧香敬神的妈妈姐姐们，许久许久，方才跑进学堂。早饭后的功课，第一就是背诵熟书。我的熟书是：《三字经》、《千字文》、《诗品》、《孝经》、《龙文鞭影》、《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还不算多。哭生比我多读一部《幼学琼林》，一部《地球韵言》。我背诵之后，就是他了。他因今晨不曾挨打，便胆大了些，将书本送上教案，一不留心，刚把老师一个千钉万补的百衲碎磁茶壶，微微碰了一下，登时老师拚着破竹片喉咙，哇喇喇大叫一声，一举手早把哭生一大堆书本，蝴蝶闪翅般擲了一地，然后一把将他一个小髻儿，抓了过去，早在教案侧摸出一根二尺来长、七八分宽、四五分厚的毛竹板子，雨点似的只顾向哭生肩背股腿之间，抽来抽去。

哭生也是一个怪孩子，每每挨打，只把两手抱着脑袋，拚命的号哭，也不求饶，也不躲闪，直待老师手腕软了，方才放下。哭生哭着，弓下腰去，满地地把书本拾起，仍然清理整齐，重新捧到教案上去，眼泪汪汪，候着老师看了，方好背诵。老师是时正把茶壶捧到鼻尖上去，细细察验，见未碰坏，方缓缓放下，举眼去看哭生，见他泪流满面，两只手隔着衣裤，摸索伤痕。老师大恨一声道：

“你也算是一个人了，不知你前世是那片蛮山上的一条野狗！看着我做啥？不快背书，还想讨打吗？”

哭生这才转过面去，带着泣声，把书一本一本都背过了，幸无差错，老师这才从轻发落，叱回座去写字。接着，又一个学生上去背书，却又生又错，老师气极了，重重的责了那学生两下手掌。只因那学生也同我一样，时常有些东西送来孝敬老师，所以老师也另眼相看。当下背书皆毕，老师吩咐写字，大家磨起墨来。我与哭生两人尚在模写核桃大的大字，每日只写八十字，故不久都写毕了，交到老师教案上去。

正在此时，忽见老师一位朋友，弯腰曲背，手上比着六字形，脚下踏着八字式，摇摇摆摆，走进学堂，唤道：“三兄，尚未毕事么？能否到香泉居吃碗茶去？”

老师一见，连忙除了眼镜，站起来让座道：“大兄有此雅兴，敢不奉陪！但请稍坐，待与顽徒们出个诗题。便可偕去。”

原来此人是老师第一个好朋友，每每邀着老师出去吃茶饮酒，或是赌博、看戏，只须他来，老师必要出去一次。老师出去，至少总有一两个钟头的闲暇，所以我们一见他来了，大家的精神都为之一爽。当下老师写了一纸诗题，是他们大学生的，又写了一纸对子，是我们小学生的。写毕，放在案上道：

“题纸在此，我回来时，都要交卷。未交的，一百毛竹板子，半个不少！”

老师吩咐后，便同着那位朋友，摇摆着出了学堂。众学生尚不敢擅自离座，大约半刻时候，早见一个最大的学生，哈哈一笑，跳了起来道：“你们为什么还不来取题纸，定要等那老东西发给你们吗？”

这人一倡首，那些大的小的，都纷纷的跳了起来，又说又笑，登时把个严冷学堂，闹得一团糟。

我此时也跳下座来，同着众人去抢题纸，却被一个十四岁的学生抢到手。众人又向他手上去抢，他早跳上教案，站了起来，举着手道：“莫闹莫闹，听我宣读！”众人果然不闹，都仰着头看他读道：“诗题是‘溪水抱村流，得村字，五言六韵；对子是‘千点桃花红似火’。”

我一听了，忙跑到哭生桌旁，见他正提着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了无数“哭生”二字。我摇着他的肩头，问道：“你听见了不曾？”

他抬起头来道：“听见了。”

我道：“你如何对法？”

哭生把笔一掷道：“对对对！今天这一顿，把我打结实了！你摸我左边背上，同这只腿上，无一处不是半分高的板子痕！”

我道：“今天倒怪你自己！老师清早并未打你，你为什么要碰着他的茶壶？”

哭生道：“那不过一时大意，并不曾把他茶壶碰坏，怎么就这样打我！我再顽劣，究竟是个学生，并非是那犯了王法的偷牛贼！”说着又呜呜的哭了起来。

我道：“这些都不说了，且把这对子对起，也好放心玩玩。”

我们两人正说时，旁边一个大学生便插嘴道：“谁请我吃二两落花生，我替他对个顶好的？”

我道：“不希罕！这对子并不难，不知哭生对得起不？”

哭生抹了眼泪道：“我已经对起了！”便提笔在纸上写了七个字道：“两堤杨柳绿如烟。”

我道：“很好很好！你已有了，我呢？”

哭生道：“这个还不十分好，算我的，我再替你想个好的罢！”

那插嘴的大学生笑道：“你不要绷面子了！除了这个，我看你还有什么好的！”

哭生也不回答，只歪着头想了一想道：“有了有了，这个送与虎哥哥罢！”于是又写了七个字道：“一弯溪水碧于天”。

那大学生，不由叫了起来道：“你们快来看！哭生今天一顿打，倒把他心思打出来了！”

众学生果然一轰跑来，都七嘴八舌的夸奖哭生聪明。我便说道：“哭生，这如何使得？我用杨柳的一个罢！”

哭生道：“你不要怎的？我同老师不知是几世里的冤孽！我纵用了好的，他仍说是不好，倒把这几个字可惜了。我虽用了那一个，我觉得还委屈了他哩！”说着眼圈儿又红了起来。大家都不禁替他黯然，便各各散去。我也只得谢了他一声，便取纸条写上，交到教案上去。不多时，老师回来，时候已经不早，便放了午学。

我回家去时，一路上心想：“哭生真真可怜！遇着这个蛮子老师，只好吞声痛哭。我今天即得了他这个好对子，如何酬谢他一下，才对得住他？”想了多时，忽然想得一个妙处，不禁大喜。原来我家街口有个茶铺，近几夜正请了一位说评书的，讲说《水浒传》，我前几夜曾去听来，十分好听。哭生终日抑郁，谅未听过这种好书，不如请他来听一夜，也使他心胸开阔开阔。想得停当，午后进学堂时，读了一首唐诗，放学后，我便约哭生同去听评书。哭生不肯。说他爸爸不能要他夜间在外。我心里一思索，只得同到他的家里，见了他爸爸，把话说明。他爸爸须发都已斑白，眉宇之间，极其严厉，两只圆眼，凶光闪闪，尤为可怕。见我说明，闭着唇，瞪着眼，沉吟半晌，才道：“既然世兄约他同去，也使得。只不到二更，务必叫他回来。”

我忙应允了，挽着哭生，先回到我的家中，见了妈妈，把这番情节说明。我妈妈倒不说什么，只叫早早回来，莫去同下流人交接。临走时，又每人给了十六个铜钱，及到茶铺内，评书已经开场。听了一段“李逵怒打殷天锡，柴进失陷高唐州”，时候不早，哭生便要回去。我也因他爸爸不是个慈父，只得送他回去。一路上，哭生极赞《水浒》这书：“怎做得恁好！一字一句，都是人心坎上要说的。假若我们读的书，都这样有趣时，我就打死，也情愿到学堂里去。惜乎我们读的书，一句也讲不得，知道它上面说些什么！老师单叫我们熟读，不知熟读了，究竟中什么用！”说罢，又叹息一声道：“今天倒过去了，明天又要上学！我一说起学堂，真如上刀山一般。几时才得离脱这个苦海，就讨口叫化，也是甘心的！”

说到这里，不禁又纷纷泪落。我好不容易劝了半天，才把他劝止了时，已经走到他家门了。哭生掀门进去，我便急急回家，脱衣睡觉。想起明早上学时候，恨不立刻就睡着，偏偏李逵、柴进时时扰人心坎，直到三更过后，方渐渐入梦。不久之间，啊呀一声，又天明了！

其二

中国小儿，每于读书之初，父母之期望，师兄之劝勉，千言万语，总不离做官两字，好似人生一世，除了做官一事外，更无他种高大希望。在从前情形不同，原也是万般事业，皆不如作官，既可作威作福，又可名利双收；对于祖宗，便算光耀；对于父母，便算报达。此外尚落了个妻封子荫，就是在戚党乡里之间，遇事都须占些体面，得些便宜，一举一动无不我是人非。至于肥田广厦，美婢俊仆，那些“居移气、养移体”的事情，更不必说了。所以惹得人人羡慕，倒不稀奇。记得我五六岁时，有一天，大约象是仲春光景，正赶过青羊宫不久，吃了早饭的时候，我爸爸忽把我估量了几眼，便向妈妈说道：“虎儿今年又长了一头了，据我看来，已是发蒙读书的时候，你说使得么？”

妈妈道：“有啥使得不得！小孩子长了五六岁，正该发蒙，我早想与你说的，因你事情多，哪有空闲时候来教他！故此便不曾说得。你既有了这番

意思，看你还是自己教，还是送出去附馆？”

爸爸道：“太小了，还不是附馆的时候。目前我权且自己教着，等他上了路后，再送出去附馆不迟。只是这发蒙一事，还要好生斟酌，我看许多人，都把此事不很看重，胡乱教孩子认几个字，便算发蒙，不知小儿一生的好歹，都在这发蒙上定轻重。所以我的意思，很想得一个品学兼优，又有功名的老先生，与虎儿发蒙，也好使小孩子后来有个趋向。你看我这番意思何如？”

妈妈笑道：“我倒想不到此，既然你如此说来，虎儿的舅舅，倒还合式。大哥的人品学问，不须我说，你是知道的。论功名也是一个举人，虽不曾会进士、殿翰林，也如你时常说的，只欠一步罢了。”

妈妈刚说至此，爸爸连点几个头道：“靖哥的为人，倒无啥弹驳处，如此就去费靖哥的心罢！只我这几日事情正多，不能亲身前去，你明天领虎儿回去就是了。”

妈妈道：“也要看看历书，择个好日子，倒不论明天后天。”

爸爸是时已经饭毕，便取出历书翻开一看道：“果然明天是个破日，不甚好。后天也不见佳。今天倒宜上学发蒙，只可惜天气太晏了一些，不然倒是一件恰好的事。”

妈妈笑道：“这领儿子发蒙，又不是拜生吃喜酒，要恁早做啥！今天日子既好，就今天去罢！你去叫张升买点点心，我收拾一下，就可以去了。”

爸爸道：“是的是的，我叫张升办去。”说着爸爸取了水烟袋出房吩咐张升去了。妈妈匆匆把饭吃毕，唤老婆子收了碗筷，对镜子掠了头发，换过一身衣裙，与我也换了一身蝴蝶夹衫，一双蝴蝶花鞋。我穿了新衣，不禁大乐，张开一张笑口，喜的合不拢来。因我妈妈素来极其俭省，平常所穿的旧布衣裳，大都是破了又补，绽了又缝，非是过年过节，或做客走人户，这身新衣，是不容易穿的。今天忽然穿了起来，真是梦想不到，几乎象平步登天的一般，怎的不心喜难禁哩！不多时，张升办的东西，已经齐备，轿子也来了，妈妈便带着我乘轿过大舅家来。

大舅父母均已亡故，只大舅母尚在，生有三个表哥，五个表姐，都比我年纪大。第三个表哥，小名唤做嵩嵩；第五个表姐，小名唤做韶姐，也有八九岁了，平常与我最好。我才下轿时，两个小朋友喜的跳了起来。韶表姐便来牵我的手道：“虎弟，你才来么！今年你去赶过青羊宫不曾？我倒同爸爸去过，多少热闹！多少好玩！有卖花的，有卖竹器的。爸爸与我买了一个多细致的竹丝编的花篮，三姐又做了几朵绫子花装在里面，真是比活的还好看！你喜欢看不？”

我此时怎么不喜欢看哩！拖着韶表姐的手，便向房里跑，道：“快去看！快去看！”刚进房门，只见大舅母、大表姐、二表姐、三表姐、四表姐诸人，正陪着妈妈在房里谈天。大舅母见我进来，便笑道：“虎儿近来更胖了些。韶韶今天又添了伴了，这才好玩呢！”

大表姐坐在一张藤心春凳上，一把便将我揽到怀里，抱着问道：“虎虎！你妈妈正和大舅母商量，要给你发蒙读书，你怕不怕？”我摇着两手道：“不怕不怕，我正喜欢呢！”

三表姐也坐过来笑道：“你不怕吗？你知道什么叫做发蒙？”

四表姐正挽着我的手便接着说道：“我告诉你罢！发蒙是要穿鼻子的！”

我挤着眼睛，伸伸舌头道：“莫诳我，大表哥，二表哥都发过蒙的，怎

么他们的鼻子还是好的呢？”

正说之间，忽见二表姐哈哈笑道：“你们快看，嵩嵩的家当又搬出来了。”

我抬头一看，果然见嵩嵩表哥两手抱了一个尺许长的白木匣，从耳房内笑嘻嘻跳了进来，叫道：“老虎，快下来看！我前天又买了四个新灯影，都是穿盔甲的。”

大表姐道：“不看不看，快拿开去！”

嵩表哥睁着一双大眼睛道：“又不给你看，有你什么相干！”说着，便把木匣放在地板上，又蹲身下去，打开匣盖，一伸手就举了两个灯影起来道：“老虎，你快看！……好么？”

我刚要看时，大表姐笑道：“偏不看，偏不看！看你怎么样？”抱起我来，便跑向后房来，只听见嵩表哥叫着骂道：“龟女子，又不要你看，干你屁事！”接着匍的一声，匣盖关了，一阵脚步响，登登登的，便见他又抱着木匣跳了进来，道：“你跑得来，难道我跑不进来！”顺手又把木匣放在地上，正去开匣盖时，大表姐又抱着我跑到小厅子上来，道：“气死你，今天偏不看你的！”

嵩表哥又抱着木匣赶来道：“你这龟女子，不是个好人！”

这次他却不开匣盖了，丢了木匣，便把我一双脚抱住道：“老虎，快下来！这一下我看你把他抱到哪里去？”

此时大舅母也在房里唤道：“大女莫尽气他了，让他们去玩玩吧！”

大表姐才笑着将我放下地来。嵩表哥的灯影，自然是倾囊倒匣而出。韶表姐也将竹丝编的花篮取了来，又取出一个小皮匣来，中间堆了无数小玩意，如彩线缠的菱角、锦缎斗的方胜，一样一样都搬出来给我玩。我此时真如走进七宝世界，左顾右盼，应接不暇，只落得满面是笑。

正乐之时，大舅已由街上回来。妈妈便唤我去拜见大舅。大舅将一副大玳瑁框眼镜除在手上，笑眯着双眼，弓下腰来问我道：“你愿意读书不？”我笑着道：“我愿意。我爸爸也愿意我读书的。”

大舅点了点头，伸起腰来问我道：“你读了书，后来愿做什么呢？”

我想了一想，大舅这话是什么意思？哦，我明白了！便随口答道：“我读了书，便学大舅，做大舅做的事，又学爸爸，做爸爸做的事。”

大舅哈哈笑道：“你爸爸倒很可以学的。你大舅年纪虽有了，却一事无成，不要学他罢！”随又掉头去向妈妈夸奖我道：“虎儿聪明，这几句答应我的话，就不是无灵心人说得出来的，倒是一个读书好材料。老妹子真有福气！”

妈妈笑着谦了两句，便请大表姐去堂前桌上点了一对蜡烛。这是来时从轿上带来的。妈妈引着我来到堂前，请大舅出来，她先与大舅平磕了两个头，说了许多托付话，又叫我过去向大舅恭恭敬敬磕了四个头。大舅只拱着手，把腰弯了两弯，口里说道：“得罪得罪！”一面又说：“恭喜恭喜！从今天以后，读书立志，入学中举，会进殿翰，出仕扬名，报达君亲。”

我磕头既毕，大舅便就桌上一张红纸，写了几个字，教我读道：“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治民，扬名声，显父母。”一连三遍，于是发蒙礼节，就此终了。

妈妈将红纸收了，给我装在衣袋里。我仍去同嵩表哥、韶表姐玩耍，直至吃过午饭，这才同妈妈乘轿回家。

爸爸已经回来，接着问了发蒙时一番情形，我便搜出那张红纸，捧与爸

爸看道：“爸爸，你看！这便是大舅教我读的。”

爸爸笑嘻嘻看了一眼道：“好好，大舅如此教训你，但愿你后来能够如此做去，就算是好宅相了。”

从此以后，爸爸每晨起来，便教我读八句《三字经》、又三、四行《孝经》，说是如此读去，十三岁可望把五经读毕，那时候就可以开笔了。爸爸说这番话，我也并不懂。只爸爸如何教我，我便如何读去就是了。

日居月诸，又是六月下旬。那年天气热得异常利害。一天，到黄昏时候，红日西没，碧天如水，玉绳低转，银河灿烂。爸爸回来将一床大竹凉席铺在堂前石板地上，又叫张升去买了些水果回来，盛在一个大冰盘里，放在席上，吃着乘凉。我是时只顾吃水果，别的什么事情，一概不管。爸爸却唤着我道：“虎儿，莫只顾去吃，今晨读的书，可背得么？”我睡在席上道：“背得背得。”便“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的背诵起来。

爸爸听了赧然一笑道：“今天的，当真读得熟。再把个苹果去吃。”息了一刻，又道：“虎儿莫闹，听我再教你一首诗，若再背得时，明天我还有一个好玩意儿把给你。”

我骨碌一声爬起来道：“什么好玩意儿？今天就把给我罢！”

爸爸道：“胡说，我明天才买哩！”

我道：“那么明天等你买了，我再读。”爸爸妈妈都笑着骂道：“放屁，读书原是你分内的事，哪有要了东西才去读书的道理。”

我道：“使得使得，就教我读罢！”

爸爸便点头播脑的念道：“五百名中第一仙，等闲平步上青天，绿袍乍着君恩重，黄榜初开御墨鲜；龙为马，玉作鞭，花如罗绮柳如绵，时人莫厌登科早，月里嫦娥爱少年。”

我也跟念了几遍，仍不懂他说的什么，只觉音韵铿锵，极为悦耳罢了。爸爸又与我讲解了一番说：“这并不是首诗，是一阕词。词名叫《鹧鸪天》，是从前的人少年中了状元做的，你看他说来多少荣华，多少光耀，凡人幼年好生读书，长大了入学中举，会进殿翰，不说中了状元有十分体面，就只殿了翰林，也是凤凰池上的贵人。”

接着又把唐朝中书省中许多可羨可慕的故事，如上直时有宫女熏衣待朝，下直时驰马天街，赐宴绿光宫，登科之后，曲江大宴，探花宴，种种热闹事情，都一一讲与我听。我那时也弄不清楚，什么是中书省，什么叫探花宴，只觉耳朵里听得甜蜜蜜，眼光前一片锦绣，五光十色的罢了。心想，读书果有这些好处，怎么许多人尚去种田做生意？怎么不都去读书呢？方想问问爸爸时，却早朦胧一梦，已不知所之了。

今年既过，到第二年正月廿四日，爸爸忽叫我穿了新衣，又叫张升买了香烛，将一本新书叫我包了，随着爸爸走到一家公馆里，厢房中有个学堂，进门看时，读书的学生七长八短，已有十一二人。靠壁一张神桌，张升便把香烛点燃，摆在桌上，早有一个四五十岁的老师，迎着爸爸，坐下笑谈。许多学生，都放下书本，呆着双眼，只顾灼灼的看我。不久爸爸便叫我到神桌前，磕了三个头，说是敬孔圣。我却并未看见孔圣。只见一张二尺余长的红纸，写了一行墨字，贴在壁上。敬毕，爸爸又叫与老师一跪一起，磕了四个头起来。老师也拱拱手道：“好生读书，长大了入学中举，会进殿翰，好出来做官为宦。”

我此时心中，不知如何忽起了一个奇念，便问老师道：“为啥只叫我做

官为宦？难道我来读书，只为了的官宦吗？”

老师哈哈笑道：“人生读书，原为的做官为宦，除了官宦，又何必读书呢？”

我还想问时，爸爸忽喝住我，道：“这孩子疯了，怎么放出这些屁来！还敢说吗？真讨打了！”

老师笑道：“小孩子不知什么，自有这番疑问，稍长大时，自会明白的。”

幸而我此时遇的这位心气和平的老师，故经我一问，并不见怪。若在后来那位蛮子老师时，想那吃人的威风，早已动了。当下，爸爸又教我与诸位同学作过揖，便把我安在老师桌上，与老师对面坐着。爸爸便领张升回去，吩咐我好好读书，晌午时候，叫张升来接我。

我此时坐在位上，好似大海之中，着了一艘孤舟，左右均不是路。四面望望诸位同学，也有笑的，也有挤挤眼睛，努努嘴皮，向着我做怪相的。其中惟有一个学生，年纪不过与我相上下，头上挽个桃子髻儿，两眉心间，点了一点鲜红胭脂，眉清目秀，十分可亲，向我点点头，又向我抿嘴一笑，把手向书上指指。我后来问着才知就是哭生。照他此时看来，真是光风霁月，哪有后来那片凄风苦雨的景象。不知哭生此时妈妈尚在，这位老师又是他的母舅，十分爱他，穿得好，吃得好，处境又顺。故看了他后来的苦日，迥不料他今日尚在乐境中处过的。

当时老师叫我站过去，教了几行新书，便算我一天的课程。晌午时分，张升果来，我便辞了老师与诸位同学，便先走了。临走时，回头去望哭生，又向我一笑。心想，此人真有趣，比大舅的嵩表哥更好玩哩。明天须尽早来。

其三

我爸爸在我进学堂之后，不久便带着张升，往外省经商去了。他为啥不待入学、中举、会进、殿翰之后，去做官为宦，却一旦改行为商？我也莫明其故。只可惜那位心平气和的老师，就是哭生的母舅，将次一年，也因一个做官的聘他当书启师爷去了，便把老师这一席，让与他一个同门学友来坐。他这学友，并非别人，就是前段所言的蛮子老师。自从他接了这席之后，我们学生，就算一齐上了厄运。不到一月，几阵蛮风，早把一个和乐庄严的讲坛，弄得阴风惨惨，鬼哭神号起来。从前他未来时，众人脸上，无论何时都有番悦色喜气，所读之书，人人背得，就以我而言，一年中读了两本《诗品》，一本《大学》，一本《中庸》，至今还能默诵得三分之二，觉得读书也非难事。爸爸常喜说他幼年读书许多苦处，我还以为爸爸说的笑话。天地间虽不定说读书便乐，但也不能说读书是苦，及至蛮子老师来了，方信天地间至苦之事，莫若读书，最可怕之人，莫若老师。从前怕人说鬼，但又喜欢听人说鬼。每到大舅家中作客，夜里无事，大表姐、二表姐、三表姐便在灯前说鬼。我与韶表姐、嵩表哥，都坐在床上，互相拥抱，听得毛发森立，彼此瞪着双眼，都向暗隙里侦视，好似那灯光不到之处，便是鬼巢。设或不曾坐在床上，务须将两只脚翘到凳上，不然便抱在怀里，生恐垂下地去，便有鬼手出来擒住。及与蛮子老师相处一月，漫说是鬼不足怕，若能躲避得老师的音容一时半刻，就真有鬼巢，也甘心与鬼为邻了。

蛮子老师不仅其人使学生可怕，所教之书也能使学生不易记得。蛮子老师教了我两年，只读毕四本无注的《论语》，两本无注的上《孟》，一半无注的下《孟》，此外两本《唐诗三百首》，如斯而已。但我于蛮子老师所教之书，其记性只有两三天的功夫，每读毕一本熟书，只待背了通本之后，仍

然变为生书。故我每月到背通本熟书的日期，便如债台百级的穷人过除夕一般，除了设法躲避一法，并无再好的道路。只是躲得过便好，躲不过时也只有拚着脑壳、手掌、屁股，去与老师的杂木戒尺、毛竹板子，亲热亲热。老师打了之后，又不再教，只痛骂两声蠢才，便看这学生平日的孝敬如何，好的只把书掷与再读，不好更有酷法相待，虽不如公门中之待囚犯那般利害，但其间相去，也不过五十步与百步罢了。全学堂中能有记性的，二十余人中，只有一个姓戚的，此人最善孝敬老师，每日在老师面前殷殷勤勤，故老师不常打他。其实此人也未必真有记性，不过有些鬼聪明，到背通本熟书时，常弄点手脚。我有一次，亲眼见他从小袖中抽出一本小书，眼里看着，口里便背，一字不错。背毕那小书也就不看了。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看着背的，但不知他怎的会有那本小书。我们虽没有小书，大书也还用得，大家商量一番，此法甚善，便有一个姓张的学生，已经十四岁了，正在读《书经》，那天该他背通本《禹贡》，他便先藏一本《禹贡》在衣袖里，将背的那本送到老师面前，转过身去，取出藏的，看着读了一遍，居然混过。只是他回到位上说道，头一次究竟胆怯，生恐老师觉着，心里止不住乱跳。他说这话，果不欺人。我见他转身取书时，那张油黑面皮，好似成精的冬瓜，白了青，青了白，顷刻万变。但此人平素尚是有名的勇李逵，又伶俐又胆大，至此且不免色变心惊，可见在蛮子老师手上作伪，真是如诸葛孔明之借东风。何况又是初次，也怪不得他。他又歪着嘴皮笑道：

“我已经闯过头阵，你们何妨如法炮制，免得老戚一人独占面子！好在老师又是近视眼，更好做假，大家落得手掌屁股轻松些，岂不是好！”

众人自然称善。那姓戚的却蹙着眉头：“坏了坏了，这一弄，包管要弄出事来！以后更难做假了。”

众人都看着他，要问他何以会弄出事来。其中有几个性子躁些的，便开言骂道：“我知道你的意思，不过是怕众人都会了，莫了你的长处，是不是哩？好儿子，我们偏要这样做，看你还有什么说的！”

那姓戚的道：“我倒不怕你们会不会，做不做，只我有言在先，弄出事来，若说出是我开的端，我便要……”众人都道：“这层你可放心！若说了你的，算是你生的儿子。”

哭生更道：“你们都做得，只我仍然去牵驴子过板桥，不来走这条捷路，免得带累众人。”

众人听了这话，心里也知其意，也不相劝。此后大家果然照书行事，按本宣科。就是我胆小，也无可如何的学做了两次。如此一两月间，除了哭生一人，大家背起熟书，果无一人似从前那般艰难。老师手腕居然闲得软了，几次觅人练习，总不如从前遂意。哭生虽是个长主顾，终出不了老师的蛮气。

那日，也合当有事。一个姓王的学生，约有十五岁年纪，别号叫做狗脸儿，该他背通本《易经》，不消说是率由旧章，预先便藏了一本书在袖里。只恨他多做了几次手脚，胆子便大了，也不十分顾忌了。背书之时，因预藏的篇页与所背的不曾清理妥当，到转身之后才摸出来旋翻，口里因不曾看着，自然是格格不吐，心里又慌，老师又拍着戒尺，连连催促，急得他手足无措，忘乎其行，捧着那本预藏的书，低着头，只顾刷刷刷的去翻，弄得那声音如春蚕食叶一般，众人都听见了。

老师眼睛虽近，耳朵却不聋。起初还不知是什么声音，侧起头来细听。众人见了，都骇得面面相视，有两个座位与狗脸儿距离得很近的，便于着咽

喉，不住的吐痰咳嗽。揣知其意，一半是想搅乱这翻书的声音，一半又是警觉狗脸儿，叫他留心。更有两个捧着书，要想借故去问老师，以便狗脸儿藏拙，刚走下位来，不料老师已一把抓住狗脸儿的左臂。

狗脸儿也算伶俐，知道不好，乘势一转，右手已把那本书，向一个学生座位下一抛。这学生也是一个伶俐人，忙把一双脚伸去踏着。正想弯腰去捡，谁知两个伶俐人，瞒不过一个蛮老师。早被老师喝住，走去拾来一看，不禁眯着小眼，露出一口包金贴翠的牙齿，格格大笑起来。

此时我也记不清楚狗脸儿在当时是什么形象，只觉得我一听见老师的笑声，两耳根哄的一响，脑袋上好似顶了一炉火的光景，身上鸡皮皱起得寒毛子根根倒竖，神志昏昏。但听得老师的咆哮声，板子敲肉声，众学生吃打的号痛声，似乎我也吃了一顿痛打，又都罚了两根长香的跪。记得所跪还不仅在地上，有所谓梅花落地跪法，这是把些烧不了的炭渣，选那又坚硬又锋利的铺在地上，学生罪重的就罚跪在炭渣上，光景不到半点钟时候，那炭渣的锋棱，如利钉一般，直刺人皮里，抵到膝盖骨上，痛辄心腑。狗脸儿及那个踏书的、咳嗽的、下位的共七人，都玩的这梅花落地跪。其次又有所谓独木桥者，是用一根酒杯粗的连皮青杠木棍，平置地上，学生罪稍轻的，便令跪此。凡是藏书作弊在二次以上者，就玩的这个独木桥跪。不幸我恰恰做了两次，便也请在独木桥上跪了半天。再其次才是平地跪，也有一个美名叫“走马川”，何以名为“走马川”？我也不解。只因为这些美名，并非老师所赐，不过是几个年纪大的学生随口取的。

这次风波，全学堂中没一个躲脱了的。哭生虽极力辩白不曾做过弊，老师仍然要打，道：“为什么你不告发呢？难道你的舌头被屠户剃去了说不出话？就说不出口，用笔还可以写的。既不告发，即是同党。”不过他罪名稍轻，打后只罚去玩“走马川”跪。

此时幸无一个外人到学堂里来，不然者乍进门时定叫他大吃一惊，怎么全学堂学生都变成土地菩萨了！似这种风波，也不只一次，若一一写出，恐馨南山之竹，也不能尽其万一。如今只提纲挈领，把老师初次发威的情节，细细一说，就可以笼罩一切了。

论起老师初来之时，还不如是之暴力，一般学生也不曾在意。只说老师初来，于众学生性情尚未十分知道，我们自己总要抬点身份，不叫老师管束，以后就少许多蹂躏。因此之故，众学生便都优游自在，读书时，任意谈笑，背诵之书，也不求十分熟悉。就有求教于老师的事情时，也不十分庄重。在众学生的心意中，以为不如此便不足抬高身份。那时我也随声附和，毫不把老师放在心上。记得老师来的第二天，我吃过早饭去上学，觉得身子异常疲倦，两眼皮上犹如载了万钧之重，闭着了就睁不开，因想我们是有了身份的，管它什么时候，且饱睡一觉再说。于是把书本抛在一旁，放心大胆，扶头便睡，经老师唤了几次，方才略略清醒。执此一端，可见我们那时真放纵了。谁知到第四天上午学时，忽见粉壁上，贴了一张大纸，上写着许多字迹，众学生都围绕一处，正指手画脚的议论。我便问他们这是什么东西，哭生告诉我，是老师亲笔写的学规。又听见个大些的学生念道：“第一条不准轻慢师长；第二条不准藉故逃学；第三条不准废书谈笑。以下还有四五条，如今已不甚记得了。只说一般学生，都张着眼道：“似这种学规，只好去管那西藏里的蛮学生罢了！我们概不遵守，看他把我们如何？”我也和着叫道：“是的是的，谁去遵守！”

此时众声齐发，恰如闹林的麻雀一般，其中独有一个十八岁的大学生，本来姓黄，众人因他生得又高又瘦，便送了他一个别号叫“竹竿子”的，偏笑嘻嘻抄着两手，倚在一张方桌楞上站着，不言不语。众人闹了半晌，他才冷笑一声道：“你们都是糊涂蛋！老师又不曾在这里，你们闹与谁听？算了罢！只听我一句话，我自有收伏他的妙法。”

众学生于是都围绕着“竹竿子”问道：“有什么妙法？你且说来听听！若果能收伏他时，我们从今以后输心愉快的拱服你。”

“竹竿子”笑道：“自然有妙法！只要你们一心一意，包管三四日中，定弄得他哭不得笑不得。此时还不能说出，做出后你们自会知道的。”

众人被他说得糊里糊涂，也不计利害，只一味称赞他聪明有为。自此日后，老师的面目渐渐严厉，学规也渐渐实行。众学生的身份，自然渐渐低微，大家的心里也因此渐渐气忿，都闹着“竹竿子”，问他有啥妙法，何以尽不做出。看看老师日变一日，若不乘此折他一折，以后还有我们学生的势吗？“竹竿子”被闹不过，恨不得把脚几跌道：“你们真不是个东西！我还是个学生，难道你们着急，我反不着急的吗？我虽有妙法，岂能孟孟浪浪一点也不审慎！若弄坏了，算我的还是算你们的？”

众人叫道：“算我们的，只要你放大胆去弄！”

“竹竿子”咬着牙齿，恨了两声道：“就是就是，我有啥放不大胆的！明后天我就动手，你们只留心看罢！”

当下，我一听得，恨不今天就变作明天，明天变作后天，忙忙去找哭生，笑道：“好了，‘竹竿子’明后天就动手了！我们以后仍可以玩身份。”

哭生那时比我还小一些，也不知什么，自然也很喜欢。不觉两日已过，仍不见有动静。老师威风便渐放渐大。记得他才来时，教案上不过仅仅一条杂木戒尺，此时忽见戒尺旁边，又多放了两根毛竹板子，一根二尺来长、四五分宽；一根三尺来长、八九分宽。众人见了，不觉心里一寒，便起了三分怯心，只望“竹竿子”快些弄个法子把他收服了才好。

直到第三天上，“竹竿子”忽然不来上学，众人都大大失望，以为他不管了，谁知到上午学时，老师戴上那副近视眼镜，忽又取下，将一片长衫底襟，细细擦了一擦，重新戴上，举起头来望了一望，复行取下，低着头，眯着两眼，把眼镜凑到眉毛尖上一看，猛的大喝一声道：“胆大！这是谁做的？”

他这一喝，众学生都惊了一跳，忙举眼去看他时，只见他气得眼粗眉大，皮青骨黑。半晌，才唤了一个年纪小的学生过去，盘问道：“你说，谁把我这眼镜钻坏了？”

那学生起初只推不知道，后来被盘不过，只得说出“竹竿子”与众人商量，要想妙法来收服老师的一番话，只这眼镜，仍不知是谁弄坏的。

老师听了，禁不住气得呵呵冷笑，把一众学生都唤到案前，道：“我未来时，就听说这学堂的学生目无长上，无恶不作。我来了这半月，果见人言不虚，我尚以为可以默化，故把学规贴出，待你们自己修省，如今更胆大了，居然同谋不轨，把我眼镜钻坏，不消说为首的今天是不来了。我如今只责问你这些同谋的，看我这老师究竟把你们管得下管不下？”

这席话说得众人哑口无言，只看着老师，待他发落。老师举眼把众人一望，陡把威风一起，喝叫取条长板凳来，手上拿了那根三尺来长的毛竹板子指着一个十五岁的大学生，道：“你来领个头罢！上板凳去！三十大板，自己数着！”

那学生自然不肯。老师的板子早雨点般纷纷乱下，打得众人东西乱窜。老师闭着双眼，只赶人多的地方乱打。登时学堂里便鬼哭神号起来。我算躲得快，只头上背上各挨了两下。打够多时，大约老师自己打得厌烦，才收住板子，把众学生一齐赶走，不准再来。

到次日各家父兄，都来给老师赔礼，请老师从严管束，不必徇情；又遣人去把“竹竿子”的爸爸请来，劝了老师一番，问明“竹竿子”，这眼镜果然是他晌午时见老师吃饭去了，溜来偷出去，叫一个补烂碗的，在镜面中间，一连钻了五个大洞。“竹竿子”的爸爸自然把他当着老师痛打一顿，赔了老师一副新的眼镜。老师收了眼镜，送出各家父兄，又从“竹竿子”起直到哭生止，一人三十大板，打个满堂红。从此以后老师的威风日大，学生的苦味日深，大家都说不出口，只好自怨自艾，低头容忍去了。

其四

最可怜而又最可恨的事，莫过于子弟逃学。但我以为在蛮子老师手上逃学，独为可怜，不为可恨。因其中种种不堪之故，便叫子弟不得不走这条路。其不是之处，倒不全在子弟身上，所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人必先疑，而后谗人。老师必先不善，而后子弟逃学。故此我于蛮子老师教学第二年上，也曾班门弄斧，逃过两次学：第一次，记得是三月中一天放夜学时，老师忽令众学生各把书本收拾回去，好生温习，待他扫过坟墓，再来上学。当下，我们闻得此语，好似半天落下凤凰卵，真是梦想不到的事。方寸之间，不知怎的，只觉又麻又痒。大约是欢喜极了的缘故，你望着我一笑，我望着你一笑，精精神神，收拾书本，也有用书包裹的，也有用绳子缚的，一声声中，都觉喜气洋溢。这番景象，除了端阳、中秋、过年放学时有后，此次真算创闻。再者，端阳、中秋、过年放学，是人人算得到的，虽是欢喜，倒觉有限。独此次出人意料之外，并且明天又是背通本熟书之期，众人正忧个不了，忽闻一声放学，那一天喜气，叫人如何收拾得住！

大约老师也知觉了，只见他一双胡豆大的鳅鱼眼，在那宽铜边大近视眼镜里，转了两转，又把众人看了一遍，瘦腮之上，微微一笑。待众人把书本笔墨收拾妥当，忽又发出一令，叫自明天起，大学生每日须做一首试帖诗，小学生每日须写三篇字。看他这意思，定是怕我们太清闲了，所以又加了这个限制，弄得我们欢喜之中微有不足。但是这也无关紧要，只求早晨不上生书，饭后不背熟书，手掌屁股不遇戒尺、板子，膝头不点地，脸皮不被拧，就写六篇字，也是小事。何况我的三篇字，共算还不到两百，所以当时毫不介意，随着众人，胡乱答应一句，挟着书包，散学出来，寻见哭生，握住他的手腕，不禁大笑。哭生只瞅着眼，也不言也不笑。半晌，忽伸手把我一攘道：“你疯了么？”我道：“你才疯了呢？这是半天里落下的喜事，金子也买不来的，为何你一点也不觉得？”

哭生道：“想不到老师这人，还知道扫坟祭祖！”

我笑道：“你这句话，更有点疯气！他既是个人，怎会不知？”

哭生一面走一面又说道：“怪了！老师既是老师，怎的又是个人？”我正要说时，他又接着道：“你们只说放了学是好事，不知好不了几天，到上学时，老师那顿下马威，却够受了！”

我道：“这是后来的事，目前究竟好玩。”

哭生道：“老师的下马威又打不到你身上，你固然是好玩。”

我道：“你放心，这是老师为私事放的学，不比过年过节，定要寻人出

气的。”

哭生摇摇头道：“人各有心，我们不说了罢。明天夜里，你再来约我去听一夜评书好么？”

我连忙答应了，便与他分手，回到家中，见过妈妈，照例一揖，便把书包往桌上一抛，道：“明早不上学了！”妈妈笑着骂道：“又要顽皮了吗？不怕打的东西！”我一头便滚在妈妈怀里去，道：“老师放了学，还去做什么？”妈妈诧异道：“又不是过节，怎会放学？”

我道：“老师说要回去扫坟墓，我知道他为什么！”

妈妈摸着我的颈项，说道：“哦，原来清明将近了！虽是老师放了学，仍须把旧书温习温习，莫荒疏了，又叫老师劳神！”我自然唯诺了几声，便放心大胆的玩去了。

次日，晓梦方回，陡闻灵官庙晨钟几杵，不禁大吃一惊，心想完了完了，今天太迟了，老师定然起来多时，急忙翻身起坐。妈妈也醒了，便问我道：“做什么又起来？你不是说老师已经放了学了？”

我定一定神，才想起昨天果放了学的。惺松之间，不禁大乐，忙又倒身睡下，闭着眼想道：“也有今日，当真不上早学了！”又在被窝中翻了一个身，想这早觉的滋味最佳，须要好好的领略，不要一闭眼就睡过了。及至睡醒起来，同妈妈吃了早饭，便高高兴兴，取出纸笔，磨墨写字，以了今天的课程。谁知墨还不曾磨酽，陡闻门外一阵喜锣同喇叭声音，吹打过去，不觉丢下墨池，急忙跑去观看。原来是一家过礼的，镜台、花盆、磁瓶、玻器、花红、酒果、衣服、盐茶，光怪陆离，下下百抬。看完之后，又进来与妈妈一事一物的讲论。如此便耽搁了一两点钟，才跑去写字时，砚池中磨的墨已经干了，又慢慢磨了些时，这才把着笔写了三四个字，心头忽然想起，前天嵩表哥送我的几个灯影，还未好好赏玩，何妨取出来一看哩，便放下笔，跑去把灯影取来，只见内中一个白胡须的花脸，却戴了一顶包文正的相帽。心想，这如何使得！不如将就花脸改一个包文正也好。便提起笔来，一阵乱涂，花脸的白胡须已涂黑了，倒象个包文正，但把那张写字纸，却也涂成一个花脸。好在那张纸上写字不多，还不费力，换一张另写，只是那支笔，又不适用起来。因刚才乱涂了一阵，笔尖上的锋毛早已弄断，又不得不要钱上街去另买。不一时，笔虽买回却早又晌午，把午饭吃毕，又忙着去约哭生。放学的第一天便如此混过，三篇字的课程一篇也不曾写。从此糊里糊涂便过了三天，才写了一篇半字。

到第四天上，屈指一算，已欠了十篇半字，如何得了！便起了个决心，从早晨未吃饭时便写起，一刻也不休息。到吃午饭前，已得了六篇半，所欠仅仅四篇，不觉心头大慰。想道：“好了，已有了八篇整字，且去放心玩玩，明天再起个决心便清楚了，又何必如此着急呢！今天权写四篇，明天再写不迟。”

如此因循便是九天。那天黄昏时候，正在灵官庙里代一个小和尚撞晚钟，一声两声，正撞到极悠扬、极清越地方，忽见那个别号雪李逵的学生，陡站在钟楼门外，大声说道：“老师回来了，叫你明早仍去上学！”

当下，我一听得老师回来了这五个字，不觉心头一软，手上拿的那柄钟杵，早咚的一声，落在楼板上。雪李逵说毕，各自下楼去了，我还糊糊涂涂呆在楼上，想道：“老师当真回来了吗？”只觉一身寒噤，好似寒天腊月跌到水里去的一般。钟声虽好，无心再撞，摸着梯子，一步一步挨下楼来。忽

见那司钟的小和尚走来拦住我道：“你走，四十九下钟，才撞了三十六下，就跑了，害我好去跪更香！”

我只把他一推，道：“害你害你，老师已经回来了，我还有心撞钟哩！”说着早飞跑出了庙门。小和尚赶在后面不住的叫骂，我头也不回，一口气跑回家去，先把字数一清，只写了十五篇，算来尚欠十二篇，不觉骇了一跳，道：“怎的才写了这点子？明天如何去见老师？”转念一想，尚早哩，此时，才黄昏时候，赶快写个通夜，明天就可了帐了。于是急急忙忙，点灯磨墨。心里又急，又恐妈妈知道了要挨骂。才写得两张，已经打了二更，妈妈便来催我睡觉。说是“打更了还写什么，明天写也不为迟。”

当下，我觉心里一动。暗想，难道妈妈还不知道老师回来了吗？果然如此，我又可以想方法了。便拈着笔假意向妈妈笑道：“怎的老师去了九天还没回来？”

妈妈道：“我也这样说哩！你也到学堂里去看看，恐老师回来，你还不知信呢！”我道：“使得使得，我此时就去。”

妈妈又不准，道：“打二更了，去做什么！白日不好去吗？”

其实我的心意并非去看老师，不过借此去寻雪李逵，叫他明早在老师面前，替我告个病假，老师若准了，我就趁此把字赶齐。谁知妈妈不准我出门，我只得托个故又奋力赶字，心里越急，手里越赶越写不起走，一时心又想到一边去了，嵩表哥的灯影、韶表姐的彩线粽子、哭生的西洋画、灵官庙的钟楼，一一涌上心头；一时又想起那司钟的小和尚，不知此时尚在跪更香不曾？那和尚说是崇庆州人，据我看来，家里定还有爹妈兄弟，不知怎的要跑来出家？心里如此一想，手里更不能写，定神一看，才写了半篇字。时候已经不早，妈妈又连催去睡，砚池里墨也干了，呵欠连连，眼皮只顾要闭，正如楚霸王围困核下，四面楚歌齐起，不觉心里一懒，又活动起来。寻思尚有九篇半字，谅今夜未必写得起，不如想个方法，明天权且逃一次学，再赶写罢。当下懈力一生，只觉手腕也软了，心里也不发奋了，便把笔墨收拾，放心睡觉。

究竟心里不静，一夜梦魂颠倒，哪及前几夜睡得安稳！次日一早起来，乘着妈妈未醒，轻轻溜出门去，一口气跑进学堂，幸得老师还未起来，寻着雪李逵请他替我扯个谎。怎奈那厮抄着一双手，斜着眼睛向我一笑，道：“你倒有主意，你逃学罢了，却叫我来替你扯谎！也使得，但把什么来谢我呢？”左说右说，直勒逼我谢了他四两落花生、半封黄豆米酥，方才答应。

我们正说时，听得老师已经起来。我连忙战战兢兢跑出门来，心里还觉突突的乱跳。跑回家去，妈妈自然有番询问，不待吃早饭，便磨起墨来写字。今天真一点不敢耽搁，直赶到下午，方把九篇半字一一写毕。心下一放，便跑出门来散散精神。忽见哭生低头走来，我不觉心上一跳，生恐雪李逵弄了我的手脚，便跑去迎着他，问道：“就放了学吗？你来做什么？”

哭生道：“我来给你通个信，今天有五六个人都不曾来上学，老师大发其怒，说明天定要到各家来清问，不信他才走了九天，就有许多人害病！你今天为啥也不来呢？”

我摇摇头道：“说不得！老师吩咐的字课，弄到此时才赶写妥贴，你叫今早把什么去搪塞呢？”

哭生道：“怪了！你们一天三篇字，无论如何也写起了，怎么到了临头，还弄不清楚？你还须留心明天的熟书，我们今天倒过了，老师非常认真，说

他走了九天，大家都变了禽兽了！今天从大至小已经打了十一个人，说明天还要结实重打。”

我听一句心里紧一下。待他说毕，便问道：“今天你呢？”哭生道：“天幸天幸，只挨了两下手掌！”

哭生说后，回身走了。我心上却如压了一块重铅似的，又闷又怕。回家告诉妈妈，说老师已经回来，明天要去上学了。妈妈自然喜欢。我去把熟书翻出一看：《诗品》、《孝经》、《龙文鞭影》、《千字文》、《大学》、《中庸》，都不要紧，“上论”尚还背得，“下论”已有一半生的。至于“上孟”简直一本也背不得，连忙清出来读。起初还雄心勃勃，及至打更之时，喉咙也干了，脑袋也昏了，眼睛也花了，才读了两遍，不过仅能上口，离背诵地位，大约还有八九十遍的远近，又急又气，比昨夜赶字更难过十倍，不禁大恨，前八九天为啥看也不看！到这时候，却弄得下不了台！算了，此时如何读得熟，拚着明天挨打去罢！好在也不止我一人，也够出老师的蛮气了。心里一横，立刻掩书睡觉。

到次日上学，见老师尖鼻缩腮，满脸秋霜，仍如前状。心想：照老师一生看来，大约五金都有改变的时候，唯独老师虽天翻地覆未必能变。又想：时常听老年人说起，从前麻脚症大瘟疫，死人如麻，东北两门每日不知有多少棺材出入，何以那次瘟疫，并未把老师疫死！可见老师这人，真是得天独厚。但今天不知如何，老师竟自行不践言！我们六七个逃学的，俱未被责一下，只每人骂了几句。我放了学时，好不欢喜，心想：原来逃学还可免罪！无怪那些学生，时常逃学，既有这种好处，我也不妨再做一次，所以我第二次逃学，竟不求别人替我扯谎了。此后不久的一天，不知为着何事，忽然起了逃学的念头。上早学时，便大胆向老师请个假，说今天家里来了个远客，妈妈叫我回去耽搁一天。老师因我素不扯谎，居然信了不疑。我满心是笑，跑回家去，又向妈妈说老师有事，放了一天学。妈妈自然无话。那天真把我乐得不知所以，后来不知怎的，这事又弄得老师知道，把我从头至脚，结结实实打了一顿。从此我便胆寒，不敢再去尝试。这也是我年幼胆小的缘故。若在那些大学生，倒愈接愈厉。老师既不准我逃学，我还有个妙法，可以躲避，不过稍稍苦些，原来老师虽利害，但不能不准学生生病。我就借题发挥，每怕上学，便假装生病，或是头昏，或是肚子痛，大约既不为剧，又不能指斥为虚。妈妈一听我生病，便叫去就医吃药。记得那时常为我看病的一个医生，姓冯，一见我去，也不摸脉，也不问病，只笑道：“又病了么？仍是原方，三钱竹心，三钱灯心，泡水吃了就好。”大约这医生也知我这病不甚利害，所以十次八次只是竹心、灯心，我也感激他不把苦药给我吃。但装病如何能久，既想它久，必须真个害病。不知那时这病好似与我有仇一般，日夜祷告，请它照应一次，也毫无影响。每见人家害病，睡在床上，多少清闲，恨不与他商量，请他让给我害几天也好。祷告频频，神天鉴察，后来果然大病一次，缠绵床第，三月有余，居然与蛮子老师脱离了三月之久。后来病起，人人都替我耽忧，说我病中如何的利害，亏你命大，居然好了起来。我却不然其说，甚愿这种大病，再见辱几次，直待蛮子老师死后再好，岂不甚妙！谁知盛愿难偿，只好仍去求那姓冯的医生，时常给我三钱竹心、三钱灯心吃吃便了。

其五

腊月十六，哈哈，腊月十六！不信，今天果是腊月十六！据理而论，一

年中之有腊月，腊月中之有十六，也是日月之常，并不为奇。但在我们私塾小学生眼里看来，却把这天，当成金鸡下诏之期。自从八月中秋节后，仰望这天，不知屈了多少指头，算了多少日子。朝来暮去，心眼皆穿，以为一生一世，再没有这天了。却不想早晨起来之时，妈妈忽然吩咐我道：“今天不用去上早学了，且去买张红纸回来，吃了早饭，好与老师送学钱去。”

以妈妈这几句话看来，莫非今天真是腊月十六，心中仍不相信。跑到纸铺里一问，众口一辞，都说是腊月十六。这才恍然记起，昨天十五，早晨放学回家，还燃点香烛，敬过祖先。下午散学，众人还笑说：“过了明天，今年再也不来了。”哈哈，今天不是腊月十六，学堂大赦之期，更是何日？这一喜直差跳上房去。

陪妈妈把饭吃毕，盥漱之后，眼见妈妈在立柜里，取了四串青铜大钱，先把草纸包了，再用红纸封好。一面向我笑道：“你看，一节把许多钱去，送你读书，两年来的学钱，堆在一处，比你还高！若不再用一些心时，真可惜钱了！”当时听了妈妈这番话，口里虽无言，心里却暗暗寻思：这钱真送得有些可惜！数月中，所受的痛楚，算来比钱还重；所认的字，还没有这钱的十分之一多。有其如此，不如每天把两文钱，去请算命先生教一个生字，四串钱用完，所认之字，既多又免得吃打受痛，岂不甚好！但逆料妈妈必不以此意为然，故我也不曾说出，直待妈妈将钱封好，放在一个木茶盘里，叫王妈托着，同我到学堂里来，见众同学各在桌上清理书本笔墨，光景今天是不读书的了。老师撑着那副大近视眼镜，抄手坐在椅上，不言不动，只把一双鳅鱼眼睛，左右乱转，形态大似我家间壁油米店内，坐高脚竹椅的罗掌柜一般。

我进门时，老师尚未觉得。王妈才走到门外，老师已伸起长颈，隔窗子看见了。王妈因未到过学堂，不知谁是老师，只站在门外，端着茶盘，张眉痴眼问我道：“虎相公，这学钱把给谁？”老师此时已站了起来，道：“拿来拿来，是送我的！”

王妈这才把茶盘端到老师面前，还未放下，老师已竖起眉头，伸开十指，猛一下将这钱包，直从茶盘里，抢到桌上。不知是老师的手重，或是王妈的手软，砰的一声，那茶盘忽磕落坠地。王妈一面弓腰去捡一面埋怨道：“啵，老师！你也慢些！是你的终是你的。”

老师此时也无暇与王妈辩论，只瞪着双眼，急急忙忙，把包钱的红纸草纸，纷纷拉了一桌子，提起钱来，见四串都是选择过的青铜大钱，整整齐齐，并无一个沙版、毛钱掺杂在内；又打开麻索，取了一百短些的，仔仔细细，一五一十数了一次。实底实数，未扣一文束底，不禁满面是笑，露出一口玉麦黄牙，再也包不拢去，抬起头来，见王妈还站在桌前，生恐王妈见财起意，斗然做出不法行为，有碍学堂体面，连忙打开抽屉，把钱尽数藏了，然后抄手坐下，向王妈说道：“回去给你们太太请安，我明年，正月二十开学，可叫你们相公早些来，莫荒疏了学业。此时就将你们相公的桌凳抬回去，我先放了他的学了。”

老师意中以为王妈之不走，不过想知道明年开学之期，所以才有此番言语。不知王妈意中，却非为此，因她时常遣去给诸亲六戚处送礼，每次都须得些赏钱，以为此次给老师送学钱，不消说也是有赏的。却不晓的学钱非礼物可比，原是老师应得的束脩，在大方之家，或者敬使及主，可望几文例外赏钱。若这位蛮子老师，却不能妄破此例，因此王妈空站了些时，只讨得一

口冷气，不禁大怒，未待老师说，已登登的冲出门去，口里尚叽咕不已。大概老师也识得个中之玄，佯作不见，只掉头向我说道：“回家去，仍宜将所读的旧书，时时温习，不可一味贪玩，十分荒废，到明年来又一概忘记了。”

我鹄立受教后，便到老师面前恭敬一揖，不知老师今天怎么忽然谦和起来，居然也抬起身来，还我一拱。于是我便收拾书本纸笔，最先出了学堂。众同学眼睁睁看着我，好似出了笼的彩凤，不胜羡慕，只恨家里学钱尚未送来，不能早升天界。这也不过一时半刻的事情。一到下午，众人也纷纷放学了。

我回家之时，王妈还气忿忿向着妈妈，指手画脚，表演老师的穷气象。妈妈笑得无可奈何，但又把王妈埋怨几句，说她不应侮慢老师。

自这日过后，我真如登了天堂，每日只计算过年时的乐处，看看年景将近，街上卖对子、卖门神的接踪而出。家里也非常忙碌，打扫房屋，糊窗子，办年货，贴对子，我年纪虽小，却也帮着妈妈，做点不要紧的小事。一直到除夕那天，方才诸事齐备，到晚来灯烛齐明，敬过天地祖先，那鞭炮之声，便接接连连不绝于耳。

大舅领着嵩表哥到我家来辞岁，妈妈便留着消夜。吃毕尚未二更。大舅回家，妈妈又遣我同去，给大舅母以及几位表姐辞岁。记得那时一到街上，只见灯火如昼，炮声盈耳，夹杂着许多管弦锣鼓之音，真是一番太平景象，令人心快神怡。如今呢，已大大不同，近两年虽不曾在省城过年，听人说起，简直落寞万分。昔日繁华，不堪回首。我那怀旧词上，有两句：“前尘影事知何在，一思一度销魂”的言辞，真可移作今昔年景之感了！

我到大舅家中辞岁之后，大舅母自然留着消夜，不觉多吃了几杯老酒，醺然大醉。大舅叫他用的家人骆兴背我回家，已昏不知人。只觉走街上过时，一阵鞭炮硝烟，直扑鼻尖，醉中闻着，十分舒服。及到夜中醉醒，犹听得远远炮声不绝，直到四更时分，略略清静。但一交五更，那出天方的炮声，又哗哗剥剥响了起来。次日一早起身，不消说自有一番磕头作揖的忙碌。我那最不易上身的新衣裳，此时也光明正大穿了起来。不待吃早饭，便跑了上街玩耍。只见满街的铺户，家家关闭，一律的红纸对联、红纸喜门钱，贴得如火如荼。门前火炮纸渣，铺得无一些空隙。街上行人，寥若晨星，除了几个穿靴戴帽、手执护书拜早年的而外，并不见一个闲人。彼此会面，最先开口，就是那恭喜发财的喜话。到吃早饭后，游人渐伙，却都照例要到南门外青羊宫、二仙庵、草堂寺、武侯柯等处游逛。其实这游逛并无大味，不过跑得满身灰尘，胡乱吃些小饮食。那时我也未能免俗，约着嵩表哥跑出南门，两人费了八文钱，共坐了一辆二把手小鸡公车，推到武侯祠去。路上尘土又重，道路又窄，游人又多，最可恨的，就是那些驮米的瘦马，被一般二水公爷骑着，一颠一蹶，跑来跑去，弄得尘头十丈，如雾如烟。及至到了武侯祠，尚未入门，便见那些烧香的妈妈姐姐们，身穿红蓝布衫，手上拿着大把长香，如潮似水，涌进涌出。大门之内草地里，尽是一些卖小饮食的，凉粉喽、豆花喽、抄手喽、素面喽，大约城内所有的，此处都齐备了。内殿池塘侧，尚有卖茶的，我与嵩表哥此时还无吃茶的资格，只从那凉粉、素面吃起，应有尽有，吃了一肚皮，连昭陵也不曾瞻仰，便游兴阑珊，跑出门来。与嵩表哥商量，鸡公车坐得不舒服，不如多花几文钱，也学二水公爷，跑一趟溜溜马罢。嵩表哥自然应允。两人便各出二十文钱，共雇了一匹老马同骑。他在前，我在后，不知是我们不善骑马，还是这马故意闹脾气，左打也不肯走，右打也

不肯走，只在一株老柏树下，转来转去，依依不舍。那放马的卖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把它引上了大路。它又闹起老派来，一步三点头，不肯快走一步。大约到城门之时，足足走了一点多钟。我两人下了马时，已急得遍体是汗。嵩表哥便道：“从此以后，再不骑马了。”我却尚有骑马之意，只不骑老马便了。

如此一天一天，不觉破五已过，上九又来。上灯之后，便忙着上东大街看牌坊灯，看出令箭种种热闹，及至过了元宵，烧过龙灯，忽听得满街上许多小孩子拍手唱道：“火烧门钱纸，开门作生理。”啊呀，这便是过新年的尾声了！别人听了，还不打紧，惟有我们小学生听了，不禁愁上心头，只因正月二十便是开学之期，又将拘进学堂受罪去了。这如何是好！啊呀，这如何是好？

（原载 1915 年 7 至 9 月《娱闲录》2 卷 1 至 3 期）

好人家

我不知道为什么与人一谈起这个好人家，总是颇感兴会。朋友们往往聚在一处，红葡萄酒摆在跟前，黄淡芭菰挂在嘴上，悠哉游哉，大家都不要再用脑筋，而叫我随便说一件故乡的故事，以为消遣之具时，自然而然，及时被我想起的，必是这好人家。不过有时才一开口：“我们那里有个好人家……”朋友们就哄的大笑：“又来了，你的那个好人家！……也好，再讲一回，可是不许太过火！”

“太过火？”他们以为我过于“艺增”了罢？甚至有些时，不待我讲完，就有人插口：“算了罢，世界上哪有这样人家？”

啊！没有吗？他们要不是蔑视现实的理想者，便是遗忘了故国情形。他们不晓得在我们四川，象这样人家，正是社会的柱石。要没有它们，就没有这多年的内乱，而一般社会也不致永远停顿在十八世纪，而大多数的民众也不致憔悴呻吟得如此其利害，顶少数的聪明才智进步有为之士，亦何致横尸原野，为一般暴君和一般糊涂虫称快哩！

这个好家人，是我家的老亲。他们的姓氏名号，我当然晓得；但是月前回到成都，尚无缘无故多谢过他一顿空前未有的便饭，我们的亲谊如此其笃，似乎不便把真名实姓给他们表彰出来。我为叙述便利起见，姑且把《百家姓》上第一个字借与他们，那位当父亲的，排行老么，便名之为赵么粮户，以次该提名的，斟酌提几个名字。

赵么粮户原籍广东嘉应州，清初入川的祖宗，就定居在成都府新都县，于今二百多年了，自然算是新都县人。但他们还是和其他的嘉应州移民一样，不但大门以内，说的是“不忘本”的客家话，即在老同乡跟前，也不能随便谈四川方言；而一切习俗礼节，据说犹然从广东传来，并没有更改过。

赵么粮户有好几个哥哥，虽然都分了家，都各有若干亩的腴田肥地，都各有好些商店同住宅，却因为赵么粮户是后妈的亲生子，照例是父母的宠儿，大家产诚然公平分派了，而父母名下的养膳田和两所典质店，则于父母死后，无条件的通归了他。

为了这笔额外的收入，才惹起了弟兄间的不平。老大哥早死了，老二哥便代表众人，出头说话。訾议老么没道理，父母的遗产，应该拿出来三七二十一公平分配，为什么一声不响，就吞没了。老二哥的话一说出，立刻就得了众心，在守孝期间，已经请凭亲戚族里理落过几次，因为两方面都有十分道理：老二哥凭的习俗，老么则凭的遗命。亲戚族里间的老人们——行辈老的老人们，又都是难得出过里关，没有功名，无权无勇，而又富有作人经验的老人们，既难于褊袒某一方，也断不出一个公道来。一直到终制下葬，三天的复山大礼，那一天，化灵之后，供饭才吃到中途，他们又乌烟瘴气大闹起来。老四哥脾气躁些，越说越起火，先是拍桌打掌，末了，双手一举，一张大八仙桌子，连同满桌的碗盏，哗刺刺直翻下了阶檐。老大哥的第三个儿子没有念过书，更跳有八尺高，骂他么叔是杂种。他么叔气白了脸说：“反了！反了！”也不管人单势孤，要扑过去抓打小老三，恰被倒在地上的大板凳磕伤了孤拐便蹲下去大喊：“打死人！”

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天，这场喜剧中，我也是看客之一。不过才五岁多，并不懂得什么为人的道理，只晓得跟着大人们坐席吃甜烧白。他们唱文戏时，我只顾吃，同我比赛的，是比我年纪大两岁的大老表。到演武戏时，我们便

一溜。

后来，当然打了官司。起初是你一状我一状，砌词栽诬，恨不得把知县大老爷耸动到只听自己一面的话，将对方枷号示众之后，再丢卡房。但是象这样打家产的案子，知县大老爷比什么人还明白，也是全衙门审办差人顶喜欢的。待到两方的钱用得差不多时，才批候送案，才挂牌待审，审的那天，从早候到二更，到末了，不过一齐跪在石板地上，被一阵听不清楚的官腔，忘八羔子的骂一顿，堂谕下来，再凭亲戚族里理处。理处不行，又当然你一状我一状打将起来。两方面都有钱，都不肯输一口气，都想把对手打服。本地讼师各自包在家里还不算，连外州府县略有声名的讼师，也你征我聘的请了些去，一如守孝那几年之聘请地师一样。

记得我十岁上，又不知因了何故，跟着大人到他府上去作了几天客。亲眼看见他三个别院，住满了一些斯文人，个个是鸠形鹄面的，头发不剃，辫子不梳，成日鞞着两只双梁鞋，躺在床上烧鸦片烟。五老表告诉我说：“都是些顶有名，顶会做状子的老师伙。……你到二伯伯那里去看，那里的老师还多些哩！”我们要走的前两夜，听见同去的一位老太太，坐在烟榻边，旋啃甘蔗，旋劝他同二房和了罢：“这样的家务官司，有啥子打头？分多分少，肉烂了总在锅里。……你们不是打了几年了？官也见过两个了？总打不出一个输赢……花了那么多的钱，只落得跪堂见官，何苦哩！……”

赵么粮户把烟签一掷道：“表婶，你老人家不晓得吗？钱，我不在乎，只是输不下这口气！……人活的就是这口气啦！”

一直到光绪末年，我从外省搬运父亲的灵柩回四川成都，在青羊场祖塋上补行祭奠的那天，忽有一位宽袍大褂，觉得面熟的人，到棺材前来磕头上香。我自一身孝服，爬在地上回礼。那人行礼毕，忽蹲到我身边来夸奖我道：“老表侄，看不出你才十五岁的人，倒干了这桩大事！……山遥水远的几千里，当真亏了你！……唉！要是我的精儿、灵儿也有这能耐时……”

精儿、灵儿？……啊！我恍然了，这就是赵么粮户。他怎么会在成都？也公然老了？更想不到他抽了手不再打官司！——因为始终打不出一个名堂，大家的钱花得不少，也渐渐心满意足，厌烦起来。老二哥又死了，老四哥中了风，几经亲戚族里的劝告，双方答应和解，才把一伙烟饭两开，供奉在家的老师们开销了。赵么粮户毕竟有志气，不甘心与那几房伤了感情的骨肉住在一个城里，这才把老房子锁上，全家迁到成都，另自买了一所大门道住下（在清朝，城内住宅的名称，是有阶级的，不可乱称呼。官宦人家住的，称公馆，有大有小；没有功名的寻常百姓住宅，称门道，亦有大有小）。

后来，我更晓得他的两个儿子，即是叫做精儿、灵儿，即是我应该呼之为三老表、五老表的都在一个洋人开办的私塾里念英文，——开通得太骇人了！

还不止此哩，我又晓得他的么娘子（那时还不能随便称太太哩！）死了好几年了。守鳏时，曾和一个三十多岁，颇为风骚的寡妇，——是他佃客的嫂嫂——偷偷摸摸的勾搭上了。他一心安排要讨来做姨娘，带管家务。却给两个儿子把那位出了嫁又出了名的泼辣姐姐接回来，和老头子短兵相接，大闹了几场。老头子强不过，只好投降，把那业已接进门的风骚寡妇送回去。然而大姐尚恐老头子不安分，不待商量，立逼着将精儿媳妇的一个十七岁的肥头大耳、又粗又蠢的丫头，打扮出来，给众人磕了头，叫老头子拿去收房。说是暂时作为身边人，好服伺他，好给他烧烟理床，待将来有了功劳——意

思就是说待生了子女，再改名称。所以收了房后，一家人还是春梅来，春梅去的呼唤。这事过去不久，赵么粮户就移了家。

他虽是在米囤中喂养大，而自少就吃了一副大鸦片烟瘾，但是到了中年，本能上有了需要，既尝味过了那风骚寡妇，所以春梅实在代替不了，而成都都不比新都，对于性的安慰，不但有的是半开门私窝子之类，而且茶坊酒店间，还有的是相公婊子。（婊系古字，音姬，以男作女也。即外省所谓兔崽子，而成都人恰用了这个有考据的字。）恰好他又得了一位一切在行的好友，陪着他东边走走，西边走走，如意倒如意了，只是有一天，正在小金花的床上“短笛无腔信口吹”时，悄悄的突然抢进几个人来，满脸狞笑道：“赵么粮户的鸦片烟抽得安逸吗？……今天可也拿住了你！”原来是几个专门查拿烟赌的警察总局的便衣密查。

他这回的亏，吃得真不小！第一，登时就被抓到警察总局的察验处关了七天。这七天里，茶饭虽可由家里送去，但每天的十颗烟泡，却得在负看管之责的太爷手里去买，连别的使费，一总算起来，差不多米粒大一颗烟泡，至少也值十大块龙洋。他后来向人说：“好象在吃自己的肉！”其次，就是被总办周大人提去亲审。他本是安分良民，虽曾打过官司，跪过堂，但是你们晓得的，家产案子，无论如何不会挨打受刑，而知县又哪能及周大人的风厉刻薄？又一时传说，周大人顶恨的是瘾民，对粮户们更其挖苦，只要一句话回得不好，他有本事打了你，还要把头发给你剃去，只留下脑门上一塔做记号，赐以嘉名曰“鞋底板”，收你在工厂里去做苦工。据赵么粮户自己说，那天还好，提审的不止他一人，而且排在后头一点，仅仅挨了一顿臭骂，但是放了回来，已不啻剥了一层皮。亏吃得太大，一连滋补了三个月，才把怔忡病养好了。鸦片烟哩，并没有戒，只是着小金花惹给的一身恶疮，倒大发特发起来。

他曾经读过圣贤之书，自称儒门弟子，所以不相信西医。说那是邪道，说只要吃过洋人的药，就会迷失本性，看见祖宗牌子便要砍了当柴烧。他引证说，从前有位乡邻，尚是赴过小考，调过堂号的童生，就因为害什么病，吃过教室里洋人给的半瓶药水，病固然好了，但立刻就奉了教，投了洋人，把祖宗牌子砍掉，当了他那一姓门中的罪人。所以他才“抱定宗旨”，始终拒绝找西医，而找了好几个有名望的中医，连唱小丑而兼医生的蒋八娃也找过；虽然牺牲了一条腿，弄成一个跛子，到底作了赵姓门中的孝子贤孙！——但是，却又把两个儿子送到洋人私塾念英文，足见他并非感情而是很理智的！

到了辛亥年——即中华民国成立的前一年，按规矩说，应是清宣统三年，时髦点，则应写为一千九百一十年——成都的保路同志会闹得天乌地暗的时候，大隐的赵么粮户公然受了影响，留心到时事；偶尔也买一两张《西顾报》、《启智画报》、《商务日报》来看看，偶尔也发表一些政论。不过他的见解，总与人不同。人人骂的卖国贼是盛宣怀是李稷勋，而他则偏以为是周浩然——那时已升官做到三司的地位——人人说盛、李等人卖的路，是川汉铁路，而他则咬定说，殆不止此，“光是条把铁路，有啥要紧？不见得人人都走铁路！可恶的就是除铁路外，连四川全省的大路小路，全都卖给了洋人。洋人出了钱，他就可以三里五里设座卡子，你要走路吗？抽你的厘金！……并且这主意全是那个留过洋的周浩然打的。如其不是他，为啥子盛宣怀只晓得卖四川的路，不卖别省的路呢？……照我的主意，并用不着这样的争法，只须

把那姓周的拉来砍了，便啥事都归一了！”不过他的高见只能在他府上大门以内发表，所以尚无碍于国家大事。

军政府成立，赵尔丰的脑袋搬了家，中间还发生了一次也是成都最后一次建城以来所未有过的兵变。赵么粮户的大门，几乎关不牢。惊惧之余，到底把辫子剪了，力表同情于军政府；这因为军政府到底还贻人望，公然定了周浩然的罪名，虽没有“明正典刑”，却将其骇跑了。但是“袍皮闹”（即袍哥）横行起来，世道毕竟不同了，赵么粮户终得要想办法。

我记得在民元之初，当道的人一时为权宜计，不得不借重同志会以制巡防兵，不惜把自己搅在浑水里，于是袍哥因得揭去秘密集社的黑幕，而充分的光明化起来（俗话叫作闹通了天）！城内各街为了要维持秩序，公然把一伙向不齿于人口的坐堂大爷搬出来，成立一些“公口”——只管是一间小铺面，或破神庙，当中也不过演戏似的放一张白木方案，系一条红桌围；两旁武器架上，仍按十余年前卡子房的办法，插上些生了锈的关刀、矛子、羊角叉，以及两面“公口重地、禁止喧哗”的虎头牌。可是一条乃至三四条街的居民的一切自由和治安，却都系于这里——袍哥气势炙手可热的时候，一天，我不知为了一件什么事情，走到一条热闹的街上，忽见迎面又吆吆喝喝走来一大伙人。还不是那些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还不是那样的打扮：青纱头巾，鬓边斜插一朵纸花，密排扣子的各色绸紧身，拴一条四寸来宽的腰带，一大把胡子拖在裤裆下面，脚下则大半是漂白琢袜之外，套一双有五色绒球的麻耳草鞋！还不是各人腰带上都挂一把杀猪刀，有的肩头上则扛一杆四瓣火的后膛枪！还不是另有一个稍长大汉，挟着一只大的皮护书，露出一大叠梅红名片纸的头子，满头是汗的在队伍前头飞跑！还不是每到一处公口，便飞出一张片子，一面大喊着：“某公口的某山某水某堂某龙头大爷栽培的某街某大爷拜会了”！这是一天要看多少回的把戏，并不足奇！不过这一回，我要特别提说的，乃是仪仗队之后，那顶扎有红彩的蓝呢大轿内，巍然坐着的，正是舍亲赵么粮户！妙妙！

我不待问询，就直觉的料到赵么粮户着栽培后，名倒出了，然而定有许多文章在后头哩。可不是吗？他诚然风光了三天，拜了三天公口——也不过只是南门一只角，但因为他是步登天的白棚大爷，何况又是粮户，照规矩，他就得“叫化子穿草席——满围！”所以从被栽培的前几天起，这一个公口上的几十个弟兄伙——就是排仪仗的那些——便全在他府上打搅起来。饭哩，自然不光是饭，须得有鸡有肉，而且还要喝酒。恩拜兄很仁义，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他。单是便饭，就不寻常，虽然他哥子很“通方”，总是说：“不必过于费事，我既然时常来”。但是据本堂管事说，则不能菲薄。恩拜兄是大瘾，自然应该供应。就是管事以及么满十排的弟兄伙，又何尝不一天不要烧几十口吗？鸦片烟之外，无所事事，得推推牌九，打打纸牌。赌博了，自然有输家，输家不得不借钱，开口十元，并不大，你不好只借八元；不过人人借，天天借。人聚多了，自然有口角，有时当真打起架来，家具陈设，自然得被损坏一些，譬如条几上的雍正磁博古花瓶，好几只都变了出气的东西。一言蔽之，赵么粮户的府上，是朝朝寒食，夜夜元宵，其热闹得无秩序，也和前后两个军政府一样！幸而袍哥极讲义气，只管穿堂入室，没有人我界限，但对于春梅和两个年轻媳妇，尚能维持礼教，不敢随随便便的动手动脚。

这情形一直演到军事巡警总监陆军中将杨维的力量充实了，一张告示贴出，不准办公口！再一张告示贴出，不准奇装异服，佩刀戴花！并因严禁庇

护烟赌，不惜把栽培自己的两位龙头大爷——一个开烟馆，一个摆赌场的，立地正法，“以昭炯戒”之后，赵么粮户的府上，才恢复了原状。恩拜兄们才各自收刀捡挂，躲回去咬自家的豆芽，不再打搅他了！

赵么粮户之和中华民国不对。与夫厌恶一切世事，依然藏声闭气，回复他城市大隐生活者，我敢说，全是为了这一回事。

赵么粮户之表示他大隐态度的第一步，便是令灵儿废读。

精儿哩，早就废了读的。因为他有绝顶的聪明，能够写“启者无别”的来往信，而不旋翻新出版的《写信不求人》；能够拿起算盘滴滴嗒嗒打归除，据说比什么钱铺里的先生都强：能够捡便宜，能够说下流话；只不宜学英文，读了几年洋人私塾，赞美歌唱得出口，而英语初级的第三册，却死也记不熟；好在并不用它，倒是忘干净了好些。精儿能干，所以他父亲才说：“光是念书可惜了！又不希罕你去考洋状元：回来给我管管家，我老了，（其实还不到五十岁，不过面貌和身体确乎已到了暮年，大概平生操心太过了罢！）该交给你们，待我好好的享几年清福算了”。精儿管了家务之后，犹如蛟龙得水。成绩太多了，数不清，只略举几大端：第一年把各处佃户的积欠就清了一个头绪，并将新都县城的老屋整个出租给福音堂；第二年田屋收入增多了二千七百两纹银；其次，便商之于父亲，说近年来预征借垫的次数太多，差不多一年上到十多年的粮税，即使佃户永不积欠，也只能划到四厘利息，太微了！买房子哩，倒稳当，利息却不大，顶多划到八厘，而现在城里的摊派也重，比方今年就是四回，名堂多得很，大概都是拿房屋来做标准的。做生意的利息确可以，比方“公泰”只做了一批钟表生意，就赚了十多万，但是不内行，没有得力的脚爪，也不行。想来，还是拿钱下乡去放月息，月月收，月月转，只要利心不重，五分息是保得定的，只要手面宽点，不怕收不回老本。……光是这种打算，赵么粮户已经只好点头，而不能不向人力夸他精儿了得！何况他尤能打官司，告佃户，告债务者，县里司法是认熟了，公安局长更不用说；而且还交上了团总，交上了驻军。这更合了他父亲“不输气”的口味，时时鼓励他说：“面子上的钱该使的。不过总得时时想到使出去一文，至少得拿二文回来。如其到处伸得起腰杆，不受瘟气，这可就值上四文了！我是不打小九九算盘的，一年拚个万把两银子花罢，不在乎，只要争得回气来！”

因为精儿能者多劳，在外面跑的时候多，家里的小事管不了，遂时时骂他兄弟：“读他妈的啥子鬼书！借了躲懒罢咧！……”赵么粮户因才叫灵儿也用不着再读了，“从前读书为的求功名。目下哩，只好说为的找饭吃。我家不是少饭吃的，书读多了，不但无益，说不定还会惹些怪事。回来帮帮你哥哥，外事帮不了，管管家里的小事，也是好的！”这于灵儿倒是正中下怀，因为他一切不如他哥，乃至念英文也不例外。

赵么粮户移住成都有年。以前虽没有什么朋友交往，但常常尚到亲戚家中走走。自然按照老规矩，无故是不宴客的，可是拉到茶铺喝碗香茶，茶钱总是他开。及至吃了周大人的大亏后，胆子小了，意态也萧索了，不但茶坊酒店绝了迹，就是常来往的亲戚，也疏到只是拜年拜节，贺生贺寿，出头应酬一下。又自大隐以来，就这些应酬，也交代给与儿子去露面。渐渐的，精儿事情太忙，亲戚们的家事又多半和他们的走到反比例的途上，这使精儿听了也头疼，自然而然就“避之一刻大吉”。灵儿简直是上不得台盘的，只管业已当了两个儿子的父亲，但是走到人前，老是面红筋涨，连一句好也不能

清清楚楚的说出口。因此，他几年来的家庭中的日常生活情形，好像遮上了一片幕。经我多方打听，才弄明白了只是这么样：清晨，不依季节，不论钟点，除了老头子和春梅外，一家大小完全依照乡居的良好习惯，同乌鸦一齐起床。起床后，并不忙着梳头洗脸，扫地掸灰，而第一忙的便是弄早饭。女的全下厨房，男的则上街买菜，和打扮几个小孩子。菜饭上了桌，大嫂便一把毛竹筷子哗一声撒在桌面上，这等于打鸟——吼！于是大人小孩一窝蜂抢去，抓住菜饭就向嘴里掏。前几分钟，只听得见饭筷嘴巴响，过此，必有两个小孩为了争菜而相打，而相骂，而号陶大哭；四个大人——有时是三个，也必因小孩而叱吼，而责难，而口角。这一来，春梅醒了，蓬头垢面，呵欠连天的跑出来发脾气。饭后，精儿上街，两个媳妇同着老妈洗衣服，做活路。春梅则专门服伺老头子。灵儿则带着孩子们，呆坐在堂屋里古式椅子上养气，有时寂寞不过，也知道张开口长打一个呵欠。

他府上最多的是鸦片烟。赵么粮户是老瘾，三十多年的老瘾；春梅由于服伺老头子，昼夜烧烟，也吃了一副大瘾；有时精儿劳累了一整天回来，疲乏不堪，老头子说鸦片烟是提神的仙丹，也奉父命抽几口。虽说前后足有八年光景，吃鸦片烟是犯禁的，大而可以杀头，赵么粮户也曾吃过亏来。可是他能神而明之的知道得很清楚：“鸦片烟禁不了！”他并不害怕禁，“只要我的大门关得紧，不同人家来往，不惹事生非，让他们在门外去禁罢！”他害怕的只是把生坭吃完了，不好买。但他心计很深，在宣统二年鸦片烟尚不大贵时，他便拨了一笔银子，买了好几百碗生泥，藏在极稳妥之处，预计可以吃几代人（但是，只限定一代一支烟枪）。其次，他府上多的是尘埃，无论那件家具上，摸一把，五个指头全会黑，据说并不因为懒，而是由于迷信“打扫干净了，不主财”。再次，多的是鸡粪，多到不能下脚，多到堂屋古式椅子上也是一堆一堆的。银子也多，可是不象尘埃、鸡粪，不大看得见。田自然多，然而不能摆在家里。至于书籍，不客气的说，确乎太不多了，把省寓所收存的全积起来，怕还不及精儿管家以后，所置备的帐簿高。报纸哩，从民国建元起，是不准进门的。一家人顶好消遣的时候，在吃了午饭以后，老头子和春梅吃了特备的早膳，有时精儿也回来了，一家人男女老少（这一点是他变了老规矩而维新了的地方，儿媳不必回避公公，弟媳也不必回避哥哥）全聚在老头子房里——房间很大，安了两张头铺床，若千的老式家具——两个媳妇大抵坐在靠窗子的高椅上做活路，春梅在黄坭小炉子上烧开水，灵儿老是抄着手呆坐在春凳上，孩子们则听便，老头子躺在铺上打烟泡，听精儿站在当地，口讲指画的谈官司，谈利息，谈田上和放债的情形，其后，就该老头子述旧了。

赵么粮户虽已年过半百，因为命运好，除了成都、新都四十华里的平阳大道外，平生不识跋涉之苦；既没有交游，复不愿读书看报。他所能述的旧事，颠来倒去，自然只有那些；甚至连若干年前，他家畜了一头乌云盖雪的好猫儿，被门前一个穷人偷了，他那还未出阁的姑奶奶，一连几夜梦见猫儿来告状的事，也不止谈了百多回。然而这是他家二十四小时过于安静，过于单调生活内的黄金时刻，也是全家人枯燥的感情得以交流的时刻，所以老头子的话，只管重复了又重复，而在众人耳里，终比光听耗子叫要好得多，到底是人在说话啊！有时两个媳妇极想听点新鲜事情，比方城里的炮火几时又要响起来了之类。然而，问之于当家的精大哥，精大哥则非衙门、佃户、欠债者不谈。再问，只有一句：“哪有闲心去听那些不相干的屁事！”问之聪

明内闭的灵二哥，更其“问道于盲”了，面红筋涨之时，也只有一句：“少和我开玩笑！”

黄金时刻一过，又是吃晚饭的一场大混战。向后，不待点灯，两个媳妇便各自带领小孩去睡了。灵儿睡得也早，并且是从不起夜的。确乎是精儿忙得多，除检点火烛、门户外，还要写账打算盘；大约挨近二更，也便完了。再下去，便是老头子和春梅的世界，一盏幽明烟灯，总要点到三四更。

赵么粮户虽无应酬，但是说良心话，我偏偏打搅过他不少。固然我们是多年的老亲，有往来的，但是光这一点，尚不行哩。而顶要紧的，是我家只管没有田产房屋，只管经了若干年没有人挣过钱，而仅赖四百两银子的分二利息，一家人极其勤俭的过了下去，可是从不曾向亲戚中间求过帮助，更不曾向有钱的人们借过不还的钱，这一点，使他父子们放了心。还有一个重要的因子，就是我常在外面做事，跑过几处衙门，相当认识了一些有势力的人。他家万事不求人，只在不得已时需要一二人代为撑撑场面，也是说不得了的事。我哩，正可以充当这一角。因此之故，除了每年照例吃他一台顶没趣味的候光春酌外，当我第二次出远门时，精老表还公然从百忙里抽空跑来送行，临走时，还用红纸封了两枚袁头，恭而敬之递到我手上，作为干折的程仪。到末了一次，大约在前六年，我将有更远的远行时，他们觉到仍是两枚袁头，似乎不好出手，而加多些，好象我又断不敢领谢，因才借了他的一位老人的百年冥寿，下全红帖子来请我去吃了一台上好的席，作为祖钱。

我记得，那一天，同席的有几位面子上的人，也有两三位多年不见的发了迹的老亲戚。我的年纪与行辈最小，坐在末席上。但是赵么粮户（他家规矩很严，父子是不同席的。所以精儿弟兄只能站在席旁，上菜斟酒，实行“有事则弟子服其劳”的古训。）一直向我说话的时间多，而且举杯劝饮时，也每每先从我起头。那天的我，很象辛亥年吃他丰肴盛饌的恩拜兄一样！

我远走了后，从没有听过他家的消息。我想，几年来国家大事，日有万变，尤其我们成都的局面！……

现在回来了，果然人事已非，城郭也不象从前的样儿。以前锯齿似的、整整齐齐的雉堞，早不见了！以前砌得很平坦，可以作为绝好的散步道的城面砖，也揭去了！至于雄伟的敌楼，更其年久失修，仍然挺立在高处，真比破落的古庙还难看，然而城里则正在大兴土木，修马路，“啊！都变了！”

就在上月的一天，我到某处去会个朋友，无意间走到一条街上，很熟；又走到一家门道跟前，更熟。哦！原来是赵么粮户的住宅，就是我曾向朋友们谈及的“好人家”。恰好我携了一点异乡的东西，于是我就进去了。……

现在我归结一句话，大概又是许多朋友不大相信的，但是事实的确如此，我有什么办法呢？就是这个“好人家”，简直与儒家的“道”一样，“天下变”，“道”亦是不变的。然而亦有小小不同之处：烟枪多了一支，灵老表也继他哥哥吃了一副大瘾，而两位少娘也学会了烧两口来消遣；烟禁已是大开，每条街上都有彰明较著的“售店”（即烟馆之官称），赵么粮户自然更可以放胆推行他全家黑化的政策！其次，是孩子们都长大了，只有头三个进了小学。再次，是春梅死了，老头子无意于再纳宠或续弦了。再次，是精儿因为预征借垫，越来越凶，他更专门走到放高利贷的路上去了。仅仅这些不同，但可以说是进步的。此外，全和以前一样！一样！尤其一样而非二样的，便是老头子的述旧，与夫不准孩子们到大门外去走动，说：“免得听些怪话进来胡说八道”！

一九二四年十月于成都指挥街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抄改于成都外东菱窠
(原载 1925 年 9 月《东方杂志》22 卷 9 号)

大防

我们故乡——成都，一直到这时（中华民国十三年），男女之间的“大防”，尚非常坚固哩。人欲的海波有时也曾汹涌漫过那道高堤；新的潮流也曾一起一伏，向那广大的基座上作过有力的冲击，但是它仍顽强的界在青年男女中间，好象不毁的万里长城。它何以有此耐力？自然，它的钢骨是历史和习惯锻炼成的，所敷的沥青则得力于三种原料：一是不方便的交通，二是讲面子的绅耆，尤其得力的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有气力的军爷们。

这第三种当沥青的东西，依我的愚见，或许也和桤木、蹲鸱、川芎、榨菜般，是我们四塞之邦的土产吧？我为发扬乡光起见，且谈一件故事（我应该说摆一个“龙门阵”），权当一碗麻婆豆腐，好吗？

且说，有一位大……大……很大的军爷，他成功以来，身上就秉赋了“新”、“旧”两种极其不同的人格。有人说，大似一只浑圆的皮球，“旧”的是其内胎，“新”的恰是绷在表面，叫人看了颇能称好的包皮。不过这是惑人之言，大为肤浅，研究有素者则曰：“一切皆是批评家的无聊之谈，实则这所谓大……大……很大的军爷也者，只不过‘浑然一物’耳，极言之，象一枚蛋而已矣，实实说不上什么两重人格！”

幸而他本身无此研究，因才能够长日生活在矛盾当中，而“无视”、“无觉”。他之所以造就至此，大不容易：第一，他固然也进化到把前两只脚变而为手，固然也进化到有一个大脑壳，壳内也有了髓，髓上也布了经，但是经的作用恐怕不很发达吧！——啊，我说错了，不是不很发达，实实因为使用不同，致令它中了毒，化了脓，脓往下流，流到心包络上变为厚厚的一层脂膜（这是我的生物学，与寻常的不同），使得偌大一个壳空出了三分之二，而空间偏又蓄积了些顽强的拒力（这也是我的物理学，不同凡响的），所以，有益的常识，有益的反省，多被拒掉了，此为造就他“无视”、“无觉”的主因。

其次哩，因为在他势力所及的范围以内，他是无大不大的一个大……大……很大的军爷，他没有比他高的师，也没有同他拉平的友，岂特无师无友，而且还没有僚属。在他左右侍奉的，大抵一般“仰承色笑”的奴才，奴才本领在乎没有自己，在乎把主子的周遭造成一种真空，让他一切能以自由膨胀。既然一切自由了，那么，脑壳越空，眼孔越大，真空圈外的反动，即令没有被奴才们全遮住，他也满不在乎了。膨胀之极，自然就只感到“言出法随”、“朕即国家”的快乐，此为造就他“无视”、“无觉”的副因。

已是“浑然一物”，而生活于真空圈内，而“无视”、“无觉”了，那，他就不应该还有烦恼！是的，按理说，是不应该，然而此人也，却公然有了烦恼，岂不可怪！

原来他的烦恼才是这样生出的：

如是我闻：一天早晨，他刚从他顶宠爱的第八那位太太房里出来……这位太太是他讲新文化的神圣自由恋爱时讨来的，样子并说不上，然而却是个女学生。因为这一县的唯一的女子中学第三班快要毕业了，校长是个能干的新人物，打算借机会把学校的声光宣扬一下，在教务会议席上，提出邀请驻防的最高官长来参加典礼，并希望他来一篇动人的演说，好拿去登在某一家新文化杂志上。校长说：“和公师座不是平常的军官武人，他是提倡新文化

的，又是提倡男女平等的，他的声名业已不仅仅洋溢于四川，并且不仅仅洋溢于中国，果其蒙他垂青了，我们的学校怕不附骥着光华远播于四海吗？”当然全体赞成，而他也果然届时惠临。此际若说他挟有什么目的，真是冤枉，在他不过不善谦逊，而且喜欢来这么一套，以表示他是个“万事通”的通品而已。伟大的嘉宾致了训词之后——当然不免打胡乱说一番，和我刚才的生物学、物理学一样——照例有一个口齿清楚，可以出得众的女学生，代表全班毕业同学登坛致谢；他那时正坐在高台的头把交椅上，对于这位代表观察得可谓无微不至，因而他的本能遂指挥着他，说这位代表有学问，比他现有的那七个婆娘都强，正好配他的文化（这的确是他说的名词）。于是就本着他一贯的作战方法，直截了当的叫校长把那位代表的家属找来，当面夸奖：“好一位人物！如果把她胡乱嫁跟一个平凡的人，那，太可惜了！你得注意，那，太可惜了！……”

这样一赞美，校长便神会了，赶快和一般有身份，有地位，全受过良好教育，而又富有社会经验的宾主们，一例的摇头摆尾，嘻着大嘴来逢迎这一番有意义的话。而那位当家属的父亲更其若有所悟的连连答应着：“和公教训得是！”同时他蓄之已久的想头，似乎已得了一个着落，若干年来抑郁寡欢的境遇，该可以来一个丕变了罢！是的，一点也没有违背他的心愿，在不多几天里，他果然很热闹的，于四面八方“恭喜贺喜”的声中，变为和公师座辕门内的外老太爷，同时也荣任了两个县的征收局局长，三个要口上的护商事务所所长，完全合乎世俗通例。

那时，确也有几位无拳无勇的新文化先锋，大大不以此位新文化师座的办法为然，为了不便于批评他，只好车过话头，专门来讨论那位女的。一种主张，她是受过二十世纪之初“人”的教育优秀者，她必不甘于这样的糟蹋了自己；相信她到不堪时，一定有一番轰轰烈烈的震惊社会的举动，至低限度，效法娜拉的一走了事，总可以的。别一种则以为受过教育的优秀分子，与其跳出社会去作自爱运动，倒不如身入地狱去说法，纵然不能从里面杀出来，总多少会发生一点影响；因此却主张她姑且忍辱，而徐徐去发展她的作为。但是，无论如何，两派人都具有一种同一的感慨：“这是很耐描写的悲剧啊！”

果然是悲剧么？那才大大的不然哩！新文化还新文化，新教育还新教育，“人”还“人”，享受还享受，虚荣还虚荣，直至师座荣升大……大……很大的什么座，而带起八个婆娘，威风凛凛打入成都，平平安安安居下来，那般作新文化运动的朋友才俯首帖耳，取消主张，宣布又得了一次教训。

如是我闻：一天早晨，他刚从他顶宠爱的第八那位太太房里出来，还未走到自己的办公室，便回头向一群跟随在身后的勤务兵中间的一个说：“副官处去看，昨夜我下条子去传的那位小姐来了没有，……领她到这儿来见我。”

一伙勤务兵都象平常一样，倒理不理的应着，同时若干双狡猾的眼睛里，都放射出一派讽刺的笑意。在他身边，这模样，只有勤务兵们才敢。

他毕竟是军人，中年了，腰板犹然挺得笔伸。几年来大讲新文化，更猛力的迎接西洋化，尤其心仪西洋人有精神，讲卫生，过科学生活。他曾恢复过早操，并采用了睡午觉的新法；一心想拿自己做标准，恨不得使他范围内的人民，在几天内，全跟着他新文化——西洋化起来。但是，如何措手呢？一般出过洋、留过学的秘书参事们便激烈主张，贴一张告示出去，限期改变

服装，无论男女老少，无论农工商学，一律改着西装，如不遵行，便是腐败分子，“与众弃之”（那时还没有打倒的口号），和处治那般敢于出头反对修马路的老家伙一样！这本来简单，用不着多考虑，何况自他本人起，凡在他左右的，不管文的武的，不就早已整个改装了吗？市上已不象往年了，西装呢绒有的是，西装裁缝也有的是。然而偏偏有人主张慎重，听起来也对：“我们还不是易服色的时候！我们的巡帅恰是一个国粹派，我们还不能完全不理睬他……”然则不办吗？不，那如何使得，“只是提倡穿短衣裳就是了，用不着一律象秘书们穿那样崭新的不分季节的洋装；比如学生装的制服（他不便说中山装，因为还不是三民主义的四川哩！）不就可以吗？”好，就定学生装为制服罢。不过他本身并不要穿这样的制服。这天上午，在他办公室不甚考究的一些洋式家具中间散着步时，自然是一身熨得很好的西装，而一条花领结打得尤其漂亮，一点也不象中年人。

他来回的走，颇颇有点不耐烦的神气。末后止步在一幅西洋画的拓本前，不知不觉把插在裤袋里的右手取出，伸去放在半背的第一和第二钮缝间，做了个拿破仑姿态，两眼正渺茫的瞅着那画，房门外恰响了一声：“报告”！

勤务兵一让开，啊！怎么是两个！……两个！……女人！

身材都不算高大，也不怎么矮小，也不怎么瘦弱。打扮得很素净：蓝洋布上衣，短短的袖口，露出四条微黄的手臂；青绸短裙，可以看见膝盖以下的两对浑圆的不很粗壮的小腿，麻纱袜子全是青色，高跟皮鞋也是青的。乍看去，很象一对孪生姊妹。……深深的一鞠躬。于是拿破仑姿态不能保持了，尊严的脸上也不由摆出了微笑；而且颇有礼貌的点了点头，伸开右手向两张软椅上一让：“请坐！”自己则坐在较暗这面一张圈椅上，看得更清楚了，断乎不是孪生姊妹，虽然都挽着髻子，都在前额上打着长长的刘海，可不是大有分别？一个微微抹了点脂粉，年纪比较大些，顾盼之间，并不似那一个略含羞涩，也不如那一个妩媚。

“唔！”他明白了：“这个是嫂嫂，那个才是本人。”

本来，昨天下午，他的第八位太太就向他讲清了的，两位先后同学，很有学问，前几天曾会着，谈得多么投合，有一件要紧事，求他援手。他高高兴兴的答应了：“可是可以，不过得当面求我。”到夜里，再经第八那位太太提说起来，才下了条子到副官处，传的本是一个，而两个都来了，倒出乎意外。

谈话的开始很是枯涩，嫂嫂引起了头，那本人才渐渐镇静了，态度也自然起来，谈到“家父”怎样的遭受冤枉，简直是声泪俱下，如其不受感动，除非是顽固派。

那本人名字叫淑贞，谈话时老是自己称着名字，称他哩，则为先生。简直不象是在一个最高军政机关，向一位手操千百万人生死大权的大……大……很大的人物在控诉，而颇象是在讲堂里，同一位和蔼可亲的老教习在谈家常似的，这更合上了他自以为是“平民化”的口味。于是更加和蔼起来，不惜大喊勤务兵倒茶，以便淑贞小姐好畅所欲言。

她的家父，也即是她嫂嫂的公公，原下川南某一县的一个大粮户。（粮户者，纳量缴款之户也。粮额越多，则其从田地上所收获的利益越伙，异乎二簸簸之类，故题目之曰大。即新名词所称为大地主者，是也。）好几年来，就变成被人所共的共产党：先被土匪共产了几次，次被团防共产了几次，又次被军队共产了几次，又次被官府，被豪绅，被……总而言之，他已逐渐感

觉到自祖若宗手上苦挣传下来的遗产有限，如其再共几次，虽不致弄到精光，而不出气力不流汗的茶饭穿着，总不能象现在这样，光是张张口，伸伸手，来得撒脱。因而思之思之，才不声不响，采取了时下一般人的办法：把整块的田产，分零卖出一半，惹人注目的高房大屋，出租给洋人；一面到处告穷，逢人借钱，一面就捆载细软，悄悄逃离本土，躲到成都来，“万人如海一身藏！”并且抽上一口鸦片烟，以为消遣之具。

不过富翁到底是富的，富翁头上的金银气，据说和佛光一样。他所佃住的那条穷街，不止三个月，便人人皆知：某门道内的那一户，是下川南避难来的肥猪啦！于是，不管上头有无什么捐款派下来，而每半月，街正、首人乃至左邻右舍，总要踵府拜会；出了钱不算，还要多多少少挨些软骂。他恨极了，每到烟瘾过足，就要发牢骚骂人骂世：“妈哟！啥子世道！……亡了国，让洋鬼子来当了家倒好！……大家不是说上海象个洞天福地？妈哟！上海就得亏人家洋鬼子管得好！……你们问问上海作不作兴把人捆去非刑拷打的出乐捐！（乐意捐输的简名，幸勿误会为音乐之乐。）作不作兴十天半月的派一回款！……就说羊毛出在羊身上，人家洋鬼子总不象我们这里杀了羊子剥皮呀！”

后来，有一个同乡人为了见好，代他打了一个好主意，说是这么样，才可以保得后来的清平；并且是已有前例的，不算新奇。他在烟榻上沉沉的想了好几天，同家里人一商讨，大家都说对；尤其赞成的，就是他的小姐和他儿子的老婆，她们两个算是顶有新知识的。他因决了意，打起精神，大捧的钱搬出来，交与他那好心肠的同乡去使用，去联络。恰恰机会来了，正碰着一伙被打出去，一伙杀奔过来，几阵浑水中间，居然被他捐了个不由军功出身的团长。

团长，本来不必有一团足数的兵。顶多有两班乌鸦队伍，有两杆在团部门口执卫的打不响的步枪就可以了。既不必一定要到总部军需处去按月领饷，只要你有本钱，就报捐旅长，也未始不可。然而招牌既打了出来，生意哩，自然而然就有得做。那位好心肠的同乡，又是一位能干内行，于是就给他计划一些方法，又本着他本人平生所受的经验，他的生意倒还顺手，岂特老本已经捞回了一些，如其不出事情，还可看上几十分的利息哩。

他何以不能一帆风顺，而弄到出了事情？说起来很复杂，其实也简单，第一，他有二大缺点：声光不大，手段不辣。第二，他犯了循环律：不能猛进的做到窃国，自然就该是一头只顾在前面捕蝉的螳螂。所以，才在清平无事的一夜，团部忽然被解散了，几杆打不响的滥枪被提去了，好心肠的同乡闻风逃走了，实只把他——团长，象绑票一样，抓了去押在一个什么也不十分正式的司令部。

他家里对于这种绑票式的拘押，倒是早有经验，并不怎么着慌。急其所急的，就是使小费，买通卫兵，先把被盖、饮食、鸦片烟弄进去，光这一次，据说已花了一千多元。几天之后，等风头过了，再到处托人打探消息，运动出险。然而这一回不比往常，传来的话是：“冒入军籍，结纳匪类，抢劫拉磕，作恶多端。经本司令调查有据，报呈总部，派队捕拿，严行办理。”怎样严法呢？“枪毙本身，查抄家产，以伸冤抑，而儆效尤。”

谁相信？连他的老婆，连他的儿子，连他管家务的几个管事，都清清楚楚的知道，在才抓去时不加严办，那就算松了，这些唬吓话，不过照规矩有的。到底该花多少钱呢？回答是：十二万袁大头！如其不然，就送总部法办！

并且限期很短，并且几天之后，看管得更厉害，差不多送一回饭，也得花百多块小费，送鸦片烟另议。看来，比真正的棒老二（绑票匪徒也）拉肥猪还轧实得多。第一，捧老二可以供你的伙食鸦片烟，不要你零星花费；第二，你可以软求，也可以硬拚，并且有法律保护，你可以要求官府，要求团防帮忙，你吃了亏，你还有控诉的地方，而司令哩，你却把他莫奈何！他可以杀人，又可以抄家，命也要，钱也要，他只有一个管头，但是你敢拿公事去告他吗？且不说自己确乎不大安分，要找把柄，确乎是有的；尚可说，你的公事未必能够送到办公室，而司令却有本领先斩后奏，奏了还是要抄家，或许还要顺带着多办几个出头的有关系的人哩！那么，怎样办？磋商又磋商，十二万袁大头，顶多可以少纳一万，况且还有其他的花费，其他的人情，都不是千数可了，倾家啊，破产啊，然而未必凑得够数，怎样办呢？

老太婆大少爷管事们通通想不出办法。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只有几个同乡人，都不大象鲁仲连之为。于是大小姐挺身而出说：“我有办法！”

大小姐，即淑贞，也即是第八那位太太所代表的毕业同学中的一员。那一天，代表致谢，本应该派她的，她学科分数每回都要多一些，口齿也来得，据同学们的公道批评，模样儿也在前五名里面数，就因为仗恃了这些，校长同监学总嫌她脾气高傲，不是驯良的那一类。恰恰老头子正在受欺负的时候，没人看得起，所以才把代表一职，派到那一位所谓优秀的头上。起初倒没有多大的反感，只是不自在罢了。到那位代表因此而荣华富贵，而显亲扬名，而恩被兄弟，而光大门楣，这却把她气炸了肺，痛哭了好几场，方稍稍舒了一口气。但是，一直几年了，只要有人提说到那一位，她犹不免气咻咻的叫道：“你们恭维她，羡慕她吗？我才不哩！说学问，历来的国文没得过七十分，英文哩，只会一句“古貌林”，讲到说话，就打比那天的几句道谢话，还是监学先生给打的稿子，前三天三夜就背熟了。为啥子那天会派她？不过会巴结，会献殷勤！……本来要派我的，只是这些人不屑于，不爱出风头，也不会巴结人！……你们恭维她，羡慕她吗？那也不过因为当了人家的第八个小老婆……小老婆呀！是啥子好名色！再说得意透了顶，这些人却瞧不起！不高尚！没人格的东西！如其这些人稍为卑鄙一点儿的话……”好在听见她这番话的，不过一些永远不会出头的同学，和一些成见极深的顽固派。她并未曾写出来登过报，所以其所批评的那位对象，倒一直不晓得有这一回事。

她家移住到成都，她也一直不屑于去会一会那位得意的老同学。倒是有一天，在什么一个讲演会上，两个人碰见了，那一位很是热情的周旋了她一回，极力邀请到她公馆去叙叙旧。她很诧异，那个没人格的家伙何以并不把她当作仇人？并误会了她之周旋她，是有意奚落，有意绷大方，“好个不要脸的！”因而，也才极力赞成她家父去充当团长，认为只要弄得好，三年两载，不也可以爬到师座以上的地位，那时，她要出阁，至少也可充任什么督办、什么会办的正命太太，比当姨太太小老婆，强多了，这口气才算有争得回来的时候。她嫂嫂是高小毕过业的，自认比她丈夫高明得多，对于小姑的打算，常是十二分的同情。

到这时，一家人全没有办法，尤其她——淑贞小姐，更是丧气极了。她细细想来，老头子一多半是她怂恿落水的，她这时怎好再骄傲，再不向仇人低头，别人以后谈起她，倒不说她是在争气，反而会议论她是个昧尽天良的不孝的女儿。于是，挺身而出，认为只有去投降仇人，确乎是一条可走的阳关大道。第一个赞成她，是嫂嫂。两人先商量了一番，又得了母亲与哥哥的

同意，才由淑贞低首下心。备办了一份重礼，到她仇人公馆来求救。

她于最初几分钟内，应有的胆怯，和她那少女的羞涩后，已渐渐镇静了。及至抿了一口茶，她那支配自己的力量也恢复了；她越发看清楚对面那张和蔼的面孔，她越有把握来贯彻她的目的。

她侃侃然的说道：“你先生从前在我们学堂讲演过的话，我们至今都记得。你先生教我们要迎合新潮流，要发挥新文化，我们都容纳的了。你先生如其不信，只看我——淑贞，今天来，可搽过一点儿脂粉没有？淑贞可以说受了你先生的影响是很大的，晓得国民顶要紧的修养，就是健康。健康也就是美。这是你先生说过的。何况我们是国民之母，母亲不健康，下一代的国民，不是更令人悲观吗？……”

他更其高兴了，前面一排牙齿整个露了出来道：“不错，我说过的。”

“因此，我们舍间都受了影响，家父是第一个……他先前因为气痛病，经医生劝告，不免吃上几口鸦片烟。但是听淑贞一说，健康要紧，鸦片烟哪能治病，他登时就戒了；还同朋友们组织了一个早起会，天亮就起床，下床先讲卫生，半点钟的八段锦，四个鸡蛋……”

他又着手点了点头道：“好的。”

“家父一经振作，便想到自己岁数并不大，不过才四十七岁，从前也曾习过武。读过兵书，为什么不给社会贡献了呢？因此，才破了产来练兵……”

他眉头一皱道：“这就胡闹！他为什么不直接来我这儿投效？”

“是的，错就错在这里。但是，负过的是淑贞。”

“是你？”

“是我！家父的事，多半要和淑贞商量了才做。淑贞见识不够，满想劝家父练出一支好兵，再来投效你先生，做一个统一的先锋。然后跟随你先生把现在这个腐败社会，大大改革一番，也不枉听了你先生的教训。”

“你有这样大的志向吗？”

她把双眉一蹙，微微叹了一口气道：“现在啥都说不上来了！只求你先生念及淑贞是一片好心，把家父救了，再来报答你先生的恩德！”

接着，她嫂嫂也补充了一番，不过没有她说得自然，而且有几个名词和文法都用错了。

他包着牙齿严肃的说道：“我老实告诉你们，陈司令还没有公事报上来，就是放人，我也得先派人调查清楚了再定夺。”

“啊！先生，……先生，……我晓得你是向来讲究科学的新人物，怎么还在公事上打磨旋！公事是那些滥官场的把戏，讲科学的，只论是非，如其你先生信得过淑贞的话，家父并没有罪，那你先生只要下个条子，陈司令敢不放人！如其再派人调查，再办公事，担心陈司令来一个措手不及，把家父黑办了哪？”

“他敢！”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如其人家故意捏造一些罪名呢？……啊！先生！……”

及至他一个人在办公室中，又做起拿破仑姿态，徘徊起来时，心里很是不安定，耳朵边犹然鸣响着：“啊！先生，你是讲新文化，讲科学精神的！……痛快点罢！要不答应，你就砍砍截截的拒绝我，我死心瞑目！既是答应了，还讲什么公事！……你先生的话，不就是法律吗？要怎么便怎么，不是你先生向来所标榜的吗？谁敢不拱服你？谁敢议论你？何况是救人全家性命的好

事啊！……”

使他下了决心的，尚非上面那一派哀鸣，而只是“陈司令没有命令，敢于提枪拿人，他眼中早没有你先生。事后又不报告，只是勒索银钱，其心更不可问。如其你先生命令他放人，他再不奉行的话，那他还能算是你先生的属下吗？从今以后，一切权柄，都在陈司令手上，大家眼里，只有陈司令了！我们遭了害的，只好去向陈司令求情！……”

他才毅然决然坐在办公桌前，用自来水笔在一张洋纸条上，写了几个字，又盖上一颗私章。叫副官持此立刻带一排人到陈司令处去提人，提到后着副官长讯释，连保都不必取。

这一来，两得其便：莫上的权威巩固了，不必卖的情面卖给了。

至低限度，讨情的人应该来道个谢。假使说话作数，那她还应该商量如何来“报答恩德”。按照书上说报恩有两法：一是报于来生，这近乎迷信，太不科学，可以置而不论；一则报以本身，男的用性命，女的用躯体；那么，淑贞的报恩，难道只是拉拉手，哈哈腰，口头再说一番好听的话，就算了吗？那未免太菲薄，太不近乎情理了！若是以那天说话情形而论，把她讨过来，似乎是不成问题的！

“这女子还不错！”他在治公之余，这样寻思：“身体健康无病，又没有一般新式女子奇装打扮的怪癖，又有学问。据她同学说，文理很好，字也写得刚劲，讨进门来，倒是很好一位家庭教师，用不着再在外面去找。将来生的子女，一定更优秀，比目前这些都好……”

他已感觉满意了，复又寻思：“象那天那一番说话的口才态度，好象还有些真实本领，其本领，一定还在家庭教师之上。我内里只管说是有了八个，其实哩，只能算一个，何以呢？光是生儿育女，多多为我传些优秀的种子罢咧！说到治家，都不行，希望在事业上能够给我帮点忙的，那……”

他黯然而了。据他自己表白，他之所以前后连讨八个老婆者（他是尊重女权的，所以他不承认在老婆之中有大小分别，不管先来后到，一齐拉平。那么，在名称上呢？他想了个不着形迹的办法，就是用她娘家的姓来称某太太，而废去那些不好听的数目字），意欲披沙捡金，或许遇得着一个真正的人才。要是得遇了真正人才，他是不仅以家庭教师待遇之，他可以改变态度，也要期望她在政事上作一位心腹，一位股肱，帮着他来指挥那般奴才。至少，当一位真正的入幕之宾，总不致三心二意的罢！

以此，他于淑贞，更寄了莫大希望，希望她早点践言。然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直过了半月，方据派去的人回来报告，那一家早已逃走得无影无踪。

这一下，他大怒了。以他堂堂一位大……大……如此其大的人物，竟被一个女子玩弄得象耍猴戏似的，岂不丢人！但是，据第八那位太太解释来，却又不是淑贞的过失。淑贞曾向她暗示过，就要她当丫头也心甘情愿，何况拉平做太太，听说只有那老头子是个食古不化的东西，或许又因了吃过军爷的亏，一说到军爷，便心惊胆战，不敢亲近。这一定是那老头子在作怪，倒不是淑贞忘恩负义。——不管怎样说法，他行年四十有五，关于女人，他第一次失败了，而且如此的厉害！

于是乎他烦恼了！

他这烦恼，也由于所欲不遂。事情说来并不算大，可是在他心境上，其成分并不下于几年间所怀想的南征北剿东荡西平，而又为种种条件限制着，急切不能着手的那种说来算是大事的成分。而且大事尚在进行，前途希望无

穷，排日准备，颇为顺手，烦恼有时诚然不免，但总觉得没有这次失望后，象胶粘着在精神上，越想摆而脱之，越粘牢得可怕。

他自己想不出那古怪女子何以要以烦恼给之的渊源，他只好浩叹：女子确是一个谜！更想起了孔夫子的话：“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既是谜，既为难养，则男人们何苦以有用的心思脑力去解她，去驯服她？让她去好了！给她个不理！岂不免却许多人的许多无谓烦恼？

本着自己的十足道理，再一转弯，因就转到了男女之间实在不应该太自由，而委实应该规规矩矩。顶好是不许两方接近……这未必做得到，何况新政办了一二十年，老腐败的“男女不杂坐，不同檐枷；不同巾栉，不亲授。……外言不入于闾，内言不出于闾。……姑姊妹女子不己嫁而返，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同器而食。……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等等，一定是过了时，行不通的。然而不许彰明较著的胡闹（即所谓荡检逾闲也），却是理所当然。

“新道德建设论”据说便是这样产生，而经在东西洋留过学的秘书们、参事们从而发挥、润色、构成的。

“新道德的学理说明有几十万言，是一本杰作，并且有好几国的外文课本。这太严肃了，用不着说它。新道德的实施第一个节目，却非常简单，除了不准不找事情做而闲坐茶铺，除了不准包白帕子（即白布头巾），除了在酷暑天气不准打光董董（应该是光秃秃，秃字转为董字音，即打赤膊也）外，对女的则规定出门必戴帽子，最好是荷叶边的白布软帽（很象西洋女人的睡帽），自然其余条款尚多，而对男的，顶严厉的便是严禁辮神了。

辮神，也是四川特创的名词，创制于满清末年的重庆，而这个辮字，则是民国元年成都报徒新造的，并不见于字书，与辮字同音，而意义不但包括流氓痞子，且着重在调戏妇女这一举动上面。向来官中人注重维持风化，以及保障道德，对于辮神，恨之入骨，认为天下兴亡，国家治乱，其惟一的枢纽，便在能否把辮神肃清，也和差不多同时而把这全责归之于妇女的衣袖之长短，和裙子之高低一样。不过到新道德建设论实施后，其办法更为严厉起来，除了把辮神按在街面上，以军棍痛打光屁股外，还特别在通街大衢上竖立一些石条，把辮神缚在上面示众，以昭炯戒，此石条便名之曰“辮神桩”。其中有一次，是他亲自处理的，据说更加利害。

事情之发生，大约就在淑贞失踪后三个月内。一天，有一个什么高级学堂，举办一个什么讲演会，请他去致训，题目是新道德之养成。顶精采的是在现成稿子之外的一段临时发挥的话，举了西洋人若干行为以示新道德的标准后，便慨然叹息：“一句话归总，要完成新道德，先就得把精神振作起来。如何振作精神？先就得爱干净。西洋人不说了，光说日本人，日本人一天洗三个澡，所以他们只要把两手在裤袋里这么一插，站在你们跟前，你们能不自惭形秽吗？你们，哼！……你们还是受了教育的，你们自己看，你们中间有几个人的衣裳是穿整齐了的？拖一片挂一片，肩头上的灰尘那么厚！……不爱干净至此，配讲新道德？配称新国民？配和洋人们站在一块办外交？……”

训了一顿之后，心里很是痛快，连休息室也不再进去，一下讲台，挥着手杖就打伸腿子走了。

心里痛快，精神也更有了，一直大踏步走出学堂，一直大踏步走到街上。街上迎面而来的行人，即使不认识他，而看见他身后几十个武装勤务兵，一

顶漂亮的三人藤轿，气焰熏天的漫街走来，也就知道这是一位什么人了。当然远远的避开，而包白帕子的也就自己知趣，连忙取下揣在怀里。背着他走的，以迎面而来的人为鉴，也等于脑袋后面生了眼睛。然而有两个人，公然在他前头街心走着，并没有意思避道。

一个是女人，剪了的头发，白鹤尾巴似的光光的梳在后脑下，衣领很浅，看得见一段黄而粗糙的项脖：一身都还时髦，只脚上是一双不是正派女人所应该穿的平底花鞋。一个是青年男子，一件博大无伦的长袍子，业已可厌了，还格外挽了两只龙抬头的白袖口：身材比女人高大些，耳朵后面的皮色也比较白嫩些。跟在女人肩头后面不远，好象一路叽哩咕噜说了些什么，女人又好象不大理会。男子抢前了一步，一伸左手刚好把女人的微棕色的右腕捉住，她恰微笑着把身子向右一侧，忽然又正经的大喊道：“犍神！……犍神！……”

“假绷啥子……”那片头油抹得极光的后脑壳上，业已很沉重的挨了一手杖。连下半句“谳我不晓得吗”尚未来得及变为破口大骂，而拿破仑发式的前脑壳上，又挨了一下。看清楚打他的是什么人，天然的就护着头，朝石板上跪了下去。同时敲打在肩上背上的手杖，则一杖比一杖重，一杖比一杖快，伴着而来的，更是象牛吼一样的诂语：“犍神！……流痞！……坏种子！……破坏社会的恶徒！……女界的螫贼！……”

女人也骇着了，脂粉太浓，虽看不出脸色是青吗是白，但站在勤务兵丛中，她全身的确在打抖。

大概手打得软了，才喘息着扶在手杖上，掉头问女人：“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好人，……我回娘家去的。……我叫王素卿。……我男人是……”实在抖得说不下去了。

“这个坏人你当真不认得吗？”

“不认得！……他跟了我半条街，我正眼都没看过他，尽是他一个人在讲话，天晓得我没有搭过半句白呀！”

“唔！……不干你的事，你好好的回去罢！……这犍神我非枪毙他不可！”

据说这犍神被抓到军法处，后来到底枪毙了没有，则无下文。因为不久，他就开始了他的南征北剿、东荡西平的大工作，更有别的烦恼袭入了他的心灵，不但替代了淑贞给与他的烦恼，而且新道德的建设，也随着他的新文化暂时消沉。在成都最为遗爱的，就只留在男女间的这道“大防”！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于成都状元街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八日改于成都外东菱窠

（原载 1925 年 2 至 3 月《醒狮》周报 18 至 22 号）

编辑室的风波

《日日报》的编辑室在中国内地一个省会的某条街中。这省会有五十多万人口，每日吃的米、面、菜蔬、鸡、鸭、鱼、肉是很多的，独于《日日报》的销数在本城中经过了七八年，依然还只千余份。

有人说，这城里的人因为吃得太多太好，一个个都有肠肥脑满的样子，所以无须再拿眼睛来当口，再拿《日日报》来当粮食，再拿头脑来当肚腹了；又有人说，并不是人家的头脑不想容纳《日日报》，只怪《日日报》太缺少资养料，差不多同芜菁一样，惟有肚腹饿到十二万分的饥人才不得已而欢迎它。这话倒也有理由，我们只消走进《日日报》的编辑室，就知道一切了。

表现《日日报》资格的所在，除了印字钉的模糊，和报眉上几千几百几十号的数字外，最确切的还是要算编辑室里的蛛网尘埃，与夫到处堆积的上海、北京等处被剪裁以后的废报。总经理兼总编辑赵先生每每于对客的言谈中慨然说道：“怎么能得一个机会，把这编辑室好好的整理得象个样子！”然而一直到《日日报》被封之前，这机会竟不曾来。

《日日报》被封的前两三月，已经噩耗迭传。总编辑赵先生一天又向编辑本省新闻的周先生嘱咐说：“周先生，我们以后恐怕更要谨慎些才好！许多人向我说，我们近来的报上，对于那有作用的教育联合会的态度不大对，听说其间几个坏人正在鼓动他们的靠山，要向我们生事哩。”周先生抱着水烟袋，撑起两只水泡眼道：“我并没有自家拿过主意，他们送来的稿件，我总一字不易的交给排字房，反对他们的东西，一篇也未发表。……”他便把近一周的报纸通通翻出来，把这一类的新闻指给赵先生看。

赵先生大概看了一遍，指着一条短评说：“吓，吓，吓！或者这上面生了问题了。”

那短评是周先生做的，标题是“吾人对于新组织之希望”，不过是些普通的说法，中间有这么几句话：

……国人通病，往往因个人之私利，遂不惜举团体之公益而破坏之，窃负之，一而再，再而三，驯致四万万人为散沙……惟小人能以利合，事之可悲，孰过于是……今幸而有教育联合会之组织，诚不啻天鸡之一鸣……问主其事者咸教育界之名宿，吾人既祝其成功，且欲观其后效……

赵先生道：“你这文章原是恭维他们的，不过他们看法不同，一定说我们又在弄什么鬼了……这样好了，周先生，我们以后对于这些事简直给他个不闻不问，短评的材料宁可向省外的事情上去取用。比如谈谈胡憨在河南的战争不免是和平的障碍，张、冯的暗斗影响必大，望执政有以调解之一类不会生关系的東西。再不然就把本城的琐碎事拿来说也说也行，比如昨天那条虐媳致死的新闻，就可以大做文章，或是提醒警察叫他们注意街上的疯狗。不过说到官厅，我们的口吻总得放和缓一点，最好是在文后加一句‘请勿河汉斯言’或‘言之者无罪’的话，那就更活动了。”

赵先生、周先生从此更加小心，不但短评做得几乎等于一幅白纸，而且本省新闻也逐字逐句的加以研究。他们用心之深浅，只须看报上用的某字或一个大字的多寡便足以测验之；例如说“某师长于某日派某代表往某处议某事”，或“某伟人曾向某人有所表示”；最使他们感困难的，就是各大人物的通电，或是历数他人的罪状，而文中涉及本省要人，或是自己表白，虽然分明是本省要人的对头，但电上偏要说与之早有联合，这等公电既可以

拿来填空白，又可以省俭许许多多的裁剪工夫，当然要尽量地发表；因之，他们才发明用大字的妙法，就是把一些扼要的字句或本省要人的姓名，一律删去而以大字来代替。

你们必以为某字和大字的妙用，一定会使看报的人感受种种不明了的痛苦了。其实不然不然，因为这千把饥渴的读者若干久来，早能和赵先生等的心情息息相通，若干久来早练习成一副特别眼光，专能于无字处看出痕迹，凡是某字和大字，在他们眼中仍足以显出它们代表的字义。而且每逢周先生一时的忽略，把某种新闻编得略为明显，比如说：某县同事因县民反对勒种鸦片，遂变本加厉，横征暴敛之类。于是乎亲爱的读者们必费纸费墨费邮票，寄信来说：“贵报主持正义，诚可佩服，惟处今之世，记事言论总宜少加隐晦，勿多树敌为是。鄙人为贵报之老友，既深爱之，敢贡愚直……”

赵先生、周先生既常常被支配在这种怯懦的暗示之下，所以新闻的编辑越发弄来只剩了一点枯燥的影子。然而还是有风波，这却从他们不甚注意的外省新闻上发生出来的。

《日日报》上本省新闻的材料大概只有四种：“衔略钧鉴”的快邮代电，“开奉等因”的例行公文，《委任谒见》的辕门抄等算一种，这是它的骨干，也就是亲爱读者们所最愿看的东西；其次，各人送去替自己登广告的东西，比如说：近闻某人作七言绝句一首，竟将某公姓名官衔概行嵌入，颇为某公击赏，称为巧不可阶之作云云，或是说某名公途经某地，为某将军招宴一次，喝绍酒一杯，大欢而散，这也算一种；其次，是专门把小事化大，不是报告某排长近由火神庙移扎龙王庙，便是报告汪二麻子某日大醉回家，当街踩死老鼠一只，人尽称奇的地方通信，这也算得一种；末了，还有一般以条子而计钱，写“恭呈主笔先生钧鉴”的滥访事们，他们既要吃这一项饭，却又没力量去采访有价值的新闻，只好关着门捏造一些产妇生蛇，城隍托梦的话，也算得一种。末后这一种太滑稽一点，但位置在枯燥无味的新闻中，倒也很别致，既是亲爱读者们欣赏之件，所以周先生也尽量发表，滥访事也尽量制造，居然成了《日日报》的一种特色。

至于它的外省新闻（自然更没有外国新闻，因为太与读者们的头脑不生关系的缘故），比较还更要简单些，既没有无头无脑，残篇断简式的专电，又没有不负责任，捕风捉影式的通讯，我们可以说它这一张纸的材料，完全是由北京、上海报上剪下，叫排字匠拿去照样翻印一次的。谁料得定已经这样简单了，还有风波。

但是这也要怪编辑外省新闻的钱先生。因为钱先生很想用力把这一张纸编好一点，所以分明都是从剪刀上得来的新闻，他偏喜欢改头换面硬做来像是《日日报》自己生产的新闻；又因外省事件牵涉本省的地方不多，历来招灾惹祸，使得赵先生、周先生受坐牢之苦的都在本省新闻，因而赵先生对于这一张纸才视为不足轻重，一任钱先生去掉花头。

他们绝对不料在恭维教育联合会月多天气之后，编辑室忽接到一封口气极为严厉的信，查究“该报某日所载浙江孙传芳占领无锡，张宗昌逃赴徐州的消息从何而来”，并且说“迹近造谣，居心可恶”。原来这是军部副官处称奉谕查考，立等答复的公函。

赵先生把信看后，立刻就蹙起眉头，象是很不舒服的说道：“他妈的，又在外省新闻上来搜寻我们的不是了！钱先生，你看……我们这条新闻是从哪里转载来的？”

钱先生站在当面道：“这可太怪了！这一条原是他那机关报上汉口专电，我转载时还加了几句按语，就怕弄出事来，象《天顾报》那次载吴佩孚败退，弄来自己停版一样，你先生请看，我原说恐是传闻之误，姑志之以待证实的。”

他们正在商量着要回信时，一个杂役进来，手上持着一张名片说：“有客来会赵先生。”

名片上印着两个大字：易平，官衔是军部副官。赵先生还未说清，那副官早已挺着胸脯走了进来，身上穿着呢外套，照例是不脱的，大刺刺的给赵先生点了一点头，便向一张大藤椅上坐下道：“你先生，贵姓就是赵！《日日报》的总编辑就是你吗？”

赵先生道：“不错的。你先生惠临，想来一定是因为浙江那条新闻来查询敝报的了？我们正要回信哩。”接着，赵先生就委婉曲折把这条新闻的来源说明，并说：“敝报登载新闻，素来就很谨慎。凡是稍有可疑的地方总是搁下的居多，就不得已而发表，也必加以按语；我们岂不知道在目前和平运动的时候，是不应该转载这类不实在的新闻，就因为这条既是军部机关报的专电，我们相信必有来历，而且披露在前一日，所以我们才敢大胆转载，却不料果然发生了误会。”

易副官的态度，方比较和平一点道：“哦！原来是我们报纸上的专电！可也难怪，虽是我们的机关报，我们倒不常看它。上峰事多，哪里有看报的时候，所以才生了误会。起初上峰很生气，说你们有意捣乱，叫务必彻底查办，我们的副官长因才发了公函，又叫我亲身来问问。我虽是随着上峰东奔西驰的，但我生长本城，早知道你们贵报是不捣乱的，至于别的那些报馆可就难说了。说起来原也叫人生气，比如去年《天顾报》，明晓得我们接近直系，它偏要天天登出一些吴佩孚大败，奉天飞机已到天津的恶消息，难道这些消息不是真的？不过叫别人看见，我们既是接近直系的人，偏偏我们属下的报纸这样不争气，好象我们有心希望吴大帅打败的一样。这几天《中国新报》又在放肆了，天天鼓吹着说萧耀南怎样的和孙传芳联合，奉天内部怎样的不协，明晓得我们正在和张作霖、段合肥携手，却故意造出这些谣言，赵先生，你说象这样不懂事体的报馆该不该封呢？我们的机关不料也这样胡闹起来，等我回去报告，管他那编辑是秘书也好，参事也好，拉到军法处，先捶他几百军棍再说……赵先生，把你们打扰了，我即刻回去报告，这回没有你们的事。不过以后你们仍得谨慎些好！”

赵先生一面答应着，一面又把他们的上峰和他们恭维了一番，并说改日还要请他上馆子，把易副官的倒毛抹顺了，方低声请问这回的事是怎么突然发生的。易副官到底是年轻人，便直爽的说道：“我们军部的人同你们并无丝毫恶感，老实说，我们只晓得枪炮，什么报纸不报纸，干我们屁事，恭维我们也好，骂我们也好，谁来管你们的闲事。只是几个在教育界的红秘书，连马弁都不如的人，不知同你们有什么怨恨，常常在上峰跟前毁你们；就如这一回，也是他们把你们的报纸指给上峰看，说你们是敌党，那会儿，若不是参谋长在旁边骂他们是小老婆的嘴时，你们真不免要吃大亏。总之，你们留心着，以后别再惹他们，倒是同我们常常打着交道，于你们有益多了！”

赵先生送客回来，不禁叹道：“我看，除非在外国旗子之下，只好闭着口当哑巴的了！”

周先生的头脑简单一点，因就恍然若以为可的说：“老实话‘我们也学各商轮租一面外国旗子来挂起，就可吐气扬眉了’。”

钱先生道：“不行罢？我们这里是省会，不是商埠，不能挂外国旗的。依我说，倒是关门不干的好。”

关门不干是报馆的总收场，在旁人看来，象这样受气办报，岂不深表同情于钱先生的见解？其实他们总是敝帚自珍，谁也不愿当真弄到关门，凡不得已而关门的，不是因本身的经济，就是因外界的压力；内部的人虽在愤慨之际常常发出此种言语，但也不过用来从反面鼓励自己的勇气而已。所以《日日报》依然毫无生气的发行着，直到末了这一天，因为一句极不相干的笑话，又将一位马弁不如的人触怒了，硬说这笑话是对他而发的，影响于他的前程甚大。他遂拿着这张报纸到他上峰跟前，哭说《日日报》的不是，求他的上峰替他作主。他的上峰果然大怒，就叫身边一位秘书开条子给城防司令项必达叫把《日日报》给我封了。

封报馆原本不算一回什么事，不过按照往例，总得加个罪名，以见赏罚之公，可是这位秘书出身于高小毕业，凭着浑身本领，博得他上峰的欢心，赐了他一个专门学校校长，对于公事，历来就主张革命的；因才提笔写道：“着城防司令项必达即将《日日报》馆封闭，编辑人等逮部重笞，以儆效尤，而重公安。”

于是当天午后三点钟，某街中《日日报》馆的大门上，便交叉着贴了两张城防司令部只用朱笔填过日月而无所谓朱语的封条。编辑室待整理的机会虽不意的到来，但赵先生却拘到城防司令部里静等重笞去了，蛛网尘埃，被剪裁后的废报依然堆积在其间。

《日日报》封了，同城五六家报馆好像简直不晓得有这么一回事，自始至终，没有一个字披露。肠肥脑满的人们只忙着吃，亲爱的读者们虽接到了《日日报》发行部的通知：“本报于某月某日无故被封……”也不过把头摆上两摆，横竖是芜菁之类，不吃也没有大关系。

一九二五年四月脱稿于成都状元街

（原载 1925 年 6 月《文学周报》179 期）

兵大伯陈振武的月谱

序言

一、兵的别号甚多，丘八两字大约是顶通行的了。至于在兵字之下而加以大伯的尊称，似乎只成都才如此。不过，大伯之称诚哉象是一个尊敬的名词，有如大叔大爷等等一样，但是在成都人的油滑口中喊起来时，它的涵义就大不相同，任凭你是什么人，都听得出它那轻蔑的意思，较之单是喊丘八两个字时更为利害；所以这个称呼在字面子写出来看着象是很恭敬，但你切不可拿在口头去向丘八们当恭维。不然，慎防他转敬你。

二、月谱者是套年谱而作的。何以这个谱不系以年而系以月呢？因为陈大丘八虽蠢长了二十三岁，然而他的军营生活却很简短，他的一生除了数月的军营生活略生了一点起伏外，其余若干年中实无替他作谱的必要。既然要为他作军营生活的谱，那便不能系之以年，只好计之以月。独惜陈大丘八又是一个目不识丁的粗人，要不然，他一定有一部什么从军日记来供我们欣赏，不则，也可以供给我一些踏实材料，不致单凭着他一番口述，往往在有些地方不能替他写得很详细。

三、本篇所系的年月日概以阴历为主，这不是作者故意笃旧的原因，实因陈大丘八的脑袋当中，自始至终仅装了一本依着月亮编制的阴历。他固然也知道什么“公历”、“西历”、“阳历”、“新历”这个东西，只是他说的“罗罗嗦嗦的太难记了。我们向来就用惯正月便是正月的这个皇历，哪个再去记他那冬月当做正月的皇历！”所以他口头所说的日月，通通是“正月便是正月”的阴历，作者未尝不可以翻开对照表替他查一查，他所说的某月某日当于那年阳历的某月某日，但是一改之下，岂不失真？倒不如仍存其旧的好。

八月

陈老三，二十三岁零三个月。

陈老三生于红灯教闹事的前二年五月初七日，据说他出世时正是他妈刚要上毛厕去的时候。

本年周遭二十六县皆大闹饥荒，据陈老三说来，第一个原因是种鸦片烟的地方太多。——种鸦片烟自然是获利的事，所以从前官府不准种，查出了就要拉去砍头的时候，许多人还要偷偷的种，何况近七八年来，不但官府准人种了，并且驻防的军队尚提倡着要人种：“你没有本钱买罌粟吗？我这里有的，拿去用了，以后加十倍还我就是了。你害怕别人同你为难吗？更不要紧，我有队伍给你保镳，看哪个不要狗命的只管来！如此一来，谁不希图发财，一样的扒土卖气力，做正经庄稼哪里有种鸦片烟算得过帐。不料种了几年烟，才知并没有似妄想中的那等好处：第一，下种之时，便得出一次罚款；第二，栽插之时，又有所谓窝捐，便是照烟苗一窝一窝的出钱，一点也不容人含混的；第三，收烟之时，又有罚款；第四，运烟上市得交一笔保险费；第五，……第六，……此外还有若干出钱的机会。而且栽烟的多了，大家都想发财，以致烟价大跌，算来一年之中扒土卖气力通通是替别人变了牛了。那么，不再种烟就是了。却不行。地方官与驻防军官的告示贴出来了，大意说要种烟的赶快来交罚款，不种烟的也须按照罚款的例，征取一次懒捐。啊哟！这可一网打尽了，反对，反对，大家都起来反对！然而又是空费气力的事，何以言之？因为城里的绅士们早答应了，说军食要紧，这是不能不忍痛为的；各

乡的团总、甲长们也答应了，说我们有什么力量，敢与军队抵抗，况且各乡都缴了罚款，下了烟种了，若只是我们这一片地方独异，你们想罢……倒不如大家匀几亩田来种下，只要有几千块钱的罚款拿去挡住，那懒捐也就可以希望豁免，而大家到底也能捡几个本钱回来呀！这话原是对的，于是你也匀几亩去种烟，我也匀几亩去种烟，自然种烟的地方就比上几年来得更多了。”

第二个原因是天旱。陈老三说：“种鸦片烟把地方占去，弄得出的少，吃的多，不够，这可以说是大家自己造的孽。可是天干呢？三几个月不下雨……城里大老爷也算尽了心了：天天到城隍庙求雨，没影响；又请了四十八个和尚，四十八个道士，搭起高台念经求雨，也没影响，禁屠禁到四十天，大老爷吩咐把南门也关了，出入都走北门，又恭恭敬敬往灌县去请龙王，又贴着告示说他业已修表告天，甘愿把他自己来替代全县人民的罪孽，请上天把所有的处罚都降在他一个人的身上，可是仍然没有影响，后来听见说道尹大人也把自己当作祭品，剥洗得干干净净的，叫人把他抬到龙王庙，说愿意拿他的身体来赎这各县人民的什么过，到底还是没有影响……这自然是天老爷有意处罚我们，我们还敢说什么呢？不过我说句良心话，天老爷的意思是一半，人的做作也占一半，全县的收成固然不好，东搭西搭下来，到底也得了三成半，只因为大树坪彭旅长的家里，水田坳张团总的家里，城内陆翰林、何道尹……许多阔人家因为鸦片烟卖得好，便把钱来囤谷子，你几千担，我一万担，挺大的仓房封起，一直等到市上的米卖至一角钱一斤，他们还要等高价，勒着不卖……唉！大家把他们有什么办法？他们都是阔人呀！

是时，陈老三的职业，是大路旁边的加班匠。何谓加班匠？细述之不免稍稍要费点词语，可是也不得不费。

要是你们到我们这四塞之邦的四川来行走，我告诉你们罢，除了重庆以东的扬子江得有几百里的轮船可坐，在洪水天气，重庆至嘉定，重庆至合川也还有几百里，数十里的浅水轮船做你们的代步外，至于陆地上便什么都没有了：你们看惯坐惯的火车么？没有。汽车么？没有。马车么？没有。中国所独有的骡车么？也没有。那么，拿来做代步的是什么？说来你们别诧异，还是两个人或三个人抬一个人的轿子。假设不是你们自己的轿子和自己雇定的轿夫，那你们要走五十里的近路或五百里的远路时，都得到轿行去旋雇，而这旋雇来抬你们的轿夫，便不能称之为大班，而普通皆呼之为夫子，（好尊贵的名字啊！）夫子大抵是骨瘦如柴，鸦片烟瘾绝大的苦人，他们一天能够抬着八九十斤走八十里至一百二十里。但是，一连走上三天时，你们的夫子总不免有点疲倦，那他们总在走了数十里，吃过早饭或午饭后，必定要短雇一程的零班轿夫，替一替他们的气力。

这般零班轿夫大抵都是左近百十里内的乡人们，或者因为一时的农隙，出来找几文零碎钱用的，或也因为无职业可寻，而又难去故里，一样的卖气力，却不想漂流在他乡外县去当旱骡子（普通骂轿夫的名词），于是便群聚在沿大路的各乡场上，每见一乘轿子过来，必迎着夫子道：“弟兄，放加班么？”于是这般人的通称便叫作“抬加班的”，而夫子们嫌这名词累赘，遂把四个字减为三个字曰：加班匠。夫子是坐轿的人旋雇的轿夫，其工价按站计算，以现在行市说，大抵每名每八十里得付大洋一元至一元二三角不等；加班匠是夫子旋雇来替力的轿夫，其工价按里计算，以现在行市说，大抵每名每里得付小钱二十五文至三十五文不等（但你们须知现在四川的洋价，在重庆每洋一元换上五千文，在成都换上五千五百文），不过，加班匠向没有

一肩头抬上六十里而不回去的，其原因就在吃这项饭的苦朋友多了，逐程之间，隐隐都有一个地界，任凭气力再大，总没有自己吃饱了而不顾别人肚皮的；所谓中国的精神文明，大约只有从这些所在去探讨罢了。

陈老三本有一肩头蛮力，身材也高大，又不吃鸦片烟，所以这项职业倒颇不辜负他，有时竟找得到二千多文一天，他说比去当散工长年好多了。可是他家累甚重，所以天天挣来的钱全没有一个剩的，要是一天没生意，或生意不好，差不多一天就只好吃三顿小菜煮饭，而且还不肯吃饱。

中秋前后，米价越发高起来。首先闹饥荒，比乡下苦人们闹得还扎实的便是几千保国安民的驻防军队。师长旅长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说：“本师的火饷本来就有限，今当如此的荒年，米价飞涨三四倍，出入更自不敷，非请本县绅商设法救济不可。”于是一纸公文送给商会与县知事、征收局长，叫他们赶在三天之内共筹军饷三十万元，以免饥兵鼓噪，事出不测。陈老三说，究竟筹出了多少，他不大清楚，只风闻师长说还是不够，遂把几千弟兄分驻到各乡场中，下了个自由征发的命令叫大家各自去找吃的。

弟兄们何幸得了这个自由，自然他们就尽量的把这两个字发挥起来，第一个受了影响的便是陈老三。姑且不说时势大变，大路上加班生意一天难得找上两趟，纵然就抬得几百钱，也没处去买米；稍微藏有几斗米的人家，都被丘八大爷占领了，你敢问上门去买吗？藏米顶多的人家，又是顶有势力，还藉着丘八的保护一船一船运到别处去卖顶高的价钱，他能分点余沥来惠于本境的人吗？所以到八月二十三这一天，他看见形势不佳，心想蹲在家里，只有饿死的一条路，倒不如出去闯去。再看身边的一个老娘和两个半成人的妹妹，都饿得神魂不定的，寻思：“到底顾不得她们了……就把我饿死，她们也没有一点好处……不如悄悄溜他娘的，免得大家难过。”

九月

陈老三之走，其名就叫逃荒。凡逃荒的自然没有一定的地方，只是一味的逃而已矣，走而已矣。

九月初五日，陈老三不知不觉的就逃到了成都省城的北门外。他出门外时，身上没有半文钱，脸上是黄皮寡瘦的，他走到北门外时，荷包里虽没有许多钱，但到底还剩有两枚当二百文的黄沙铜钱，脸上并不见得比出门时更瘦，或许还稍稍丰润了一点。他在途中究竟得了什么机会，什么遇合？乃能致此？却因陈老三咬着牙巴不肯说，问急了，他只是红着脸皮笑道：“说不得……”

成都省城，这个名字之在一般从未进过省城来的乡下人的耳里，向来就不知道有如何的响亮。大家往往在豆棚底下谈起天来，一下谈到成都省，众人便各自把他从别人口中辗转叫得来的“说成都”放大加重六七倍的谈出，好象临潼赛宝一般，越来越多，越多越不象样，其结果，成都简直不是成都，简直就是天上的宫阙，而天上宫阙是如何样的，这可只好想想，却说不出口啦！

所以陈老三一到成都北门外，早就睁起一双大眼睛沿街细瞧了去。也不见得有什么出奇的地方：街面诚然要宽些，但铺街的石板十块之中就有七块是烂的，还远不如他们乡场上的街面平坦整齐；铺店诚然要高些，还不是那样东倒西歪，又邋遢又难看的；仔细看来，觉得比外县不同而出众的，无非卖洋广杂货的铺子和卖酒卖肉的铺子到底要多些，干净些，好看些，而在街上走的人也到底要多些，整齐些，斯文些罢了。据陈老三说，他是早晨到的

北门外，只半天把几条热闹的大街通走了一个遍，他虽尚未进城，而心里早蔑视起这个地方来，觉得也不过如此，到底是“听景不如见景”，反不如在乡里，大家口头提说的成都还觉得有趣得多。但他后来却说：“我那时真没有想到城里果自不同，后来才晓得成都省虽不一概象我们以前所猜的，到底气派上堂皇得多，首先那个少城公园就不是容易找得出的，何况总府街、东大街一带也真正的阔气。”

成都北门外虽未能如陈老三的意，但与他的出处却很有关系。何以言之？因为陈老三说：“那时我荷包里虽说还剩了四百钱，但我到饭铺子里，一个帽儿头（白米饭一大品碗之称）就吃掉了三百，搭上五十个钱的小菜，出了铺子时，身边只剩了十个大青铜钱（四川历年滥铸当二百的大铜元，以致弄到钱荒，大家遂无意的把以前的制钱价格提高，一枚制钱当名义上的五枚制钱，从此，所谓一文钱两文钱便只存名而已，与法兰西的“生丁”相似）。到一家小茶铺里花八个小钱泡了一碗茶，荷包里便只存了两个小钱了。我不由就愁了起来，心想打个什么主意呢？况我乍到此地，人生面不熟的，就要卖气力，也找不到买主；难道几百里地奔到成都省，还是来当伸手大将军（乞丐）不成？”

“我闷了好一会，无意的看见就是这家茶馆门外的柱头上，插了一杆尖角旗，写了几个字；我也无意的问堂倌——因为他刚刚过来给我冲开水——‘你们宝铺中扎的是那一师，怎么不见一个弟兄？’他说：‘我们这里并没有扎军队，只有一个招兵委员住在柜房隔壁的房里，说什么队的，我也弄不清楚，你看那旗子上不是写得有吗？’悖他妈的时！那堂倌还是同我一样，两眼墨黑。不过我当下却动了心了。想我横竖是没处吃饭的，管他是啥子（啥子犹言什么）队，吃粮当兵去。好在眼前当兵又不要啥子十八般武艺，也不考啥子文墨，有气力就行。气力我是有的。……”

于是乎九月初五日的下午，陈老三遂由逃荒的加班匠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位正式的丘八大爷。至于中间的经过如何，因为他语焉不详，只好阙疑待考。

他不但变成了兵，而且还更易了名字。这因为招兵委员提笔写他的名字时，说：“陈老三这个名字太土俗，不象一个军人的称呼，你还有别的名不？”“只有一个小名叫狗儿，”“这更不成话了！等着，我替你改一个……也好，从前我有一个朋友，也姓陈，打死了，他的名字叫陈振武。这不是又威风又好听的吗？现在我就给你写上：陈振武……威武的武字，记清楚！今夜点名就叫陈振武，就是你了。”

陈振武岂但名字威风，就是在全般新招的丘八当中，他的身材气概也要算是顶威风的。何以言之？因为四川近来招兵很不容易，差不多的人都不愿去，陈老三要不是逃荒，也绝不会这样轻巧的，就改名叫陈振武了；又因为一般当军官的极恨老兵调皮，喜欢的便是新兵，新兵当中尤其喜欢小孩子，这也不知是哪个发明的，一般人都说，小孩子不但容易驾驭，并且打起仗来也行，十几岁的浑头子，不知天高，不知地厚，喊声上前，他断不会退后。大约以前军中也曾有这样几个十七八岁大胆的浑虫，于是到柳和当四川什么督理时代，一般军官都迷信这个定理——尤其是柳和手下的人——更从而扩张之，所招的新兵不但十成当中照例要搭六成乃至七成的小孩子，而且十成小孩子当中年龄达到十六岁，身材长够三尺二寸，手上提得起十斤重量的，又不过一二成而已。你们若不信我的话，尽管去问在那个时代到过成都的人

们，他们一定会告诉你，那时凡是抱着破土碗在街上喊“善人老爷，锅巴剩饭”的小乞讨通没有了，通穿起二尺五寸又长又大的灰布军服当丘八大爷去了（这绝不是笑话！）这是风气如此，所以在陈振武所投的这一伙新兵当中，陈振武真可充当得起第一个真正的大人。那般小伙伴要同他说话时，都得吃力的仰起头来，也就因为这个原故。陈振武就成了一伙新兵当中顶拜得客的盖面菜，而大受长官们的青眼，到九月十七他们在北门外金绳寺大院子中正式受编时，他站了全队的第一名，编为一等兵，招兵委员当了连长，曾告诉他不久可以升他做下士。

编制之后，各个新兵的胸前便带了一个标记，巴拿大一块长方形的白洋布，顶上横着写一行什么队第几连第几排几个小字，竖起一行几等兵某某几个较大的字，字上又盖一颗鲜红的图章。带上标记之后，便当受“兵法部勒”，新名词叫军事训练。这也是容易的事，无非关在一个大院落当中，一百多人都不准随便出去进来，院落门前，无明无夜的轮班派着两个人对面站在那里，名叫执卫，因为是新兵，每逢执卫时，连长总要选几个上士中士的老兵照料着；其余就是早晨起来站在一排等长官点名，两点钟的徒手操，走走正步，喊喊一二三四（然而竟有弄不来，被老兵们左一个耳巴右一个耳巴打得哭的）；过后便吃早饭，饭后随便起居，到時候又吃午饭，下午又是两点钟的徒手操，跟着便吃晚饭；傍晚又站成一排等长官点名，其后就听长官教规矩：要怎样的对长官行礼，要怎样的服从长官……其后就睡觉，并没有床，只是拿些稻草厚厚的铺在地上，再铺一条草席，上面一条稀烂极脏的棉被，有时要亭匀盖三个人。

就是如此，而在陈振武已算是大享其福了。当他在当散工长年和加班匠时，何曾这样的清闲过！何曾每日亭亭匀匀的吃了三顿白米饱饭而绝不卖气力的！在他只想得这样无灾无害的过上几年，却断不想伙伴当中还居然有抱怨说太苦了的，他亲耳听见述苦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曾经当过四年半正式的兵，并且打过几次仗的，上月才被人解散，把四块钱的退伍费吃完，不甘心去改行，现在仍旧跑来投军；他自己说是潼川人，名字叫作张金山，目前充当着上士；他最以为苦的就是只有饭吃，而无钱使。他常暗地里向别的人说：“连长的算盘也打得太凶了。他招我们一个人在上头领六块钱；论起来这钱本应该我们得的，你就要吃，也得平半分三块钱给我们才是。但他拖到上星期只给了半块钱，还说是他挖腰包贴出的。弄得老子们要想喝杯酒也通挪不出，你说，这可不是悖时吗？……”

陈振武方晓得他们投军原是别人拿他们来卖钱的。他们的价格每人六块钱，而本人可以得半块钱，可是他名下应得的半块呢？他遂插口问道：“你们都得了半块钱吗？我们的呢？”张金山和其他几个老兵都笑了起来道：“你们的？在帐簿子上……弟兄，告诉你，象你们这般新毛猴，想拿铜元还早哩！不过你一个人不同一点，你要使钱，可悄悄的去同司务长商量，也许还拿得到几百文。”

第二个述苦的是一个十三岁的瘦弱小孩子，看那样儿好象在害虚弱症似的：颈项细得同葛藤一般，叫陈振武来，一把就可给他捏断。他之所谓苦，就在一天几点钟的操场，什么正步，快步，跑步……实在有些弄不来。因为弄不来，挨耳巴子最多的也是他。往往毕了操场，他总是一个人抱着脚躲在房里又哭又摸的道：“呸，呸！……我不干了，我不干了！”一百多人中以他一个人的衣服穿得还整齐，皮色也生得白嫩些，陈振武心里想这一定是哪

家粮户的老少罢？不错，硬是的。在他扒院墙逃跑的前一天，他曾告诉陈振武说他父亲是温江县的粮户，他在城里进学堂，约同几个同学的出来进烟馆烧鸦片烟，无意中碰见一位极有趣的朋友，两个人谈得合式，便一块去喝酒看戏，都是这老少出的钱。后来学堂功课逼得紧，老子又不给他寄钱，知道他在城里胡闹，便请人到学堂重托先生们严加管束他。他晓得消息，知道后来的日子不好过，就同这有趣的朋友商量改行干别的事。这朋友便一再劝他当兵，说了多少好处：什么吃烟不给钱啦，喝酒，可以赊帐啦，这些本又是他看见过的陈例，于是收拾一包行李便同这朋友溜出来。这朋友把他身上的钱通取了去，还连同一包行李，说等他入伍后再给他送来；其实把他送与这连长后，早就不知他的去向了。他曾去问过连长，连长说：“那不是你的哥哥吗？他早回去了，还把你的入伍费领了四块钱去哩。”

他知道受了骗，本想在营盘中熬下去的，可是如今熬不得了，这样的苦！而张金山们昨天又来把他一件新洋缎夹紧身估着剥了去，说不日发下军装，这些普通衣服便不中用，不如早点送给他们拿去卖了倒好。若再不逃走，怕他的皮还会被人剥了去哩。他遂哀求陈振武帮他翻过院子墙去，这因为围墙本不算高，陈振武只要一伸手就搭得着墙帽子的。陈振武算是还有义气，公然答应了他。

早晨点名时，大家方察觉逃跑了一个新兵；这一下便大大搜索起来。连长很是生气，口口声声说：“这还了得！目无军法了，要是捉住，立刻枪毙。”并一面把手枪拿出来迎着太阳乱舞，一面吆吆喝喝督着一般老兵们搜。陈振武倒为那老少提心吊胆了一天，一直到傍晚点名以后，尚没有影响，他方安心睡下，临睡时还叹息了一声道：“就打死我，我也不愿意逃走啊……”

十月

直到十月初一日军装才领下来，都是旧的。连长说：“单军装穿不上好多日子，现在队上已新做棉军装去了；权且把这旧的穿着，日后开进城去穿棉的。”

无论什么人，到他第一次把那不常见的衣服穿在身上时，总要变一个样子的，陈振武当然也在例中。那般小伙伴看他穿整齐了，都绕着他笑说他硬象军官。其实全川军队中也找不出这样一个滑稽军官来的：衣袖甚短，光裸裸的露着两只长手腕，裤子又小又窄，一顶军帽则颤巍巍的顶在脑前，按不下去。张金山说：“没有再大的衣帽了，将就穿罢。”他并教新兵们打裹腿，整理衣服，果然在行得很，老兵到底不同。

至于那一般小孩子也都变了样儿：苦于衣服裤子都太长太大，差不多衣服不必动，他们的小身子尽可以在中间自由自在的旋转。张金山又有主意，教他们系上腰带，沿腰将衣服打上些细褶子；又将袖管向里卷起，裤管翻上；再打以裹腿，虽然臃肿得好象一个衣包，到底也只好将就穿着，等换新的。

编制以后，因为军装尚未领下，虽然便衣胸前系有一张标记，但连长说，出去被普通人看见，到底有失军人的尊严；所以不但平日不准请假出去——老兵们是可以的——就在星期日放例假这一天，也不许一个人走。及至军装穿上，军人的尊严可以保住了，然而在早晨，连长却冠冕堂皇的向弟兄们演说了一篇仍然不准出去的理由：第一，弟兄们才入伍，应该练习服从的时候，长官们怎样的说，就得怎样的做，不许追究什么原故；第二，现在城内城外的军人很多，星期日出来往往打架生事，弟兄们才入了伍，不知道这中间的利害，所以不愿他们去吃暗亏；此外还说了许多，其实据张金山们说来，哪

里为的这些，只怕新兵们借此逃走罢咧。所以连长虽如此演说，而特别准假出去游玩的仍有好些人，这中间就有陈振武。

陈振武本同张金山们几个老兵一道进城，说是要往商业场去看热闹的；然而大约才到半途，张金山们便走没见了，只剩陈振武一个人在那里踽踽独行。这绝不能怪张金山们有意撇开他，因为当晚回到金绳寺时，张金山们就闹着说：“怎么半路上就不见你了，我们今天在新化街闹得好不畅快！……”于此，就见得陈振武之未能参与盛会而返转吃了一个小亏的，全是他自己的过失。

这事是这么样的：当陈振武甫进北门城门洞时，他吃了一惊，啊哟！好宽，好平，好直的街咯！街面全是三合泥筑成的，光滑得就如镜面上又抹了油的一样！他心里顿时就联想：“象我这双烂底草鞋走上去，一定会滑倒的。”这一来就把他的精神提起来了，立时，把他以前蔑视成都省的念头便转过了，心想，成都省定还有格外不同的地方，倒要细细的看一看。是呀，成都省不同的地方果然多：才笔直走了两条街，忽听得一阵丁零的响声，只见远远的从对面飞奔来了几个为陈振武有生以来——简直可以说自他乃祖乃父以来——没有看见过的怪东西：两个高大轮子中间架了一只黑漆箱子，前面伸出两只把手，横起联了一根细杠子，一个人坐在黑箱子当中，一个人穿了身蓝布镶红边的号褂裤，钻在把手中间，拉着把手飞跑过来，一个，两个，三个……一百，他听见张金山们说：“这几天，东洋车更多了……听说有一二百驾，那东西坐着倒还舒服，橡皮轮子，滚走得平平稳稳的，又没有声音……哪天，花几百钱跑他妈的一趟，也不枉了……”陈振武真算聪明，登时就晓得这叫东洋车，橡皮做的轮子，跑得又平又快，是新近才有的。他心里不由就赞叹：“洋人真巧啦！这也除非成都省才配有，外州县首先就没有这样的路！”

越走，街上越见热闹，两边的房屋越见齐整高大；甚至还有全用火砖修造的。铺子也越阔大，越好看，家家门前，都摆得花花绿绿的。成都省到底是有名气的地方！因为这个原故，陈振武忙于观赏去了，及至在一家洋广杂货铺子跟前，耳朵不管事，被一乘东洋车从侧面冲来，砰的把他死狗般撞倒在街面上时，他方觉得张金山们原来已不知去向。

东洋车把人撞倒，这未必完全就算是车夫的罪过，此情独有陈振武知之甚深。他以前抬加班时，也曾在热闹的乡场上用轿竿头撞倒过好些人；他说这些不带耳朵的东西，是应该吃撞的：“凭你一路喊破了喉咙，他还是呆呆立在街当中，”所以他此刻躺下之后，便回想起从前，觉得是自己不对，可是天性中又不由不要骂一声：“你妈的……”不料那车夫把他撞倒，才跑了两步，早被当面两个丘八抓住，一家一掌，口里还在骂：“跑！把人撞跌了，你敢跑！”坐在车上的是一个穿长衫马褂带大眼镜的斯文人，忙说：“瞎眼的东西，快赔礼，快赔礼！”

陈振武已自己爬起来了，那车夫便跪在他跟前，连说：“先生，得罪，得罪，我错了，先生！”那两个丘八还不依，硬说他把陈振武撞伤了，要拉他回营部去处理。陈振武把这两个丘八一看，并不认识，疑心他们定把自己看错了，看成他们的伙伴，自己又并未伤着哪里，况人家又赔了礼，喊了先生（这是他蠢长了二十三岁，平生第一次被人尊为先生的地方，所以他早心气平和，很感谢那车夫的），才打算去奉劝几句，因为围着看热闹的闲人一大堆，都开了口，说：“算了，算了，先生，罚他几个汤药钱就是啦！”

还闹了一会，车夫拿出一吊钱，坐车的拿出一吊钱，说了多少好话，那

两个丘八方把陈振武肩头一拍，说：“也罢，弟兄，看众人面上，饶了他罢！”于是三个人便分开人众走了半条多街，那两个丘八中的一个才笑着向陈振武道：“你这个人真蠢呀！财喜到了跟前，连腔（口也）也不开，亏你还穿了这身衣服。你是哪部分的？”

“补充队第二连……”

“无怪乎，原来还是个新毛猴……好，我们也不欺你，大家都是穿二尺五的，分六百钱去。记好，以后有这些事，别再傻了，普通人都容易说话的，不要把你这身军装洩污了！……”

军装是老虎皮，令人看见了就生畏，陈振武是知道的，然而今日之下，才明白这中间还有如许其多的玄妙，还是一件“生财有道”的法宝，那，这东西真可贵了，若洩污了它，简直不算人了。

当晚他就把这番意外的事，详细的告诉了张金山们，他们都大笑说把坐车的放松了，若要找财喜总得向有油水的动手；跟着便把他们以前的许多故事说了好些，于是便断定那两个丘八也是出窝不久的雀儿。至于张金山们同日在新化街为什么事闹得畅快，因陈振武彼时尚不晓得这就是成都土娼荟萃之区，所以没有留心去问，到底不知何事，况又难于补订，只好付之阙如。

十月十三日，补充队全队移住城内西校场，第二连自然也移去了的。

补充队全队仅仅四连，连官长、夫子才四百四五十人，而营房甚大，除他们外，尚容了工兵营和辎重营的全部。

移营以后第三天，补充队全队都武装起来。每人新造步枪一支，刺刀一柄，子弹三围，一天两次操场便都是操枪了。这一来，一般小孩子都不住口的喊苦，有些说宁可去讨口，这王法可受不下来。所以到十月底，便陆陆续续的逃走了六七个人，好在逃的虽多，招补的也颇能足额。这中间仍只有陈振武一个人最行，依然行所无事的吃得肌肉充实。

冬月

人的贪欲是没有止境的，即令把甲种的欲弄到如愿而偿了，而乙种的欲遂也应运而生，我们只看陈振武近来的心情，便晓得这个例了。

陈振武在八月底逃荒的时候，只求的有饭可吃，及至一吃可饱，饱而常饱，算他第一个目的已达，所以他在前总以为自己在享福，而暗笑别人之不知足。不想仅仅两个月，这知足的人也会发生了不足之感，这是如何的？其实可以不必词费，一句成语就给他分析出来，所谓“饱暖思淫欲”者是也。

这事来得很突兀。大约在他们移营入城的第一个星期，放了例假出来。一出营门，就沿着两岸极为整齐的金河走去。这地方又是陈振武所最叹赏的：平平的沙岸，夹河都是树子，只可惜不是夏天，现在仅看得见两排枯枝败叶；平岸两畔便是一些带着花园，全用砖石，各式各样，又有楼又有台的房屋，这些自然是阔人们的公馆。走完这段河岸，再穿过督理署的辕门，走半条街就看得见那座十几丈高的保路纪念碑；碑脚下一片大坝，陈振武估量来，怕不有七八十亩大，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还用白石灰画出了许多疆界，据人说这是足球场。西边两只角隅还安设了好些玩意，据说是什杠架、平台、浪桥、秋千；和纪念碑相对，坐北朝南一片很雄壮的洋房子，认得字的人说是通俗教育馆；不穿军服的人进去，要花五十文钱买一张二寸大的票子，可是军人就随便出入。这里面好曲折，好讲究，草是剪得齐齐的，花是堆出字来的，一座一座的房子，不知道有好多。房子里什么都摆得有，成都省的人说起来是见多识广，其实也不见得，连山脚下一块碰破的石头也拿来放在玻璃

匣子里，还叫人出了钱去看。但馆后一片大池塘，周围种了许多大树，树下安了些石桌石凳，倒还雅致。还有池塘隔墙的动物园也很有趣：一头大老虎，很少见的，只是懒得很，带着头号大铁链睡在木头地板上动也不动，任你拿石头去掷它；它那豹子邻居就不同了，只要七八个人向它齐声一喊，它就很骇人的朝你们跟前的木栅栏扑上来。此外还有好些难得看见的东西，亏他们都弄了来看，倒会享福啊！

通俗教育馆隔壁，便是少城公园，这又是一个好地位：有河，有池塘，有亭子，有假山，有七八家茶铺，有照像馆，门边还有一个戏园；树木很多，只是没有花台，靠池边一大堆楼台亭阁的房子，说是一家大酒馆，好阔呀！

这一天，陈振武同张金山四五个人在这几处地方跑了一遍，其中有一个要去看戏，因为戏园里锣鼓打得正响；陈振武也要去。

张金山道：“这里的戏没看头，尽是瘟猪子脚色，我们倒是吃碗茶，看看那般花花哨哨的婆娘们……哪，哪！那里不是来了一群吗？快走！”

看婆娘……陈振武在当加班匠时，一天也要看好些婆娘。原来他当散工长年时，天天都和一般大娘小娘在一块的，吃也一块，做活也一块，更不仅是看而已矣。来省之后，只要一到街上，便有好些老的年轻的婆娘映到眼里，又何须这样张张致致的在这里赶着过去看呢？所以他跟着张金山们抢上前去时，心里犹然很平静，大有无可无不可的意思。

他蠢长了二十三岁半，至今才晓得看婆娘是怎样的一个看法，张金山说：“你看，那个年轻的虽不很白净，可是身材多么窈窕，衣裳也做得别致……哈！大约也有十八岁了，正好的时候。那个三十来岁的，你看，就是左边穿黑花缎皮衣的……看，看，正掉过头来了，好安逸的一双眼睛！水汪汪的，真要命！吓！那两个也不错，又白又嫩，……胖吗？你不晓得，要胖才好呢，棉花包子一样，抱在身上，多安逸！……”

张金山的批评很有趣，第一个感受得心领神会的便是这个方知人事的陈振武。他问张金山：“这些婆娘，你看她们是做什么的？”

“这些大概都是大户人家的太太小姐们，动不得的，看看就是了。……你有意思吗？等我告诉你看私窝子的方法，包管一点也不差。”

从这一天起，陈振武对于张金山更加亲密，每逢一出营门，他一定要闹着他同去看婆娘。到底看了婆娘之后，于他有什么好处，他说不出。久而久之，他就不仅仅看，往往看见好看的，他还要前前后后跟着跑一程，心里总在寻思：“成都省的女人真比外乡好得多，从前也看过多少女人，总觉得同我们一样，不过会生儿子罢了；如今才晓得女人原来是这样的。怎样得摸她一把，我才甘心……”

这是冬月二十几罢，记不清日子了，陈振武得了机会，居然遂了心愿，他说：“那天是年假，什么阳历正月初一的年假。早饭午饭一连吃了两顿肥肉——一个人差不多摊到半斤多。算来自我吃粮以来，这还是头一次吃肉。据张金山他们说，以前他们吃粮时，每星期要打两回牙祭，后来说是没钱，每星期打一回，不晓得现在为什么，饷银领不到，连牙祭也不打，三四个月，才给回把肉吃，那天不但吃肉，一个人还发了八百钱，说是督理赏给我们过年的。小孩子们拿着钱没用处，我们便一个向他借二百，单是我一个人的荷包里，那天就装了四吊钱。张金山说，我们吃馆子去。什么叫馆子？就是在通顺街一家小酒店里，我们吃了好几样菜，每人喝上六七两河酒，我出来时，脑壳早有点晕了——本来半年多不见酒的面，多一点就不大撑持得住。我说，

我回去睡觉去。张金山们不依，一定要拉做一路到那条街的私窝子家中闹去，这本是我愿意的，我早就向张金山说过，叫他同我去，他不肯。

“偏偏那天我们去时，却没找着一个人，一连走了几家都只一个老婆子出来支吾说，哪个叫去了，哪个叫去了；末后走到一家，又是啥子营长在里头摆酒，我们才进二门，就被几个带连槽的勤务兵把我们哄出来，说再不走就捆了送往宪兵部去。

“张金山只抱怨运气不好，说改日再来，难道那舅子营长就回回都在那里！我们正走出街口，靠城墙那面的街口，本来清静，忽迎面看见一个年轻女人走来，手上还牵了一个三四岁的小娃子。那女人也还穿得讲究：头上的金簪子，手上的金戒指，玉圈子，本不是什么下等人家的女人。也不见得长得顶好，不过脸上搽得有红有白，大大一对眼睛，走过来香扑扑的，比起乡下女人就不晓得好看到哪里去了。张金山当下就悄悄向我们说：“这个也对，此处又没有人……”他头一个就上去，伸手在那女人的白脸上摸了一把，跟着就是我。不止是摸脸，还摸她的奶奶，摸她的肚皮，摸……她自然不依，但她哪有我们力大。她又哭又叫起来，小娃子也哭叫连天的，大喊我们在打抢她。

“单是哭叫，我们倒不害怕，只因左近几家公馆里，都出来了好些人，男的女的。我们怕他们一齐上前，我们身边都没有家伙，他们好几个人手却都拿了一根挺大的木棒，若是他们肯上前来，只要横起一扫，我们中间定有三四个被打倒的。幸得他们也害怕我们，只远远的站着，张金山借此，就说：‘我们同你闹着玩的，别叫唤。弟兄，放了她罢！’我们这才走了。我一路走一路只想她皮肤是怎样的嫩，脸上颈项上是怎样的香，真安逸，要是再把她抱着摸几下，就死了也值得！一直回到营里，我才觉得那女人的金簪子，金戒指，玉圈子，还有一个叫做手表的东西，和她身上的几块钱，那小娃子头上一顶缀有银打十八罗汉的帽子，都到了他们的手上，难怪我把那女人放开时，她油光的黑头发披了一背！我倒老老实实的摸人家，他们当真的抢人，你说好不好笑……”

腊月

腊月是陈振武他们顶不舒服而又顶得意的一个月。他说：“我离乡背井，本为的是逃荒，我吃粮当兵也为了吃饱饭。哪个晓得才吃了三个月的饱饭，如今又要挨饿了。成都省说起来是产米的地方，一年收成，五年也吃不完的；我一到川西垄看见吃杂粮的就不多，越是近省的人，吃的越是白米饭。不想现在也闹起米荒来。我们的队长早就下了命令，说目前不但米贵，往往还买不出来，大家只好吃点苦，耐磨着，待米价稍跌，仍旧恢复原状：一天三顿干饭，目前只好改为早晚两顿稀饭，午间一顿干饭。这种情形，倒也不只我们这一队是这样的，就是别部分的人都如此。不过别部分的火饷领得多点，有减为两顿干的，有改为两干一稀的，有饭少菜多的，有搭着吃红苕玉麦的。我当下就想：莫非我命中注定没有饱饭吃吗？在前看见普通人只管挨饿，当兵的总可吃饱，就使米价昂贵，大家尽可以照我们本县防军的办法，开到四乡去找吃的。却不知成都省的军队才不这样，普通人倒吃得饱，反转叫我们当兵的吃稀饭受饿。照这样，我不如仍旧去抬轿子的好，我亲眼看见城里那般抬过街轿子的，身上只管穿得褴褛，但人家却顿顿的帽儿头，总要把肚子捞饱算事。不过这件老虎皮，穿在身上，虽也有它许多好处，却也有不好的地方：第一就是不容易脱得下来。几个弟兄去请长假，说甘愿改行不当兵，

不但假不曾准，倒一个挨上八百军棍，两腿打个稀烂，还关在重禁闭室里，没有放出来。开小差逃走吗？也不行。现在管束得好不紧，一捉回来，起码打个半死，何况象我这个道路生疏，又没有别的衣服来换替，一逃出去，怕不立刻就捉了回来，哪里还能舒舒服服的去抬过街轿子呢？所以这番念头也只好在自己心头转转，就连张金山们也不好告诉的。幸好，没有吃上十天的稀饭，事情就有了转机，我们几个人反借此得了不少的好处。……”

陈振武之所谓转机。原来有一天，连长下了个命令，大意说：顷奉队长面谕：现在四乡运米来城者更少，即令持银上市亦难买得，而本队四连之米食，又经上峰责令本官统筹，本官家无洛仓，从何筹划？唯有责成该连长等慎选部下精悍得力之军士各数名，分赴西南各门之外，见运米来城者，除系他部所购之军米，有旗帜封条以资辨识者外，其余无论何人之米，皆准该军士等迫其直运某街本公馆中，以凭本官平均分与各连。事关全队军食，该连长等不得玩忽；但所遣派之军士除刺刀外，不得携带其它武器，亦不得借故磕索，倘有不遵，一经查出，定依军法从事。因为这原因，连长又责成各排长慎选得力士兵四名，迅速呈报，以凭本连长调用。

在第一排中被选的四个人中间既有张金山，又有陈振武。陈振武起初很不愿意，说肚皮没有装饱，还要当这苦差事，一天不晓得要跑多少路！

张金山哈哈一笑：“蠢东西！这是天老爷念我们可怜，暗中叫队长给我们这个机会去扬和扬和（开心之谓），你还抱怨哩，走咯！”

头一天，他们出南门，才走到青羊宫，就碰见八匹小马，驮了好几袋米，正向城里面来。他们便走上去，拉的拉马捉的捉人。三个乡下的米贩子，被捉住，说了多少好话，暗地里说了六块钱的手续，才放了一个人三匹马，赶着五匹马，押着两个人，一直走到队长公馆里。是时，别连派出的人也赶了几匹驮米的马回来，队长把米收下，搗也不搗，估量着每斗米给军价五角。米贩子起初还争说：“这如何能够！照市价，每斗米得二元八角，你官长名下，我们让些，也得给我们二元五，怎么给五角钱就算了！何况分明三担七斗米，你官长才给了二担八的价，还差得多哩！”米贩子的话何尝不是，无如队长也有理由，他说：“放狗屁！你还敢同我争长论短吗？告诉你，就是这五角钱，还是我自己挖腰包的。我们弟兄们几年没有关饷了，现在连饭都吃不饱，难道你们当百姓的就不该帮补一点吗？五角钱也不算亏你们，你们平日也把别人的钱赚够了，若是在别的军队，一个小钱还不给你们哩！”其中一个米贩子又道：“那你官长不是估买我们的吗？”

“估买？好利嘴！给我押起来，带往司令部去办他个藐视军令，贻误军食的罪。不枪毙你，也要你坐三年的牢狱！”

押起一个，那几个才骇住了，赶快鞭着空马低头出去。陈振武等遂又出城去了。

据陈振武说，那时什么督理的告示啦，宪兵司令的告示啦，城防司令的告示啦，乃至师长、旅长都出了告示，把城洞门两面的砖墙都贴满了，尽管说不准军人沿途拦米，违者枪决，其实哪个瞅睬。好在他们也只在纸上说说，告示贴出就完了，谁敢当真遣派一个人出来禁止。“单拿我们这一队来说罢，当其告示出得热闹时，我们几个人便向连长请示，连长向队长请示。队长吩咐，以后出城，不必单携刺刀，尽管全副武装去，有来禁止的，若其也是武装兵，多哩，便让他一手；少哩，就说是本部出钱购米，不许他人来干涉。若其是团防，是警察，是普通人，便以武力对付，出了事尽管回来报告。我

们得了这番言语，自然更不怕了。不过，米贩子都害怕了，不敢向城里来，我们便不得不多跑几里，有时竟跑至三四十里。其实我们也并不是见米就拦，只要他们舍得几块钱，我们还背着枪把他们好好生的一直保护进城，因为那时派队伍出城拦米的很多，就是那般出告示的官长，也都派有人在外面，这是张金山出的主意，他说：“我们队长公馆的米也不少了，算起来也有好几百担，还说不够，除了我们几个外，众弟兄仅仅改成两千一稀。他的官大，应该他的贪心也要重些；但我们出力的也得借此生发一点小财，不要太对不住自己了。”所以我们后来拦得的米，总是得了钱就保护进城，好吗，间或给他送担把去，就说近来拦米的多，米贩子都不来了，他也不敢说啥子。可是我们则名利双收，米贩子出了钱还恭维我们是好人，不把他们的米抢去廉价赏与别的人，象别一般弟兄干的一样；因此，有好多米贩子还特意来结识我们，要我们天天去保护；约定地方，护送一次，出了钱还请我们吃肉喝酒；一个月下来，我竟积了三十几块钱，你说，张金山的主意好不好呢？”

怎么不好！不过陈振武他们算是得鸡肉而大吃之的偷鸡贼，却不知也有鸡肉未得吃而反遭毒打的偷鸡贼哩！这因为川西坝内本年原是丰收而米价却弄来日涨一日，涨得比往年荒歉的时候还利害，大家探讨起来：囤米居奇是一因，贩米外去也是一因。然而沿途拦米以至米贩裹足，确是大原因。因为这无关乎军事，以及关乎什么褒贬的事，于是报纸也才略略发了一点言，负盛名的绅耆们也才联名上了一呈，不过措词却巧，并不直言这是正式军队们干的，只说是流氓无赖勾结滥军们干的，啼泣满纸的恳求当官长官俯念民食之艰，派队缉拿。这等惠而不费的恩德，当官长官乐得要做，并也知道一般军队沿途拦米，实在闹得有点不象样子，而自己素来又号称能治军的，于是便把宪兵队长叫去，扳起面孔，当面申斥了一顿，饬他下去，赶紧派队缉拿这般的滥军流氓，有不服的，不管是哪一部的，立刻就地正法。

在理，既打了雷，理应该下点雨才对啦；不过其卒也，也只把几个招安队伍和一般抢粮食的穷人砍掉一些，拿来示威塞责，而如张金山、陈振武们还是行所无事，直到队长命令下来，叫略停几天，他们才罢了手。

正月

陈振武行年二十四岁。

自他有知识以来，试问他何曾过过象今年这样的新年：腰包里满满实实的装着三四十块洋钱，身上穿着暖暖和和的棉衣，无忧无虑，吃酒吃肉，闲了，便同着张金山们去嫖娼，街头巷尾的赌博摊上去掷骰子（因为新年放假一星期，而他们又是拦米有功的，所以他们更得了特殊的自由）。他们消遣的事本来不少，然而他们最喜欢，并且是共同都喜欢的，仍只是末了这一项：赌钱。平日没有机会，就有机会而大家腰包都是空的，纵然想赌也赌不成功。至于新年，这在习俗上差不多完全是一个吃喝穿赌的佳节，由来从初一到初五，称为“金吾不禁”之时，所以一般丘八们也借此时机，来同普通人乐乐。不过他们头脑比较的简单，什么麻雀啦，扑克啦，都不是他们的对头，最合他们口味的，第一是押红黑宝，第二是掷骰子；前一项不是街头巷尾所宜的，倒是后一项顶好，只要一张方桌，摆上一只土碗，碗里盛六颗骰子，便可吆吆喝喝的同乐半天，又热闹，又方便。

初一那天，陈振武赢了半块钱，觉得还对。但从初二起，就糟了，每赌必输，每输必大，腊月间积得的钱竟有四分之三搬家到别人的腰包里去了。张金山输得更凶。于是到了夜里，张金山输起了气，便在桌上一巴掌，说，

骰子里有讲究（意若曰骰子有弊），陈振武几个便附和起来，要伸手去抓打那摆赌的。不幸他们赌的这一桌上，普通人不多，而摆赌与赢钱的都是别一部的丘八，大家披的都是老虎皮，谁害怕谁。其结果尽可想得到：先是骂，后是打，不但打，并且带有刺刀的便拔出刀来互砍。这种举动，在陈振武算是第一次参与，看见动了武器，头一个开脚逃跑的就是他。

他跑不上半条街，就听见演武的那地方砰訇几声：“啊呀！还开了枪了！”不但他大吃了一惊，就连通街的人都吓得乱奔起来。

及至他进了营门，看见张金山老早就在那里。他道：“我猜你还在那里哩。……”

“我没有那么笨！”

“你听见枪声没有？”

“听？我还看见哩。……原来他们不留心，正要刀时，宪兵队就来了。向天开了几枪、我登时就溜脱了，那几个笨猪都被宪兵抓走了……”

陈振武垂头丧气的说：“只可惜我的三十几块钱，都输光了！”

张金山道：“岂但你！难道我就赢了吗？赌钱本是两抢的事，输了算什么。况且钱这东西，本是国宝源流，这面去了，那面必有来的，你等着好了。”

督理先生正在公馆里同着几位太太打麻雀消遣的时候，忽听见街上远远的人声大震，闹得实在有点不象样子，便打发人去看。回来报告说是一般军士同好些普通人因为赌钱的事在那里耍刀。督理便勃然大怒，跳起来带了十来个携手枪的卫兵，急急的赶去。赌场就在督理公馆的门口；他去得威风，耍刀的早都纷纷的逃跑了，叫卫兵追去只捉了两个普通人过来，跪在当街。一个说他是木匠，一个说他是轿夫，都说耍刀的不是他们。督理说：“不管是不是你们，总之，赌博滋事，便不是好东西，且拿你两个做个榜样。”登时，乒乒手枪两响，这两个榜样便长伏在街上。到第三天，因为都无家属领尸，才由警察署派人在慈善会要了两具棺材来收拾了。

但是督理余怒未息，还下了个条子给宪兵队长，叫他从严禁赌，无论军民人等，但有犯的，准其就地枪决。督理说：“治乱国，用重典，这就是用重典之一，不如此，这些东西是不知畏惧的。”

然而督理绝没有料到他的重典只算给张金山、陈振武辈做了生财的工具。因为陈振武、张金山们的钱是告别而去的了，赌既不能，终日只好在街上闲逛，听见宪兵抓赌果是利害：三桥街一个摆赌的流氓枪毙了；西御街一家鞋铺的徒弟们，趁着师傅出去，躲在楼下掷骰子，也被宪兵调查出来，把三个徒弟一齐抓去，把铺子也加封充公了；东门外四个在田埂上打纸牌的乡下人，被宪兵巡查队碰见，立刻就杖毙了两个，其余两个抓去押起了；甚至连一个旅长的公馆里也去惠顾了一次，虽是第二天宪兵队长曾亲身去赔了礼，把抓去的赌具恭恭敬敬的送还，并把滋事的谍查员押了两个在公馆门前各打了一千板子，但大家终觉得旅长的面孔是被宪兵抓伤了，纵然敷了粉，到底是不好看的。张金山于是就打了一个主意，笑着向陈振武们说道：“生意又来了，有胆子的跟老子抓钱去。”

这是正月初十的一天，傍晚的时候，龙灯早已上了街。这年街上的灯火极热闹，其故因督理曾出有告示，叫大家只管放花炮耍龙灯，说目前是太平世道，本人极愿与民同乐，但是不准生事，生事的立刻枪决，“本督理言出法随，其各凛遵。”就是一般丘八也能仰体宪意，各部队中都极力准备，有造花炮的，有扎灯笼的，安心从上九到元宵结结实实的给督理凑个大趣；至

于人民，本把这个旧新年看得很重，往年因为给步枪大炮占去了，不能让他们来热闹，今年既得了这个光明正大的机会，他们岂有不想方设计预先弄几个钱来乐一乐的（与官同乐）。大家都忙着快乐，而张金山们却另自走往一条僻静街中，住家人户极多，而又为宪兵巡查队所不会来的地方。

他们一行八九个人，中间一个穿了一件大氅，打了一个青纱包头，腰间带了一柄手枪，其余的都带着刺刀。走到一家小公馆门前——大约张金山早注过意的——他就指派陈振武同另一个兵守在门外，教他们道：“若是巡查队走来，你们赶紧进来报告！若是门里有人跑出，不管是男是女，总须拦住，不许他们走出去！耳目放瞭亮一点，要紧得很！”

陈振武到门前才恍然大悟，他们原是要借抓赌为名来打起发的（起发者，抢人之雅名也），因为他此刻方隐隐听见里面有骰子掷在磁碗里的响声。

不错，他猜的恰好。只见张金山几个人一扑进去之后，里面忽然的就闹声大震起来。中间断断续续传来了几句极响亮的：“……就算家庭娱乐，总之是赌！……抓起走，抓起走！到宪兵司令部去！……连女的一齐走！……西御街，东门外有例在先，你们不晓得么？……不干我们的事，我们也是奉了命令的，……认罚也对，自己说，罚多少呢？……”到这上面，闹声才渐渐的平静下去，便听见有人喊：“拿烟来！倒茶来！先生们请坐下好说话……”其后，忽听见张金山的声音陡叫起来：“不行，不行，我们不是同你讲生意经的！难得说，还是请你往宪兵司令部去自己说罢！”同时又听见有人在劝和。好一会，才听见洋钱声响；陈振武便向那一个把门的同伴道：“得手了！”那一个也说：“得手了！”果然，就这时候，只听见人声脚步声一路响了出来，一个穿皮袍子的年轻人手上拿着一盏洋油手照，满面挂着苦笑的将张金山们引至大门口，张金山也笑嘻嘻的说：“不送了。这一次算你们的运气好，碰着我们，都是肯通方的（通方为言，好说话）——跟着，又悄悄的说——你们还是可以耍钱，不过先得把大门关上，不要大呼小叫的，弄得街上都听见了，才行啦。”那少年连说：“承教，承教。”

他们静悄悄的走出了街口，看见正街上龙灯玩得正在兴头上，夹街的花炮，放成了一带火林，硫磺气浓得刺鼻子；中间又夹着无数的锣鼓饶钹，把满街的欢呼声全压了下去。张金山们无心凑这热闹，便联做一团，直从人丛中挤过，又走到一条略静的街上，陈振武实在忍不住了，才问：“到底弄得了多少钱？”

那个穿大氅冒充谍查员的回说：“大约一个人可以分得三四十块……不要忙，到前面一个酒馆子里，偏僻点的地方再分好了。”陈振武后来说：“正月里我们还做了几桩生意，都是这一类的。前几次我还有点害怕，后来我们的排长、司务长都入了伙，我便胆大了。我想有这样的好处，当兵倒也不辜负人，原打算弄百十块钱，便回去看看老娘们饿死了不曾，若是还在，我就在家乡正正经经讨上一个老婆，安安逸逸玩他几年，把钱使完了，再出来当兵，怕没有钱使么！我想的倒对，却是二月间就打起仗来……”

二月

二月初间，成都南门外的花会（官称为劝业会的）就动了手了。督理说：“我是提倡实业最力的一个人，现在我又当着权，世道又正太平，正月间的娱乐我尚且加以鼓励，何况劝业会又是正当提倡实业的事情；你们大家都须体贴我意思，替我结结实实的办热闹一点。”

所以本届的劝业会果比上一年热闹——可是，也不过卖茶卖酒的馆子多

些，洋广杂货铺子陈设得华美些，除川戏而外，加上一种电影，环城大路上除了破烂的轿子，与小如大狗的溜溜马外，加了一种人力车而已，而真正由外县送来比赛的工业品，却因战谣甚盛，都不肯远道送来，弄得楠木林中为各县搭盖的实业所赴赛馆，竟空了十之五六，比上年还要寥落得多。——去游的士女虽不倾城空巷；却天天总有上千数的人。

会场如此热闹，然于陈振武等却没有好处，因什么呢？他说：“口里说是优待我们，叫我们星期日整着队伍，由长官率领着去游耍，吃茶不要钱，有他们特设的招待所，看戏看电影不要钱，他们包了园的；其实把我们管得好严，一个都不准离开队伍乱走。平日耍去，须穿着普通衣服才行。会场里宪兵同警察都仗恃上头的威风，看见我们总是很留心的，只要在女人后面跟走上几十步，他就来把你抓了去，硬说你是犍神（犍读若妥字音，犍神者川中指拆白党人之类也），在你脸上写两个啥子字，把你锁在路旁一根石桩上。这不是安心搔皮吗（搔皮，伤面子之谓）？在会场里的女人们也格外可恶，只要你在她们身上动一下，不管你有无心，她立刻就把你揪着，大喊你是犍神，在调戏她。这更糟糕，不但要锁在石桩上，并且还要挨军棍，若查出你是军人，起码总是六百，比普通人挨得更重更凶。我们连上一个上士就吃了这个大亏来的，所以我们都不敢再去犯这个险事了。花会一直办到二十八，我们开差去打仗时，通没有私下里去过。花会真不干我们军人的事，若我做了师长，我第一个命令，就是不准办花会！”

原来就在花会期间，四川内战之机，业已酝酿成熟，无论什么人，都觉得督理口中的太平实在万分的靠不住。倒是军队中间，不甚清楚，一直到二月二十七日夜一个紧急命令下来，叫补充四大队合成一支队，交参谋长贺什么统率，限明日开拔（并不晓得开拔何处），然后大家才知道了。一般孩子兵听说要开去打仗，便都骇住了；就是陈振武也好半天才呼出气来说：“怎么！就要我去打仗了么！”

张金山们却不同，倒大为高兴起来：第一，听说明天早晨每人可以领取开拔费一元；第二，明早就要上街拉夫，这中间是很有油水的，若运气好，多碰得见几个胆小没势力的斯文人，倒是一笔好财喜；其实最有希望的还是在第三，若真上了火线，打冲锋有奖赏，照成例总是二十块钱一个人，攻下了一个地方，可以尽情尽兴的搜索，征发，运气好，立刻就发财。他们是老兵，这些故事熟得很，并且都得过成绩来的。他们便各把以往与未来，笑着说了大半夜。官长们颇满意他们这样做，因为借此既可把一般新兵与小孩子们的胆量与雄心鼓舞得起，并使得一般从未领过军饷的饥兵也甘愿上阵去拚死，只要几个胜仗，他们的官便有升迁的希望。

不是吗？陈振武岂非第一个就受了影响了？我们但看他第二天在街上拉夫，那样的奋勇：把一条步枪（上了刺刀的）横起握在两手上，雄赳赳的站在街当中，只要有人走过来，管你是老的，年轻的，斯文人，卖气力的，除了妇女小孩外，没一个不先挨他两枪托，然后才抓去交与一个孩子兵把右手拴在一条棕绳上——就如贯鱼一样，一条棕绳至少也要拴十几二十个，绳之两头由两个孩子兵握住。这般被拉的人，都比绵羊还驯，只要中间有一个稍微说一二句不愿意的话，哪怕孩子兵就比他矮，并且极微弱无力，他只好低下头去，听孩子兵跳起来打他的耳巴。此刻陈振武的心里大抵复仇的成分也占了一半：报复以前被人拉他的仇，报复当散工、长年及加班匠时，被一般比他有身分的人蔑视他的仇，报复在军营里向官长们低首服从的仇；并且借

此显一显丘八的威风，以便自己咀嚼一下，看到底是什么滋味。

夫子拉齐了，二十八日下午三点钟，陈振武等便由西校场军营开拔出来，即便开出新西门，至此，他们才知道是去进攻南路四十里远处的双流县城的。守城的听说只一团人，而且是素不能战的兵，攻城的除他们一支队新兵外，打头队的是三团新招安来的队伍，据说都勇猛得很，业已打过簇桥场（距成都与双流皆二十里，一个很大的场镇）去了。所以那夜陈振武等一支队就止宿在这个场上，等支队长到了，再定前进的日期。

三月初五日，支队长仍不曾到部，只发了个命令来叫开往双流县去。就在这几天的等待中间，所拉的夫子和孩子兵等纷纷逃走的颇不少；营长大怒说，行军之初，不能不严办几个示威。于是就派出好些得力的老兵，四路去捉拿。夫子不曾捉住，因为是穿着普通衣服，难于辨认，只捉了两名逃兵，都只十五岁的孩子。营长立刻就叫站队，全营人都集合在一片广场上，然后把两个逃兵提出来，问也不问，每人倒地一千军棍。两个孩子拚命的号哭起来，营长更是大怒，打到三百上，便叫不打了，用刺刀给我戳死罢，“他两个怕死，我偏要他们先死！”

行刑之后，营长又向众人演说了几句，把一般孩子兵都吓得大睁着眼睛。陈振武是第一次看见活人流血，而这头幕戏又演得如此的不悲不壮，只是惨毒：四五把上在枪尖上的刺刀，高举起来，一齐戳下去；那惨呼的声音——还未成人的孩子声音，陡然传在空气中，比杀牛杀猪时候，猪嗥牛鸣的声音还难听。直到第四次刺刀下去时，才默无声息，那两具用烂军服包裹的幼年躯体方不动了，十几个刀孔中都在冒血。哈！陈振武以前只说杀人不过是那么一回事，却不想初次入眼才怎的不好看！他虽不致逃出行列之中，但一身的肉却都震跳起来，简直不由自己作主，他拿眼去看张金山们一般老兵，同那几个正用稻草拭去刀上之血的别连伙伴们，都不见他们脸上有某种不同的神情，其后，听他们笑谈起来，才晓得这原是军中的家常便饭，据说还有比这个更惨的死法哩。

逃兵既多，营长便吩咐在所拉来的夫子中选一些来补上。这在营长未尝不是照顾劳动家的盛意。却不想这般绵羊，宁肯一天吃一碗饭，半饥半饱的当他的兵差，一听说要叫他们去变老虎，转而啼哭起来，十二分不愿意；不过这也由不得他们，老虎皮硬给他们披上，杀人的家伙硬递到他们手中，他们也只好夹在大队当中，一同开拔到双流县城。

弟兄们一到双流，看见理想中的财喜全然被打前锋的搜刮干净，只剩了些没肉的骨头给他们；又听说别的什么温江县、崇庆县，又都有人分头进攻去了，他们遂愤慨起来。营连长们也知道军心甚愤，遂连番的电话打到成都，向支队长告奋勇，愿当先进攻新津县。新津是敌人的老巢，当然是很富有的，告奋勇去向这地方打主意的岂只他们这些人？不过敌人的重兵也在新津，要想攻进去，也不是容易的事。经省城决定各部队分途进行，驻双流的这一支队担任正面攻击，于是，三月十七日，支队长便亲身前来指挥，一般老兵们好生欢喜。

陈振武说：“说来你不肯信，打仗原来是这样的！我头一次放枪，在双流南门外十几里的地方，我们正走的时候，忽听前面二三里处放出的尖兵砰砰砰砰开了几枪，营长在后面马上便叫散开！我们都慌了，也有向左跑的，也有向右跑的，把平日操练的都忘记了。乱了好一会，算是散开了。连长们又在后面催着前进，我们的枪都上好了红槽，便提着枪向前跑去，不过才跑

了一里多路，前面的枪声就象爆竹一样的响起来，一阵阵的子弹噓噓噓的直从脑壳上飞过。一般小孩子便哭的哭，叫的叫，大闹起来。连排长们连叫卧下，快放！我们的枪也哗哗剥剥的放得好不热闹。其实我们何尝看见什么敌人，只是别人的枪从何处打来，我们也就向何处打去。胡里糊涂打了好一会，张金山们几个老家伙，便站起来，挺着刺刀，大叫弟兄们，要得财喜的跟我们冲呀！我们遂也跳起来，一齐大喊着冲了半里多路，又卧下打了一阵枪，这样几次，有人说敌人败走了；我们慢慢停了枪，听了听，果然四下里都清静了。营连长们都喜喜欢欢的说：“我们这一次功劳真不小，断不想头一仗就把几团的敌人打败。弟兄们努力，前面花园场吃饭去……”当夜支队长赶来，很夸奖了我们一番，说这都是平日我们操练得好的原故。跟手又叫宰四只猪给我们吃。我们经了这一战，胆子的确大了好些，心想象这样的仗火，一个人也打不死的，就打上一百仗，不过多花些子弹，有什么稀奇！可是第二天在花桥子的仗火，就轧实得多。我们也看见了敌人，敌人也看见我们，但大家的枪都打得不好，打了半天，我们这边才打伤了七八个人，就是如此，我们也害怕起来。幸而我们这面打抄击的队伍拢了，敌人才退了下去，我们遂驻在花桥子，一直到新津县城快要攻下时，我们才开到大河边。

“啊呀，机关枪、大炮打得真热闹，一会便起了火，说是敌人退走时放的。一会传说我们的手枪队已进了城了，我们都焦急起来，生恐我们又落了后，恰好，支队长命令飞来，叫我们渡河进城。到底落了后，等我们进城去打搜索时，到处都被前去的人搜索过了好几次了。我们分头搜索了几家大公馆，只看见一些破烂的家具，后来，在一条小巷子当中碰见别部的一个娃娃兵，肩头上掬了一个大包袱。张金山好生生气说：“老子们一样都得不到，你龟子倒抢了这么多！老子们是沿山打猎，见者有份，放下来，大家分些。”我们此刻一共五个人，便不由他分说，估着把包袱给他抢过来，那娃娃还要来争，张金山一刺刀背磕下他的手去说：“来！……”他的势孤，毕竟吃我们把他哄走了。我们打开包袱，几件衣裳，没用，不想中间却包了七八只金戒指，三个表，还有些别的东西。我分了两只戒指，大小，连么指头都套不上去，只好拿来塞在衣裳里。唉！万不想当夜败退时，胡里糊涂，不晓得怎样竟弄掉了。你说哩！”

“原来当攻城的队伍扑进城去时，只忙着搜索（搜抢的别名）去了，司令指挥不动团长，团长指挥不动营长，至于兵士们更象一群野马，此时你若强迫他归队，强迫他追击，不但他不睬你，他还有本事枪毙你哩。好在司令等也正忙着打电报报功请赏，商量如何的筹款，也全未想到这上面去。所以到半夜三更时，退去的队伍便在城外十来里地方整顿妥当，一个反攻，就轰到城里。这里全无准备，一下听见反攻，不知来了多少敌人，一个个翻起来，提着枪就向城外逃跑。所有日里搜索来的东西，一概顾不得，娃娃们甚至连枪支子弹都拿不及便跑了的。这个损失真不小，连陈振武衣袋里的金戒指也损失了，你说哩！”

他们这一败，直败至双流才把队伍收容住了。娃娃兵同夫子兵趁乱跑了的，不知有多少，军械更不消说——尤其以第一支队第二营，就是陈振武、张金山们的这一营，损失最大，兵额缺至八十多名，除了一般老兵，新兵中能如陈振武一样稍可振作的人，实在没有几个。支队长也察觉了这种情形，便令调第二营回省休养补充。于是在三月底，陈振武们仍然打从新西门而入，驻扎在西校场；大家的腰包比上月开拔时还为轻巧。

四月

他们虽说在省城休息了半个月，其实除了才回省的头一天算是真正休息外，到第二天，就被营长督着一天六点钟的操起来，并又加了两点钟的讲堂，讲什么射击学、兵事学，一早一晚还有一点钟的精神训话。这因为营长回来被督理传去大大责备了一顿，说他平日教练不力，以致败至这个样儿，限他一个月把队伍整顿好，缺额暂不必补。督理的脾气，他们是知道的，所以一个硬钉子碰下来，营长果就一变平日的行为，连公馆也有四五天不回去，住在营里，连排长等纵不值日，也不准穿便衣，也不准出营门。这样一来，叫苦的就不仅一般孩子兵了。陈振武、张金山们在前几个月是何等的自由，何等的舒服，两次操场他们能够只下一场，营门是随意出入，不惟不受一丝军营的苦楚，并且还仗恃这个资格，弄到许多分外的银钱来挥霍。然而如今都作罢了。张金山们便天天希望开差，因为这种束缚，非开差以后是不容易摆脱的。

到四月十七日，他们果然开差了。这一次他们全营开赴眉山县。

原来当他们受束缚之时，新津、邛崃、雅安、天全、大邑、名山、蒲江、彭山各县早被这方抢过来，算是把南路占了一小半，打倒了一个对头，如今又移兵过来打另一个对头，眉山县便是必争的地方。守的虽只一团多人，进攻的虽有三四旅，攻了二十几天，还是没有攻下，省城的大兵开赴东大路去了，无兵增援南路，所以才调遣到陈振武他们这一营。他们闻命之下，喜欢得几乎要跳起来了。

不过他们开去，并未一径的就加上攻城的火线，也只驻扎在彭山、眉山交界处一个小场上。场上房屋不多，如何能扎得下一营人，于是便各连各排的分驻在左近各田家各院落中。当他们去驻扎时，绝不问房主姓甚名谁，到底有空屋没有。他们只是一涌的抢进门去，一片声喊：“把房子腾出来给我们！”陈振武、张金山一排三十几人占了一个大四合头的瓦院子，主人是一个老头子，有两个儿子，长子在前一个月才讨了老婆，当陈振武打头进去，看见一个年纪轻轻的女人，穿一件新蓝洋布衫子，桃红洋布挑青棉线花的裤子，正抱了一捆柴往厨下去的，正是那新媳妇。那老头儿虽迎着排长苦苦说他没有闲房空舍，又说他家里女眷甚多，恐有不便，求排长另外找一个院子驻扎，可是谁睬他的，弟兄们早已穿房入室看了一个遍。都说新媳妇房里还整齐，可以做官长室，让给排长住，其余某班长住某间，某一班弟兄住某几间，都指派出来，并且说厨房很大，柴米也多，本连的给养也就在这里办了罢。老头儿听他们说完了，才说：“先生们，你们倒住下了，我们呢？还有我们这几个女眷呢？”弟兄们便发了气说：“哪个管你这些！你家里这些婆娘要不愿意同我们住在一块，你就把她们送往别处去罢！……房里要用的东西，给我们留下，什么衣裳啦，裤子啦，我们没用，赶快收拾了走！……快点，快点！我们安了卫兵，就不准你们随便出入的了，我们营规是很严的！……”

不到一刻钟，凡这院子中的女眷都惊惶惶的各挟着一个小包裹，携着孩子，由几个长年送走了，主人留下的除了那个六十几岁的老头儿外，还有他那三十几岁才讨了老婆的大儿。他们没有地方安身，便在牛栏上随便铺了一些草，同排长商量了好一会，才取得一床薄棉被出来，打睡觉的主意。

陈振武他们温温和和很安适的睡了一夜，到次日他们还更高兴，这因为他们在这院子中除柴米油盐而外，还发现了一大群鸡，一大群鸭，四头半肥的猪；他们都说：“我们的口腹运来了！”不客气，一顿早饭就杀了四只鸡

两只鸭，说晌午再宰一头猪。老头儿心痛不过，来向众人求了一句饶，众弟兄便一齐骂了起来：“不看见你有了几岁年纪，便赏你老家伙一顿！老子们打仗，命都舍得，你就连这点东西也心痛！说得好，老子们还让你两父子在这里容身吃饭，说得不好，赶了你不算，等老子们开拔时，还要放一把火，把你这龟壳烧个精光，看你怎样！”这些并不是骇人的空言，原是穿二尺五的人们所优为的，老头儿知之甚深，便低了头，连气也不敢叹一口。

既然一时还不上火线，住在乡间又再没有什么操场讲堂，肉腻饭饱之余，无所事事，他们便挂着枪出来，三五成群的向左近一带去闲逛。他们并不是无目的乱逛，实在具有正副两种目的，正目的在图财，副目的在行淫。陈振武说的：“当着这兵荒马乱，没有王法的时候，大家的命都是提在手上玩的，为什么不趁机图个开心乐意呢？我们就干了坏事，受害的也不敢把我们怎样：要同我们动武吗，我们有军器，并且我们都不是单身一个，凭你什么人都行；要去告诉官长吗，他们既认不清我们，又不晓得我们到底是哪一部的，那时的部队复杂得很，就连我们自己也分不清楚，何况长官们就晓得了也断不敢把我们怎么样，第一，他就得不承认他部下的人干了坏事；第二，害怕得罪了弟兄，到火线上翻过来同他为难。我们纵然守法不干坏事，却是那时候的军队哪个不是这样的，早已成了风气，即使你是好人，但在别人眼里，还不是一律的看待，并没有啥子分别。好在那几县的人也都受惯了，你就糟蹋了他们，他还是笑嘻嘻的向着你，所以我们更是放心大胆去干。只有一次，一个婆娘吃我们骚凶了，求我们说：“人之姊妹，己之姊妹，你们也摸着良心想想你们的姊妹……”这话倒把我说动了一下。可是我回头一想，处此世道，自己的命都保不住，还讲什么姊妹！我的姊妹说不定早被别人抢了，干了，或是饿死了，这更与我无关。唉！这不过是那个时候的想头，及至事后，倒也失悔……”

五月

眉山城内的守兵早已退往嘉定、犍为一带，这面攻城的军队以及散驻在各乡场的队伍遂都纷纷的扑进城去。初进城时，当然有几天的搜索，及至各个丘八的欲望稍稍得偿，而城内的住家和商店都分任了损失以后，长官们才发出禁止骚扰的命令。

陈振武的一连人进城之后，驻扎在一家大公馆中，据说是一位阔绅士的房子。房主人胆小，一家人早都躲得不知去向，只留了几个下人在那里看房子。他们扎进去时，一查各住屋中的箱子并没有几只，打开一检看，只是一些粗布棉衣，就卖了，也值不到几文；原来主人善于见机，早就把些值钱的东西搬运走了，至于银钱更是没有。好在他们腰包中都得了几文，没有倒也罢了。

陈振武们一班人分住在那阔气的花厅中。这花厅的确阔气，为陈振武有生以来没有看见过一眼的：大穿衣镜就有几架，还有几张黑色木头雕花的桌子，有圆的，有方的，有长的，通是黑白花纹石头的桌面，椅子也阔气，并且还有几把洋椅子，坐下去又软和又舒服。你看，铺地的也是花毡子，陈振武心里便想：“狗东西的，真阔呀！我们一辈子想坐一张靠背椅都不可得，他们还要玩洋式的。这毡子若是一块铺在我们的床上，恐怕做梦都是安逸的，他们却拿来铺在地下垫脚。我们乡下讨老婆，要是有巴掌大两面镜子，还不平整哩，照起人来，总是嘴歪鼻斜，耳朵长在额头上的哩，可是已经算是讲究的嫁妆了，却哪里想到别人家还有这么大，这么平整，这么照人硬象人的

大镜子；恁的多，恁的不同样！看起来，真有点令人生气！”于是他就出了主意，叫弟兄们把铺地的毡子拿来裁成若干小块，一人得一块，用来垫着睡觉也使得。穿衣镜也可以照办，桌椅等没用，打来当柴烧。他的意思只是弄破了，大家玩不成。别的人虽不象他这心思，却总觉得把个好好的东西故意弄坏，把片干净的地方故意弄脏，把件有用的器皿故意弄来没用，甚至把有的故意弄成无，原是顶好玩的，顶好消遣的事。所以到五月二十边，因为事情突变，致令他们仓皇开走时，这好好的一个阔公馆直变得成了一座破瓦窑，而且粪尿遍地，臭不可言。

事情之突变，是怎么样的呢？陈振武等在当时只听见同驻一城的某部大队，忽然派人把某部小队围着，将所有的枪支提去，将弟兄们的东西衣装都刮剥净尽，驱逐出城，这本是实事；而这一天，营长忽来一个命令将他们调到城外，他们正从容收拾之际，营长早亲身来到，仓仓皇皇的向众人说：“事情不好，快走，别人要来提我们的枪支了！”这如何迟得，于是他们便急急忙忙的开到城外，别的三连人也同来集合在一起。营长遂叫向丹陵这条路上开，有个连长诧异说：“现在丹陵县还在敌人手上，我们纵然要避免冲突，尽可以移住乡间，或开往彭山，为什么倒开往敌人那面去？”营长说：“这不用你们研究，我自有道理。”直到夜里，宿了营，众人方渐渐的晓得，原来营长已投降了敌人，要把他们拖过敌人那面去，据说一到那面，官长们都照例超升一步，营长升团长，连长升营长……弟兄们哩，照例发三个月的饷，也可以超升官长，大家都没有违言，因为本是当兵拿钱的，管他主人家是哪个。倒是陈振武稍微觉得有点不合式，便问张金山这可行吗？张金山笑说：“这是常有的事，大家看也看惯了，有啥子行不得！若是行不得，你看现在这些师旅团长，是因啥子功劳升起来的？就说眼前这几位大老板，哪一个又不是这样出身的？我们倒也不望当官长，只要趁浑水捞些银钱到手上，快快活活的使他妈的一些时，就完了。”

不幸，他们运气大坏。中间有个连长是督理的卫兵升起来的——就是质问营长的那个第四连连长，他偏不同意，到半夜竟自率领起全连的人悄悄逃了回去。营长大怒，遂停住在那里，指派陈振武、张金山他们这第二连去追赶第四连。陈振武说：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的饭碗会这样的砸碎！原来我们走后，城里早派出一团人来追我们，路中遇见第四连，便合在一处，迎着我们追来。所以我们这一连才追了十几里，两下就碰见了。这一场仗火真烈害，算是我会见机，看见我们这边的弟兄死伤得太多时——也由于那般娃娃太笨，一开火，只晓得埋头打枪，还以为同前两次的仗火一样；却不想这一次人家多我们十几倍，差不多三面都有人在攻打我们，我们又没有掩护，怎样不吃亏呢！不过我见机却早，到那时，我便把枪支丢了，子弹也丢了，恰巧我又伏在极左一个小山坡脚下，所以我就趁势爬上山坡，因为子弹来得凶，我晓得他们看见了军的军服，一到山坡那面，我就连忙把军衣脱了，只穿一件汗衣。把包袱挂在背上，军帽也丢了，只是军裤脱不下。因为我只穿了这一条裤，脱了便没有穿的，却不想后来竟自从这上面害得我几乎送了命。

“原来，我包袱里很有一些东西，坠得重沉沉的。我直向没有枪声的地方逃跑，心想还是回成都省去罢，当兵是险事，我身上有了钱，不如去做个小生意，倒还安稳。我一直跑了二十几里，到一个场分上吃了一顿出钱的饭，起身又走，问清楚上省的路，一口气跑到青龙场，天气黑了，我便落了店—

——一家流差店。不想刚进店房，就走来四个带刀的团丁，来盘问我从哪里来，向哪里去，姓名叫啥子，是做啥子事的。这就糟了，我想拉几句诳，也拉不出口，他们早一口说出：‘看你穿一条军裤，脑壳上一条军帽痕迹，你不是逃兵吗？把包袱拿出来我们检察！’唉！俗语真说得好：叫化子丢了棍子便要被狗咬，我当了几个月的兵，只有人家怕我的，啥子团防，何曾在我们的意中！如今却没法了，该他们凶了，若果有张金山一路，他的法子多，说不定躲得过这一关，只我一个老实人，真只有让他们检察了。

“你要晓得，团防同我们军队本一样的，口里说是检察，其实就是在想你的东西。不过我这一次，让他们把辛苦挣来的东西拿去，还几乎脱不了手，因为他们说是奉了命令专拿逃兵，一定要把我送到新津兵营去。你想，处置逃兵的刑法，我难道忘记了？说我不但是逃兵，并且是叛兵，只要审问出来，包管砍脑壳。当兵时，觉得死算啥子，一颗子弹打来，哼一声就算了；可是一脱了那老虎皮，就觉得怕死起来，你说怪不怪哩！所以我那时，只好把拉夫同估住民房之时听来的一些好话，都拿来向他们说了一遍，不行，下个跪，还是不行，哭着哀求他们，方放了我，叫我明早就走，不准在场上逗留。

“我这时身无半文，店老板不要我歇，我只好把汗衣脱下来向他押二百钱，又好好同他商量了一会，才拿了条破裤子出来给我把军裤换下来拿与他。到第二天清早出店，我哪里还是陈振武，就比九个月前逃荒上省的陈老三还不如些，说起来真可怜！……”

尾声

作者以何因缘，竟能与陈振武在乡间一个野店中间，作了竟夕之谈，承他的厚意，居然把他数月的军中生活，不虚饰、不矜夸的这样告诉了我一遍！照例我应该极详细的叙述一段，以便对读者表示，我这篇东西绝不是向壁虚构的。无如我把他的月谱作毕，业已手懒，而且也不愿再把这种底面的人生多污我快乐的读者们，兼之我的思维也不敏锐，陈振武如何告诉我，我便如何写，算来只写出了他几个月里的呆板行动，而一点没有从他的语言中去作一番心理解剖的功夫，这犹之画了一个人形，绝未赋与它一点儿灵魂，使人见了，只感乏味，而不感兴趣，是一样的笨法。但这却限于作者的艺术与天分，没法求好的事，所以我也就不必再效西施之颦，于这尾声之中多所忸怩，来讨读者的厌。

不过有一事我须告诉读者，就是陈振武次日与作者作别时，作者问他以后打算做什么，他老实不客气，一口就答应：“还不是去当兵！”我从社会安宁与人道上着想，何尝没有苦口劝过他改行去干别的事，而不必当兵，我并且还替他指了许多路，然而他的主意已定，说：“我觉得到底还是当兵的好，虽说是苦，比起当加班匠就好得多，第一，穿吃两个字不焦心；第二，在营门以内受点长官的气，一出营门便只有别人受我的气；第三，找钱容易，单就我以往的几个月中而言，若我不胡使，不遭损失，好几百块是存着的了……你先生尽管说些道理，可是如今的世道如此，越守道理，越是吃亏，我们是粗人，只晓得趁着年纪快活他几年，以后的是非好歹，哪里管得……”

他是决意再去当兵的了。以后出处的情形如何，且等我有机会碰见他时再问，问了再写与诸公浏览。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六日脱稿于成都状元街

（原载 1927 年 2 月《东方杂志》24 卷 3、4 号）

湖中旧画

我与江西的鄱阳湖相别，业经十六七年。在这十几年的长久日月中，虽然走的地方不少，见的事体甚多，但偶一回想起来，湖中的几幅旧画图总先展在我的眼前。

我实实在在还很记得清楚我们所乘的那只米船。那船是由江西抚州府临川县城外载白米三千担往湖北武昌去的；我的父亲死在临川县，正要运灵柩回四川成都老家，我父亲的朋友，我叫陈老伯的，便代我们雇定这只船。陈老伯说：“你们盘费短少，既不能由南昌乘小火轮到九江，只好雇一只民船，一直坐到武昌去的好；民船哩，假若雇一只空船，你们的行李不多，载轻，湖里和江里的风浪很大，你们孤儿寡母的不应去犯这种险；我替你们想来，倒是包一只米船的全舱面，现在往武昌去的大米船正多，价钱一定不贵，只是多耽搁一些时日；好在你们运着灵柩，也无须乎急急，多走一两月权当休息。你去和令堂商量商量，看我的话可行得去么？”

陈老伯是广西人，与我父亲同官十多年；又能写，又能画，又能作诗，是个很风雅的人。那时他已六十多岁，故旧之情甚深，他那短命的第二个女儿又曾几乎做过我的未婚妻，所以对于我家的大事，陈老伯的言语，简直就是我们的指南针了。

于是乎，八月十六日，我们便扶同父亲的灵柩在临川县东门外搭上了这只往武昌去的米船。

船价原不算贵，是陈老伯代我们讲定的，由临川到武昌，全包舱面，只烂板洋八十元。可是开船的头一晚，船上又搭了三位河南纸客，并五十包毛边纸。我母亲发气，说船老板欺负人，要送他到临川县衙门去理处。得亏我们的底下人许贵讲人情，说船舱很大，多搭几个人和几十包纸，不过仅占头舱一大半；既于我们无妨，就请太太大量些，老板终究感恩的。说着，又叫老板到内舱门外来磕了一个头道谢，然后这件事才算说好了。

抚河的水很枯，我们一天才走得几十里，还要叫人站在水里来抬船；九月初间，我们这只双桅米船才入了鄱阳湖。

那时湖水大退，到处都露出浅水平敷的泥洲，洲上芦苇丈多高，一眼望去，完全就是漠漠的荒林。芦洲中的港汊，弯环曲折，没有直到一二里之远的；港面也不宽，顶阔处或有三丈多，寻常不过一丈六七上下。

我们入湖时，船家刚吃过午饭。太阳不但不厉害，并且若有若无，只稀稀一点淡白光影从薄云间筛下来。又没有风——风是有的，不大；两幅新白布补旧白布的硬风帆大张在舱前舱后的两道桅樯上，虽是懒洋洋的没甚气力，却也使得动船，能把它左旋右转的在暗蓝色港面上推着走。

船老板站在后梢较高的一段船板上把舵，管理帆索。他是临川县乡下人，原来是当舵工出身，积了几文钱，再经亲友帮助，才买了这只旧船，我们同舱板下的白米算是他当老板后第一次的新载。

船上只有两个船夫，都闲坐在船头上同我乱谈。就中一个癞头，最爱说话。他说若是水路不精的人，一到这里，包他半年也走不出去；他又说湖底浮泥极深，要是失脚落下去，越动越往下沉，一辈子也浮不起来。

舱内本来清静，三个纸客都悄悄的约着许贵在打“上大人”，只因那徒弟安生打扫火舱——做饭的火舱，无意的把那头母狗打了一下，它便奔到船头上来汪汪大叫。老板最爱他这头狗的，听见了，便从船舷跳板上跑来把安

生打了几拳，安生打哭了，三个纸客都起来拉劝，癞头也骂安生不对，一时之间，全船都闹震了。后来因为我母亲在内舱中假装问什么事这样大闹，许贵借此虚骇了一番，一切方回复了原状。

我那时仍静静的坐在前桅之下。十五岁的浑小子，原本说不到欣赏自然，不过每当船随港转之际，远望见几片风帆高出芦叶好几尺，仿佛是贴在天上似的，总觉得好看。港汊中还时时看见许多蟹簖，横划在水面上；起初本不晓得这些竖在水中的竹片做什么用的，船一走过时，刮得船底一片响，后来看见几只大蟹在竹片间爬来爬去，因才直觉的悟出是蓄蟹的东西。

我不甚记得真日子了，大约就是入湖这天的午后，薄云已散，很红的夕阳照在淡黄芦苇之上。芦苇渐稀，湖面渐广，风势也渐大了些。似乎我们都吃毕了晚饭，头舱的席篷也全推开了，不甚关心湖景、专门打牌睡觉的河南纸客们也都抽着潮烟，坐在跳板上东瞻西眺。

忽然一阵桨声从极近的芦荡中传出来。

我问：“什么船会在荡里走？”

癞头抢着说：“打鱼船。”又加一句解释说：“打鱼船小。”

我好奇的问道：“他们的鱼零卖么？”

癞头说：“怎么不！你看我唤他……你少爷要买鱼么？”于是他就很高的唤了一声。

果然有人回应了，桨声越急，不久就由芦荡中摇了三只渔船出来。都远远的向着我们问道：“买得多吗？”我们高声回说：“几十斤罢咧！”这原是一句开玩笑的话，我想：“哪里吃得许多。”然而三只船便仿佛端午节划龙船似的，争着向我们摇来；中间一只较小的较快，距我们的船约莫二三丈远处，那两艘方转了舵。

渔船上也有篷，也有桅，两个男子打桨，一个妇人把舵，还有一个年轻女子手执一根橈钩站在后梢上。我平生没有见过偌大的渔船，并且不知道鱼放在它船上何处。

我母亲听见我要买鱼，连忙叫女仆万继娘出来嘱咐我少买点，并且问大鱼价多少，小鱼价多少。癞头做个手势，叫众人都别开口，仿佛他就是买鱼的主人一样，问道：“说罢，百钱多少斤？”

渔船头上一个中年男子答道：“百钱五斤。”

我不信会有这样便宜的鱼。在我们成都，鱼价是历来就比猪肉贵二倍的，在南昌也得四十多文钱一斤，抚州更贵。依我的脾气，当然买了就是，还讲什么价？然而癞头却把嘴一撇道：“算了罢，讲不成功，你载到九江去卖好了。”

“你老多少总得还个价钱。”

“那么，两不相亏，百钱十二斤。”

“你老倒会买，也请到九江去买好了。”

渔船业已开走了，我母亲忽叫许贵给他讲百钱九斤，再不然就八斤也好。

渔船上几个人都争着开口说：“百钱七斤，准卖给你。”

癞头连连说太贵太贵。许贵也还在犹豫，我母亲早在窗孔中答应了，说：

簖：用竹或芦苇杆编成的栅栏，放入水中，以捕捉或存放鱼、虾、蟹之用。——编者

那时一块鹰洋（鸦片战争后，大量流入我国的墨西哥银币。——编者）在江西仅换七百多文钱。——作者

“使得，使得，不过我要大鱼！”

渔船上的人都欢然掉过船来道：“有大鱼，随你老选择。”

两船系住了，头一个跳过去的就是我，其次是许贵，再次是老板，他提着一柄大秤。

“鱼呢？鱼呢？”

一个年轻人把中舱船板揭开，我们就看见鱼了。原来中舱竟是一片活水池塘，船底据说是铁网做的，可以与湖中的水相通，池里的鱼，泼泼刺刺，不知有多少。那中年人手提一柄鱼叉，站在旁边道：“你们看清楚，指那一尾我就叉那尾。”许贵说：“把你那顶大的青波鱼叉几尾来称称看。”

我母亲看见那些十来斤重一尾的青波鱼，好生高兴，说：“多买点，拿来腌了晒干，带回成都送人情，比什么还贵重。”于是一连就买了二十几尾，她还要买，癞头便劝道：“太太，老实说，你今天买的鱼实在太贵。湖里秋鱼，我们吃了几十年，从没有吃到百钱十斤以下的；你太太要买时，前面还多得很哩。”

末后，渔人又提了一尾大鳊鱼出来，足有六七斤重，母亲也买了。我亲自提它过船，因为它太活泼，把我弄来在船板上跌了两交，还几乎送它到水里去。后来被安生在鱼头上敲了一斧，它才哆着口不动了。癞头说这鱼是闰年产的，因它背翅上是十三根刺。

那一夜的大工作就是杀鱼。

大约是九月初十边罢？我们的船寄泊在一片小沙洲前。

这地方除了那片沙洲和洲上几丛芦苇外，四面都是湖水和圆天。同我们并泊的尚有五艘双桅大米船；不但同行，并且所载的白米，也是一个米贩的。

泊船时已在傍晚，癞头说，若明天再得大半天顺风，明晚定可以到大沽塘。大家看见风色很顺，而且云霞满天，都以为一定是可以的，入夜之后，大家俱安安静静的睡了。

到次日的黎明时，我猛然惊醒，看见母亲已坐了起来（她因为右膝有病，不能行走，所以诸事都过于谨慎，每逢上路，从来是穿着衣服睡的），脸色很不好看；船也颠簸异常；并听见篷外风声怒号，和众人的呼声，觉得光景有点不佳。我便问：“有什么事吗？”

母亲说：“好大的风！……怕不是好事，你快点穿了起来。”

及至我穿好了要到舱外去看看时，母亲偏不答应，为什么呢？她也说不出来。然而我到底出去了，不过也只好在舱门口望一望。

果然好大的风！遍湖都是排山般的大浪，浪头打在沙洲上，激起的水花总够四五尺高。沙洲上的残芦，昨天傍晚看见时，有八九尺高，然而此刻却只能望得见一点儿叶梢，并且浪头一来，它们便随势倾倒，直待浪过了许多久方软软的翻起；第二第三的浪又接连而来，所以它们便老是那样一起一伏，得力它们没有劲健的力量，所以也才能那样的一起一伏。

天上全是乌黑的云堆，被呜呜的暴风驱得团团乱跑。我们的船业已拉到沙洲边，下了两道大锚；沙洲上又打了三条粗桩，安生同癞头正把一条粗缆用力的拉系在桩上。然而船在浪头上还依然偏偏倒倒，舞个不休。在我们这只船的两侧，那四只米船都一样的泊好了，不过两船之间，仍留有六七尺宽的距离，大约恐怕两船过于并拢时，不免有互撞的危险。

此刻，人声依然在狂风中大吼，原来尚有一只米船在昨夜原泊的地方不曾拉过来；正见乱浪之间，一只小小的划子，上面三个船夫，奋着短桨，一

上一下，同风浪之势鏖战着，向沙洲边划来；各船上的人都向着他们一声一声的大吼，大约是替他们助威的意思。小划子好容易的逐渐划了近来，划子上的水载了一半，划子上的人浑身都是湿的，刚到沙洲边，三个人便跳出划子，站在水中，从划子上取出一道大铁锚，埋在洲上，齐吼了一声：“拉呀！”于是那只醉人似的大船上也回应过一片声来：“拉呀！”跟着就见一条铁链从抛锚处隐隐由浪花中牵起，一直牵到那只船头上，其间七八个人，都直着两臂，登着两脚，挽着铁链，直向怀里拉，拉一把，打一声哨子，这方法果然好，那船果渐渐的向沙洲移来。船头上的人，我至此才看清了，原来我们船上的老板和那一个船夫叫张老二的都在那里。

那风一直刮了五整天。我平生第一次感受的无聊趣味，也在这五天之中。上下四周的环境，没一时不是那样的：阴云黯淡的天，浪头起伏的湖；沙洲上不能涉脚，惟有在一只船上，从船头走到船尾；他们年龄大的人当然不是第一次感受无聊，所以他们都能忍耐，都能自寻消遣；打“上大人”，推牌九，骂架，唱小曲，或竟长躺在铺上打鼾。独有我，真太无聊，几本《七侠五义传》翻了不知多少次；唯一的希望，就是哪一天才能开船。

后来又在大沽塘扎了几天风。读者诸君假若有坐过江湖中民船的，便知道行船口号，有什么三不走：逆风不走，无风不走，大风不走。大沽塘的几天就因为既是逆风，又是大风。

不过大沽塘有避风的船埠，有镇市，虽然米船载重，不能泊岸，但各船都带有小划子，上下仍极方便；我也勉强弄得来划子，若遇船夫不在，就是安生划，安生不在，就是我自己划；所以七天之中，我丝毫不感烦闷，因为我在岸上的时候居多。

大沽塘的市镇距船埠还有二三里，这是饶州府景德镇磁器出口的地方之一，市街很热闹。船埠上仅有三四十家茅屋，日用生活的东西都有卖的，其间最令我注意而生兴会的，就只一家卖茶的茅屋。

这茅屋临在船埠上，门前一个高坡，由坡上直趋下来便是我们泊船之所；茅屋那一面是沙滩，又一面是倾倒垃圾的空地；而茅屋的盖造又极窳窳：粗糙的木柱只有小饭碗大，两面黄土墙，一面泥壁；屋中一道席篷间隔着，靠里一间算是睡觉的卧房，席篷门上挂了一幅印白花的蓝麻布帘，外面一间就是待客吃茶的地方。白木方桌有四张，然而都备极龌龊，泡茶的碗，十只内只好有两只是完整可观的。靠墙是柜台，柜台之外，一个洋铁炉子，炉上一把洋铁壶烧着开水，这就是茶铺的外表内状，老实说来，真没有令我能生兴会的所在；而且地上又凹凸不平，盐炒葵瓜子的壳，涎浓的口痰，布了一地；风向不顺时，还时时闻得见一派恶臭。然而，我每到岸上，必要在这里来夹在粗鲁的船夫们中间喝一会茶，临去时还不免要恋恋然的，这是何故呢？

读者诸君，你们自然是愿意知其故的。那么，就请你们随着我的笔尖向柜台之侧一看！你们不见那里时常都坐有一位年轻姑娘吗？得呀！就是这姑娘。她姓什么，名字叫什么，我通通不知道，依我那时的揣测，相信她是卖茶老太婆的女儿。她那时或者不止十八岁，但我总觉得她嫩得同初熟的荸荠一样；她的模样到底美不美，我此刻记不清了，不过那时，看见她抹着白粉，涂着胭脂，两只眼睛又大又明，一排牙齿又白又整齐，穿着浅蓝洋布衫，栏臂缘一道水波纹的青洋缎边，总觉得好看极了。每一次去喝茶，差不多偷看她的时候最多。何以要偷看她呢？这个我却说不出所以然来，只是要看一个女人，又害怕这女人觉得我在看她，又害怕旁人觉得我在看这女人，其结果

必得等这女人和旁人全不注意时，才从眼角上偷着下死劲的看她。

我第一次登岸，就注意了她，就觉得这地方有生趣；后来听见许贵们也道：“这小娼妇还长得好！”我立了几次意，打算从许贵口里问问这女子到底是娼不是，第一我没有恁大的胆量，第二就知道她是娼也等于不知道，第三我宁可不知道她是娼，而且许贵们是年龄已大的人，就说道，“这小娼妇还长得好，”似乎并不很注意，他们在这里喝茶的时候顶少顶少。

这几天里，我每到茶铺去时，总要叫万继娘光光的给我打条发辫；心里总想怎么样才能做出一种出众的举动来，好叫这女子留心我，（至于留心以后又如何？说老实话，我那时还未曾想及哩。）我自以为实实在在总比一般粗鲁的船夫们体面得多，纵然年龄才十五岁，身体还小；然而那姑娘却总把我同一般粗鲁的船夫们看作一律，她笑的时候，多半是向着粗鲁的船夫们，她看我，只是随随便便的看一眼，我一个人暗暗的生气极了，恨不得鄱阳湖的水立刻涨起来把这片高岸全淹了，众人都各顾性命，只有我一个人划着小划子来救她，到此刻看你睬不睬我？

到末了的头二天傍晚，我无意的看见老板把他载的白米量了足一担，用箩筐载了，运上岸去。这原是常有的事：老板常把白米量去贱价卖了做赌博本钱，赢了，把银子装在肚兜里，输了，回来把安生打一顿，说他把饭糟踢了，为什么倾在水里，不都晒干了掺在米中，将来人家量出来短了载时，还要打断他的狗骨头！

但是，到夜里，却听见许贵们悄悄的笑道：“老板此刻正乐呀！……呸！那小娼妇也值得一担白米吗？……前天老艾去关一回门，才花了五百钱，一个整夜，顶多抵上关五回门罢了，哪里就要花许多！……却也不怪他，白米又不是他的，他已经算是公道人，不比那一般老板了！”

我知道老板竟自同年轻好看的姑娘打相好去了。本来一个接待船夫们的暗娼，算得什么正经事，然而我心里却难过了一夜；就是第二天，我也不再上岸去，直到第三天早间风向转了，大家准备拔锚，我上岸买水果，才末后的偷看了一次。她还是那个样儿，依然和吃茶的船夫们有说有笑的，我们这只船上的老板，此刻正从镇上回来，走门前过时，遂进去在她脸上摸一下，笑着说：“好乖乖，等着我，回头给你带点湖北的好土产！”她是如何的回答，我不知道，因为我早就奔下那高坡来了。

我们一行几艘船出发时，是九月二十七日早晨。那一天的风虽是很顺，却刮得不小，略小的船都不开，说要等风声小一点再走。

我们的船已拔了锚，偏又出了事；因为那头花狗奔到岸上，任凭你们唤，它总不肯下船来。纸客们主张不要管它，老板不肯，我也不肯；于是老板又带着安生上岸，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捉住它的项毛拖了回来。

我们船上的风帆大些，老板又长于把舵，所以耽搁了一些时间，但仍把同行的米船，一只一只的赶上。

太阳很晶莹的斜照在水波上，每一个浪头掀起，就象钻出了一条金蛇；风帆影子极长的拖在船的左边。我们每从一只同行的米船旁边驰过时，两边的舵工和船夫都要彼此笑骂一场，竞争一番；各船上都在淘米做饭了。

我站在舱门口，遥遥望见小姑山，这是我前六年来江西时见过一面的，还认得它。癞头说它是鞋山，却也象得很，它山头一座白塔，确象一只旧式女鞋的提手；不过这鞋样断不是太太小姐们穿的，完全是丫头大姐裹得倒大不小的脚穿的。船从山脚下经过时，还看得见山间的殿宇，一直引到水边的

石梯，石梯下面的小船；遍山是树，觉得景致很好看。

我们的船算是快了，船头上激起的浪花也翻银滚雪似的，然而总比不过火轮船。一过鞋山，就遇见了好几艘火轮船。从米船上望去，简直就是一座楼山，并且走得箭似的快；它走过了不算，却一定要在屁股后拖起一派波浪，叫我们的米船朝着它磕头。

老板们吃过早饭，接着就是我们吃。老板吃了饭，坐在火舱里抽水烟，后梢把舵的，换了癞头。

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天早间我们下饭的是一碗冻红肉，一碗冻鱼；母亲坐在床边，跟前摆一张矮方凳做桌子，对面就是我。我正吃第二碗饭，船头上忽然大响了一声：沙！船身往后一挫，接着又往前一顿，那碗冻红肉便从凳上跳在床上。母亲胆子最小，便放下饭碗说道：“怎么！……”我还镇定的说：“或者又是搁浅了！”因为前在抚河中时，常有这种事体发生。

但是老板张张慌慌的奔到内舱门外，从许贵床铺上抢了一床棉被出去。母亲脸色大变道：“完了，一定出了事了！”我也不知不觉端着饭碗走了出去，全船的人都默然无言，但是极惊恐的拥挤在前舱，争着要看外面的事。许贵从舱门口挤了进来说：“船破了！船头打破了，棉被已塞不住！”这一下全船都骚动起来，我丢下饭碗，不由的把棉袍脱了扔在别人铺上，单穿着一身薄棉紧身和薄棉裤，同许贵向船头奔去，纸客们只顾收拾他们的零碎东西。

癞头奔来下风帆，但帆页都被风势鼓涨着，落不下来。许贵拿着劈柴刀抢去把帆索割断，帆才落了。老板同张老二各拿一条长篙向船侧一探，深极了，只船头左右有许多暗礁，可以插得下篙，他们便想借篙的力量把船撑出礁石，移向岸边；但他们枉自费气力，那船头却结结实实的夹在礁石中间。于是老板便号啕大哭起来。我断不料他这个三十多岁，强壮有力的男子，倒哭得比寡妇哭老公还悦耳；我又气又骇，心里想：“这就叫打破船了！大约是实在的罢！”

我自然而然的就跑到后梢把系在船尾的那只小划子拉过来。不知怎么样的一阵手脚，竟将我母亲抢上了划子，三个纸客都抱着被盖衣服要接踵奔上去，却被我同许贵拦着，仅上去了一个，张老二也拿着短桨跨上去，那小划子就在波浪里荡漾起来。万继娘忙极了，从后梢往划子上一跳，董的一下却落在水里，骨都都几个小泡，登时就看不见她。划子上和大船上的人都大喊起来，幸得水神不收容万继娘，刚下水不多久，一送，才将她送到小划子旁边的水面上。张老二抓住她的头发把她拽上小划子，她业已将近昏迷了。

小划子偏又是漏的，仅仅一两分钟，早已小半划子的水，划子上的人复又移到大船后梢上。我这时完全麻木了，向左一望，似乎距岸不远，但岸上的大人看去只像小孩子；江里波浪甚大，任凭善泅泳的人，也未必泅得到岸上。右岸更渺渺茫茫只看得见一点树影，这只破舟，到底还能支持到什么时候呵！

大家都失望已极，打不出一一点安全的主意。正这时，三四只同行的米船都从后面乘风驰来，大家遂说好了，有救了！待得头一只船走近时，众人都一齐大叫：“救人呀！我们的船打破了！”大家呼救的声中，直挟着一派喜气。然而这喜气登时就消灭干净，你们说为什么？原来那几只同行的船都害怕耽误了路程，都不愿停下来救人，他们船上的人似乎惧嘻皮笑脸的看着我们。

这又怎么办呢？三个纸客都顿着脚向他们大骂，然而只有风听得见，水听得见，我们自家听得见了！老板到底有见识，见别无生路了，遂也鼓起勇气，把张老二、安生等唤到船头，各拿着面盆水桶将涌到舱里的水极力朝外舀，不过这也只能把沉没的时候多延长一点。

幸而今天的风顺，由大沽塘或湖口县放回九江的空船还多，十来分钟之后，就来了十几只小船；那些小船多半是两三人驾驰的。当它们初来近时，我们又欢喜了；我母亲连连念着佛号说：“阿弥陀佛！天下绝人之路，到底也有救星了！”她才待挣扎着要向一只小船上走时，却不料那般人之来原是别有目的。他们一上大船，就揭开舱板，把下面的白米任情任意的朝他小船上运，约莫抢得二三担，又顺手把河南纸客的毛边纸包和我们的箱笼取一些，立刻拉起风帆，我们只有睁着眼赞叹他们的财运亨通。

这样扰攘了好一会，许贵和我才抓住了一只空船，答应他抢米抢纸抢箱笼，但须把我们几个人载到九江，到后还要给他们两块洋钱。他们答应了，然后才把我母亲和万继娘扶下去，母亲叫我进内舱去拿点东西，我四面一望，都是可拿的，然而都拿不了，只自然的抱了两床被盖完事。许贵自愿留下来设法提我父亲的灵柩，我们约在泰安栈取齐，那只小船上的米和纸抢得差不多了，催着要走，我方跳上去，一同离开月多天气相依的旧米船。

小船从大船前头驰过时，尚见安生一个人双脚站在船板水中，有一桶没一桶的将那浑黄色水舀起向船外倒；那头花母狗蹲坐在篷上，好像很不明白船上何以这样的不安宁。再走远一点，安生和狗都看不清楚，只见大船两侧围了二三十艘小船，仿佛一个小甲虫，正在受着群蚁攒食一般。

在路上我们才问清楚这里叫卵石矶，距九江水程二十五里；这里暗礁极多，假若舵工稍为推板一点，没有不出事的，而今而后，才证明了万事皆通的癞头实乃万事不精。

这天的中午，许贵才押着提运灵柩的小船赶到九江来。然而问题就随之而生。

许贵起初招人提运灵柩时，并没有人瞅瞅他，乃至水已侵入中舱，抢无可抢，才有一只抢了六七担米十来包纸的小船答应帮忙；但是他船上六个人，每人须得一块钱的赏费。许贵一口就允诺定付，仍不行，第二个人嫌少；于是一人一句，从六块钱直涨至六十六块钱，许贵也答应了；可是要现钱，许贵说：“你们看，我身上那有这么多的钱！主人家已先往九江，行李银钱都在他们手边，到了九江，自然会照付的！”说了许久，众人才用刀将船篷劈开，把灵柩提上了小船。据许贵说，灵柩提后，水已涌入内舱，老板、船夫、安生们都乘别的小船走了，河南纸客们走得较早，所未走的只那头花狗。直到他将次走时，泊在对岸的巡江炮船才开过来，趁水打劫的诸小船也才纷纷逃开，让炮船上的人来扫拿残货。

所谓问题，就是那六十六块钱，那里去筹？

泰安栈的老老板忽然义奋起来，来向我的母亲说道：“太太，你们身在难中，并且是异乡客人，就有钱，也不犯着给人敲竹杠。这样罢，我来替你们撕落，你们的管家不必出去，只交六块钱给我，我包把这般东西打发走

推板：上海方言，流行于下江一带，意思是：差劲、欠缺、不好、短少，等等。——编者

撕落：也作撕掇，意为料理、解决。《红楼梦》里：“明日打发蝌儿告诉蝌儿，一面这里过门，一面给他变法儿撕掇官事。”——编者

路。”这是何等的好事，我们当然恭请他去出马的了。

老老板出去不久，就听见外面人声嘈杂，末后只听得老老板大声说：“你们可别乱想，我就去请出少爷的名片，送你们到德化县衙门去！先问你们船上的米是怎么来的，然后再问你们乘危勒逼的罪名！何况这是做官人的灵柩，你们敢这样没王法吗？……多一个也没有，这六块钱还是我替你们说情，太太才肯开赏的哩！”

得亏老老板的文章做得好，这头一重的难关居然打过了；至于以后的难关，不在本题之内，从略了罢。

花狗是殉了船了！腌鱼依然回了水府，不过各个身上多载了斤把盐去，这是我们损失以外的大损失！

一九二五年四月脱稿于成都状元街

（原载 1925 年 7 月《小说月报》16 卷 7 号）

对门

石太太的丈夫在前曾奔走过好几省，似乎并未干过较大的事，携眷回到成都，不到三年便死了。这是前二年的事。

石先生辛苦一生，遗留给与他老婆的，除了自住的那个小独院——很小，只有五六间房子，以及三十来亩薄田，以及放在亲戚处用一分二厘月息的六百块洋钱而外，便只有一些衣服古董。然而剩下的活口却多：一个十七岁业已成人的大女，一个十六岁也将要成人的二女，一个还在高等小学校读书的十四岁的儿子，叫大娃子，一个满九岁的三女，还有一个五岁已过的儿子，叫老二。产业如彼的菲薄，活口如此的众多，并且都是在分利的时候，所以石太太便往往在闹饥荒。

以前闹饥荒的时候，还有石先生的衣服古董变卖了来贴补，到这一年，凡值钱的东西已没有多少，而田上的收入几几乎连纳粮上税等等都还不够——近年来的世道不比从前，一年的正经粮税至少要上四次，而非正经的粮税，更月月都有。生活费用又比从前加高了三四倍，月间所入，哪里够敷衍，所以石太太到拮据过甚之际，往往就想到对门那一家，总是气忿忿的向她的小儿女咒骂：“就是你这些小杂种害人！不是你们，老娘也享福去了！”

石太太虽然行年三十有六，虽然随着石先生吃了许多辛苦，受过许多风霜，虽然从身上分泌出了五个孩子，但是你们看见她，总不能说她老了。一点也不，漆黑的头发依然可以梳大鬃头，梳时装的什么爱斯头，眼睛还是象清水碗里的两条黑绒花，眼角上并没有起鱼尾，脸颊与牙齿自然还是当年的那样细腻，那样洁白齐整，虽是说比从前瘦些、黄些。至于她的身材本就颀长婀娜，谁说生过孩子的女人，身材就变坏了，以石太太来为例，可见那说话的人不是疯子，一定是中了洋人的毒的！她比不赢别人的或者就是那一双脚大小，然而端正玲珑，走起路来也得力，她自以为顶小的脚比那放得倒大不小的还好看。并且石先生也说过：“小脚走起来实在比大脚窈窕得多！”

她既有如此其佳的本质，而她自己也很明白，要是石先生不死，那自然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处今之时与境，她又未尝学问过，你们又安能不体谅她每一想到对门那一家，而就要咒骂她小儿女一顿的行为哩！

本来，对门那位颜太太哪一样比得上她：虽然别人才二十几岁，但她也没有什么老相：虽然别人生得白胖些，但这是人工制造出来的，只要有那么好的境遇，她也未尝不可以胖；此外更不能比了，她的脸上可有那块钱大的疤痕吗，连粉都掩不住的？她的鼻子有那么又平又塌吗？她的嘴唇有那么厚吗？说到身子，那更是绍酒坛子底下长了两只猪脚！然而别人竟做了旅长的太太，还非常得宠哩！

听说颜太太的出身本不高，不但嫁过三次人，并且还当过两年的私窝子；可是旅长把她讨去做三太太还不到两个月，她就悄悄告诉旅长，说那个二太太的确同一个勤务兵不对相，每逢旅长出门之后，那个勤务兵便溜回来，一径到二太太房里，简直不避别人耳目胡闹。

你们想，旅长听了这番话气不气？二太太竟自偷起勤务兵来，这还成什么话！就说二太太不是旅长心爱的，把她舍与了勤务兵也罢，但是外人说起来，旅长的声名岂不糟糕；大概旅长也顾念到这上头，有一天，竟不动声色的叫这二太太收拾齐整，同他往南门外一个什么庙上去逛。到了庙里，二太太是遇神即拜的，刚刚向着一位不认识的泥菩萨磕下头去，旅长便把手枪摸

出，向那云髻高耸，还剪着后刘海的后脑上只一枪，他的心事完毕了。然后，走出庙来，叫把那犯上的勤务兵捆上，气忿忿的只说了一句：“你好！”立刻就叫拉到田坝里枪毙了。据那旅长的老妈子向石太太说来，“真惨啦，连二太太的尸也没有收，任凭庙上的道士化了一副薄棺材，随便掩埋就是了！”

从此，那位三太太便独霸为王，因为大太太还在家乡没有来，于是她就自己封赠为大太太；把当私窝时所拜寄的干妈认了亲娘，随时接来走动，尊之为外老太太。外老太太的一个十六岁亲生女，也照例称为姨小姐。在石太太的眼中看来，姨小姐还不如她大女体面，并且身材也萎琐，假使同那又高又大的旅长站在一块，怕还只齐到他的心口；不过很风骚，一到门口，总是同那几个年轻的勤务兵打打狂狂，两只眼睛总是同走盘珠一样的活动，听说不久就要变作旅长的四太太了。

颜太太天天都要出门，甚至晌午出去一趟回来，下午又走，或是夜晚又走。起初只是坐的是三个大班抬的拱竿藤轿，那轿竿真拱，颜太太坐在里头，差不多略矮的屋檐，还不及她高。颜太太直挺挺的靠着藤轿的轿背，两手搭在两边靠手上，左顾右盼的实在威风，何况穿得又好，一天出三次门，就要换三次衣服，戴得也好，挂在胸前的珍珠项圈足有二尺多长，手上的金钢石戒指也有好几只，据她老妈子说，月月还要添新的。颜太太每次出门尤其令石太太心羨不已的，除此之外，还在那几个跟着轿子飞跑，大都十八九岁，又白净，又体面，腰挂手枪的勤务兵的身上哩。太太而带勤务兵，这是何等动人的事，而颜太太的勤务兵又都是特选出来的！听说其中有两个勤务兵，还能睡在床上替颜太太烧鸦片烟，旅长不但不敢干涉，有时回家来，还故意站在院子当中，高声大气的说一阵话，好让那烧烟的勤务兵得有回避的时候。对于这件事，石太太又嫉妒，又替旅长不平道：“到底是贱货，哪怕外面做得正经，转过眼，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就是要偷人，也该悄悄的，何况她既拿这事害了二太太，自己就该正经些才对呀！旅长也太懦弱了，这个丑婆娘就把他制服下了，是我来，就不枪毙，也打你个半死，看你还敢在我眼皮下偷不偷人！”

是时，督理先生是讲究英雄的，不但自己讲究，并连他的几个太太也英雄起来。犹之贾宝玉先生所咏的“桓王好武兼好色，遂教美女习骑射”一样，各位太太美虽不美，骑却是能骑的，射哩，现在不用了，所以督理先生有时骑马出游，几位太太也都骑骋以从。不但太太们能骑，就连丫头也从没有“上得马时才欲走，几回抛鞋抱鞍桥”的怯态。一时流风所被，军官们的太太先就受了影响，所以颜太太便也养了一匹肥马，一天几趟，叫马夫牵到街上，由两个清俊的勤务兵把她扶上去，左右拥着大腿，从这头街口，到那头街口的习骑。起初自然骑不来，嗣后习了半个多月，颜太太就胆敢于独自骑着马走七八条街了。妇人骑马，在成都实在算是创见，而且她们的骑法，又并不象西洋女人只斜坐在鞍子上的那样，她们硬是不客气的分开两条腿在骑，岂特一般讲风化的老先生们要议论为非法诲淫之举，就在石太太的眼里也颇不以为然，说是太不好看；但这是督理先生兴的，而实行的又是一般军官太太，老先生们敢出来哼一声吗？还不是同石太太一样，见了颜太太的老妈子还得称赞一番，说骑马果然比坐轿威风、好看，只是关了大门之后，悄悄的叽喳几句，使自己听得见就是了！

其后，成都的市政因督理先生叫办，委了个有力量的旅长当市政督办，又委了个自己说是在美国市政大学毕业的留学生当会办，于是就风行雷厉的

办起来。其间最著成绩的便是所谓马路——国制三合泥刷平的马路。颜旅长公馆所在的这街，在几个月后，也修成了；刚成未成之时，有一个常在旅部走动的商人，便体贴旅长的意思，送了旅长两辆新从上海运到的家用胶皮车。这一来，颜太太出门御用的东西又多了一种：一会儿轿，一会儿马，一会儿车，比起来，坐车的时候似乎要多些。

颜太太坐轿骑马，都是在公馆里骑坐好了才出来，车，因为有几道门槛的原故，便只好先把空车抬出，到街心才坐，颜太太好象也喜欢这样办，或者因为一般寻常没有见过世面的百姓，每每当空车子抬出时，总要簸箕圈似的绕着呆看，而她能在众人极注意的眼光之下，带着勤务兵出来，跳上车去，高叱一声“走！”车夫便拉着车把，冲风奔去，使看的人都不胜其羡慕之情，足以增高她的荣华的原故。然而在石太太看来，却觉得颜太太只是特为显来给她一个人称羨似的，她说：“你看她上车时，总要把我们看几眼……好稀奇！东洋车都没有看过吗？人家连马车还坐过哩！”这样，似乎石太太心里是不甚看得起颜太太的了，然而不然，石太太几几乎没有一次同人谈话时，一下谈到颜太太，她总要这样说的：“虽说人家出身不高，嫁给旅长是小老婆，可是人家也真享了一些福，死了也值得。”

石太太羡慕颜太太到十二万分，恨不得自己也去嫁给一个旅长，凭着自己的本质，包管比颜太太还高贵些，这是不消说了：纵说要替石先生守节抚孤，那么，外老太太不是也够光荣了，颜太太的妈，就是一个好榜样！

颜太太的妈，是成都颇颇有点小名声的私娼，少年时候，很颠倒过好些人，那时名字叫罗蝴蝶；现在已是四十开外的妇人，因为三十以后便发了体，她的绰号遂也由罗蝴蝶变为罗胖婆。自她易名之时起，自己便不大应酬客人了，只替人当牵头，把自己的房子做成合欢之所。据说在六七年前，颜旅长还在当差遣的时候，因为身体的关系，曾做过罗胖婆三四年的外宠；那时罗胖婆本不晓得他是英雄，所以赏识他的原故，绝说不上什么风尘巨眼，无非因为他是北边人，又正当年轻力壮之时，所以看待他，的确比别的面首不同。到上年，他忽然做了旅长以后，罗胖婆自己觉得岁数实在大了点，虽然还白嫩如昔，兴会也还好，到底不好去配他；但又怕他势迁情移，把将来的好处，送与别人去享受，因而才同她干女商量，自己愿升上去做外太太。这个办法，她干女同颜旅长自然很高兴赞同，不过颜旅长得陇望蜀，便也提了一个条件出来：一年之后，须将罗胖婆的亲女大姑儿拿与他做四太太，这何消说，自然也是恰如人意的要求，若是不同意，除非不是人。因此，外老太太与姨小姐所以在颜旅长公馆中，才有如此的威势：一出入也是拱竿轿子、人力车——外老太太年老体胖，不能骑马，自是情理中事，姨小姐偏偏也不会骑马，纵然叫几个勤务兵拥护着她，但她总是一到马鞍上就狂叫起来，好几次把一街的人都惹笑了——也有带手枪的勤务兵跟着。并且，有一次成都的军政绅商各界开了一次很大的什么会，男女都有，去赴会的人不知有多少，督理先生演说，几位旅长演说，什么老绅士、新学者演说，督理太太演说之后，颜旅长的太太也公然登台演说了一篇什么“女教与家政”，这不为奇，而最令石太太称怪的，就是颜旅长的外老太太罗胖婆也演说了来。石太太不禁叹息道：“亏这胖婆娘的脸皮厚，叫我来，真是没有那胆量。也怪了，那般人偏

面首：从前称男宠、男妾。面，取其貌美；首，取其发美。——编者

得陇望蜀：比喻贪心不足。出自《后汉书·岑彭传》：“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编者

肯去听她说！”

外老太太既然也有如此的地位与光荣，所以石太太心里便常想：“能够当一天这样的外老太太也值得！”可是她丈夫的家声，与各方面的关系，偏如铁索一样把她绊着，不许她向这条路上走，所以她有时牢骚起来，不禁的总是这样说：“啥子亲戚朋友，真正你求起他来，他连正眼也不瞅睬你，可是，与他们无干的事，他们偏又出起嘴来！要不是为着这般人，我早就把女儿们嫁给人家当小老婆去了。……其实当小老婆又有哪点不好，还不是那样又出得面，又气派，又享福的！”

总而言之，要不是下面就要叙述的这件奇灾飞来时，石太太希荣羡富的心情，真有点忍耐不住了。

算起来，石太太羡慕对门颜太太的日子，仅仅达到几个月上，那红得象太阳，好看得象万花筒的颜太太忽然一天就不见了；外老太太、姨小姐，那个伶俐透骨的老妈子，以及那两个上下不离而最得宠的清俊勤务兵们都不见了。岂但人不见，并且若干的华美家具也都运走了。石太太心想：“这必是颜旅外长另外佃了公馆，不在这里住了。”可是，又明明白白看见搬了许多新东西进去，而颜旅长依然在这公馆中出入。石太太诧异已极，用了许多方法，然后才从对门那个看门人口中辗转探听清楚。原来颜旅长的家乡太太早已来到成都，因为三太太不许大太太来同住，颜旅长只好另自佃了所公馆，把大太太同三个儿子安顿下来。却因三太太平日恃宠而骄，凡旅部中的下级军官以及旅长身边所用的一般差遣、勤务兵等，若其因事来到公馆，必得先给三太太请安，若其不然，当面就要领受一顿臭训的。部中有些想升迁，想得好差事的人，因就特意的来巴结三太太，的确靠得住，于是在旅部中早就分了两派，而三太太一派的人遂成了众人的眼中之钉。又逢三太太极想给旅长生个儿子，到正月上九那一天，凡巴结她的一派人遂提议这夜给三太太送个偷来的檐灯去预祝，然而排场很大，费用很多，又不肯多挖腰包，却大锅下面，在旅部中派了一个均匀，早令众人大不愿意了；偏偏最近旅部中出了一个排长的缺额，许多差遣都在希望，然而获得的正又是为三太太所最宠爱的那个入伍不到一年，毫无功劳的勤务兵，这更把众人的不平激了起来。恰好大太太来了，这般非三太太党的人，便蜂涌而去附在这边。这中间的文章，更何消说，无如大太太是老实人，年纪也有了，绝非三太太的对手，自己气愤得很，于是商量之下，遂由大太太出名替旅长讨了一个年轻体面的四太太，顺便也带来一个候补五太太的小姨妹，比罗家那个更活泼有趣。不上半个月，旅长的心思早已改了方向，然后三太太的劣迹才显著出来。据说就在这一天，旅长刚在大太太公馆的四太太房里起身之时，忽然一个勤务兵进来说，三太太得了急病，危险得很，请旅长即刻就过那边去；四太太毫不阻拦，大太太也催他快走，马匹早已配好系在门前。但颜旅长刚进三太太公馆的院子，那个伶俐老妈子早在院子里慌慌张张高喊一声“旅长回来了！”接连就说：“太太还没有起来哩！……”旅长已经诧异，及至走进房去，看见三太太正坐在床上穿汗衣——钢丝床，没有挂蚊帐的——而衣架上却挂了一件崭新的哗叽军服，绝不是自己的，再一看肩章，是排长阶级。旅长岂有不了然的道理？所以登时就变了脸色喊一声：“把手枪拿来！”但是勤务兵的手枪虽然送得快，而三太太的举动来得更其敏捷，早已扑到旅长怀中，把他的两只手都给他抱住。……

其下是如何的交涉，却因传言不详，看门的人只说：“手枪没有放成，

三太太的头发齐根的剪了下来——大约是自剪的，旅长答应每月给她八十块钱，叫她当天就要搬往哪条街新佃的房子里去住；有些家具许她搬去，有些应该留着等大太太、四太太来使用。……”

哈！对门的这番变化，真无异督理先生一战而败，变为下野的总司令一样的大！这变化在身受的颜太太那面，不知有些什么感觉，即是在旁观的石太太这面，却觉得在心上损失了一件什么东西似的；事隔数日，她到底叹了一口气：“总还值得！”

是时，四川情形大变，颜旅长早已带队出发，听说一连几个败仗，正不晓得是生是死。成都也正在赶办着旧的去，新的来的老把戏。城里乱得很，做生意的都关着铺门看热闹，而诸种热闹之中，再无过于比石太太对门的新戏更热闹的了。

这一天，不过才吃了早饭的时候，天气暴热得很，火一样的太阳笔直射在三合泥刷平的马路上，又没有一点树荫篱棚来遮蔽，简直就象烈火地狱一般。石太太的院子门也人云亦云的掩了半边，还留着半边，以便她一家人坐在那里看街。忽然的，眼睛一亮，她诧异的向她大女儿道：“你看，那不是罗胖婆、颜三太太同她的小姨妹吗，她们来做啥子的？”其实还不只她们三个人，还有那个伶俐透骨的老妈子，还有两个面生的年轻勤务兵，还有一个穿青绸长衫戴草帽的男子，约有三十几岁，也是以前不曾看见过的。一群七个人，都从街口上走来，毫无犹豫的就向对门公馆中进去了。

石太太母女莫名其妙，还正在猜度之际，早见留守公馆的颜旅长的大儿子——才十四岁——哭哭啼啼从里面奔出，口里一面骂：“你抢我们！你打我！咱们瞧着罢……”遂飞一般的跑了，接着就见那个穿青绸长衫的出来，在一家木匠铺里叫了几个背东西的苦力进去，据他向围在公馆看热闹的闲人们说，颜旅长的确打死了，城里的兵都已开完，别人的队伍业经开到东门，颜家已经家败人亡，他的三太太来搬家具的。然而这番话并不很确。何以见得呢？因为两个背子，一根挑子，才把许多粗笨家具运出来，由一个勤务兵押着，不过才走得十来丈远处，就见那头街口上飞跑过来二十几个全武装的兵，声势汹汹的一径奔入颜旅长的公馆而去。颜大少爷也带了几个穿便衣的大汉，手里拿着马棒跟踪奔来，首先就把背子、挑子挡住，将那押东西的勤务兵抓来用麻绳将两只手反剪在背上，因为那勤务兵的口很硬，便被大少爷一路马棒打着，连同背子、挑子依然押进公馆里去了。街上看热闹的人真多，都说：“原来颜旅长留守部的兵还没有走完啦……三太太也过于贪心了，这些破滥家伙拿来做什么！这次怕不免要吃点小亏了。……”

小亏么！我们看罢。

那时颜公馆里人声闹震了，最初只见那个穿青绸长衫的，草帽已不在头上，满脸的鲜血，从里面飞跑出来，后面两个兵挺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也追跑出来，口里吆喝着道：“还想逃脱吗！”一直追过街口，后来听说那穿青绸长衫的终于被刺刀戳死在别条街上。

接着，罗胖婆一群人都被兵队押出来。罗胖婆左腮上被戳了一刺刀，那伶俐透骨的老妈子右膀上染遍了血，小姨妹的右边颈项上也通红的；其中以三太太的伤受得最重：后脑上一伤，血把剪短的头发粘成了一片，肩脖上一伤，那血染在白沙衫子上格外的明显，大约有品碗大一圈；因为她走路很吃力的，有人说她下部也带了一伤，但她穿的是青裙子，却不清楚，一到大门口，兵队便站成了两行，都在说：“就在这里枪毙了罢！”似乎三太太还在

说什么，因为人声嘈杂，只听见她干妈带哭的声音大喊：“我的儿，你还要说呀！快跪倒，给各位求求恩罢！”

石太太从站在她门前的人隙中，果见三太太顶着太阳，跪在热得可以烫脚的街心上，一面作揖，一面磕头说：“我错了，我错了！”

假如你们只记得二十天以前的颜三太太，此时你们断不会认得这个跪在她以前上马，乘车那地方的妇人原来就是她。因为，第一，她的头发剪去，梳得同男子们一般，这已变了个大样儿；其次头上，项上，手指上，手腕上又没有一点装饰，而衣裳也大不相同；再次，便是脸上不但没有脂粉，并且此时更青黄不定；而最大的差别，尤其是以前的那种得意万分的态度，而此时却是哀语求命的可怜样子。然而，只听见那带兵的排长说：“不行，不行，非就地正法不可！”于是一个兵便扳开机柄，把子弹装进枪膛去。

石太太到底受不住这种激刺，便连忙把门关了，同她的儿女们躲到顶后面厨房里，大家用手把耳朵掩住。好半天，并未听见枪声，把手取开，外面业已静悄悄了。

后来，石太太才从左右邻居的口中听说，颜三太太到底被兵队押着走了，还有那两个勤务兵也押在一路；罗胖婆、小姨妹，以及那个老妈子，没人注意，大概是偷着回去了。至于颜三太太确实下落，那便成了问题，有人说那排长就是从前被枪毙的那位二太太的堂兄弟，那天替他妹妹报仇，把三太太押出城用乱刀戳死了；又有人说她并没有被杀死，是用了一千块钱赎出，回家去后因伤重而死的；又有人说她伤是医好了，因为颜旅长不但不替她报仇雪恨，反把大太太、四太太、大少爷等接到童庆，将侮辱她的排长升了连长，并且还写了一封信来骂她，她气不过便一索子吊死了。事情到底是如何的，石太太至今还没有打听清楚，只好成为疑案。

不过到现在，石太太咒骂起她的小儿女们来，口吻已经不象从前，有人说她心里那一点“值得”的念头，似乎是改了样儿了。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脱稿于成都状元街

（原载 1926 年 8 月《东方杂志》23 卷 15 号）

梦痕

——辛亥忆旧中的几缕

一、吃茶时提起了以往

我说：“今年真怪！听老年人说起来，也说成都四十几年来，没有象今年这样冷过，照规矩，在赶青羊宫的时节，是应该穿湖绉夹衫，拿折扇的了。今年还要穿狐皮，还要向火，象今天这样晴和，能坐在这里吃茶，眼中稍为有点春意的天气，差不多半个月以来所没有的！”

朋友甲悠然把池塘边一株尚未含苞的双瓣桃花树瞅着道：“今年果然不同！往年这时，桃花不已大放了吗？”

朋友乙新从暖和的重庆而来，把肩头耸着道：“今年重庆也落了雪，并且前后三天，你说啦！”

朋友甲慨然道：“天时到底也有大变动的，与人事一样。老哥，你可记得辛亥年才有这少城公园时，是啥光景？如今二十五年，变得还有点痕迹吗？……”

我笑说：“你提起了辛亥年的事，恰好我正打算把那年的变动写一个大概出来，只是材料太不够。光凭记忆，不要又弄成郭大头的《反正前后》，那才糟糕哩！”

朋友甲道：“你说到《反正前后》，我好象看过一眼这本书。郭大头把二十年后的思想行动，生生的装在那时人的脑里身上，说不定也就是他的价值所在。只是我们不懂，不懂的就不谈了。我只问你，要写的已着了手不曾？”

“写是写了一点。……”

朋友乙端起热茶来喝了一口道：“这藤包里是啥子？”

“就是不成片断的稿子。”

两个朋友都精神了，一齐问我：“写得有同志会吗？”

“那是骨干，现在正写到同志会成立的那一天。”

朋友甲呵呵笑道：“那天，我是参加过来的，拿跟我看看。”

朋友乙道：“我还记得辛亥年城外草堂寺侧，尚有个公园，就是那年被同志军打毁的。……”

“我也正写到这个上。”

三个人都不禁被语言的钩子将一些残梦钩了出来，很是怅惘，虽然从身边走过了好些精力弥满的、正做着新生活运动的青年男女，却都没有把我们三个中年人从旧的梦境中勾引出来。

两个朋友更其要看我的稿子，只管被我拒绝说是不成片断。

“……只当是杂碎罢！”

杂碎待客，这倒是近年喊着国货筵席上顶作兴的。我也吃过，味道并不佳，作法也欠。只是朋友既点着了这样菜，只好厚着脸皮端出来，姑且说了句遮羞的不负责任的话道：“拿去吃罢！要是吃翻了胃，可不要怪我！”

二、一个由川边丢了差事，回到成都的管带

这一天，照太阴历算来，是辛亥年——即清宣统三年；中华民国建元前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这一天，在四川人民经过的历史上算，是顶可注意的一天。尤其是在自张敬轩讳献忠的残破之后，清康熙初年重修，清乾隆四十八年福康安奏请发币银六十万两彻底重修以来。从东门至西门直径足长九里三分，从南门至北

门直径足长七里七分的成都，更是空前未有的一桩掀天动地的大事。

这一天是成都各法团的精英，在三倒拐街铁路总公司内联合成立保路同志会的极可纪念的日子。

这一天，是四川人在满清统治下二百余年以来，第一次的民众——不是，第一次有知识的绅士们反抗政府的大集合。

这一天黄澜生家里的早饭也较往日迟一点，但是，请你放心，这与保路同志会无干，因为来了个奇怪朋友的原故。

此人来得很早，看门的老头子是认得他的，虽然看见他身上只穿了一件洗白了的蓝洋布长衫，下面一双快要没有底的青缎鞋，额上的短发，大约有七八分长了，也没有剃，显得连脸似乎都未曾洗过的，却也相当有礼貌，而又亲热的将他先引到敞厅中坐下，才说：“老爷还没有起来哩！吴老爷，请你宽坐一下，我即刻叫菊花稟上去。……吴老爷，我想你是前年走的罢？……吴老爷你更发福了！”

吴老爷很是谦逊，一直站着没有坐，一直是和颜悦色的，不过，说话的声音大一点，把睡在厢房里的楚子材搅醒了——因为是星期日——走出房来看见一个满脸黄汗，身体很结实，年约二十八九的汉子。

吴老爷先就自己介绍道：“兄弟贱姓吴，草字凤梧……凤凰的凤，梧桐的梧……和黄澜翁是十年交好，以前在川边赵大人那里带兵，昨天才回来，特来拜访他的。……老哥尊姓楚，尊章是那两个字，……雅致得很！……现在呢？……那就好极了！现在看来，还是老哥们能够读文学堂的高雅些。如今世道只管说文武平等了，不象以前文官开个嘴，武官跑断腿，其实，文的还是要高一头。就拿川边来说罢，当个管带，统领四哨人，一见了师爷就比矮了，还不要说大人身边的文官，说起来，兄弟还是学堂出身的哩！不过，是速成学堂，武的，那就不能与老哥的文学堂相比了！……”

楚子材和学堂以外的人碰头，除了几个同乡的，本不很多，而能象吴老爷这样谦恭和蔼，你哥子，我兄弟的称呼着的，那就更少了，登时心上就发生了一种新奇之感，拿新名词说出来，大概就是什么“同情”罢？既然觉得吴凤梧这个人真一点不讨厌，够得上做个朋友，遂等不得漱口，赶快把强盗牌纸烟拿出，连同洋火送了过去。

黄澜生的儿子振邦，同着他妹子婉姑，不知为什么，一路笑着闹着撵到敞厅。一下看见吴凤梧，都站住了。振邦很规矩的给吴凤梧请了个安。

吴凤梧赶快站起来还了个安，笑道：“不敢当呀！少爷小姐都好吗？你们都长了一头了，还认得我老吴！可怜老吴运气不好，此番又是空手走回来，没跟你们带一点玩意儿，真对不住！……”又把纸烟加劲噓了三四口，把其余的半只放在茶几上，并张着两腿，蹲了下去，把婉姑揽过去，握着她两臂问道：“婉小姐长得更好了！你妈妈好吗！现在读书了罢？……如今的小姐们，都是要读书的了！”

黄振邦到底是儿子，年纪大点，比较胆大活泼些，在旁边又笑又跳的道：“妈妈在教她读唐诗哩，读了两年，连头一本还没有读完，爹爹说，不要她读了，明年叫她捡狗屎去！……”

婉姑在吴凤梧手上连连扭着道：“他乱说的！……你乱说，我前天就把头本读完了的哩！……爹爹说的是你，儿娃子才去捡狗屎。妈妈说，明天起，就教我写字，邦娃子爱逃学，二天拿去当警察兵！”

“哼！当警察兵！我当警察兵，就拿你去当监视户！”

楚子材、吴凤梧都一齐笑着叱他道：“振邦不许胡说！这是说不得的，你爹爹妈妈听见，要打你哩。”

黄澜生恰好走来，问道：“邦娃子又在这里胡说些啥子？”

吴凤梧忙站起来，彼此一揖到地，一面道：“小娃娃的嘴本是无高无低的，倒也没有说啥子。”

婉姑却已扑过去，抱着她爹爹的膝头道：“哥哥说，拿我去当……”

黄振邦笑嘻嘻的回头就朝里面跑了。

楚子材便挽着婉姑的手道：“来！我还有一张洋画哩！”一直把她挽进了书房。

罗升正好把泡好的茶送出来，黄澜生便道：“去跟老张说，早饭添两样菜，就摆在这里来好了！……凤梧，来得这么早，一定还没吃早饭。……我简直不晓得你回来了，是几时到省的？”

吴凤梧噓着那半支纸烟道：“不要费事，你我老朋友，家常便饭就好。……我是昨天才到。真说不得，运气坏透了！……这回丢了差事不说，几乎连命都丢了！……真可以说是逃出昭关的。……仗恃老朋友的交情，才敢空手来见你。……以后还有话同你商量，这武行道真干不得！……”

黄澜生捧着水烟袋很留心的把吴凤梧看着道：“大概你的行李都损失了？”

“何消说哩！撤差的消息一到，我晓得屠户的脾气，说不定有利害的把戏跟着就要来哩——他是有这个脾气的。我赶不及收拾行李，在一个同事伍管带那里，借了三元钱，连夜连晚就跑了出来。不瞒你老朋友说，一过雅州，钱已使干净了，从百丈驿到邛州的一站，连半碗饭都没吃。幸得在邛州遇见一个同学，告靠了一元钱，才奔回来的。”

“到底为了啥子事，弄到这样凶法？”

“事情本不要紧，粮子上看来，当得狗屁不疼。因是我部下一个兵，赌得输慌了，在外面乱想方子，向一个姓王的茶商估借了几两银子。据那犯兵说，还是凭中写了纸，许了期的。但那王茶商却不是他妈个好东西，竟偷偷的递了个密呈，不但把犯兵告了，竟说我知情故纵！……老朋友，这才活天冤枉哩！那犯兵干这事时，我连一点风声都不晓得！……老朋友你不清楚边上的情形，若遇见了蛮家，你不用顾忌，奸淫占霸，样样都干得，就是不高兴，随意杀块把人，顶多不过打几十军棍，插一回耳箭。汉商你却动不得，哪怕就敲诈一碗糍粑，也算犯了杀头大罪！平时，我于这上头就很在意，屡屡告诫哨官们：小心啦！小心啦！把弟兄伙好生招呼着！就对蛮家，也不要太武辣了。眼见大帅调署总督部堂，我们跟着大帅效了几年的力，吃了不少的辛苦，趁这时候，挣个好声名，看我们还落得一点好处不？我倒这样在想，不料事情偏偏出在我的部下，日他蛮娘！那犯兵才是在关外搞久了，把脾气搞惯了，补到我部下来又不久！老朋友你看这不是运气吗？……这是十八的事，吃午饭时，一支令箭把我扎了去，风声很不好。幸而是傅师爷问的案，同王茶商对质之下，又把犯兵细审了一番，才问明白我没有罪，只把犯兵立刻正了法，说我驭下不严，有损军誉，当夜就把我差事撤去，札子也追了，

清光绪三十年周孝怀开办成都警察时，凡娼妓门前皆钉一木牌刊“监视户”三字，以示与良民有别，虽行之不久，而“监视户”之名则至今犹存。——作者注

凭照也追了，叫我静候处分。……若果只是傅师爷在办理，我倒不怕，拚着记过罢了。屠户干这件事情，他是晓得的，他那脾气，……我的妈！倒是逃跑了另自改过到，这个吃饭家伙，或者还牢实一点！”

黄澜生静静的等他说完，一直抽到第九袋水烟上，才道：“也好！你在川边辛苦了两年，既着了这冤枉，把差事搞掉，说不定还是你的运气，现在，就借此休息一下不好吗？”

吴凤梧蹙眉愁眼得几乎要哭道：“黄哥，黄老爷！你是便家，收租吃饭的，作官不作官倒不在乎，我们当穷光蛋的，可不能这样说！挣一天，吃一天。……你我十年的老朋友，难道不晓得我的情形，咋个同我打起官话来了！”说到末一句，大有泪随声下的光景。

罗升拿着碗筷出来，调放桌子。

黄澜生笑道：“凤梧，你把我的话听差了。我的意思，只是打算说事情是急不来的，你也才回来，稍缓一下，多找几个朋友商量，总有办法的。你的事情，我岂有不晓得？又这样的回来，自然很窘。这样罢，我先借二十元钱跟你，总可以敷衍月把天气了罢？……”

“二十元钱！”这好比救生船了，而且是头号救生船！目前已是热天，不必添补衣服，省俭点用，岂只月把天气，就两个月也够了。

虽然罗升还在那里，楚子材同婉姑也出来了，吴凤梧却感激得忘了形，跳起来，冲着黄澜生便一揖到地，又顺便请了一个安，站起来又把右手举到耳朵边，行了个军礼，一面眉花眼笑的说道：“老朋友当中，只有你最是行侠仗义的，所以今早先来找你。也就晓得……是，是，是，感激的空话，我不说了，且等将来有了出息，定然加一万倍的报答！”

黄澜生也觉得高了兴，便叫罗升去给太太说，烫一壶绍酒出来，一面解释道：“姑且作为洗尘，改日约几个朋友，再认真接风好”

三、一个中学生向管带讲解铁路国有，以及他们参加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典礼

楚子材与吴凤梧说得很是投机。他本是一个不通人情世故的中学生，平日在年长者，以及在略有地位者的跟前，全无说话资格的，而今日竟有个年纪比他大，又做过官的人——只管是武官，但在乡下人眼中看来，到底与平民不同呀——居然不拿一点身份，同他攀谈；并且还很谦和，他每一句话，都表示着十分的同情，十分的注意，无形之中，已把他抬得高高的了。虽然还是一个正在读书的中学生，所学的未必就有真知灼见，而对于世事未必便弄得清楚，但是据姓吴的说起来，似乎十分之十都是对的。这种情形，就是平日和自己极说得来的黄表叔也未尝有此，然则黄表叔不过是关心的亲戚，姓吴的方算是一见如故的知己了。

因此之故，在吃了早饭后，黄澜生各自坐轿上局去了，叫楚子材代为奉陪时，他遂向吴凤梧提说，要约他到商业场宜春去喝茶。

有了白花花重沉沉二十枚龙洋放在肚兜里，两个月衣食无愁，既然与成都别了两年，又何必不去逛逛呢？况楚君情致殷殷，就不是老黄的亲戚，自己正在困厄时候，安能随随便便的拂人盛意？并且酒醉饭饱之后，得此消遣消遣也是好的。于是就欣然应诺。

宜春老是那样的热闹！雪白干净的洗脸帕，精白铜抽福建烟丝的水烟袋，一个铜元一碟的五香瓜子，老是来得那样的殷勤！蛮山瘴水的川边，安能有此？

楚子材要让他到中间特别座去，他不肯，说：“那太贵了！两个人打伙吃一壶，也要一角钱。并且不能不吃点洋点心，我们才吃了饭的。官场里的人在那里吃茶的也多，碰见了不好。”两个人遂走入右手边的普通座中，角落里正有一张空桌子。

高大而伶俐的堂倌，不等招呼早已高举铜壶，沏上了两碗茶。吴凤梧拿着一枚龙洋，要抢着给茶钱时，楚子材已摸了四枚铜元，放在堂倌手里。堂倌便高叫一声：“茶钱跟了，道谢啦！”这就表明不必再给，让你们慷慨的人争到打架，也与他无干的了。

吃茶的人都在谈话，都在高声武气的谈话。假如把一个轻言细语的，沉着的，受过中等教育的欧洲人，骤然安置到这种地方来一参听，他一定相信这里是演说练习场，而在这里的人都是在练习演说的。这是四川人，尤其是成都人的天性，叫嚣而光昌，只要两人对话，似乎彼此都在以聋子相待，大约除了谈自己的隐私外，绝不会故意把调子放低的。况乎在茶馆酒馆中说话，更是该公开，应该是高嗓子，如其不然，是不能压倒旁桌的语潮，而使你对语的人听得见的。又何况乎现在语潮所荡漾的，正是应该慷慨激昂的题材：四川铁路事件。

幸而宜春茶楼的黑漆桌凳——用黑漆的，式样翻新，高矮合度，大小适中的方桌，配上也是黑漆的，式样翻新的牙牌凳，这是宜春茶楼的创作——安得很稀，不象别的茶铺拥挤到吃茶的人几乎是背抵着背，所以四面涌起的语潮，尚能清清楚楚的传到吴凤梧的耳中。

吴凤梧不胜惊诧起来。什么是铁路收归国有？国有二字，怎么解呢？盛宣怀、端方是两个什么人？为何人人都在提说他们的名字，说他们在卖路？尤其可怪的是昨天下午要走拢时，在南门城门外一家小茶铺里歇脚，便已听见好些人都在说这件事，自己为什么简直不能留心去听？为什么也不问问人？此刻又为什么居然留心起来，自己想了想，真想不出道理。

楚子材正在问他：“川边怕也听见这事了吧？”

吴凤梧忙把心神一收道：“啥子事？”

“就是四川铁路收归国有的事！”

“我正要请教您哩！说实话，川边真是闭塞得很，同外间硬象隔了一重天的一样。只有边务署常常有电报同外间来往。这件事，边务署里一定有电报，但也只是边务大臣同几个师爷晓得，我们粮子上和百姓是不晓得的。除非这新闻已经闹臭，传到了雅州，再由商号上慢慢传进去，三几个月，我们才晓得。就是在路上，也还没有听见人说，一直到昨天下午在南门外才算听见了。所以许多话我还听不很懂，你们听了这么久，一定是很清楚的了。”

楚子材笑着把头一摇道：“这事叫我说起来，倒不大容易。我在学堂里的时候多，又不大看报，自从这事发生，我又不大留心，黄表叔或者晓得详细些，你二天问他罢。”他的强盗牌纸烟又摸了出来，一人啐燃一支。

吴凤梧道：“你又谦逊起来了！你们是守在制台脚下的，再说弄不清楚，总比咱们耳目清明得多！你只管说，说得不很清楚，也不要紧。我先问你，啥子叫收归国有？”

楚子材噓着纸烟想了一想，道：“大概是这样的：朝廷里曾经向外国银行借了一笔大款，现在没有还的，就打了一个主意，要把我们的四川到湖北的铁路——以前原是答应我们商办的。——收回去，说是这条铁路要归国家所有，大家说，打这主意的，是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同铁路督办端方两个

人。……在名义上，只管说是把铁路收回去由国家修，其实就是抵给外国去了。……我们又是出过多少修铁路的钱，已经动工在修了，大家自然要反对，不答应朝廷收回去。……黄表叔说，王护院也是和我们一鼻孔出气的，我们说的话，递的呈文，都由他打电奏了上去。我们这里，算是官民一致，朝廷再横，总不好过于违反民气的。”

吴凤梧道：“借了外国银行的钱，拿我们的铁路去抵，自然该反对，就是我也不答应的。不过我还不甚懂得，啥子东西叫铁路？几年来常听见人人在说：修铁路，走火车，四川也要修铁路了，我可是至今不明白，铁路是啥样子？难道把路修成铁的？”

说到这上面，楚子材到底要高明些，不但在物理学上讲过蒸汽行船、行车的道理，还从朋友买的杂志上，看见过铁路火车的照片，还看过机器局在花会上陈列过的铁路火车的小模型。既经问着便老实不客气的尽其所知，尽其所不知，向吴凤梧长长讲解了一番。这在吴凤梧，真算是闻所未闻了，虽然还有些地方，未经楚子材说得十分明白，但是不好太貽乡愚之讥，只好装做很懂的样子，顺便又把楚子材恭维了一番，说他见多识广。

楚子材更其兴致勃勃起来。忽然听见别桌上有人在说，今天罗子清罗先生，张表方张先生，颜雍耆颜先生，邓孝可邓先生，王又新王先生，一般绅士和铁路股东们在铁路总公司成立保路同志会，“好热闹呀！内内外外全挤满了的人！”于是遂想着铁路总公司离此并不远，王文炳今天一定在那里的，何不去找他谈谈，他于这中间的详细情形，一定比黄表叔还弄得清楚些，并且去看看保路同志会成立的情形。

他遂向吴凤梧提议往铁路总公司去，吴凤梧自然又是奉陪了。

铁路总公司原是杨侯爷的府第，光绪年间捐给铁路总公司的。因为是侯府，所以大门的派头就很不同，迎门一道砖照壁，一丈三四尺高，三丈来宽，二尺来厚，虽不如三大宪衙门的雄壮，却也很够份的。照壁之内，一片砖砌的广场，过去，才是高高大大明一柱的黑漆大门，两旁是水磨的八字砖墙。今天果然热闹，满街都是人，广场上的人更拥挤得象在戏场里一般。

吴凤梧虽不高大，因是在军营中生活了几年，身体很结实，两膀很有气力，便挤进人堆，从间隙中先生辟了一条路。楚子材紧跟在他背后，慢慢挤到大门口，猛的听见里面传出一片哭声——号啕大哭的哭声——是男子的宏大的哭声——是许多人全在哭的哭声。还夹着一片叫嚣谩骂的声气。

吴凤梧把楚子材看着道：“出了啥子乱子了吗？”两个人便站住哭声渐渐低了，叫骂声也平了下去了。

楚子材道：“管他啥子事，既来了，总该进去看看！”

大门内正有一个人站在板凳上，大声的向众人说：“各位请到里面去！……今天成立保路同志会！……愿意加入的请进去写名字！……罗先生正在演说！……你们听，大家都感动得正在哭哩！……要听演说的，请进去啦！……别都挤在外面！……外面听不见的！……”然而挤在门口的人，似是痴呆呆的，也不后退，也不前进。

楚子材、吴凤梧才分开人众，一直挤到二门，在这里站立的人就松动的多了。

再进去，便是一个很大的院子，上面搭着蔑篷，下面安了许多条凳，檐阶前搭了一张高台，台上一张方桌，摆着铜铃茶碗之属。

此刻台上正站着一个满脸哭丧着的大胖子，在大声的叫喊：“……可怜

四川人的血汗钱这样被人抢去！……我们只有誓死反对！……反对到底！……我们的责任……第一在保全国土！……第二在保全四川！……第三在保全……我……们……的……人格！”

坐在院子蔑篷下的好几百人，连同四面檐阶上站立着的人众——都是刚才号啕过来的——都一齐拍着手掌叫道：“赞成！”

吴凤梧不由的照样拍着喊着之后，便掉头问楚子材道：“这就是罗子清罗先生吗？”

楚子材点了点头道：“是他，我们到咨议局去旁听时，看见过他。他是副议长。……”

罗子清用衣袖把眼睛一揩，又喊了起来：“我们不是反对朝廷！……朝廷也被一班奸臣蒙蔽着的！……我们只反对勾结英、法、德、美、日本，只知弄钱不惜出卖广东……湖南……湖北……四川……四省铁路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

又是震耳的拍掌，又是震耳的“赞成”。

“所以我们才不得已要发起这个保路同志会。……我们的宗旨……我们四川人是一心一德的要保全我们的铁路！……要反对一班奸臣，尤其是盛宣怀！……等到朝廷俯允了，取消了收归国有的成命，……我们的会也就自行取消！……否则！……我们就反对到底！……誓死不当亡国奴！”

会场里的情绪又涌动了。

罗子清正要去时，忽然一个人跳上台子说道：“愿意加入同志会的，请在那里书名！已经写了的，就不必再写了！”说时，指着台侧一张大方桌。

于是遂有百多人拥了过去。

楚子材也兴奋起来，便也跟着人众，走到方桌跟前。吴凤梧抢了一支笔，在一本白纸簿上刚写完了，楚子材接过笔，忽见那行墨迹未干的，并不是吴凤梧——凤凰的凤，梧桐的梧。——三个字，而是孙凰。

楚子材举眼把吴凤梧一看，吴凤梧向他把眼睛一挤，凑着他耳朵，轻轻说道：“胡乱写一个，以后再告诉你。”

演说台上另是一位先生在那里煽动。

四、清末的少城公园的素描，三个中学生的慰劳宴

成都有两个城，据说是有所来历的。《名胜记》有言曰：

初张仪、张若筑成都，屡坏不能立，忽有大龟出于江，周行旋走，巫言依龟行处筑之，城乃得立，所掘成大池，龟伏其中，故曰龟城。周回十二里，高七丈。秦张仪又于大城之西壙，别筑子城，《蜀都赋》所谓亚以少城，接乎其西也。王右军法帖曰：往在成都，见诸葛亮焉，曾问蜀事，云：成都城屋楼观，皆是秦时司马错所修；令人远想慨然，具示，为广异闻。李石诗序曰：张仪司马错所筑大城，自秦惠王己巳岁，至宋绍兴壬午，一千四百八十七年，虽颓圯，所存如断壁峭立，亦奇观也。范成大诗注曰：少城张仪所筑子城也，土甚坚，横木皆朽，有穿眼，土相著不解。然则，秦城至宋犹存矣。隋，蜀王秀附张仪旧城，增筑西南二隅，通广十里。亦曰少城。唐乾符六年，高骈于子城外增筑，周二十五里，曰罗城。亦曰太元城。后唐天成二年，孟知祥于罗城外增筑，周四十余里，曰羊马城。今城周二十二里，非其故矣。后蜀孟昶僭拟宫苑，城上尽种芙蓉，曰芙蓉城。又曰锦城。

可见大城少城，在前原是两个城，直到宋朝犹然。明朝改筑，便合而为一。当时城池甚大，据故书所载，张献忠初入成都时，城郭周长四十余里，

光是水井，有三万多口。其后，他先生实施斩尽杀绝主义后，人是杀完了，城池是踏平了，只剩下蜀王宫——即是他先生的皇宫——三道宫门，同一段宫墙，三道横跨御河的石桥，二个雄踞桥头的石狮子，以及一道长二十余丈高四丈余的王宫照壁。——至今名为红照壁，但照壁已在民国十四年，被四川当政的人，抵押给成都商会，着商会将它拆卖了——中间有十八年，不见人烟，而为虎狼所踞。直至清康熙初，才由官吏捐资，修筑土城，便把城垣缩小到周长二十二里，将以前的十八门，减少到四门。直至满洲八旗兵开来驻防，也在大城偏西划出一大片地方，缭以短垣，专驻满人，大家遂叫这地方为满城。现在大城满城又合而为一了，大概在民国五六年以后的成都人，虽然还知道少城这个名词——民国建元以来，满城之名便废，复称少城——可是已不能指其形式，已不知道现在繁华的东城根街，即是以前满城的城垣。这里且说一说：

满城在成都之西，通大城一角。清康熙五十七年建筑，城垣周四里五分，计八百一十一丈七尺三寸，高一丈三尺；门五：北门通大城守经街，小东门通大城羊市街，大东门通大城西御街，南门通大城君平街，以及大城之西门。各门皆有敌楼三间。每一旗，官街一条，披甲兵丁小胡同三条；八旗官街共八条，兵丁胡同共三十三条。每一步甲占地五十方丈，马甲占地六十方丈。

到底地旷人稀，隙土甚多，树木甚众，房屋甚疏，街道甚阔。又因为驻防满人只准吃粮当兵，以防汉人，不许兼营它业。因此，在弓马之余，生活很是清闲自在，消遣之方，全在栽花饲鸟，植树养鱼。以此，满城之内，不但到处古木参天，花树扶疏，抑且到处鸟声繁碎，积潦成池。也因为口粮有限，生活费用逐年增涨，人哩，又都弄得懒懒的，没一点生产能力，所以十分之九的满人，都很穷，到处都显出土垣半圯，矮屋欹斜，没有余力培修。在大城人烟稠密处住久了的人，往往一进满城，就觉得到了另一世界，是那么的静寂！是那么的荒凉！偶尔遇见几个男子，不是拿住钓竿，就是掌着鸟笼；偶尔遇见几个妇女，都是搽脂抹粉的打扮着，并级着半截鞋子，吸着长叶子烟竿，又都是那么的逍遥自在！但这绝不是乡野之趣，而是有诗的趣，有画的意。

不过在前满汉之界甚严，你们但从各城门上俱建有敌楼的用意上，就可看得出了，满人是可以到大城来，而汉人却不能随便进去，不是不准，是满人的气焰难受；就是一个小孩，他也有权力可以无原无故的打你的耳光，唾你的口水，扯你的发辫，叫你做奴才，而且逼你尊称他们的男女为老爷，为太太。更不必说要调戏妇女，要强吃霸除了。

直到庚子以后，满人一天一天更其不行，穷的越穷，不能振作的越不能振作，气焰也就大不如昔。跟着排满的声浪传来，他们虽然还有所恃，却也不能不略有所恐了，于是稍有资产的子弟，竟有不遵祖训，跑到大城各学堂来读书的了，穷妇女们也有偷偷的溜到大城，给汉人当仆妇，当临时姨太太的了，汉人也有侵进去做叫卖生意的了。后来提倡满汉通婚，想把二百余年来两个民族的仇恨，借男女的性器来调和冲淡，自然是个转机，可是汉人又不肯起来：把女嫁给他，讨厌他那臭架子受不得；娶他们的女，又讨厌她好吃懒做。

宣统年间放来一个将军——专门管理满人的，非满人不能作，官阶与总

督同为一品——叫做玉崑的。此人比起一般的满人，要算明白得多。知道驻防满人已经走入末途，再照老规矩办下去，若不改弦更张，则全部满人，就不被汉人排斥杀尽，自己也只有死路一条。因此，一来就提倡招佃汉人到满城内去杂住和做生意，以增进满人的生资，后来又特意把那从大东门进去不远，关帝庙旁，一片广大的野树丛生，杂花满地的隙地，和一片大荷花池，开辟出来，改为公园；马马虎虎修造几所假洋楼，以及一些亭榭，招了几家餐馆、茶铺，出卖门票，每人当十铜元二枚。

这是自有成都以来，破天荒的一个大公园。虽然屋宇修得太不好，毕竟树木还多，地方还大，又有池塘，又有金河，因此，公园一开，生意登时就兴隆起来。玉崑先生便一举两得，既有门票收入的利，又博了个颇为开通的名。

从五月起，天气渐热，少城公园的游人也加多了，荷花池一带，更有佳趣，隔池便是丈多宽的流水涓涓的金河。金河边与关帝庙的水榭相对，生生用砖石砌了一只洋船，居然有桅樯，有烟筒。楼头匾额，也居然题了“乘风破浪”四个大字，想来定是玉崑先生得意之作。当时很引起了许多游人的讥笑，说“满巴儿”到底是俗物。却不知他还是临摹那拉氏颐和园的石船哩！俗物的责任，他真代负得冤枉！

这也是卖茶卖酒的地方。

下午五点钟，蝉声噪得正厉害。淡淡的太阳，从阵雨后的湿云隙中漏出，照着池里碧绿的荷叶，静观楼周遭苍翠的柏树，从这“乘风破浪”的楼栏边望去，确不是大城里和田野间找得出的。只是相距不远处一排卖茶的水榭，临河撑出的参天的蔑篷，很为碍眼。这种总有缺憾的地方，倒是中国园林的特点，我们姑且置而不论，我们只须拿眼去看那楼栏边，那里不是有一张小桌子，不是有三个年轻人在那桌上小酌吗？你看，他们一面观赏斜阳里的景致，一面举着酒杯，一口一口的抿着，意态萧然，不是很象能与自然接近的三个幽人？

否否，不然！这三个人，并非什么幽人，而是我们已经认识过的楚子材、王文炳，罗鸡公是也。

这日是他们学堂里试验完毕，正式放暑假的头一天。平日各人只管随便听课，用心也好，不用心也好，然而一到年暑假试验，大家都非临时抱佛脚不可。有志气的便不睡觉的温习课本，没志气的，也不睡觉的抄写挟带，名字叫“抄汞子”。不过话也难说，罗鸡公是专门“抄汞子”的，能于一寸见方的纸上，抄十六个代数公式，两年以来，在同学中，已得了个“矿务大臣”的徽号。然而罗鸡公却抱负甚大，每每谈到天下国家大事，未尝不激昂慷慨，颇有经纶满腹，舍我其谁的样子，如此能说他没志气吗？楚子材怎的平庸小胆，并未打算过自己将来有多大作为，偏是个温习课本的人，希望分数及格，又不敢挟带，自然惟有“三更灯火五更鸡”，把不懂的硬记下来。王文炳则既不温课本，又不抄挟带，他的本事顶大，就是专门写别人的，比如上午试验数学，他先举眼一看，知道姓胡的数学向有心得，一上讲堂，他就坐在姓胡的身边——那时学堂试验，是不编坐次的。——待姓胡的草稿做好，便不客气的拿过来先抄写。以他平日的威望，同学们自不便不受他的驱使，既监堂的监学，与稍差一点的教习们，似乎也未尝想到要得罪他。所以每逢试验，他一直是逍遥自在的，而一直也未考在总平均八十五分以下。不过到底辛苦了，试验完毕，总要捡平日彼此说得拢的，邀约几个，到小酒馆里，结结实

实的慰劳一番。

王文炳当下用筷子挟了一块卤鸡，一面吃着，一面问楚子材：“你今年还是要回去吗？”

“我很近，通其只有一天的路程，回去转来，都方便，你呢？”

“大概不回去了，明天就搬到会府南街同乡处去。罗鸡公新婚远别，一定不能留在省里的了。”

罗鸡公笑了笑，又把大曲酒呷了一口，悠然望着天上的云花，似乎他的心早已越山渡水，飞回泸州去了。

王文炳笑道：“呃！我问你，讨了老婆，到底有啥子味儿？我想，不过睡觉时两个人挤在一堆，有点好处而已。其实是绊脚索，是消磨志气的东西，所以古人才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罗鸡公就是一个好例，从今年开学以来，一天到黑，迷迷胡胡。去年的那种豪气，一点都没有了。我劝你，罗鸡公，得看开些，婆娘是到处都有的。”

楚子材插嘴道：“我想鸡母一定生得好看，说不定还是一个美人哩，所以鸡公才念念不忘的。”

王文炳呵呵大笑道：“此一说也，姑存之！”

罗鸡公仍微笑道：“你们都是些鄙人，女人一定要生得好看，才可爱吗？等你们到有了与女人接近的机会，才晓得女人自有她可爱的地方，自有她使人留恋的地方，好看不好看，那不过是表面上的事！”

王文炳道：“好好！我明白了！俗话说，中看的不中吃，中吃的不中看，大概罗鸡母是中吃的了。这也象朱云石的李小姐一样，在我的眼睛里，真就看不出李小姐的好看地方在哪里，然而我们这位名士却颠之倒之，闹得满城风雨。若不是如罗鸡公一样的见解，就是所谓色重一点了。”

说时把他的折扇递给罗鸡公道：“这是上星期请他挥写的。这首诗，就是他去秋草堂情诗十四首之一，正把李小姐迷恋得神魂不定的时候做的。”

楚子材也偏过头去共看那诗：

短束征衣过草堂，马蹄零落乱秋香；

小栏画阁人何处？一树孤花对夕阳。

楚子材呷了一口酒道：“听说朱山出省了。那天演说时，激烈得很，硬是把一根指头砍断了，可是真的？”

王文炳笑道：“你是从同志会报告上看见的吗？你不晓得，那是邓慕鲁撰稿时，故意跟他渲染的，其实哪里是这样一回事哩！那天是我亲眼看见的，他演说的时候，倒也激烈得很，大概说得高兴了，一拳打下去，刚好就打在面前的茶碗上，碗打破了，手也划破了，果然出了一些血。接着邓慕鲁就登台报告，借题发挥了一长篇，说朱志士不惜断指沥血来反对卖国贼，大家若果都有朱志士的气概，岂止盛宣怀不敢卖国，就是朝廷中一般少不更事的亲贵，也有所顾忌而不敢乱搞了。登时朱云石的志士之名大著，场内场外的人无一个不恭维他。第二天，就由会中派他往川东一带去演讲，并一路去鼓吹成立同志分会、同志友会，拿日子算来，该到重庆了。”

楚子材笑道：“如此看来，历史教习刘先生的话真不错！他说，历史根本就不可信，且不说后人与旁边人的记载，有入主出奴的偏见，就是自己记自己的事时，也没有逼真的。我们看朱云石这件事，刘先生的话真不错！”

罗鸡公道：“这回事体，想不到一般老酸公然跳得这么有劲。平常说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回却不同了。光看同志会成立那天，罗子清那么一

哭，把几百人都引动了，我向来不哭的，都不知不觉流下泪来。那时，只要他喊一声造反，我相信立刻就可以暴动起来的了。”

楚子材道：“那天你也会了吗？我咋个没有看见你呢？”

“你在哪一排凳上？我坐在顶前头的。”

“我挤进来时，你们都哭过了，只听见罗先生喊大家一致反对。跟着有人叫写名字，跟着就挤了出来。”

王文炳道：“罗子清果然会哭，果然哭得动人，但是据我看来，会哭的先生还多哩！比如王又新先生，他自从二十九那天，同彭兰芬、聂丞成几个人担任了讲演部的事情以来，无一次不是开口就哭，闭口也哭，以前啥子人说过，朱太祖的天下是哭得来的，我们清朝的天下，恐怕会着我们四川几个老酸哭丢啦！”

太阳更西下了，湿云散尽，满天碧澄澄的。一阵清风，带过一派荷叶的清香，吹在微醺的发烧的脸上，很是沁脾。酒已差不多了。楚子材拿出纸烟来，与王文炳各啣燃一支，刚回身向栏杆上一靠，忽听见河边一个人在高声的招呼他。

他也打着回声道：“啊，吴管带！……在柏树边静观楼上吗？……好！好！我就来！”

罗鸡公道：“你的朋友吗？”

“新近才认识的，是舍亲的老朋友，曾经在川边当过管带，才丢了事出来。”

王文炳道：“那你就去罢！我们也快走了，只是你吃饱了没有？”

五、清末草堂寺公园的素描，沿路说去，并及笔砚冢的故事；管带讲说赵尔丰杀变童，乡下人大骂周秃子

六月天气在成都应该大热了，但今年不同，就到了六月半间，犹然可以穿软皮夹衫，即在正午，而洋伞之下，还可以穿两件布衫。因为今年有闰六月，以节候算来，盛暑时当在闰六月下半月，与七月的上半月。

所以在六月十七这天，只管太阳很大的当空照着，而黄澜生居然能毫不怕热的，在局里告了一天假，答应了吴凤梧的邀约，到城外草堂寺侧新建的公园中去游玩了一天——吴凤梧之作此约，一则还他洗尘接风的人情，二则楚子材要回新津去，带着给他饯行，三则有个新都的老亲戚来到成都，借此招待他一下。说是请在家里哩，没人会做菜，老婆是乡下人，就是炒腰花也不大行的；请在馆子里哩，又无趣味，又不免花费大点，所以才约到城外公园，大家散淡散淡，随便吃点东西就是了。

早饭之后，楚子材与黄振邦坐了一乘下乡小轿，他带着婉姑坐着自己的三丁拐轿。一同走出南门——由他的公馆到草堂寺，本应对直出西门，可以少走七八里路。却因历来的习惯，满城里是不大容许你巍轩轩的轿子闯来闯去，而大西门又是除了满人之外，向来不准汉人的棺材出去，汉人的行李进来的。虽然近年已无此禁，却是轿夫们依然守着老规矩，宁可多走七八里，而不取这捷路——过了窄小而全街几乎都是扎鸡毛帚，因而奇臭逼人的柳荫街，来到乡间的大道。

大道很是平坦，是沿着护城河，沿着城墙脚下，一直向西行去。上面是碧蓝的天，天上逐处有些白云，下面是油绿的田野，而道旁又点缀了些荒坟乱冢。不到三里，已是城墙的转角，护城河由岷江支流流到此地，也汇成了一个深碧色的深潭。临着潭边建有一所庙宇，占地仅仅几弓，却于神殿方丈

之外，还有一座水榭，一间草亭，院子中间的楠树，亭亭如盖，到处打扫得干干净净，居然可以闲眺，可以下棋，这是几十年前一个学台黄云鹤所辟的。庙宇名叫宝云庵，地方则叫百花潭。经过一道小小石桥，就是有名的双孝祠。这是一个姓马的富商，欲求身后之名，特为他一个害痲病而死的儿，和一个害痲病而死的女，而建造的。祠中花木甚盛，荷舫幽篁里几处池塘亭榭，小楼危阁，布置得颇可观。每逢正月开放，游人很众，就在平常时候，官绅们借以宴客的也不少。祠外横跨大道，还竖了一座石牌坊，刻着孝儿孝女的姓名，和赞美双孝的对联。据一般的传说，单为坊顶上贴金的圣旨两个字，因为刻早了些，不及等到礼部的文到，曾被制台衙门的礼房敲磕了二千多两银子。

石坊之左是放生池。初建筑时，都还看得，有堂有榭，绕池树木森森。现在既无人培修，又改为了警察派出所，于是能看得的，就只有一首砖门。

石坊之右，是有名的道士庙二仙庵。不过在大路上，尚只能远远的望见庵的围墙，以及墙内的黑压压的丛林，以及庙门外一片秋瓜色的楠木林，而中间还旷出一片几百亩大的菜地。这菜地，就是每年春二月时的花会的会场。与二仙庵一墙之隔，而在其西的，是有名的道士发源大庙青羊宫。青羊宫的房子虽没有二仙庵的多而衔接，但是占地却长得多，建筑也雄伟些。它的大门就临着大道，八字红墙，大门三楹，旁门二道，石狮一对，石鸾表一对，这气派就超过了许多庙宇，虽然道路上的尘土，给它们穿上了一件灰色外套。与青羊宫庙门正对的，是一条小街，名曰青羊场北街，街尽头是一座很大很拱的七洞石桥，名曰迎仙桥。过桥向右边一条小路走去，即是往草堂寺去的大道。

来此，又是田畴，又是荒冢，桤木成林，或远或近，若干黄土筑墙，灰瓦盖顶的农家。

由青羊宫来，不过四里，即是草堂寺了。而在半路上还有一个古迹，名字叫做笔砚冢。如今看来，虽然只是一个大土丘，平地堆起，很象一座大坟，但据古老相传，这中间乃有一段令人酸鼻的惨史。

当黄澜生、楚子材已到公园，与吴凤梧同他那位新都亲戚姓廖的会了面——他二人是从迎仙桥乘坐木轮东洋车来的，在公园门口卖票处等候着在——带着振邦婉姑在假山——也不过是一堆尚未生草的黄土小丘——后面，一个茶馆中，痛快的洗脸、喝热茶时，便谈及这个笔砚冢的故事，因为黄澜生熟读过《滟濒囊》、《蜀难纪略》、《欧阳氏遗书》、《蜀碧》等书，所以对于张献忠的逸事，谈得很象亲眼看见的一样。他说：“当张献忠改元登基之后，成都人同川西坝的人都已杀得差不多了，忽然想到当了皇帝总得有一个开科取土的盛典才对，不然就太不合乎称孤道寡的排场了。因就下诏各府厅州县，限定各须解送士人若干来省应试。待要考试时，他忽然想了个杀人妙计，在西门城门口勒着一根绳子，凡应试的士子，由东门进，由西门出，全要走绳子下经过。高过于绳的杀，矮过于绳的杀，不高不矮，刚刚合式的，张献忠说：别人都长得不合式，偏你这样合式，杀！于是应试的人杀完了，把遗下的笔砚聚为一堆，就成了现今的笔砚冢了。”

吴凤梧道：“象我的身材，大概是合式的了。”

黄振邦喝了一碗热茶，正在揩汗，便接嘴道：“杀！”还把右手举起，在吴凤梧的项脖上一砍。

黄澜生连忙喝道：“太没规矩了！看我捶你！”

吴凤梧笑道：“不要紧，他并不是张献忠。……不过，老侄，你这举动，若果拿到我们兵营里去，你却要着打的！吃粮的人，顶忌讳的就是这一下，好在我现在已不吃这碗饭了，倒不要紧。”

黄澜生道：“邦娃子这样烦法，又不听话，我真想送你到武学堂去受点折磨，或者懂得一点规矩。”

“澜哥这话虽是说玩的，其实要学规矩，真正只有在武学堂才行。首先就教你服从，在黑板上写一个牛字，教官说这是马字，那你们要是说了牛字，或者在脸上露出一点了然的样子，好！你们就准备到禁闭室去吃盐水饭！一定要练到长官们的一句话，比方就是圣旨，要你死，你就得死，那才是顶有资格的军人。”

那姓廖的却打岔了问道：“吴老表，我问你，你带了几年兵，可曾杀过人来？”

“杀人分两种，一种是用枪打死，叫枪毙，这只在战阵上看见过，我也用手枪打过夷人。一种是用刀把脑壳砍下，凡是犯了军令，明正典刑的，就砍头。这我却没有干过，看是看得很多。砍头真不是件容易事！专门当宰把手的，都要学，都要练习。我还记得小戴挨刀时，遇着了个新毛子，一连八刀，才把脑壳砍下，看起来真惨！”

吴凤梧把两眼一闭，似乎还看见那惨象：一个身材娇小，生得又好看，又柔媚的小跟班，五花大绑扎出辕门时，青宁绸军衣下面，还露出水红色的里衣。又白又嫩的小脸蛋儿，已惨变得更其白，白得同石灰一样。平日极呼灵的一双水汪汪的眼睛，也呆得同死鱼眼珠一般，大睁着，没一点儿神光。柔丝似的头发，已刷了胶青，在脑顶上挽了个大髻，露出羊脂一样的白项脖。一刀砍下，白嫩可爱的地方，便冒出了一道鲜红的血，刀锋砍在颈骨上，痛得小跟班连声呵呀的呼天唤娘……”

黄澜生偏偏问道：“小戴？……讲来听听！”

吴凤梧拿白竹布手巾把眼睛揩了揩，似乎把幻景揩去了，又喝了两口茶。一面挥着广东贩来的芭蕉扇，一面说道：“啊！你还不晓得小戴？小戴就是赵屠户身边一个顶得宠的北京小跟班。据说是一个有名的相公。那娃儿长的真不错！在我眼睛里头，还没看过那样好看的鬻子娃娃哩！笑起来迷人得很！大家都晓得他就是屠户的夜壶之一，顶说得起话的。因为打稻城，……”

那姓廖的又插嘴道：“稻城？不就是乡城吗？”

黄澜生接着说道：“不是的！乡城因为仗火打得凶，成都都曾轰动过，所以很出名。稻城是另外一个地方。”

吴凤梧点头道：“着！不错！澜哥留心世事的人，弄得真清楚！……稻城并不大，也没有城，蛮家也少，只有几个喇嘛寺。可是打下来时，却费了不少的事，克实说起来，比打乡城还多死了些人。一则也因仗火打得太久，官兵都打疲了，提不起劲，蛮子却打滑了，会守会攻。打到后来，赵大人没办法了，有一天，忽然下令叫小戴以管带职衔，带了些哨兵去进攻。当时，全营的人，哪个不诧异？哪个不说大人越糊涂了，打仗是何等大事，咋个这样的儿戏！把个鬻子娃娃也提拔起来，带兵掌令，并且一来就是管带，这把我们正正经经的官兵，看成了啥子东西？大家自然不敢明说，却也不约而同，全打算着袖手旁观，看那鬻子娃娃有好大的本领！哈哈！你们万想不到，赵大人的办法真个太妙了，我们从前在武学堂里，除了操典教程外，何尝讲论道这些兵法。赵大人是读过书的人，心思自然细得多，想点方法，哪里是我

们武棒棒想得到的。小戴当时自然不懂得，说不定赵大人把他搂在怀里时，还跟他说过一些甜话哩。所以起身时，多得意的，以为大人当真爱他，当真要他立个大功，好归入正途去做官，同湖北的张统制一样。不想从稻城一败下来——也不算败，只是弟兄伙不服气，不甘心受一个婊子娃娃的统率，还未走到喇嘛寺，一阵空枪，糟蹋一些子弹，便都说喇嘛寺反攻过来了，利害，利害，纷纷的一退，小戴何曾见过仗火，早骇得单人独马，奔了回来，报称打败了——赵大人老实不客气，闻风不动的，只叫绑去砍了！……”

黄澜生把水烟蒂一吹，拿纸捻在空中画了几个圈道：“妙极，妙极！赵季帅若不这等心狠手辣一下，稻城如何打得下来？这个计策用得甚好！”

楚子材道：“赵尔丰老实这样凶吗？”

黄澜生道：“难道你还不晓得他做永宁道时杀人的事吗？所以才有赵屠户之称。凤梧，我们私下说的话，我想，赵季帅将来来省之后，铁路事情恐怕要生大变化哩！首先，他是汉军旗人；其次，不象王护院这等好说话，任凭咨议局铁路公司一般人，咋样说，咋样好。还公然朝衣朝冠的站到大堂上来和小百姓说话，口口声声向大家说，官可不做，绝不辜负四川人的期望。就好的方面说，象王护院这样，自然是好官，又不拿架子，又爱护百姓。就不好的方面说，四川这伙绅士们也由于他太姑息，太纵容，才一天一天的越闹越凶！一般官场也附和着他，没一个敢当硬人，闹到目前，一定感觉到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困难，赵季帅来后，必不会再学他的！”

那姓廖的道：“黄澜翁的话真对！我们股东中也有半数的人，明白这场事全靠的是王大人。当初若没有他作主，单靠我们绅士，哪里会闹到这种声势！听说湖南闹了一下，就因为巡抚大人不准许，连电报都没打出就完了事。不过，我们已搞到这步田地，赵屠户就来了，也压制不下。也只有照着我们的话去办。上前天同志会已把往各县去演说的人员都派出了，王大人起初还不肯，经罗、邓、张几位先生力争之后，王大人才说，我也快走了，管不了这许多，只要你们规规矩矩，不搞出乱子来，使我对得住朝廷，就得赵大人来，也不会把你们咋样的。王大人都这样说法，所以据我看来，只要我们齐心，赵屠户敢把我们咋个？”

两个小孩子不耐烦听这些没甚趣味的大议论，便闹着要去游玩。

大家既来此处，烟茶吃够了，也觉得要看一看这个园子，遂都起身绕着池塘走去。池塘很大，恰当园的中心。本来是田，却从田中生生挖掘了一个大坑，掘起的土，就堆成了个毫无可取的小丘，赐与一个嘉名曰：假山。如此一来，所谓公园，就只布置了这么一个储积污水的池塘。从池的这面，一眼就把那面的围墙房舍看了无余，新栽的竹木，都未成林，所以丝毫不能遮荫。池心修了一座形式并不甚佳，彩漆十分刺眼的亭子，有一道七曲石板桥通过去，假如新种的菱藕都能成盖朵花，倒也有几分西湖三潭映月的气味，可惜池中只有绿萍，只有子下，只有听得见声音，一时寻觅不出的青蛙。不过孩子们到底是爱水的，振邦兄妹早一跳一跳的向池心亭奔去了。

吴凤梧与楚子材走在顶后头，仍然谈着赵尔丰在：“我看保路同志会也太闹得无法无天了。遍街演说，把朝里大官们骂得半文钱不值，连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学生也会又说又哭起来。闹得人心惶惶，士农工商都不能归业，象这样子，哪个敢保没有革命党、维新党不在中间怂动？一下作起乱来，这只有连累好人的！……就不说这个，我们光看赵屠户赵大人在川边的威风，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哪个敢驳回他半个字？听说他那位四少爷也是很霸道的，

搞干点啥子事，同他老子一样，有斩有断的。比如傅华封老爷就算红透了，差不多就是军师，要同他商量啥子，也得低声下气的，敢同他争长论短吗？现在升了制台，官更大了，权更重了，要他卑躬屈节来将就你四川绅士们，象王大人一样，只要你蒲先生，罗先生，张先生，还有啥子商界的学界的先生们，走来就会，说了就依，叫打电就打电，叫出奏，就出奏。噫！赵大人恐怕就不会这样罢？且不说他是一品大员，不能这样太失身份，何况他脾气素来是那么刚法？……那时，若果大家还要拿对王大人的办法去对他，我看，一定要弄出大事来的。”

楚子材忽然害怕起来道：“哦！我懂得那天你在铁路公司写假名字的意思了，这才糟糕哩！那时你没告诉我，我也不曾想到后来的利害，竟写的是真名真姓。……”

“写你的学名楚用吗？”

“不是。是我的号。”

“这还不要紧，自然喽，写个假姓名是顶好的了。象我在川边干过事的，又在赵大人手上把差事弄脱了，他是那样的人，难免不记得我，若是一下出了事，把名簿抄去一查，呵！有你吴丹书在中间吗？好！抓来砍了！那又要逼得我出去跑滩，才犯不着哩！你不要紧，光是一个姓名，晓得你是啥子人？在各学堂去查，多困难，何况又写的是号？”

楚子材心里总觉得横梗了一大块，甚怪吴凤梧当时何不阻止他，或者代他写个假名字也好。

吴凤梧又向他追问道：“你没有写住址罢？”

“没有罢！”却又不敢自信简直没有写，反问他道：“你呢？”

“我自然没有写，我只写了个姓名，就把笔递给你了。”

“那我大概没有写，因为我是照着你在写。……我若是写地址，自然只有两个：学堂与黄表叔家。等我想想看！……象没有写过，你总看见。你站在我的身边？”

吴凤梧想了想道：“我也不甚记得清楚了。那时人很多，我在你耳边说了一句后，就着人挤开了，我觉得你跟着就出来了。……一定没有写！咋个呢？要是写，必不会那么快就放笔的。你再想一想是不是？”

其时，大家都已来到池心亭中，四面飞栏椅，坐有两三个乡下人，并且正在大声武气的谈论：

“八十几亩地，修球一个花圃，少收他妈的一百七八十担租谷，这把草堂寺和尚鸩到注了。”

“说是周秃子出的主意喽！”

“不是他龟儿，还有哪个象他这样滥心肺的？前几年鸩昭觉寺和尚，硬把和尚的老婆、娃娃搜了出来，罚球他千多亩田！如今草堂寺和尚又悖他的时了！这龟儿秃子，有了他，我们四川人该遭殃！”

黄澜生身上穿着湖色熟罗夹衫，香云纱马褂，脚下是长靴青缎粉底官靴。黄黄一张圆脸，两撇黑八字胡，鼻梁高高的，眼睛鼓鼓的，手上捏了柄朝扇。就没有带跟班，打官衙灯笼，而官的气派却是十足的。这一下，就把乡下人的话头打断，并且逼得他们踉踉跄跄的站起来，向着石板桥一溜的就走了。

六、论恶名不可以居，并论园林之不易布置

蜀语，凡害人、作弄人皆曰“鸩”；“到注”，彻底而不通融也。——作者注

吴凤梧站在亭子当中，四面一望道：“这园子倒清爽得好，光光生生的！我想，在大热天，一定很热啦！”

姓廖的道：“那几个乡下人倒说得不错，实在可惜，这一片好地，一年一百八十几担租谷，就拿现在行市来说，三钱七分银子一担，三八二十四，七八五十六，二十九两六分，再加三十七两，一年要收六十六两六分银子的谷价；再加一季小春，也算小小一份家当了，真可惜啦！”

吴凤梧笑道：“你们当粮户的，眼睛里看的，心上想的，口头说的，总是租谷，总是钱！草堂寺和尚悖了时，遭了殃，你姓廖的，倒为他抱起屈来。”

“不是这么说法！你不晓得，田地是有用的，天之所生，地之所产，人之所养，土地上一年多出一百八十几担谷子，百姓就多得九十多担白米吃，这是何等好事！如今拿来改为公园，不惟一年里头少养活九十几个人，还要花些钱来修造，修起了，也不过等大家进来游玩一遍。这有啥子好处？难道看一下池塘花草，肚里就饱了吗？岂但如此，……游的人也要花钱的。我们来算算看，来回的轿钱三百文——从青羊宫坐东洋车来回，象我们一样，自然要少些——一碗茶三十文，一盒福烟十六文，若再吃点儿点心，我看过那价目，包子每个八文，就比城里贵四文，炸酱面每碗五十文，也贵多了，城里锦江春的炸酱面，才二十四文啦！你算算看，一个人来游一趟公园，顶少顶少要花费四百文，这就是半元了。开些地方出来，光叫人花钱，反转一年少养活九十多人，这可划得过不？周秃子这东西，真是鸩人的好家伙！”

罗升把水烟袋提了来，黄澜生接过去，抽了两袋，笑道：“廖先生当真相信这园子是周孝怀周大人办的吗？……孟夫子的话真有道理，他说，‘纣之不善，不如斯之甚。’又说，‘天下之恶皆归之。’可见一个人做事，稍为差一点，众人一传开去，以后就不管是啥子人干的过错，都一齐拿来加到你的身上。周大人，我伺候过他的，人并不坏，又能干；就只为厉行新政，爱打人的头子，得罪了一般守旧的老先生；认真办理警察，犯了事的丝毫不通融，得罪了一般市井小人；现在又因署理提法司，甄别法官，说了些挖苦话，又得罪了一伙法政养成所出身的新人物。这于是乎，省城内外凡是一件新奇点的事，与人不甚方便的事，大家说起来，遂一齐归在他一个人名下。……还有一个人也一样的：就是路广忠号子善的，以前当警察署员时，开办狗捐，喂狗的都须去领铜牌，不准散放在街上，不然，就作为无主野狗论，一律打杀。……”

吴凤梧插嘴道：“那时我正在速成学堂读书，亲眼看见，那些狗真打得可怜。有些是喂狗人家怕领了铜牌，狗在街上咬人出了事，自己担当不起，生生的把狗拉上城墙，掀在废炮台里饿杀。那真惨啦！”

黄振邦很有兴趣的问道：“为啥子要打狗呢？”

“说是路广忠出来查夜，着狗咬了一口，所以他把狗恨死了。”

黄澜生道：“也是一因。其实野狗也太多了，清理一下，何尝不可哩！但路广忠就出了恶名了。加以前年南校场办运动会，巡警打伤学生，他因是巡警教练所的提调，就着学界的人指为官蠹，硬要赵尔巽——就是赵尔丰的哥——赵制台惩办，赵制台也有趣，名义上把他撤了差，跟着就委署崇庆州知州。赵制台不过不要学界的人太占上风，但是路子善就成了第二个周孝怀了。不管他做的啥子好事情，全是坏的。象这样的是非，你们如何理论呢？……子材你们在学堂里，每星期都要作一篇史论，批评下古人的得失长短。我问你，我们眼前的真是真非，尚这样紊乱，而去古远哩数千年，近亦几百年，

你们果能把古人的是非看得真切吗？”

楚子材因为心里不乐，懒得高谈，只含糊的笑了笑。

姓廖的曾经下过三次小考，虽没有一回上榜，自己却自负是饱学生员，也公然在鸦片烟灯之侧，看过些杂学书，自以为道理很多；本不以黄澜生之言为然，很想与之一辩的，无如戒而未除的烟瘾发作了，一连几个呵欠。什么精神都没有了。忙丢下众人，溜回茶馆中，背着堂倌，在一只小银盒内取出三枚烟泡，用热茶吞下，方渐渐有了些意思。

黄澜生几人又论到公园的结构上来了。黄澜生少年时候到过杭州，游过西湖，胸中比较有些丘壑。他的意思，这公园应该多种竹木，并间隔一些花朵墙，总使从池的这面，望不见池的那边才好。吴凤梧问是哪个修造的。

黄澜生道：“还不是那个包修花园的马麻子！”

“就是走马街开绸缎铺的马正泰吗？双孝祠就是他为他的儿女修的，听说很不坏，我倒没有进去过。”

“就是他，此人胸中只有那一幅画稿，双孝祠自然修得不错，就是方正街丁公祠的那个小花园，也还看得。不过都是从小处落墨，所以还曲折有致，而拿这画稿来布置这大地方，却太不行了。你们想，竹木既未种成，就该有点假山曲廊，或是小树短墙来取致。我们但看隔壁草堂寺的杜公祠，便懂得了。你们看，只两堆土山，一个小池，一条小小的流水渠，几道石桥，一间船房，一间水榭，百十株花树，岂不就可观？哪里象这里凭中一个大池塘，倒圆不方的，四面一望，啥子部没有，反而不及东门外的放生池。”

吴凤梧点着头道：“澜哥见解不差，杜公祠顶好的地方，我说还在进门的那条巷子，两边竹林，连天都遮绿了，热天走去，真爱人啦！雅州桐梓林的金凤寺，经黄云鹤布置过，也不错，依着山坡，筑成三个花台，花树已经好了，还有几百个江西定烧来的大磁花盆。寺外遍山松林，风一吹来，硬象波涛的声音。我说不仅花园离不得树木，你看望江楼、武侯祠、昭觉寺、文殊院，这些地方，全靠的是树木陪衬，就是真正的山，要没有树木，也不好看的。”

他们一面说，一面走，抄着池塘走了一转，仍然来到茶馆中。姓廖的提说：“这里太没有意思，馆子想也不好，我们不如到隔壁草堂寺吃和尚的素饭去。”

吴凤梧首先说好。

黄澜生却说：“今天是凤梧请我们，我须得先说清楚，还是不宜费事。一则我们也把油荤吃伤了。要吃点简单有滋味的素菜，天气不好，也不要吃酒。你去跟和尚招呼，只做点新鲜豆花，鲜笋，估量我们几个人连大班罗升等，一齐吃下来，不过块把钱就好了。多了，我们就不能要你出钱的，和尚我是认识的，只要我说一声，你这个东一定当不成。”

（原载 1936 年《国论》11、12 期）

李劫人小传

李劫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1891年6月20日生于四川省成都市，1962年12月24日因病在成都逝世。原名李家祥。曾用笔名老懒、菱乐等。青少年时代因家境贫寒，16岁时在亲朋好友的资助下，才勉强入学读书。1911年夏毕业于四川高等学堂附属中学堂。在学期间曾被推选为学生代表，参加反对清政府向外国侵略者出卖铁路丧权辱国的“保路运动”。1914年，经人介绍，先后在泸县、雅安任政府教育科长。1915年至1917年夏曾任成都《群报》主笔和总编辑。同年秋，又发起创办《川报》；任发行人和总编辑。1919年6月“少年中国学会”成立，遂加入该会为会员。当年赴法国勤工俭学，考入巴黎大学文学院学习法国文学史、近代文学批评、雨果诗学等；留学期间，曾为“少年中国学会”撰写散文、通讯报导。

1924年夏学习期满回国到1931年期间先后在四川大中专学校担任教师、教授；与此同时，还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五四”运动前后和20年代中期曾发表许多短篇小说。1926年，为抵制日货，曾与留法同学创办嘉乐造纸厂，任过厂长和董事长；直到解放前夕。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并组织文艺界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历任理事长，并担任该会会刊《笔阵》的主笔。李劫人的文学生涯，始于1912年。他的处女作《游园会》曾在《晨钟报》的副刊上发表。30年代以后，他全力投入长篇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的写作。这些长篇文学作品受到国内外读者的好评。尤其是长篇小说《死水微澜》，以袍哥头目罗歪嘴和教民顾天成及蔡大嫂三人之间的矛盾纠葛为描写中心，书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出场将近60多人，刻划的都人有其情，各有其质；人有其形，各有其声。并塑造了蔡大嫂这一在封建桎梏下的叛逆性格的妇女形象。另外，作者在风土人情和地方方言的描述和运用上，都显示了深厚文学功力。李劫人是我国乡土文学的著名作家之一。解放后，被选举为第1届至第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历任四川省委委员，成都市副市长，西南文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四川分会和重庆分会副主席和中国文联委员。李劫人主要著译书目

[创作书目]

同情（中篇小说）1924年1月，北平，中华书局

死水微澜（长篇小说）1936年12月，北平，中华书局

暴风雨前（长篇小说）1936年12月，北平，中华书局

大波（长篇小说上中下卷）1937年7月，北平，中华书局

天魔午（中篇小说）1985年10月，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好人家（短篇小说集）1946年，北平，中华书局

李劫人选集（1—4卷）1980年2月至1984年3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李劫人选集（5卷）1986年3月，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译著书目]

人心（长篇小说）[法]莫泊桑著 1935年2月，上海，中华书局

小东西（长篇小说）[法]都德著 1928年9月，上海，中华书局

马丹波娃利（长篇小说）[法]福楼拜著 1925年11月，北平，中华书局

妇人书简（长篇小说）[法]卜勒浮斯特著 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

达哈士孔的狒狒 [法]都德著 1924年8月，北平，中华书局

萨郎波（长篇小说）[法]福楼拜著 1935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
女郎爱里沙（长篇小说）[法]爱德亚·龚枯尔著 1934 年 9 月，北平，
中华书局
文明人（长篇小说）[法]克劳特·发赫儿著 1934 年 9 月，北平，中华
书局
霸都亚纳（长篇小说）[法属中非]马郎著 1937 年，上海，北新书局
单身姑娘（长篇小说）[法]维克多·马格利特著 1944 年，成都，中央
书局
彼得与露西（中篇小说）[法]罗曼·罗兰著 1946 年，成都，人言社

